武俠世界

第37年

37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石中奇先生的巨型小說「洞房花燭夜」。姚麻子所出的姚瓷每件可值十萬兩，每年祇生產十二件，但却不賣，祇要向姚麻子要個編號，於六月初六憑號中簽便可得……于化棠倖得姚瓷，從此麻煩接踵而至，更被化名金大昌的金瑛苦苦相纏……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新奇刺激，伏筆重重，是篇推理斷案文章，欲知峯廻路轉的故事內容，請耐心閱讀本文，伏筆下的疑團將一一為您迎刄而解。

*　*　*

今期再選刊霍去病先生新編的「殺戮傳奇」中篇故事，相信本刊的讀友對霍先生一貫精煉的文風並不陌生，新作品依然不失風趣幽默，令人發噱的品味，請繼續捧場。

申公豹先生所著的「五彩傳奇」完結篇刊在本期，結局將令人大大意料之外，千祈莫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龍飛鳳舞殺邪奸」「黑白雙劍」「八方狙殺」，篇篇精彩，請拭目以待。

*　*　*

84.12.26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7年

第37期

(總號18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洞房花燭夜

新派武俠奇情推理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名瓷巨獎 惹來麻煩

江西景德鎮以盛產瓷器聞名於世，清乾隆年間鎮中瓷窰廠號三千間，從業人員達百萬。

景德鎮窰廠雖多，名廠也不少，但在武林中能被武林人物樂道的祇有一家，姚痲子開的姚廠。

姚廠不但不大，而且是全景德鎮最小的一家，全廠上上下下就是姚痲子一個人，他是老板，也是伙計，更是工人。

他的窰廠祇有茅屋三間，瓷窰比大戶人家燒飯的大灶大不了多少，每年出的瓷器更是少得可憐，從年頭到年尾，不多不少祇有一十二件，去年如此，今年如此，明年更是如此。

這種小玩意，說他是瓷廠，眞是太抬舉他了，他那裡夠格。

可是，天下事就這樣奇怪，你說姚廠不夠格，把他捧上天的人可多着呢？

姚廠每年祇開窰一次，六月初六。

十二件妙品，件件都是精極天下的傑作。

這一十二件的瓷器如果售價的話，每件最少也值十萬兩銀子，可是姚痲子不賣，一個銅子兒也不要的相送了給人家。

價值十萬兩銀子一件名瓷，白白的送給別人，天呀！那豈不是要爭得頭破血流。

事實卻不然，沒有人敢爭，祇有人來碰運氣。誰的運氣好，誰就能得到一件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瓷器。

如果有人膽敢恃仗武功巧奪豪掠，那他準是壽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煩了，他準會死得莫名其妙，任你再好的本事，也是不出景德鎮三十里以外去。

這可不是說說唬人的，有事實為證：六年前，南七省水陸兩道上瓢把子楚天南，動了妄得之念，強奪了一件得意的瓷器，結果，人還沒有離開景德鎮，就莫名其妙的死在重重護衛之中。

五年前，江北六省水陸道上瓢把子馬控北心中不服楚天南之死，帶了手下十八高手，也搶了一件瓷器，結果也沒有離開景德鎮一夜就報銷了。

四年前，南七北六十三省總瓢把子齊元亮出了手，這次更絕，他的右手剛摸上瓷器，就兩眼一瞪，倒地而亡。

以上都是黑道上的翹楚人物，其實白道英雄也不例外。

三年前以一手春秋八法掌刀，名震大江南北的春江大俠呂英奇不知他是甚麼用心，居然也強奪了一件瓷器，其結果，絕無例外，祇是一個「死」字。

兩年前，武當俗家弟子飛龍劍客龍在田，也出手搶了一件瓷器，照樣沒有逃過死神的大手。

去年，再沒有膽大包天的人，敢於不信邪了。

今年，有沒有膽大包天的人，就不知道了，因為，現在還沒有到六月初六，誰知道到時候會有些甚麼事情發生？

話又說回來，姚廠瓷器既然不准搶，祇准碰運氣，那運氣又是如何碰法呢？

說來那種碰運氣方法，簡單得很。從年初一月一日起，要想碰運氣的人，就可以去找姚廠姚痲子要一個編號，在六月六日前往廬山女兒城，憑號証抽簽，中者得瓷器一件，不中者下期再來。

為何說姚廠的瓷器一件可值十萬兩銀子呢？

這個答案最簡單，因為有人出十萬兩銀子一件收購，而且來者不拒。

收購的人就是南昌城的李百萬，打從五年前開始，李百萬就這樣大把大把的花銀子。

但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沒有人知道，當然，他自己是例外。

十萬兩銀子是個大數目，簡直可以嚇死人，誰幸運的抽中了瓷器，誰不願意賣給李百萬。

不，不願意出賣的人可多着哩，李百萬收購了四年，眞正收到手的姚廠瓷器不過是二十四件，至少有一半人看不起他的銀子，寧可瞪大眼，抱着自己得的瓷器發呆，儘量去想牠怎會值到十萬兩的原因。

可惜姚瓷不會說話，不能告訴他甚麼。

今天是六月初一日，也是發號牌的最後一天，因為還得有時間趕到女兒城去呀。

有心人早就領好了號牌，眞正到六月初一來領號牌的人並不多，有的，就是臨時心想來碰運氣的人。

今天一大早，姚痲子就搬了一張長板凳坐在茅屋門口，等待來領號牌的人。

今天來領號牌的人，可說教人見了好笑，那祇是兩個老頭子、三個尼姑、一個和尚、四個婦道人家、兩個小孩子、一個大姑娘、兩個小花子和一個窮小子，前前後後，算來算去，祇是十六個人，其中沒有一個精壯的漢子，可說全是老弱婦幼。

姚痲子人長得醜，可不是一個善於作怪的醜人，一點不囉嗦，領號牌的人自報姓名身世時，你怎樣說都可以，是眞是假，他都不過問，他祇是愛聽不聽的等你說完，說完之後，他便給你一個號牌。

可是，你若不報姓名身世來歷，那也不行，當然，他絕不會趕你走，你就乾耗着吧。

輪到了那兩個小孩子，姚麻子忽然咧嘴一笑道：「你們這是第七十八次了，一個號牌賣多少錢？」

那兩個小孩子小臉蛋一紅，道：「五兩銀子一個。」

姚麻子給了他們號牌，他沒有留難他們。

十六個人的號牌都發完了，其中那位大姑娘一轉身又回到姚麻子面前，睜眼說瞎話的報了另一個姓名身世，一伸手，姚麻子眉頭都不動的，又給了她一個號牌。

後面祇有一個排隊的人了，那大姑娘一口氣又報了十八次姓名身世，要了十八面號牌。

那大姑娘要報第十九次姓名身世了，口一張，姚麻子咧嘴一笑問道：「姑娘，妳累不累？」

那大姑娘一挑秀眉道：「你不願意了？」

姚麻子道：「願意，怎麼會不願意，姑娘要多少號牌，小老兒一次給足妳就是，姑娘也不用這麼麻煩。」

那大姑娘祇道姚麻子要找她麻煩，臉上神色極是不愉快，聽姚麻子把話說完，才知道姚麻子實是一片好心，玉面一紅，囁嚅地道：「再給我十八面號牌就夠了。」

姚麻子微微一笑，又給了她十八面號牌，沒有再多問她一個字。

輪到最後那個窮小子，所謂窮小子者，是因爲他的一身穿着比那兩個小花子好不了多少，祇是身上的衣服沒有補釘，比較乾淨一點而已，至於他的臉色，黃中帶青，顯然是沒有吃過飽飯樣子，而且身上還帶着三分傲骨，所以說他窮小子，而不把他認作小花子。

窮小子自報姓名：于化棠，岳陽人氏，現在二十三歲，耕讀傳家，普通升斗小市民。

果然，不是小花子。

姚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道：「你要幾面號牌？一口氣報下去吧！」

于化棠伸出一根指頭，說道：「祇要一面。」

姚麻子道：「你不要賺五兩銀子或許是十兩銀子？先多領二面號牌，然後轉賣出去……」眞是一片好心，暗中誠心幫他的忙。

詎料，于化棠根本不領他的情，生硬地道：「我不賺這種錢，謝了。」

姚麻子碰了釘子，眞把這小子看走了眼，可是人家不領這份情，沒有甚麼不對，姚麻子祇好訕訕的一笑道：「老朽，老朽是多嘴了，少俠見諒，少俠見諒！」

于化棠搖一搖頭，也不便說甚麼，轉身走了兩步，忽然背後橫裡伸來一隻手，奇快無比的攫住了于化棠剛領到手的號牌，微一抖腕，就把那號牌奪了去。

于化棠一怔，舉目望去，原來是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子，翻眼瞪着于化棠，一副吃定他的樣子。

于化棠心中惱火，喝問道：「你爲甚麼要搶我的號牌？」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喜歡你這面號牌。」

于化棠氣忿忿地道：「你喜歡人家的東西，就該奪人家的東西嗎？」

那小老頭子道：「東西到了你的手中，老夫不奪又如何辦？」

于化棠說道：「你可以用交換的方法呀！」

那小老頭子接口道：「好，這可是你說的，咱們就交換這面號牌。」

頭一轉，向姚麻子道：「老夫于化龍，川東人氏，今年六十八歲，號牌拿來。」語氣一點都不客氣。

姚麻子倒不計較這些，伸手給了他一面號牌。

于化龍接過號牌，向于化棠道：「小子拿去。」

照于化棠的脾氣，他是絕不吃這一套，祇是剛才自己口快失言，說過可以交換的話，使于化龍的强奪倒成了合法，沒話可說，祇有冷冷的「哼」了一聲，接過了于化龍投過來的號牌，轉身飛馳而去。

于化龍好像是前來專找他麻煩的，跟在後面一面猛追，一面叫道：「小子，等一等，老夫忘記看看自己那號牌的號碼了，也許老夫的號碼比你的六六六六六更好哩，那麼老夫就不交換了……」

要換的是他，換了又患得患失，于化棠心中頓時興起了一種被欺侮的感覺，他簡直是吃定了自己，眞是豈有此理，心中一賭氣，脚步跑得更快，根本不答理他。

于化龍在後面窮追不捨，追了一陣追不上，呼叫的語氣便變了：「于少俠，你姓于，老夫也姓于，五百年前原是一家，既然是一家人，你爲甚麼沒有這種同宗之情啦？」

可惡，莫說你祇姓于，就是再近的血親，也懶得答你，于化棠充耳不聞，脚下跑得更快了。

于化龍追得上氣不接下氣，又改了語氣，近乎請求的叫道：「于老弟，你叫于化棠，老哥哥叫于化龍，我們不但同宗，而且同是化字輩，說不定咱們眞是堂兄弟，等老哥哥一等，咱們該好好的談一談……親近……親近……」

于化棠暗自想道：「你這樣以大欺小，恃强搶奪的霸道橫行的行

爲，眞丟盡我們于家的臉，我不理你。」脚下簡直已使盡了全力。

于化棠到底是年輕力壯，時間一久之後，身後便聽不到于化龍的聲音了，回頭望了一望，確然沒有了于化龍的影子，于化棠這才吁了一口氣放慢了脚步，同時也忍不住掏出號牌看看上面的號碼。

「六六六六六」赫然五個「六」字，這個號碼不是自己原來的號碼麼？不是已被那于化龍換去了麼？這面號牌怎麼又會是「六六六六六」呢？

眞把人弄糊塗了，難道有兩枚相同號碼的號牌？

管他的，反正中彩的機會不大，何必胡思亂想，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且到女兒城看看熱鬧再說。

于化棠一甩頭，把一切煩惱都抛向九霄雲外去了。

女兒城在廬山牯嶺和屋脊山之間，羣峯並列，長十里許，高低錯落，形如女牆，故名女兒城。

女兒城西南地勢平坦，綿延數里，是爲大校場，相傳明太祖曾練兵於此。

姚麻子的姚瓷抽簽大會就設在大校場中。

姚麻子在景德鎮窰廠祇有一個人，在這裡面對着成千成萬的江湖豪雄也還是一個人。

不過抽簽場沒有任何設備，連桌子都沒有，祇在土台上擺上了兩隻罈子，一隻罈裡面放着號碼紙捲，另一隻罈子放着十二件瓷器的編號，編號是由第一至第十二號，共計十二件。

姚麻子就站在二隻罈子中間，照往例由台下羣雄中選出二位抽簽人，四位監察人後，開始抽簽。

這是一個實質重於形式的抽簽場合，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又圓又大，稍有差池，就會爆發一場血雨腥風的大戰。

抽簽的方式是：先抽出瓷器的編號，然後再抽出號牌、號碼，那被抽中的號牌、號碼，就是該瓷器的得主。

姚麻子當場把中簽號碼寫在瓷器編號的紙條上，馬上把那字條交給中獎人，中簽者憑此字條，在六月底以前到景德鎮窰廠去領瓷器，瓷器到手，要賣要保留，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選好了抽簽和監察的人選，馬上開始抽簽了。

抽簽一開始，這吵吵嚷嚷場合立時靜了下來，靜得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中簽的號碼一個一個的從姚麻子口中報了出來。

「六六四五一」、「六六五六七」、「六六七七六」、「六六二五五」、「六六四二四」、「六六八七六」、「六六九九〇」、「六六〇〇九」、「六六二二二」、「六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六」的號碼居然中了簽了。于化棠祇覺得全身發抖，一種複雜得說不出的感覺使他有點迷惘，也使他愣在當場。

「六六六六六」的呼聲又從姚麻子口中報了出來。

這已是第二次的呼喚，仍未見有人出去領彩。

第三次「六六六六六」號的呼聲又出口了。

于化龍並沒有出現，于化棠猶豫了一下，大步走了出來。

姚麻子沒有特別注意他，祇向他拱拱手道了一聲：「恭喜，恭喜！」就把簽單給了他，他好像完全忘記了六月初一日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

領過簽單，他滿眼失望看看周圍，因爲他沒有一個朋友，雖然很多羨慕的眼光向着他投來，却沒有人熱情的向他道賀。

人羣漸漸的散了，于化棠走出了女兒城，道旁迎來了一個漢子，向他拱拳一禮道：「于少俠，恭喜，恭喜。」接着雙手遞給于化棠一份大紅請帖，接着又欠身道：「敝東李員外有請于少俠賞光。」

請帖具名李百萬，這份請帖不意外，于化棠早聽人說過。

于化棠接過請帖，抱拳道：「多謝兄台。」

那漢子也一抱拳道：「望少俠能夠賞光。」閃身讓開了道路。

不囉嗦，也不勉强，很有幾分氣派，甚是討人好感。

于化棠下了廬山，也不見于化龍出面找他麻煩，心中也輕鬆了不少。

今天是六月初六日，到六月底還有二十多天，甚麼時候去領瓷器，倒有很多的時間考慮。

下得廬山，于化棠也未能脫俗，找了一家小館子，要了半斤鹵牛肉、半隻鷄、半斤燒酒，自己爲自己慶祝一番。

平時，他身上銀子也不多，很少大魚大肉的大吃，這半斤鹵牛肉、半隻鷄、半斤燒酒的大吃，在他來說，可是大大的享受了。

正在獨享其樂的時候，忽然身旁出現了二個小花子，向他點頭一笑道：「于大哥，請小花子喝一杯如何？」

這小花子他見過，領號牌時，他就排在他前面，當時也曾點過頭，打過招呼，算是點頭之交，而且于化棠還記得這小花子的名字叫金大昌，金大昌向他介紹另一個小花子名叫吳大發。

于化棠自個兒獨飲，正感沒有多大味道，當下一笑道：「請！

請!」

索性大方到底,又要了半斤牛肉、半隻鷄和半斤燒酒,端杯敬了二個小花子一杯。

金大昌很會說話,三杯酒下肚之後,兩人已經談得非常之投契。

一斤燒酒兩個人喝,量大的人,祇怕身子都暖不過來,偏偏于化棠與金大昌、吳大發的酒量都不大,每人還剩下一杯的時候,三人都有了七分酒意了。

金大昌忽然膩聲道:「于大哥,我們打個賭好不好?」

于化棠點點頭道:「好,賭甚麼?」

金大昌道:「賭小弟是男的還是女的?」

于化棠醉眼瞇瞇的望着金大昌,看了又看道:「好,這却是很有意思。」

金大昌道:「我們還要來點彩頭。」

于化棠道:「甚麼彩頭?」

金大昌道:「賭你懷中的姚瓷。」

于化棠一驚道:「你想打我姚瓷的主意……」

金大昌在桌子下面踏了他一脚,道:「小聲一點,你絕對不會輸的。」

于化棠道:「怪了,你有輸的毛病,萬一我輸了怎樣?」

金大昌道:「你要是輸了,當然是把那姚瓷給我。」

于化棠道:「我要是贏了呢?」

金大昌道:「我當然沒有姚瓷,我就把我自己輸給你,做你一輩子的奴隸,服侍你一輩子。」

這時,她不但聲音嬌柔柔的,而且油汚汚的臉上,升起了一道紅暈,她已經自己出賣自己了。

于化棠先是怔了一下,接着一指,道:「你是……」

金大昌跳了起來,迅快的接口道:「小妹是女的,你猜中了。」

于化棠楞楞的道:「我……我……」該不該贏金大昌,他委實決定不下。

「哈哈,怪事年年有,唯有今年多,大姑娘不害羞。」

金大昌柳眉一挑,嗔叱了一聲道:「你……」接着臉色微微一變,身子一彈,飛也似的逃走了。

于化棠見那說話的人身上背了一些草藥,是個採草藥的郎中,他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若無其事的從門口走了過去。

金大昌的詫異行止,驚得于化棠的醉意立時醒了三分,回想前情,不由甚是感激那採藥郎中,於是跑到門口,向那採藥郎中叫道:「郎中先生,請進來喝一杯如何?」

那採藥郎中充耳不聞,走出四五丈去了。

于化棠一邁腿,就要追上去,身後店小二又叫道:「大爺,你忘了付賬。」

于化棠一縮腿,訕訕的道:「多少?」

店小二道:「不多,二錢銀子。」

于化棠身上可沒有大塊的銀子,伸手在袋中,祇抓出幾塊碎銀子,選了一塊付了賬,人便追了上去。

詎料,就這片刻間,那採藥郎中已經不見了踪跡。

他早已酒醉飯飽,於是順着大路走走,心中當然更不住回想那小花子金大昌的事,想了一陣,也想不透金大昌的用心何在。

雖然想不出她的用心何在,但她一定有某種用心是錯不了的。

于化棠想了一陣,啞然失笑,自言自語道:「管他的,我反正是一個人,天大的事情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去瞧瞧吧!」

忽然,身後有人發話問道:「于少俠,可是要上南昌去?」

回頭望去,果然是那個替李百萬送請帖的人,不知甚麼時候,他已來到了自己的身後。

于化棠一看自己走的方向,可不正是南方,祇有點了一點頭道:「在下閒來無事,隨便走走而已。」

那人笑道:「敢情好,在下正要回南昌去,正可奉陪少俠,一盡地主之誼。」

于化棠欲拒絕,方說得一個「這」字,那人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于少俠行走江湖,豪氣干雲,千萬不必客氣。」

再客氣,眞顯得小家子氣了,于化棠祇有一抱拳道:「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那人笑着自報姓名道:「兄弟廖化,在李府混飯吃,以後望少俠多指教。」

于化棠道:「在下可甚麼都不懂,貽笑大方之處,尚望廖兄隨時指正。」

廖化笑道:「那裏,那裏,以少俠的天縱英才,甚麼事還不是一見就懂,何用兄弟饒舌……不過,江湖上詭詐百出,防不勝防,少俠如有不知,兄弟定當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眞是好心腸!」不知甚麼地方,飄來了一串冷言冷語,四週又不見人影。

廖化臉色微微一變,很快便恢復了鎭靜,脚下却加快了起來,道:「少俠,快走兩步,今天我們趕到永修住宿,永修有敝東的生意,吃住都方便,而且,兄弟還要介紹少俠認識一個人,今後少俠在湖贛

地面走動,就有個照應了。」

于化棠倒眞是個練武的人,廖化有心相試他,邁開步子就是一陣急趕,于化棠跟在他身後,總保持着一步之隔的距離,並沒有拉下去。

路旁有一間茶舖,廖化暗暗吁了一口氣,奔向茶舖道:「這家的薑絲茶,馳名天下,我們去喝兩杯。」

他已是氣喘吁吁,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再看于化棠却是臉色如常,一點不着力的樣子。

于化棠眼睛一溜,不由怔住了,小花子金大昌和另一個小花子吳大發,不也就在這裏喝茶。

金大昌自稱是女孩子,那吳大發當然也是個女的,她們到底是女孩子,臉上一紅,不好意思地別開了頭,不敢與于化棠目光相接。

于化棠不是促狹的人,更不會去故意向她打招呼,讓她羞上加羞。

喝完薑絲茶,于化棠已經站起了身子,同時祇見人影一閃,另一個小花子吳大發攔住了于化棠的去路,揚着頭道:「你爲甚麼欺負我們小姐,你不說個明白,便別想離開。」

金大昌不出面,却換上了吳大發。

廖化一橫身,站在于化棠面前,冷笑一聲,道:「小花子,招子放亮點,不要無事生非,自找無趣。」

于化棠一笑,拉開了廖化道:「廖兄,不關你的事,在下正和她談話。」

廖化冷笑着說了一句話:「于少俠是南昌李百萬李府的貴賓,朋友最好放明白點。」才讓過一旁。

于化棠抱了一抱拳道:「吳……吳……吳兄。」想了一想,還是把她當作男孩相稱。

吳大發一搖頭,道:「別裝糊塗,我不是你們一樣的臭男人。」

于化棠皺了一皺眉頭道:「吳姑娘。」

吳大發戟指着于化棠的鼻尖,氣虎虎的道:「說,你爲甚麼欺負我們的小姐?」

于化棠道:「在下並未欺負過金姑娘呀,我們原本是說得好好的,你們忽然自己跑走了,在下還感到莫名其妙哩!」

吳大發「啊」了一聲道:「這樣說來,倒是我們小姐的不是了?」

于化棠道:「在下不敢這樣說……」

吳大發說:「那你不怪責我們小姐了?」

于化棠道:「在下爲甚麼要怪責你們小姐?」

吳大發臉色一轉,不好意思的一笑,道:「那倒是我們女孩子心眼小,錯怪你于大俠了,小女子向你陪罪!」

眞是雷聲大雨點小,一股要吃人的兇樣,忽然,完全消失了。

于化棠倒也不完全是一塊木頭,吳大發這一軟化,他就知道,吳大發不過是借此恢復過去的友誼而已。

也許,金大昌與吳大發有某種存心,當然,于化棠也有一份好奇之心,他倒要看看她們耍些甚麼花樣,又能把自己怎樣?

暗中存了一份好奇之心,于化棠笑笑道:「不敢,不敢,在下要和這位廖兄先走一步了。」拱了一拱手,和廖化一同向外走去。

吳大發也沒有攔阻他們,但却笑笑的道:「前面見!」

出了茶舖,廖化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把兄弟都看糊塗了。」

于化棠笑着把認識金大昌她們的經過說了出來。

廖化笑道:「她們一定看中了你的十萬兩銀子,才和你攀交情,兄弟,你可小心點,不要上了她們的當。」

于化棠笑道:「兩個女孩子,有甚麼大不了,我不怕她們。」

廖化是有經驗的人,當然知道少年人好强的脾氣,交淺不言深,他也不想和于化棠抬槓,笑了一笑道:「于兄,你細看過沒有?她們雖然打扮成小花子,其實倒眞是二個美人胚子,洗過臉,打扮打扮一定很美,哈哈哈,兄弟,你眞是時來運到,眼看就要人財兩得了,哈哈哈,在下可等着喝你的喜酒了。」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絕對不說別人不高興的話,這就是廖化他們這種人的本事。

一路談談笑笑,不知不覺間已到了永修了。

廖化拉着于化棠走進了李百萬業下的利發當舖,道:「我們先在這裏住宿一夜,明天我替你引見一位前輩英雄。」

于化棠就是利發當舖的貴賓了,接受了一番無微不至的招待。

晚上還有個特別的節目,請于化棠吃了一枱花酒,一個名叫杏仙的姑娘,迷得于化棠把自己的姓名都忘了,當夜就被杏仙姑娘留宿了。

客散人靜,于化棠躺在杏仙姑娘床上醉得像一條死狗,任你杏仙姑娘手段通天,也叫他不醒,推他不醒。

杏仙姑娘樂得清閒,吩咐丫頭們先把于化棠的衣服脫光,留着一個丫頭在房中看守,自己却自去睡大覺了。

待得天色已亮，杏仙姑娘才回到房中，于化棠還自呼聲如雷，好夢正酣。

杏仙姑娘微微一笑，做好了手脚，這才故意睡回于化棠身旁。

于化棠的如雷呼聲停止了，接着，他一醒跳了起來，大驚失色的吃吃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全身赤裸裸的，身邊還有一個香噴噴的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

杏仙姑娘埋在被子裏面，吃吃地笑道：「怎樣一回事，你忘得好快呀！你……你……昨宵……可眞了不起……」

于化棠愕然道：「我……我……」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他是迷惑了。

杏仙姑娘伸手把他拉回被子裏面，嬌聲道：「放心，這裏不是『仙人跳』，也用不着你花銀子，昨夜還滿意嗎？」說着手就伸過來了。

于化棠身子一縮道：「天亮了，該起床了……」一掀被子下床穿好了衣服。

杏仙姑娘披了一件輕紗瞪着于化棠，媚眼如絲地道：「晚上我等你啊！」假拉眞推的把于化棠送了出去。

顯然，于化棠是啞巴吃了黃蓮，自己有苦說不出。

于化棠走出杏仙姑娘的香閨，迎面便見到廖化，這時廖化也正從另一位姑娘房中走了出來，兩人四目相對，哈哈一笑。

廖化道：「于兄弟，走，現在正好去見古老爺子去。」

于化棠一怔道：「古老爺子……」

廖化道：「兄弟，你眞健忘，昨天我不是向你提過，替你引見一位前輩英雄麼，他就是古老爺子呀！」

于化棠這才「啊」了一聲，笑道：「是，是，是，小弟眞忘了。」

他們的稱呼越來越近了，已經成了好朋友。

路上，廖化告訴于化棠，古老爺子名叫正風，一套開山掌法，打遍天下未逢敵手，不但在湖贛二省是響噹噹的人物，就是在南七省也是一言九鼎的人物，總之，是個大大的了不起的江湖人物。

古老爺子古正風愛清靜，住在南門外，莊院大，圍牆高，看那氣派，就知此家主人非比等閒。

廖化打出李百萬的名號，古老爺子古正風馬上接見了他們。

古老爺子約莫六十多歲，很是和藹可親，一點架子都沒有，對李百萬的這位門下客廖化，尤其客氣，對于化棠也不冷落，左一聲老弟，右一聲老弟，叫得于化棠飄飄然，儼然自己也成了此間江湖豪客。

留客吃飯，擺出來的酒席又豐盛又精美，更顯得他是個施財好義，熱情誠摯的人。

酒酣耳熱之際，古正風忽然停住酒杯，先輕咳了一聲，又注視了于化棠片刻，道：「于兄弟，你我雖是初交，但一見如故，老弟的爽朗性格，豁達胸懷，尤爲老哥哥所敬重，因此老哥哥忍不住要交淺言深，說幾句話，老弟聽了可不要見怪。」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老前輩肝膽照人，晚輩得沐春風，何幸如之，前輩如有指教，晚輩感激不盡。」

古正風呵呵笑道：「老弟沒把老哥哥當外人，老哥哥就實話實說了……」

緩了一口氣，接着口出驚人之言道：「老弟，你可知道，你的麻煩已經上身了？」

于化棠一震道：「有甚麼麻煩？是不是姚瓷得主從此被搶奪之事呢？」

古正風點頭道：「姚瓷從此被搶奪之事，話是不錯，可是你的情形不同，你已經被人家做了手脚了。」

于化棠不是木頭人，人家這樣巴結他，當然與姚瓷有關，關於這一點，他心裡明白得很，同時，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這時聽古正風道來，不由眞的吃了一驚，道：「甚麼？有人在我身上做了手脚，我……我……」

古正風道：「老哥哥給你提個醒，你就知道了，你在領號牌時可曾遇見一個名叫于化龍的人？」

于化棠道：「有。」

古正風道：「聽說那于化龍已用另一面號牌交換了你的號牌，而你交換給他的號牌，正是你的『六六六六』號，此話可是當眞？」

眞眞實實的事情，于化棠無法不點頭，嘆了一口氣道：「這……這……」

古正風也是一嘆道：「據說當場親眼目睹的人有十餘人之多，他們都可出面作証。」

于化棠接着解釋道：「當時他把兩面號牌搶在手中，分給晚輩的一面號牌就是『六六六六』號，當時晚輩正在奇怪哩！」

古正風道：「這叫做兩面光的手法，他還給你的號牌正是你自己的號牌，但他却當衆叫開來，也就可以說是他的號牌了，至於該是你的號牌，而且還在他的手中，這是實情，但知道實情的人並不多，而且也無法去証明。」

嘆了一口氣，古正風又道：「像這『六六六六』號不中彩也罷了，偏偏你又中了一個價值十萬兩

的姚瓷，這一來事端就發生了。」

甚麼事，似乎是不必多問，祇要等待，古正風自會說了出來。

古正風又是嘆了口氣，又是搖搖頭地接着道：「于化龍也許是有心人，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心人後面更有有心人，有人看出其中可以大做文章，于化龍已於昨天晚上被人殺死，棄屍在永修城內了，老弟，你仔細的想一想，要把這個黑鍋安在你身上，你如何分辯？」

于化棠愕然道：「我……我……」一時之間也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古正風道：「昨天以來，老弟你一直與廖老弟在一起，廖老弟當然可以替你作証，到了晚上也有杏仙姑娘替你証明，但這種証明，是否有力量呢？那就值得思考了，老弟，你說說看，這件事麻不麻煩？」

于化棠憤憤地道：「這樣說來，晚輩簡直就是謀財害命的兇手了。」

古正風道：「事實上你當然不是兇手，但是，你要還你清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化棠長嘆了一聲道：「這話眞是從何說起。」

古正風道：「這件事要沒有人出頭，也就罷了，偏偏那于化龍的小兄弟于化雨就在永修，他原是個無風還要掀起浪的人，現在，可正給了他機會，頂着苦主的幌子，替于化龍出頭。」

忽然，廖化插口道：「古爺，那于氏兄弟到底是何方神聖？膽小倒是不小！」

古正風搖頭道：「無名小卒，從來沒有聽說過，還不是見了于兄弟人單勢孤好欺負。」

廖化急急地接口道：「古爺，現在于老弟可也成了你的朋友，你可要伸手管一管啊！」

古正風笑道：「老夫當然要管，尤其是見過于老弟的面，知道了他的爲人，更非管不可……」

「老爺，外面來了三位大爺求見。」忽然大廳外面走進一個精壯的漢子，向古正風行了一禮道。

古正風眉頭微微一皺道：「三個甚麼人？」

那壯漢道：「一位姓史，一位姓莫，一位姓于。」

古正風沉吟了一下，揮手道：「請他們進來。」

廖化心中一動，道：「看來那姓于的可能就是于化雨，我們可要避一避？」

古正風道：「不必，能當面一談，豈不更好？」

三個人進來了，走在前面的是于化雨，看樣子祇有三十多歲；史谷走在第二，年紀大一點，約四十左右；莫非走在最後，是個五十左右的人。

三個人見禮互通過姓名之後，古正風望着莫非驚容畢現的道：「莫爺，你不就是名動大江南北的出雲手莫三爺莫非麼？」

出雲手莫非哈哈一笑道：「古爺，你好強的記憶力，咱們還是十年前見過一面，想不到古爺你還記得小弟。」

古正風也是一笑道：「名動四方，風采照人，兄弟豈敢或忘？」

莫非一抱拳道：「小弟此次前來拜訪，前來拜訪……」目光打量着于化棠及廖化，似有顧忌似的欲言又止。

古正風哈哈一笑道：「在座的二位都是老夫的好朋友，莫兄但說無妨。」

出雲手莫非伸手一指于化雨道：「這位于化雨兄弟有一位同胞兄長于化龍，在姚麻子處與一位于化棠交換得『六六六六』號牌之後，在抽籤之日，于化龍未曾到場，但那『六六六六』號牌，却仍由于化棠出面將姚瓷領去，當時，于化雨兄弟，雖然大爲驚詫，却不敢妄斷是非，是以忍而未發，任由那于化棠將姚瓷號單領去，待得昨晚，不料無意之中，發現了于化龍的屍體，這才恍然大悟，于化龍之死實爲那于化棠所爲，因此特來有請古爺主持正義，爲于兄弟追回姚瓷領單，並嚴懲那殺人奪牌的兇徒。」

一口氣將前後情況說得相當明白，顯見他這話在心中想過多少遍，才能說得如此有條不紊。

古正風微微一笑道：「事情可眞巧得很，各位要找的于化棠兄弟，正是這一位。」

誰也想不到古正風會在這個時候把于化棠指了出來。于化棠微微一震，而那位于化雨却是怒火雙目，大喝一聲，道：「惡賊，還我大哥的命來！」

他可甚麼都不顧的雙手一推掌，便向于化棠撲到。

雙方距離極近，伸手就到，想不還手，却又讓不開這一撲之勢，祇有使了一式「分花拂柳」雙手反穿而上，接着左右一分，撥開了于化雨的雙掌，同時，身形一矮，讓開了于化雨的身形。

于化雨勢子過猛，搶出去三四步才穩住身形，接着又返身撲上喝道：「惡賊，今天我和你拚了。」

這時，古正風已橫身而來，插在他們中間，攤開雙手道：「于老弟，先別急着拚命，且聽老夫一言如何？」

同時，莫非也伸手拉住了于化雨道：「于老弟，古老望重武林，一言九鼎，咱們既然前來請古老作

主，便不可胡來。」

于化雨一萬個的不甘願，恨恨的瞪了于化棠好幾眼，忽然雙腿一曲，向古正風拜下去，哀聲道：「請古老爺子爲晚輩主持公道。」

古正風和言悅色扶起了于化雨道：「于老弟，你先平息心氣，有話好好的談，如果這位于老弟該死，老夫絕不被他離去這裡一步，如何？」

古正風的面子，于化雨委委屈屈的勉勉强强的回了座，可是雙目泛着怒火的死死盯住于化棠，恨不得立時把于化棠碎屍萬段，才能消他心頭之恨。

古正風皺着眉頭沉吟了一陣，忽然向于化棠道：「于老弟，你把你的經過情形，也說給他們聽聽。」

于化棠依然把往事說了一遍。

話聲方落，于化雨大叫道：「謊話，我大哥既然把『六六六六六』號牌取去，豈有還給他之理，這明明是謊話，分明是他殺了我大哥，把『六六六六六』號牌搶回去的。」

古正風一怔道：「你不是說令兄是昨晚被人殺死的？」

于化雨道：「不錯，家兄的屍體是昨晚才發現的，其實他已被殺死了好幾天。」

古正風一楞道：「老夫還以爲令兄是昨晚被人殺死的。」

臉色微微一變轉向于化棠道：「于老弟，這可……」他不能昧着良心，一意維護于化棠。

一個個的武林長者，其實應該有這種態度，就于化棠自己回想過來，這也是個大毛病。

微一凝思，于化棠說道：「不錯，最自然的想法，自是晚輩殺死那位于化龍之後，奪回『六六六六六』號牌，然後趕到女兒城去，中了『姚瓷』之獎。事實上，晚輩離景德鎮之後，便直奔廬山女兒城，而景德鎮前往女兒城最方便的一條路乃是經漳田去南庸渡江從星子縣登山，晚輩便是走的這條路，因此，晚輩不可能繞路到永修，來把于化龍殺死。」

古正風點頭道：「這話有理。」

于化雨接口叫道：「在行程上說來他也許有理，如果他是半路上碰見了家兄，向家兄追索那號牌，家兄向永修逃來，他一路追到永修，也是很有可能的。」

古正風又點頭道：「你說的也很有理，多繞這點路，仍可如期趕到女兒城。」

于化棠道：「老前輩明察，在『六六六六六』號牌未中彩之前，這號牌能不能中彩，誰也不知道，晚輩值得着拚死拚命來爭奪這面號牌麼？」

古正風一凝目道：「這話也有理。」

于化雨道：「這不是理由，常言有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家兄與他交換號碼牌時，用的手段原非正道，事屬勉强，他爲爭這一口氣，索回原有號牌，乃是少年人的血性脾氣，那去管中不中彩，爭的祇是一口氣。」

古正風一張雙目道：「這話有理，老夫年輕時也是這樣的脾氣，常常爲了一句不關痛癢的話，與人爭得面紅耳赤，大打出手。」

公有公道理，婆有婆文章，可爲難了古正風，而古正風實難從中判決。

但這時廖化替于化棠說話了：「據在下所知，當日于化龍向這位于老弟强換號碼牌時，顯現的身手極爲高明，以于化棠老弟的修爲來說，祇怕他還沒有殺死于化龍的能力，這一點不可不察。」

古正風道：「老弟所見甚是，老夫也覺得于化棠老弟沒有那份能力。」

于化雨道：「老前輩有所不知，家兄祇是輕身功夫高人一着，如說起拳脚功夫，他却比晚輩差得多了，就晚輩剛才和他動手一招情形看來，祇怕十個家兄也不是他的對手。」

這位于化雨能言善辯，又能觸景而辯，說得理直氣壯，令人無詞以對。

古正風望着于化棠嘆息一聲道：「你說這位化雨兄弟的話可有道理？」

于化棠瞥着氣道：「不管他有沒有道理，晚輩實在未有殺死過于化龍。」

古正風道：「老夫看你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漢子，老夫也願意相信你沒有殺死于化龍，可是……可是……光祇老夫信是沒有用啊！除非……除非能有人替你作證，證明你從景德鎮前往廬山女兒城沿途絕未他往……」

于化棠訕訕地道：「這……這……」有誰能替他作證，這可太爲難了。

突地，有人接口道：「我們能替他作證。」外面話聲一起，接着人影晃動，跨步走進來兩個小花子。

金大昌和吳大發居然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闖進古府來了。

古正風眞不愧是一個非等閒人物，哈哈一笑道：「兩位丐幫少俠，請坐，請坐！」單憑他們能夠不聲不息的走進來，憑這一點，他就不能把他們當作普通的叫化子了。

廖化見過她們兩人，這時却不作聲，向于化棠笑了一笑。

金大昌向古正風一抱拳道：「我們來得魯莽，尚請老前輩見諒。」

古正風道：「兩位能替這位于老弟作證麼？」

金大昌道：「能。」

于化雨道：「憑甚麼？」

金大昌道：「其一，我們是同時與這位于兄領取號牌之人，其二，我們也是一前一後同時趕往廬山女兒城之人，憑這兩點，夠不夠力量？」

于化雨冷哼一聲，道：「誰知你們是不是一道串通好了的。」

古正風道：「丐幫弟子行走江湖，向以道義爲先，于老弟此話……」

于化雨哈哈一笑道：「古前輩，你如把他們當成丐幫弟子，那就上了她們的當了。」

古正風一怔之後，向金大昌道：「小兄弟可眞是丐幫弟子？」

金大昌一側頭，促狹地問道：「你看呢？」

于化雨道：「你們不僅不是丐幫弟子，而且連男人都不是，是二個丫頭……」

「丫頭，丫頭，豈是你這小醜叫的，該打……」打字出口，祇見吳大發身形一晃，接着祇聽得「啪啪」二聲，于化雨已吃了兩記耳光。

好快的身手，于化雨不但來不及避讓，連人影都沒有看清楚，吳大發已經退回去了。

于化雨怒火雙目，大喝一聲，道：「丫頭，你敢出手打老子？」年輕人那能忍受得了這種侮辱，他可甚麼也不顧了。

出雲手莫非可是旁觀者清，憑她那出手二記耳光，于化雨要找回面子，祇怕難上加難，當下一伸手按住于化雨兩肩，道：「老弟，咱們佔的是理，可不要被激上當。」

于化雨倖倖地道：「這口氣……這口氣……」

出雲手莫非道：「讓人不是怕人，何況，古府乃是講理的地方，古老爺子自有公道。」

古正風挺一挺胸膛，乾咳了一聲，道：「兩位可眞是姑娘家麼？」

吳大發一挑秀眉道：「是姑娘家又怎樣？」

古正風道：「兩位想來也不是丐幫弟子了？」

吳大發還是那副目無餘子的神態道：「不是丐幫弟子就不能作證了麼？」

古正風道：「能，能，能，不過作證可要負責任，但不知兩位姑娘可願否見告眞名實姓與師門來歷？」

吳大發一陣猶豫，道：「這……」

金大昌接口道：「我叫金瑛，她叫吳屏，至於我們的師門麼……你們最好不要知道。」

于化雨大聲地道：「爲甚麼不要知道？」

吳屏道：「因爲你不配。」

古正風接口道：「姑娘，妳這話就不是了，姑娘既然挺身來作證，當事人就沒有甚麼配不配的了。」

金瑛道：「本姑娘不說又怎樣？」

于化雨大叫道：「身份不明，就不配做證人。」

金瑛冷笑一聲，道：「憑本姑娘金瑛兩字，這個『證人』便做定了……」

這時，忽然走進來一人，向古正風身邊說了幾句話，古正風神情一鬆，道：「李員外來了，這就好說話了。」

李員外李百萬年紀不如想像中這般大，看樣子不過五十左右，長得細皮白肉團團臉，身子微胖，但不過份，一臉笑容，走了進來。

大家見了李百萬不由得都站了起來，祇有金、吳二位姑娘例外，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

李百萬含笑向大家拱手道：「不敢當，不敢當，大家請坐！」

謙和而沒有架子，叫人一見之下就生好感。

李百萬向大家打過招呼之後，便向于化棠一拱手道：「尊駕想就是以『六六六六六』號牌，幸獲姚瓷的于少俠了？」

于化棠欠身還禮道：「在下正是于化棠。」

李百萬開門見山的道：「在下喜愛姚瓷，少俠想必已有所聞了？」

于化棠點點頭道：「在下聞員外雅興過人，世所無匹。」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少俠，不是甚麼雅興，祇是玩物喪志之人罷了……少俠，請恕在下無禮，直言請求可願將所中姚瓷割愛？」

于化棠怎麼回答呢？目前正在痳煩頭上：「這……」

李百萬道：「少俠如果有獨特之愛好，在下亦不敢勉强少俠割愛，不過在下請少俠考慮一事，瓷器之物最難保管易碎，少俠如無妥善之保管，隨身攜帶行走江湖，難免有隨時破碎之虞，而且，身上帶着這累贅，又分神又費力，實是大的不便，因此提醒少俠考慮。」

于化棠輕嘆一聲道：「員外說得甚是，可是，目前在下已作不得主了。」

李百萬一怔道：「此話怎麼說？」

廖化接口道：「東主，事情是這樣的……」接着便將于化雨出面

之事說了出來。

李百萬微微意外的「啊！」了一聲，接着又是一笑道：「這件事，好辦，但不知兩位于兄可願意聽在下一言？」

于化雨冷冷的道：「此仇不共戴天，請恕在下難以從命。」

李百萬道：「化雨兄說得是，但在下絕無阻止化雨兄報仇之舉，在下的意思是把這件事分開來處理。」

于化雨道：「如何分開來處理？」

李百萬道：「你們之間誰是誰非，在下不願置評，是和是戰，你們自行解決，在下祇幫忙你們解決這姚瓷上的爭執。」

于化雨道：「十萬兩銀子要我們雙方分，辦不到。」

李百萬一笑道：「不，你說錯了。」

于化雨道：「完全歸在下所有？」

李百萬又是笑道：「非也。」

于化雨一愕道：「那麼，你的意思是……」

李百萬道：「算在下倒霉，在下出雙倍的價錢，你們每人都實收十萬兩銀子，兩位以爲如何？」

這實在是兩面光的辦法，誰還能說個「不」字。

但却有點出人意料之外，于化棠與于化雨都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兩位可願意割愛？」

于化雨大喜過望，點頭道：「好，在下遵命。」

于化棠眉頭一皺，思維潮湧，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是好。

李百萬叫道：「化棠兄，常言有道『紅粉贈佳人，寶劍贈烈士』，化棠兄你如果……」

于化棠一笑點頭道：「好一個『寶劍贈烈士』，英雄不奪人之所愛，員外這姚瓷是你的了。」

金瑛一旁急得大叫一聲，道：「于大哥……」

于化棠一笑揮手道：「大丈夫一諾千金，姑娘不必多說了。」

看他身上帶着三分土氣，爲人處事却是開朗得很，一掏口袋，取出那領彩號單，送給李百萬。

李百萬哈哈一笑，取出兩張十萬兩銀子的銀票，先給了于化雨一張，然後，再將另一張交給于化棠。

于化棠一笑擺手道：「在下孑然一身，兩肩扛張嘴，一人跑全家跑，要這銀子何用？」

李百萬祇道于化棠別有企圖，截口道：「于兄，這是你應得的銀子，在下是非付不可，于兄如果覺得這銀子無用，于兄儘可用之救災濟貧……」

于化棠點頭道：「好，就請李員外替在下轉作救災濟貧之用吧，在下告辭了！」竟然不接那張銀票，拱手告辭。

李百萬雖是銀子滿倉滿庫，花個百數十萬毫不在乎，但一個窮小子如此坦蕩、無慾無求，却是世間少有，聞之未聞，見之未見，李百萬也不由對他肅然起敬，正色道：「好，少俠吩咐，在下遵辦，但請少俠暫留俠駕，且容在下略盡地主之誼，聊表寸心。」

于化棠謝道：「在下已領員外寵邀，屆時定當奉陪末座，今天就此告辭並多謝了。」

接着一個四方揖，出了古家大門。

財去人安樂，于化棠走出古家大門，祇覺心神有着無比的輕鬆，長長的吐了一口大氣。

「喂，于大哥，等小妹一等。」

金瑛、吳屏快步追了上來。

于化棠摸不清她們二人是甚麼人物，實在不願自找麻煩，苦笑一聲道：「在下現在是兩手空空了，兩位姑娘可以讓在下清靜清靜一下了。」

吳屏秀眉一挑道：「你這人太無道理，你把我們主婢看成了甚麼人？」她的脾氣比主人金瑛來得又大又快。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就因爲在下發現兩位不是普通之人，未敢高攀，後會有期。」身子一轉，大步走開了。

背後祇聽得金瑛叫了一聲：「于大哥……」接着，便聽得吳屏截斷金瑛的話道：「小姐，這種人不知好歹，理他則甚。」

金瑛與吳屏果然沒有再追上來，于化棠不願意再碰到她們，於是出了永修城，朝着南昌方面走去。

被人栽贜　殺害婦孺

于化棠到南昌去，並不是完全沒有目的，他要去找一個人，一個可以指點他的人。

這一番折騰下來，當他離開永修城時，已是下午時光了，到了萬家埠，太陽已經西下，他沒有趕路的必要，於是就在萬家埠落了店。

他不屑一顧李百萬的十萬兩銀子，其實他現在口袋裡連一兩銀子都沒有了。

住店的時候，他被人撞了一下，吃完飯，一摸口袋，要付帳了，他却發現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兩銀子，他的家當完全不翼而飛了。

他一皺眉頭，祇有又加了四兩老酒，借酒拖時間，動腦筋想辦法，一文逼死英雄漢，于化棠正受着一文錢的逼迫。

四兩老酒喝得再慢也喝光了，眼看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于化棠臉色一紅，壯起膽子，叫了一聲：「小二哥。」

小二哥走了過來，于化棠却說不出話來。

「這位客官的帳，我花子替他結。」

于化棠回頭一望，眞是陰魂不散，又被金瑛碰上了，幸好脾氣最大的吳屏不在，祇是金瑛一個人。

花子替人會帳，這個倒是很少見的事，店小二頗不能接受的一怔之下，一塊白花花的銀子先到了他的手中。

金瑛一揮手道：「再來半斤燒酒、一隻鷄、一些鹵菜，我們還要喝幾杯。」

于化棠苦笑一聲道：「剛才你們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金瑛點頭一笑道：「祇是想接近你。」她倒說得老實，一口就承認了。

老實，最容易獲得別人的諒解，于化棠發不起脾氣來，啞然一笑道：「奇怪，我祇是一個窮小子……」

金瑛道：「你這人很特別，我喜歡特別的人。」

于化棠道：「妳也很特別，帶得起丫頭的人，一定是甚麼富家小姐，妳大小姐不當，來當小花子，我這窮小子可有點害怕。」

金瑛一笑道：「怕甚麼？怕我吃了你？」

于化棠道：「我怕被人利用。」

金瑛臉色一變道：「你這人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于化棠道：「我是醜話說在前面，先小人而後君子。」

金瑛搖了一搖頭道：「你這人的膽子也未免太小了。」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我的膽子確是很小，尤其是對不明底細的事，更是害怕。」

金瑛細聲道：「如果小妹把甚麼話都告訴你呢？」

于化棠一瞪雙目，說道：「一點都不瞞我？」

金瑛道：「祇保留一點點，保留一點點不能說的。」

于化棠皺起雙眉，問道：「你眞的叫金瑛麼？」

金瑛道：「一點不假。」

于化棠又問道：「那吳屏眞是妳的丫頭麼？」

金瑛點點頭道：「從小我們就在一起，她的確是我的丫頭，和我同年，不過她比我大了幾個月，私地裡我們是情同姊妹，她是直腸子人，人却是最好不過的了。」

于化棠問道：「妳們有多大年紀啦？」

金瑛道：「十七啦！」頗有自以爲是大人的樣子。

于化棠搖搖頭道：「這麼點年紀就出來亂闖，眞是胡鬧。」

金瑛這時忽然一笑道：「好老氣橫秋啊！」

于化棠一笑道：「我和妳們不一樣，我是個窮小子。」

金瑛笑道：「十萬兩銀子不屑一顧的窮小子。」

于化棠忽然話題一轉問道：「吳屏呢，她爲甚麼沒有和妳在一起？」

金瑛道：「她怕兩句話說不好，又得罪了你，所以避着你。」

于化棠又哈哈一笑道：「我是這樣小氣的人麼？」

金瑛道：「你眞不是那樣小氣的人？好，那小妹就把她彈你的話說出來給你聽了。」

誰都不願意自己的行爲被別人批評，但誰都想知道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于化棠精神一振道：「她怎麼批評？」

金瑛道：「她說，你不是傻瓜就是大奸巨惡。」

于化棠愕然苦笑道：「我會是這兩種人之一？」

金瑛道：「她說你輕視十萬兩銀子的行爲，非常之不尋常，你如果不是不明白金錢價值的大傻瓜，就是最會運用金錢能力的大奸巨惡。」

于化棠暗暗一搖頭，暗忖道：「好極端的看法。」

金瑛接着又道：「小妹不大同意她的看法。」

于化棠急想知道她的看法，接口道：「那妳的看法又如何呢？」

金瑛笑盈盈的睨視他一眼道：「兩者都不是。」

于化棠一笑道：「還有第三者麼？」

金瑛道：「說你是這種人，那種人，都還言之過早，小妹的看法，你祇是不會用銀子的人而已。」

于化棠一笑說道：「救災濟貧不應該嗎？」

金瑛道：「當然應該，祇是交給李百萬替你救災濟貧，就有點不妥當，這叫做不要白不要，苦了自己，也好不了別人。」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妳不相信李百萬？」

金瑛一皺眉道：「盲目的相信有錢人，這叫趨炎附勢。」

于化棠微訝道：「是對李百萬有成見？」

金瑛不答話，眨着眼睛瞪着于化棠半天，自言自語的點着頭說道：「是的，是的。」

于化棠被她看得週身不舒服，訕訕地道：「妳在打甚麼啞謎？」

金瑛指着于化棠的鼻子道：「

你一定別有用心。」

于化棠心弦微微一震，道：「胡說，我會有甚麼用心？」

金瑛嘻嘻地一笑道：「這些話，到此爲止，咱們言歸正傳，你到底願不願意交小妹這個朋友？」

于化棠一笑道：「我能說『不』字麼？」

金瑛說道：「你要問我的話，還問不問？」

于化棠道：「不用了，與君一席話，我也對妳多少有點認識了。」

金瑛道：「你不問，我可要向你交代清楚……第一，我的出身算不得名門正派；第二，小妹可是從家中偷偷跑出來的，你交了小妹，可就多多少少會惹上了一點麻煩；第三，小妹對你的事情，絕不搗亂；第四……」

于化棠搖手道：「夠了，夠了，妳再說下去，我可不敢交妳這個朋友了。」

金瑛調皮的一眨星眸，道：「你是說，你……」

于化棠伸出右手道：「我們交了。」

金瑛眉開眼笑地緊緊握住于化棠的手說道：「小妹叫你大哥，小妹就是你的瑛妹……」

一語未了，吳屏忽然一閃而到，道：「快走，有麻煩來了。」

金瑛一摸口袋，塞給于化棠一錠銀子，道：「小妹不能給你找麻煩，等會見。」一伏腰，人便溜走了。

也就是金瑛才一消失，祇見一老一少二個花子走了進來，直趨于化棠桌前。

小花子望了于化棠桌上的碗筷一眼道：「那小花子呢？」

于化棠沒答理那花子，祇叫了一聲：「店小二，酒菜多少錢？」手中有了銀子，氣勢可就壯了。

店小二應聲跑了過來，點算了一番，道：「一錢五分銀子。」

于化棠把銀子交過去，道：「找來。」

這時，那花子又大聲問道：「小花子那裏去了？」

于化棠望望那花子一眼，還是沒有答腔，收了店小二找來的銀子轉身向外走去。

那花子橫身阻止于化棠，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就這樣看不起我們做花子的？」

于化棠一揚眉道：「在下要是看不起花子，就不會和小花子同桌喝酒了。」

那花子道：「那你爲甚麼不答我花子的話？」

于化棠「啊！」了一聲道：「你剛才是和在下說話麼？」

那花子一怔道：「當然是向你朋友問話。」他明白了，自己一時疏忽，問話時少了一聲稱呼，現在可給人家抓住了小辮子，語氣可就壯不起來了。

于化棠冷冷地道：「走了。」一個側身出了店門。

這裏可是大庭廣衆之所，那兩個花子可不便阻止于化棠的去路，但，這口氣却也難以嚥下去。兩個花子一對望，可就跟在于化棠的背後了。

出了店門，那少年花子錯身搶在于化棠面前，冷笑一聲，道：「朋友，請借一步說話。」

于化棠道：「有話請說。」

那花子道：「請問朋友專姓大名？」

于化棠說道：「不敢，在下姓于，名化棠。」

那花子微微一震，道：「于化棠于朋友，您……您……可是近期姚瓷得主之一的那位于化棠朋友？」

于化棠點了點頭道：「正是在下。」

那花子微微一愕，說道：「失敬，失敬！」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姚瓷是姚瓷，我還是我，何來失敬之有。」

那花子啞然一笑，抱拳道：「在下黃奇，這位是伍雄飛，爲剛才的疏忽失禮致歉。」

于化棠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姚瓷得主的身份，可有點教人顧忌，如被人誤以爲是丐幫弟子對姚瓷起了貪念，那可是天大的麻煩，因此黃奇心理上顧忌多了。

于化棠一笑道：「兩位有何賜教？」

黃奇道：「在下祇是想打聽那位金大昌的去向，不知于少俠可願見教？」

于化棠原本甚生黃奇的氣，這時見黃奇的態度大爲改變，他也不好意思故意生事，於是，以正常的態度應對道：「實不瞞黃兄你說，那金大昌是發現兩位前來，才匆匆離去，是以在下亦不知他們何去何往。」

黃奇道：「于少俠與他可是素識？」

于化棠搖搖頭道：「萍水之交。」

黃奇道：「這樣說來，于少俠是不知道他們的底細了？」

于化棠一震道：「他們是何來歷？」

黃奇搖搖頭說道：「在下也尚未完全明瞭。」

于化棠接着問道：「黃兄是丐幫英雄吧？」

黃奇點了一點頭，道：「這位仁兄就是敝幫永修分舵舵主。」

于化棠抱拳道：「失敬，失敬！」

接着馬上又問道：「伍分舵主親自出馬，那金大昌可有冒犯貴幫之處？」

黃奇迅速道：「沒有，沒有甚麼，我們也祇是想和他談一談，誰知他却拒人於千里之外，打擾，打擾！後會有期。」來得很突然，去得更是突然，轉身就走了。

于化棠經此一來，對金瑛的爲人，心中又多了一份好奇。

* * *

萬家埠不是甚麼大地方，雖然有吃有喝，却沒有燈紅酒綠的夜市，于化棠經此一擾，興趣索然，轉身回了客店。

打開房門，金瑛竟居然先坐在他房中了。

好快的動作，金瑛這時已不再是小花子打扮，換回了女裝，成了個清麗脫俗，一臉嬌憨的大姑娘。

于化棠當時一眼還沒有認出來，一縮腿之際，金瑛「噗嗤」一笑道：「于大哥，別害怕，小妹是金瑛。」

于化棠搖搖頭嘆息道：「妳太調皮了！」

金瑛道：「少見多怪！」

于化棠道：「妳有住的地方嗎？」

金瑛一笑道：「于大哥，你可眞體貼呀！」

于化棠道：「我要睡覺了，妳先回去吧。」

金瑛道：「你睡你的，小妹坐着又不阻碍你睡覺。」

于化棠道：「這……這……不太方便。」終於把心中的話說了出來。

一個大姑娘，在一個大男人房中，尤其是在晚上，實在不方便。

金瑛一笑道：「心中沒有鬼怕甚麼，除非你……」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好，金瑛小妹，我們不說這個了，妳有甚麼話題，妳就說吧。」

金瑛道：「當然有話要說，否則，誰願意待在你們臭男人的房中。」

于化棠道：「請長話短說。」

金瑛道：「剛才你和那二個花子似是談得很融洽，你沒有出賣小妹吧？」

于化棠道：「頗有此意，祇是他們出不起價錢。」

金瑛一笑道：「你眞是食髓知味，又想賺大錢麼，可惜花子幫窮得很，他們除了伸手要別人的錢外，普天之下，也沒有人能要得他們一分錢。」

于化棠道：「我也看到這一點，所以臨時想起，和他們談起了妳。」

金瑛一聽談她，不自覺的緊張起來，道：「他們說我甚麼？」

于化棠道：「他們甚麼也沒說。」

金瑛搖頭道：「我不相信！」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妳緊張甚麼，是不是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怕他們說了出來呢？」

金瑛大嚷一聲道：「他們才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怕我說了出來，所以，才一直放不過我們。」

于化棠道：「既然做壞事的是他們，那妳緊張甚麼？」

金瑛訕訕地道：「我……我……也做了一點點壞事。」

于化棠雙眉一皺，道：「妳……妳說，妳說，妳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金瑛道：「我……我……騙了他們一百兩金子。」

于化棠看她調皮搗蛋，實在是一個寵壞了的大小姐，有心嚇她一嚇，當時臉色一變，道：「啊！妳原來是個小騙子。」

金瑛搖手急道：「其實說來，是他們自己送給我們的。」

于化棠又一笑道：「有這樣的好事，爲甚麼他們不送些金子給我？」

金瑛道：「當然，還有別的原因。」

于化棠道：「甚麼原因，妳最好說明白清楚一點。」

金瑛說道：「事情是這樣的，約在半個月前，我們在路上碰到一輛篷車，車上有一個女人被綁住了手脚，那兩個花子在篷車附近地上找來找去，似乎是找尋甚麼東西……」

于化棠道：「妳管了他們的事？」

金瑛道：「小妹確是想管，但吳屏勸我不要管，當時小妹確是開了他們一個玩笑，突然現身而出，故意在地上一摸，接着又大叫一聲：『這是甚麼東西。』便跑開了。」

于化棠道：「他們追到了妳沒有？」

金瑛道：「怎麼不追，祇是他們沒有追上我。」

于化棠一笑道：「這時如果有人出手去救篷車上的女人，就成了『調虎離山』之計了。」

金瑛道：「可是我們沒有去救人……就在當天晚上打尖的時候，那個年輕花子找上了我們，問我們願不願意把撿到的東西出讓……」

于化棠一笑道：「於是妳向他要了一百兩金子，却交不出東西，祇有東躲西避着他們了，奇怪，妳們沒交出東西，他們爲甚麼先給妳們金子？」

金瑛道：「這有甚麼奇怪，我們是銀貨兩訖，一手交錢，一手交

貨。」

于化棠一怔道：「妳這話前言不對後語。」

金瑛道：「東西是給了他，但是假的。」

于化棠道：「他們又不是瞎子。」

金瑛道：「他們雖不是瞎子，却好像有點心虛，當我把一條小汗巾，包了一隻小瓶子給他時，他却看也不看的就走了。」

于化棠道：「他要是當場看了呢？」

金瑛道：「我們當時正沒有錢用，到手的金子自然不會還給他們，所以就祇好躲着他們了。」

于化棠搖頭笑道：「妳們簡直是在胡鬧。」

金瑛也笑笑道：「這叫運氣來了，城牆都擋不住。」

于化棠說道：「這可也是個天大的痲煩。」

金瑛道：「于大哥，其實你也不能脫身事外。」

于化棠道：「這與我何干？」

金瑛道：「因爲你是我的大哥呀！」

于化棠苦着臉道：「誰要你們去招惹丐幫，我可惹不起他們。」

金瑛道：「你把丐幫看得太神化了，其實他們也有不肖弟子，那伍飛雄和黃奇，就有點不對頭了，他們要不是做賊心虛，心中有鬼，他們會不理直氣壯的找你麼？」

這話很有點道理，倒看她不出如此精明。

于化棠道：「那妳們爲甚麼不救那女人？」

金瑛道：「我們這是後見之明呀！」

于化棠吁了一口氣道：「好了，已經說明白了，妳去睡吧！」

金瑛道：「我沒有地方可睡。」

于化棠眞拿她沒辦法，氣惱不得，也哭笑不得，祇有搖頭道：「吳屏呢？妳也不管她？」

金瑛道：「這件事我越想越不對頭，要她想想辦法了？」

于化棠嘆了一口氣道：「但願妳們的辦法，不要越想越糟，好吧，妳睡我的床，我另外找地方去睡。」

金瑛急急道：「你不能走。」

于化棠臉色一正，道：「瑛妹，唉，我不知怎麼樣說妳才好。」

金瑛道：「我心裡老發毛，祇怕要出事。」

于化棠道：「妳不要找藉口。」

金瑛道：「我們這就上路，趕到南昌去，好不好？」

于化棠心想：這丫頭花樣百出，糾纏不清，不知她安的是甚麼心，趕夜路，就趕夜路，我倒要看看她的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桌上留了一兩銀子，兩人穿窗而去，轉上了前往南昌的官道。

* * *

夜涼如水，萬籟俱寂。

于化棠落後一步，走在金瑛身後，祇見金瑛長髮披肩，衣袂飄飄，香風陣陣，沁人心脾，不覺望得痴了。

金瑛猛然一回頭：「喂，于大哥，你怎麼不說話？」

于化棠嚇了一跳，神不守舍的道：「說……說甚麼呀？」

金瑛笑道：「不說話，會悶死人的。」

忽然又若有所思的叫道：「嗨！你在想甚麼心事呀？」

于化棠的臉色無由的一紅道：「我……我……」

突然，一道尖銳刺耳的嚎聲，從遠遠的山邊破空而起，劃破了沉寂的長夜，也震撼了于化棠和金瑛二人的心弦，解除了于化棠的窘態。

于化棠逃避似的道了一聲：「我們去看看，那兒一定出了事。」

他跑了出去，金瑛自然也就緊跟了上去。

于化棠無心之間，放開了脚程，跑得又輕又快又美妙。

金瑛秀目大張，愕然忖道：「于大哥的輕功好高明呀！」她身形一快，放腿，疾追了兩步，忽然又慢慢的降低了速度，落後了下來，不知她心內打的是甚麼主意。

劃空號叫了一聲，雖然刺耳驚心，其實離他們足有二里開外。

前是一座山，山旁房屋一間，四週環境幽美，房子不壞，顯然不是一般窮苦人家。

屋門大開，門前倒伏着一個老蒼頭，一個腦袋被砍去了半邊，恐怖至極，慘不忍睹。

于化棠微一駐足，走進屋內，祇見屋內又有兩具屍體，一個婦人，婦人手抱一個嬰兒，皆死於非命。

房內祇有三個人，三個人都死了。

此外，屋內並無打鬥痕跡，也不知道那兩個大人是否武林人物。

兇手早已逃之夭夭。

慘案已經過去了，于化棠想幫忙也幫不上忙了。金瑛靠在于化棠身邊，淚眼盈盈，祇差沒有哭出聲來，手足都微微的抖顫着。

于化棠嘆息了一聲，道：「料理善後，追兇緝兇，這都是官方面上的事，我們走了吧！」

兩人轉身還沒有走出屋外，屋外已是傳來了一陣步履聲，有三個人匆匆趕來了。

那三個人中有一人約三十多歲，另外二人祇有二十歲左右，穿

着極爲樸素乾淨，但却器宇不凡，步履矯健，目光炯炯有神，分明都有極好的身手。

雙方對面之下微微一愕，大有意外之感，那三十左右的漢子，目光一收，抱一抱拳道：「兩位是……」

于化棠嘆一聲道：「我們是經過這裡，聞聲趕來，趕到時就是這般情形，却再沒有發現其他可疑人物。」

那三十年紀漢子，又上下的打量于化棠與金瑛一陣，點了一點頭道：「尊駕貴姓大名？」

于化棠報了自己姓名，却沒有提金瑛的姓名，接向那漢子一抱拳道：「請問大號如何稱呼？」

漢子微一猶豫道：「在下楊日輝。」

楊日輝可不就是丐幫現任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于化棠止不住心中震驚，愕然道：「原來乃是幫主大駕，久仰，久仰！」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笑了一笑道：「尊駕幸得姚瓷，在下甚是羨慕。」

說話之間，祇見他一揮手，便見那兩個青年，一個奔向房內，一個向那倒臥在地上的老蒼頭查驗起來。

那老蒼頭原是伏身而臥，右手壓在身下，這時那年輕人翻過那老蒼頭身子時，發現他手中死死的握了一條汗巾，那年輕人拿起那條汗巾，交給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此人刀鋒從後襲到，一刀致命，但手中却有條女用小汗巾，請幫主過目。」

神手擎天楊日輝接過那條汗巾，着眼之下，目光一凝，便立時收入懷中。

金瑛見了那條汗巾，却是臉色大變，幾乎驚叫起來，原來那條汗巾就是她包了一隻小瓶子交給黃奇的，這時突然在這死人手中出現，叫她怎不嚇得要死。

她的異樣表情被于化棠發覺到了，于化棠忍不住的問道：「妳怎麼啦？」

金瑛震於丐幫幫主之名，却不敢實話實說，扯了個謊道：「我有點冷……」

丐幫幫主楊日輝微微一笑道：「姑娘膽小，此地不宜久留，兩位請吧，此間事由在下料理就是了。」

于化棠還想留下來看看，却被金瑛暗中催他。

別了丐幫幫主楊日輝，走出老遠之後，金瑛才長長吁了一口氣，拍抱着心口道：「眞嚇死我了。」

于化棠祇道她見了死人害怕，笑着道：「死人有甚麼可怕？」

金瑛道：「誰會怕死人？」

于化棠道：「那妳怕甚麼？」

金瑛道：「于大哥，你可見到那條手巾？」

于化棠道：「那條手巾怎麼樣？」

金瑛道：「何祇知道，那條手巾本來就是小妹的。」

于化棠一怔道：「甚麼，那條手巾是妳的？」

金瑛道：「那就是小妹包東西給黃奇的那條手巾。」

于化棠頓足道：「妳爲甚麼早不說？」

金瑛一吐舌頭道：「那不馬上被當做兇手扣了起來？」

于化棠道：「我聽說神手擎天楊日輝年輕有爲，不會這樣糊塗的。」

金瑛道：「不會這樣糊塗，哼！換了你是我，你又怎樣處置？」

于化棠不加考慮道：「當然要查明白。」

金瑛道：「就這樣的讓我走了？」

于化棠搖搖頭道：「這……這……這當然不能讓妳走。」

金瑛道：「這就是了，我不要被他留下來。」

于化棠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怕甚麼？」

金瑛意味深長的道：「事情祇怕不會這樣簡單，這分明是一個圈套，小妹若被他留了下來，祇怕還有更多的証據，指明我是兇手，那我便百口莫辯了。」

于化棠道：「我和妳走在一起，我能証明妳不是兇手。」

金瑛冷冷一笑道：「你能證明甚麼，你自己也脫不了兇手的嫌疑。」

仔細的想一想，金瑛的話不無道理，于化棠的眉峯皺了起來。

金瑛道：「走，我們回頭去找那黃奇去。」

于化棠搖了搖頭道：「找他沒用。」

金瑛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于化棠道：「咱們先看看再說吧。」

金瑛道：「只怕不容許我們觀望，丐幫幫主就要來找我們了。」

于化棠道：「但願他不要這樣魯莽才好。」

金瑛自怨自艾的跺着脚道：「唉！都是小妹不知輕重惹來的痲煩。」

于化棠道：「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江湖上事却由不得你收收性子啊！」

金瑛低聲道：「我學乖了！」

于化棠道：「妳家在那兒，我先送妳回去好不好？」

金瑛道：「不好，我不告訴你。」

這個丫頭不好對付，他搖了搖頭，于化棠不敢再逼她，萬一逼出事情來，可又成了自己的麻煩。

沉思了一陣，于化棠下定決心道：「好，我們目的地不變，還是到南昌去。」

金瑛問道：「到了南昌之後呢？」

于化棠道：「咱們就去找李百萬，暫時住在他那裡。」

金瑛道：「你就這樣的相信那個李百萬麼？」

于化棠道：「李百萬那裡樹大好遮蔭，目前却是我們暫避風雨的最佳之地。」

一路上再沒有甚麼事故，丐幫的弟子也沒有釘他們的梢。

* *

這天，他們到了南昌，在李百萬府門門口正好碰上廖化。

于化棠在古正風家中的表現，可圈可點，使廖化在李百萬面前出足了風頭，因此，廖化對于化棠極有好感。

兩人一見下，廖化大喜道：「于兄，來得正好，敝東正念着你哩，請，請，這位是……」

金瑛恢復了女裝的打扮，廖化却是不認識了。

金瑛一笑道：「廖爺，你不認得小花子了麼？」

廖化一楞，笑道：「啊，原來是金姑娘，請！請！一起請！」

李百萬家大業大，進入大門，竟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園子，一陣左拐右彎之後，到了一座水榭之前。

廖化向水榭前一位童子說了幾句話，那童子點頭而去，廖化請于化棠、金瑛進入水榭奉上香茗。

只聽李百萬的笑聲已傳了過來，道：「于老弟，眞是把在下當作朋友，在下榮幸之至。」

這句話表面上聽來，有點貿然，但仔細一想，却又釋然，莫非他已知道他們遇見丐幫幫主之事？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莫非已經知道我們遇上兇案之事？」

李百萬笑呵呵的說道：「對你們的謠言可多哩，你們先坐下來，慢慢說，慢慢說……」

于化棠驚愕的道：「對我們的謠言？到底甚麼謠言？」

李百萬道：「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話，你們的嫌疑很大。」

于化棠望了金瑛一眼，乾笑了一聲，道：「員外，你相信麼？」

李百萬毫不猶疑搖頭道：「我不相信，其中一定另有文章，本人的想法可對麼？」

于化棠道：「員外所見極是，只是……只是……」

李百萬一笑，道：「不便說的話不說沒有關係，就憑你老弟看得起在下這份知遇之情，在下也絕不會坐視。」

人家的話可夠朋友，于化棠可不能不交心了。

于化棠慨嘆一聲道：「在下是事無不可對人言，只是此事，說來，如同兒戲，令人難以置信。」

李百萬道：「兒戲之中有道理，表面上看去，越是假的事情，越見心機。」

于化棠心弦暗暗一震，想不到這個百萬富翁能說出這等有深度的話來，當下目光一閃，在李百萬臉上一掠而過，然後望向金瑛臉上，笑了一笑，道：「瑛妹，我可要說了。」

金瑛嫣然一點頭道：「大哥作主就是。」這時她却乖巧極了。

于化棠爲了調節氣氛，一指金瑛道：「員外，你可認出她來？」

李百萬一笑道：「不用說，廖化已經傳言告訴我了。」

于化棠點點頭道：「在下與金姑娘原是萍水相逢……」

金瑛截口道：「現在，我們已是一條線上拴的二隻蚱蜢，有禍同當了。」

這丫頭的嘴眞快，可是也靈慧得很。

于化棠哈哈一笑，接着便把金瑛與丐幫黃奇、任雄飛交惡的經過情形坦誠的說了出來。

說話之間，李百萬曾經打斷于化棠的話，道：「且慢，那個被綁在篷車上的女人是甚麼穿戴模樣的？」

金瑛道：「那女人看來約有三十左右，身穿綠色衣裳，式樣華麗，人也生得美麗無雙……」

待得于化棠與金瑛把經過情形說完，李百萬忽然笑口地道：「最近江湖上一件大新聞，不知兩位可曾聽聞？」

于化棠與金瑛瞠目不知所對，同時搖了一搖頭。

李百萬道：「兩位原來不知道，如果事先知道，處置得宜，現在已是名滿天下了。」

金瑛挑眉咋舌道：「我可不要出名，一出名就慘了。」

李百萬望着她，微微一笑道：「爲甚麼？」

金瑛一搖頭道：「你先說你的吧，那女人到底是誰？」

李百萬道：「江湖上盛傳，傳碧夢夫人失了踪，你所見的那女人，照妳所說，很像傳碧夢夫人，只不知她是否眞的傳碧夢夫人。」

金瑛脫口叫道：「原來是她呀！」

李百萬口快，連忙問她道：「妳認識她嗎？」

金瑛搖頭否認道：「不認識，不認識，她那裡會認識我這黃毛丫頭。」

于化棠笑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妳肯認低微的言論。」

李百萬目光一凝，望着金瑛道：「妳道你們遇見那兇案的苦主是誰？」

金瑛道：「不知道。」

李百萬道：「說起來這又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金瑛眨動着長睫毛的眼睛道：「這苦主大有來頭麼？」

李百萬道：「生死劍管中流，你聽說過沒有，死者就是他的夫人、獨子和老管家。生死劍管中流手中劍的厲害不說，生來的火爆脾性，最是叫人頭痛，你們遇見了他，可要小心一點。」

金瑛一揚頭道：「他總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就殺人吧？」

李百萬道：「他就是這樣的人，氣頭上是不講理的，何況，他還認定你們就是兇手。」

金瑛嚇得臉色變了，望着于化棠道：「于大哥，記着，咱們避着他點。」

于化棠不知甚麼時候出去了，這時忽然走回來，輕聲道：「丐幫幫主來訪。」

李百萬口中說了一個「請」字，轉頭又向于化棠和金瑛道：「你們不必和他照面了……」

只聽得丐幫幫主楊日輝朗笑之聲起自水榭外道：「在下魯莽，擅自直趨水榭，尚請員外勿罪是幸。」那還由得于化棠與金瑛走避？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像是從地下冒出來似的，出現在他們眼前。

李百萬臉色微微一變，瞬刻再變，打了一個哈哈道：「幫主大駕光臨，蓬蓽生輝，在下失迎，罪甚，罪甚！」

丐幫幫主楊日輝又向于化棠與金瑛兩人點頭一笑道：「巧遇兩位，在下正好有事情請教。」

巧遇未必，只怕是專誠而來找二人的。

金瑛木訥着，一張嘴說不出話來，丐幫幫主的名頭確是有點壓人。

于化棠到底不是肇事人，心中比較坦蕩，態度便自然多了，微微一笑道：「幫主若有所問，在下知無不言。」

丐幫幫主先不問于化棠，却轉向金瑛道：「姑娘可願意接受在下一份忠告？」

金瑛言詞訥訥地道：「幫主……幫主的話，請……請吩咐就是。」

人就是做不得心裡不安的事，金瑛因爲自愧於心，多伶俐的人，却說不出伶俐的話了。

她實在是一個本質善良的女孩子，否則，她也不會有那種自愧之感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臉色一正道：「姑娘，江湖上不好玩，妳還是回家去吧，忘記了所見所聞的一切，回家去吧。」

金瑛聽得一震，道：「你要我回家，不！」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只要姑娘答應回家，敝幫願盡一切力量保護妳一路平安。」

金瑛斷然拒絕道：「不，我絕不回家，也不要你們保護甚麼安全。」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嘆道：「姑娘，妳可知道，妳有百口莫辯的殺人罪嫌？」

金瑛一下變了一個人似的，恢復了她的伶牙俐齒，冷笑一聲，道：「我沒有殺人！」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我知道殺人的不是妳，要不，我就不會輕易放妳離開現場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妳可知道，我當時爲甚麼不爲難妳，而現在又來找妳相商？」

金瑛冷哼一聲，道：「誰知道你安的是甚麼心？」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爲了姑娘妳，也爲了本幫自己。」

金瑛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管，至於貴幫的事，對不起了……」

說到這裏，突然水榭外面有人大吼一聲道：「讓開！」接着響起了打鬥之聲。

李百萬眉頭一皺，道：「甚麼人？」

廖化說道：「那是生死劍管中流的聲音。」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金姑娘，妳的麻煩來了。」

金瑛一揚頭道：「哼！誰還怕了他不成？」嬌軀一擰，搶了出去。

李百萬叫道：「金姑娘不可使性子，這是我的事。」邊說着，邊緊跟在金瑛身後走出了水榭。

于化棠悶聲不響，搶在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前面出去。

這水榭是建築在一片荷池之上，出得了水榭是一片花園，花園之間祇有狹小的行人道。

這時祇見三條人影，打成一團，踏得那些花圃，蝶飛花落，一片凌亂。

生死劍管中流二十多歲，是個粗魯漢子，手中的劍使得風勁雷響，霸道之極。

和生死劍管中流決鬥的人却不

是李百萬的人，而是金瑛見過一面的丐幫幫主身邊的兩個年輕人。

生死劍管中流可是成了名的大劍客，但那兩個年輕人却和他打得秋色平分，毫不遜色。

不過，他們是兩打一，但，這樣年輕的人，能擋住生死劍管中流的快劍，已是難能可貴，非常值得讚賞了。

李百萬揚手叫道：「三位請暫住手。」居然聲色鏘鏗，內勁十足。

看不出這位富家翁，還是個武林高手。

二個年輕人身形一晃，脫出戰圈。

生死劍管中流，果然名不虛傳，是一個火爆脾氣的人，他也不管李百萬不李百萬，眼睛早就盯住了金瑛，二個年輕人一退，他却暴喝一聲：「死丫頭，納命來！」長劍一指，直指金瑛心口大穴。

這樣不顧一切的人，世間實在少見，就是深知他習性的李百萬和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也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眼看劍光一閃，便要刺向金瑛心口……

金瑛驚叫一聲，晃身急讓，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大家欲救不及之際，祇見人影一閃，暴喝出聲，道：「劍下留人！」

于化棠手握一把精光耀眼的狹長軟劍，颼颼颼，一連三劍，擋住了生死劍管中流的襲擊。

大家才緩過一口氣來，李百萬搶身而出，插在他們中間，猛然喝道：「管大俠，住手！」

生死劍管中流連番遇阻，鬥志已喪，狂笑聲中，人却退了四五步，沒有再出劍了。

李百萬換了一副笑容，道：「管大俠，有理說得清，裏面坐。」

生死劍管中流根本不答理李百萬，上下打量了一下于化棠一陣，問道：「小子，你叫甚麼名字？」

于化棠抱拳道：「在下于化棠。」

生死劍管中流雙目一睜，道：「你就是嫌兇之一的于化棠？」

于化棠道：「管大俠，請不要存有成見……」

生死劍管中流大喝一聲，截口道：「甚麼成見不成見？來來來，先打三百回合再說。」長劍一揮，劍如流星，又撲向于化棠。

李百萬瞪目大喝道：「姓管的，你這人沒有理性！」雙手齊出，硬把生死劍管中流截住了。

生死劍管中流可不管李百萬是空着雙手，出劍威勢毫不留情，颼颼殺得李百萬手忙脚亂！

碰上這樣的人，你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說不清。

于化棠暗暗惱火，却用極大的忍耐力壓住了怒火，沒讓它發作出來。

颼，生死劍管中流長劍一式化三元，點胸、刺臂、帶反打……

李百萬一退再退三退，脚下稍慢得一慢，管中流劍鋒一偏，斜落而下，把李百萬的左袖連衣帶皮肉削下來一大片。

李百萬驚叫了一聲，眼中射出怒火，叫道：「你眞下得手？」

生死劍管中流冷哼一聲，道：「誰要你自以爲是，擋住管某？」

于化棠忍無可忍，軟劍再次掣到手中，身形一閃，劍指生死劍管中流道：「惡狗祇服粗棍，來來來，在下就領教領教你這横行霸道，目中無人的狂人。」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的大笑道：「敢作敢爲，這才是漢子，看劍……」

劍嘯風生，直取于化棠。

于化棠面對如此厲害人物，也不敢大意，見招接招，見式破式，小心謹慎的和他惡戰了起來。

生死劍管中流劍走剛陽，快如閃電，猛似雷霆，每出一劍暗含風雷之聲，另加一股炙熱的劍氣，令人心神皆震，失去鬥志。

于化棠却出劍輕靈，輕靈之中又穩重如山，不急不躁，不惑不妄，守着陣脚，伺機取勝。

兩人的劍路各有不同，表面上看去，生死劍管中流是攻勢猛烈，如火如荼；于化棠則穩如泰山，如風過耳，眞是一動一靜，一實一虛，各盡其極。

剎那間，已經打了將近兩百招，生死劍管中流氣勢不減，于化棠亦固若金湯，毫無落敗之象。

金瑛祇看得心驚肉跳，挨到李百萬身邊，問道：「員外，你看于大哥能否擋得住那管中流的快劍？」

李百萬緊皺雙眉道：「管中流劍勢如虹，內力悠長，于老弟雖然應對得法，但却疏忽不得……」顯然，他也是很替于化棠擔心。

金瑛轉眼向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望去，祇見他臉上雖沒有緊張之色，却有着一股迷惘之色，不知他心中作何看法。

激烈的搏鬥，看得大家都喘不過氣來，但時間一久，緊張的氣氛，令大家都屏息靜觀。

三百招，于化棠居然在苦撐苦擋之下，守住了陣脚，沒有落敗。

生死劍管中流氣勢雖在，却已形成强弩之末了。

突地，于化棠朗聲一笑，手中劍光一斂，身形急退，抱着雙拳，一拱手道：「君子言而有信，應該罷戰一談了！」

「生死劍」管中流怒指金大昌道：「你好狠毒……」

生死劍管中流一怔，敢情他剛才說「先打三百招再說。」的話，現在却被于化棠用作罷戰的藉口。

生死劍管中流雖然性如烈火，却又言出如山，一時無話可答，祇有長劍一收，道：「好，在下不在乎你們人多，到裏面評理去！」

李百萬這主人，可當得艱苦，挨了劍還得陪着笑臉，請生死劍管中流入屋。

生死劍管中流簡直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了仇人，冷哼了一聲，大步走進了水榭。

生死劍管中流板着臉落座之後，雙目盯着金瑛道：「丫頭，妳的心腸好狠，妳說，在下甚麼地方得罪了妳？」

金瑛見于化棠可以和他打成平手，再無害怕他之理，當下心有恃仗，膽氣爲之壯，也是冷笑一聲，道：「管大俠，你可是響噹噹的成名人物，說話不能信口開河，你說本姑娘是殺人兇手，有甚麼證據？」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一笑，道：「妳看，這是甚麼？」他取出一張紙條，當衆展了開來。

大家祇見那張紙條上寫着：「殺人者金大昌也。」

接着生死劍管中流冷冷的道：「妳，是不是金大昌？」

別人祇知道她叫金大昌，可不知道她叫金瑛，金瑛的名字祇有于化棠知道。

金瑛笑道：「是金大昌又如何？這種紙條誰都能寫，能證明甚麼？」

生死劍管中流冷喝道：「丫頭，妳不要强嘴，這張字條雖然不能證明甚麼，但還有一張條子，妳且看看。」說罷，又展出一張條子。

「證物已落入丐幫幫主手中。」

「楊幫主，請你把證物取出來，讓大家看看吧。」管中流的眼中居然流出了淚水。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愕了一愕，道：「你這條子是哪裏來的？」

生死劍管中流道：「先請幫主說句話，有沒有證物？」

丐幫幫主楊日輝揚眉一點頭，道：「有，但不能說它一定就是證物。」

生死劍管中流道：「取出來看看。」

丐幫幫主楊日輝搖搖頭道：「不能。」

生死劍管中流一拍桌子，霍地站了起來，道：「人家說得一點不錯，你是一個僞君子！」

丐幫幫主楊日輝一點也不生氣，祇是笑了一笑，道：「在下很奇怪，這件証物除了兇手自己之

外，應該沒有別人知道的，給你字條的那人，是怎樣知道的？」

生死劍管中流道：「自然有別的人看到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就算有人見到了那件証物，如非仔細研究，又怎能知是金姑娘之物？」

生死劍管中流道：「是金大昌的東西就行了，管人家是怎麼知道的，你如此顧而言他，分明是藏私有弊！」

丐幫幫主楊日輝搖頭一嘆道：「管兄，怪道人家說你雖是一條漢子，却沒有腦子，你也不想想其中大有文章。」

生死劍管中流倒也知道自己的缺點，被說得訕訕一笑，道：「你是丐幫幫主，自然道理多，甚麼文章，且說來聽聽。」

丐幫幫主楊日輝這時却將一條香巾取了出來，交給金瑛道：「金姑娘，這條手巾可是妳的？」

金瑛不能說假話，點了一點頭，道：「不錯，是我的。」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這條手巾怎會落在那老蒼頭手中的？」

金瑛道：「不知道。」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想妳也是不知道，否則發現這手巾時，也不會那樣驚愕了。」

金瑛暗暗一震，駭然忖道：「這花子頭腦不簡單，他甚麼都看在眼中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微微一笑，又道：「當時，在下原有留下你們兩人之意，但見了妳那錯愕神色，反倒消除了我不少疑心，因此才讓你們自行離去。」

金瑛不得不服氣的低下了頭。

丐幫幫主又道：「但這條香巾是怎樣丟失的，妳不會說不出來吧？」

金瑛道：「不是丟失，是我一時大意給了人家。」

丐幫幫主楊日輝雙目一亮道：「有來龍去脈，好極了，說，給了甚麼人？」

金瑛頭一偏，轉向于化棠道：「于大哥，請你代我說了吧！」

請人代說，更能顯得事情的眞實性，金瑛可精明得很。

于化棠於是接口把金瑛如何戲弄丐幫任飛雄與黃奇之事，說了出來。

丐幫幫主楊日輝臉上毫無驚訝之色，而且，還不住的點頭，最後道：「他們給妳的金子，還有沒有？」

金瑛道：「一共是十個金錠子，我身上還有四個。」伸手入懷中，把四個金錠子都取了出來。

丐幫幫主楊日輝取了一個金錠子道：「我借用一個好不好？」

金瑛笑道：「不用借，我送你一個好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收好了金錠子，臉色一肅，道：「管兄，你現在該看出多少跡象了吧！」

生死劍管中流囁嚅地道：「你眞相信她的話？」

丐幫幫主道：「我不是相信她的話，而是她補充了我的許多想不通的地方，現在請你把這紙條的來處說個明白，我就可以幫你把殺人兇手找出來。」

生死劍管中流一搖頭道：「我說不出來。」

這種話誰聽了都會生氣，丐幫幫主楊日輝眉一揚，冷笑一聲道：「管兄……」

生死劍管中流大叫一聲，道：「我不是不說，而是我實在說不出來。」他一急，聲音就大了起來。

這種直腸子的話，絕對假不了，丐幫幫主楊日輝臉色一緩道：「請你說明白一點。」

生死劍管中流道：「昨天晚上有人從窗外投入這兩張字條，要在下連日趕來，便可以找到金大昌，可是那人祇在窗外說話，在下祇聞其聲，未見其人，那知道他是甚麼人。」

李百萬一笑道：「你就這樣相信他的話？」

生死劍管中流道：「他的話並沒有說錯呀，證物可不就在楊幫主手中嗎？」

李百萬除了搖頭之外，笑也笑不出來，更不用說話了，你說他這話沒有道理嗎，也不盡然，可是却是廢話。

丐幫幫主楊日輝對這種人實在沒有辦法，也懶得和他抬槓，笑了笑道：「現在你還認爲金姑娘是兇手嗎？眞要說起來金大昌應該是個男孩子，而金姑娘却是個女孩子啊！」

生死劍管中流用腦筋想了半天道：「管某相信你楊幫主，但憑你一句話就是。」

這句話可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說得出來，捧了丐幫幫主也扣住了丐幫幫主，可見，生死劍管中流並不是心機不如人，他祇是脾氣暴烈，平時不用腦子而已。

丐幫幫主楊日輝哈哈一笑，道：「承管大俠看得起在下，好，在下一定給你一個明白交代，但有一件事，管大俠你也要給在下一句話。」

生死劍管中流道：「好，請吩咐。」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既然相信在下，就請相信到底，等待在下的消息，不要三心兩意，胡亂找別人的麻煩。」

生死劍管中流點頭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丐幫幫主楊日輝一抱拳道：「管兄，有事請便，不再打擾你了。」

生死劍管中流不在意的一笑道：「在下告辭。」說完大踏步走出門口，忽然，身形一轉，又走向于化棠。

于化棠心情不由一緊，暗中提聚眞元內力，以備應變之需。

生死劍管中流走到于化棠面前，忽然咧嘴一笑，伸出手道：「好小子，你的劍法不錯，打得過癮，咱們交個朋友！」

于化棠暗暗吁了一口長氣，伸手相握道：「請多指教，請多指教！」

生死劍管中流哈哈大笑道：「一定，一定。」轉身又大踏步走出了水榭，他的笑聲却仍在外面廻盪了半天。

設下鈞餌　引人入彀

李百萬慨嘆了一聲，道：「他倒是條漢子，是可以相交的血性漢子。」

丐幫幫主楊日輝笑了笑道：「此人心腸太直，脾氣太烈，是猛將而非良將，可使之而不可知之，所以在下不得不先請他離去。」

于化棠道：「對方指使他出來找麻煩，是不是有欠考慮？」

李百萬道：「在下亦有同感。」

丐幫幫主楊日輝微微一笑，搖頭道：「在下不以爲然，表面上看來，他們是指使人不當，有欠周詳，事實上却是投石問路，靜待我們的反應。」

李百萬一皺眉頭道：「這個在下就不明白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微微一笑道：「有些事情實在有待澄清。」目光一轉，凝注金瑛臉上，就是這樣不禮貌的凝注着。

金瑛被看得心裡一直發毛，坐立不安的好不難過，最後忍不住大叫一聲，道：「我有甚麼不對？」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妳的原名是不是叫金瑛？」

金瑛望了于化棠一眼，道：「你怎麼知道？」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妳奶奶是不是神拐玉杖金婆婆？」

金瑛驚愕得跳了起來，道：「你也知道我奶奶？」

丐幫幫主楊日輝問道：「妳是逃出來的？」

金瑛在他面前成了赤裸裸的毫無秘密可言的一個人了，甚麼都被瞭解得清清楚楚，嘆息了一聲點了點頭。

丐幫幫主楊日輝又問道：「爲甚麼離家？」

金瑛在慌亂之中鎭靜了下來，搖頭道：「不告訴你。」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妳不說我也知道——逃婚。」

金瑛一張秀臉頓時紅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身形一立，道：「本幫主要扣留妳。」

金瑛臉色大變的一震道：「甚麼，你要把我扣留起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頭道：「我想妳應該聽得很清楚。」

金瑛先望了于化棠一眼，然後，一揚頭，冷哼道：「憑甚麼？」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我自然有道理，來人，把金姑娘帶走。」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不便自己動手，左右護衛，左衛史大緩、右衛王建和一閃而入，直向金瑛身前走去。

金瑛身子一縮，轉到于化棠身後，叫道：「于大哥，你不能讓他們將小妹帶走，清官也難斷家務事，你不覺得他們欺人太甚了麼？」

于化棠雙掌一攤道：「且慢，可容在下說兩句話嗎？」

左右雙衛可不理會于化棠，依然欲動手。

于化棠暗暗一皺雙眉，怒意微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揮手，止住了左右雙衛道：「于少俠有何見教？」

于化棠道：「幫主可是把金姑娘當做殺人兇嫌？」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在下一直就沒有把金姑娘當做殺人兇嫌。」

于化棠道：「幫主既能明察秋毫，不把金姑娘當作殺人兇嫌，在下倒眞不明白，幫主爲甚麼還要把金姑娘扣了起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因爲金姑娘的逃婚與風起雲湧的江湖大有影响！」

于化棠一笑道：「金姑娘的逃婚，乃是金姑娘自己之事與整個江湖何干，剛才金姑娘說得好，清官也難斷家務事，幫主不覺得對金姑娘太不公平麼？」

丐幫幫主楊日輝點點頭道：「于少俠，你的話是很有道理，眞正說起來，你到底知道金姑娘多少？」

他知道多少？于化棠不由得臉色一紅，道：「有請指教！」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說起金姑娘的婆家……」

金瑛大叫一聲道：「甚麼婆不婆家，我又沒過門！」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笑道：「于少俠可知道當今江湖上有四大公子？」

于化棠點點頭道：「四大公子，名動一時，在下倒略知一二。」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碎玉、惜花、冰輪、玉簫，碎玉公子張文飛，惜花公子蔡百美，冰輪公子許少白，玉簫公子萬慧生，其中尤以玉簫公子萬慧生，文才武略獨秀羣倫，而金姑娘的未婚夫婿，便是這位人中之龍的玉簫公子慧生了……」

金瑛一臉不屑之色，「嗤」笑了一聲，道：「我就偏看不起他。」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妳看不起他，能不能說出個道理來呀？」

金瑛冷然的道：「這是本姑娘的事，爲甚麼要向你說明！」

丐幫幫主楊日輝說道：「在下並不是好管閒事，妳可知道，在下是受了令祖與萬公子之托。」說來倒是名正言順。

金瑛道：「如果是我奶奶托你，她就根本不會叫你找我，最多叫你勸勸我而已，這一點我比誰都明白清楚，哼！你分明是假傳聖旨，居心叵測。」

金瑛說完猛然一挺身站了起來，向于化棠叫道：「于大哥，我們走。」

于化棠根本是外人，這種事情，他却大爲作難，雙手一攤……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却說話了：「于少俠，請君子自重。」

于化棠外和內剛，原是個極爲自負的人，丐幫幫主這話，却教他有點惱火了，只見他劍眉微微一揚，沉思了片刻，道：「瑛妹，我問妳一句話，如果我現在送妳回家去，妳願不願意回家去？」

金瑛道：「你眞的是送我回家去，我就回家去。」

于化棠無奈點頭道：「好，我現在就送妳回家去。」

向前一步，拱手抱拳道：「在下與金姑娘就此告辭了。」

人爭一口，佛爭一爐香，于化棠可就不能畏首畏尾了。

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金瑛這位姑娘，除了有點刁蠻任性之外，本性却不是不善良，她爲甚麼會看不起聲名赫赫的玉簫公子，其中只怕大有文章，就憑這一點，于化棠也不能自鳴清高，坐視不理了。

于化棠這一表明態度，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只是一愕，接着又是哈哈一笑道：「于少俠，你要理智一點啊，不要最後落個兩面不討好。」

于化棠道：「在下想過了，多謝指教，瑛妹，我們走。」

他說走，丐幫幫主的身前雙護衛却還是擋在他們面前，毫無讓路之意。

于化棠目光轉向丐幫幫主楊日輝投去，他不想和雙護衛動手，希望丐幫幫主楊日輝明白他的決心。

丐幫幫主一皺眉，說道：「于少俠你也應該替本人想一想啊！」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幫主是一幫之主，抬手放過金姑娘，只有更顯得幫主容人雅量。」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于少俠好說，若如此，本人豈不成了受人所托，不忠人之事的人物了？」

于化棠劍眉雙剔，語音微冷道：「幫主的意思是……」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本人只希望向朋友有所交代。」

于化棠嘆道：「看起來是事難兩全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于少俠執意如此，那是非常傷感情之事……」

「哈哈哈……有話好說，請聽在下一個折衷的意見如何？」李百萬這時不能不說話了。

丐幫幫主道：「員外，有何高見以息彼此紛爭？」

李百萬道：「幫主，請你也不要扣人，而金姑娘也不要立刻回家去，就在寒舍作客幾天如何？」

金瑛一笑道：「這叫軟禁，如果有人說出去，說你李員外扣住了神拐玉杖金婆婆的孫女兒，只怕那時候你李員外很難分辯了。」

李員外一怔道：「這……」

金瑛道：「所以我還是回家的好。」

話聲一頓，轉向于化棠接着又道：「這裡看來是來得去不得，于大哥，咱們只怕走不出去啦？」

于化棠光一轉，掃視了丐幫幫主一眼，說道：「就算是走得出這裡，只怕途中也逃不過人多勢衆的攔截。」

看他站立的氣勢，就像一座堅韌不拔的山峯，口中雖說困難重重，臉上却沒有絲毫畏難之色。

丐幫幫主冷冷一笑道：「于少俠，丐幫弟子雖然人數衆多，可從來不倚多爲勝，如果你眞能出得此地，本幫已是面目無光，更不會小人行徑，沿途攔截少俠，少俠儘可放心，只是……」

于化棠笑道：「爲了彼此都好交代，自然少不得依規矩行事。」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少俠快人快語，在下親自向少俠領教高招。」

左右雙護衛聽說幫主親自出手，不由皆齊一怔，同聲道：「幫主您……」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揮手，說道：「讓我來吧，你們是勝不過于少俠的，退過一邊去吧。」

于化棠與生死劍管中流一戰的表現，雖然沒有明顯的打敗生死劍

管中流，但，他的潛力却爲明眼人所共見。

不管左右雙護衛是否勝得了于化棠，只要他們一動上手，以丐幫幫主的身份，就不能再動手了。

左右雙護衛心中雖然不願，可是他們對幫主絕對是尊敬和服從，應了一聲：「是！」轉身就退過一邊。

丐幫幫主楊日輝點點頭道：「于少俠，咱們是君子之爭，點到爲止，你看這地方夠不夠施展？」

水榭之內不算小，中間空地足有二方丈。

于化棠這時候却忽然皺起了眉頭，忘了回答丐幫幫主的話，他心中有了某種困惑。

金瑛叫道：「于大哥，你放心，打不過楊幫主不是丟人的事，輸了小妹絕不會怪你。」

打不過楊幫主，于化棠可不是這樣想，他想的問題更深入更複雜，可是他不能說出口來。

當下打住了雜念，向金瑛笑道：「妳可眞不能怪我啊！」

一抱拳向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幫主請！」

丐幫幫主穿的不是花子裝，而是一襲青衫，瀟洒之極，他也不撩起衣襟，空着雙手，也是抱拳道：「少俠請。」

從身份地位年齡各方面來說，都該于化棠先出手，于化棠不便再客氣，又是一抱拳道：「如此，在下有僭了。」出手一式「星月同輝」是敬意，也不自棄。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好！」接了于化棠一招，然後式化「躍馬中原」，還了于化棠一招。

于化棠緊守愼攻，一搭上手，就是二十多招了，未露敗象。

神手擎天楊日輝能當上丐幫幫主豈是等閒之輩，動手的態度雖然還帶霸氣，但是舉手投足之間，勁氣如濤，壓力奇大。

普通江湖人物，能接得住神手擎天楊日輝十招，就足夠成名露面了，何況，一出手就是十多招，而且未見敗象，于化棠這個人，在丐幫幫主楊日輝的心目中的份量，隨着時間的延長而一分一分的加重。

二十招過後，丐幫幫主楊日輝興趣高張，哈哈一笑道：「于少俠，眞是少年有成，眞人不露相，在下要獻醜了。」

已經交上了手，還要說甚獻醜，那是說要全力以赴，使出看家本事了。

金瑛生怕于化棠不知丐幫幫主楊日輝的成名絕技，吃虧上當，連忙大聲叫道：「楊幫主的神手十八翻，威力絕倫，技蓋當今，于大哥，你可要特別小心。」

于化棠神態凝重的點點頭，沒有答金瑛的話，不知他心中，在作何打算。

神手擎天楊日輝，暗暗一皺眉峯，手法一變，使出他威鎭武林的神手十八翻。

這神手十八翻完全是指掌上的功力，翻掌生風，落指如雨，不僅快捷，而且暗含開山裂石的鷹爪與洞金碎玉的天罡掌力，又快又深，憑這可造就了他一世英名。

于化棠被迫得一連退了七步，仍是毫無還手之力。

但，他退過了七步之後，却又穩住了陣脚，雖然還是還手無力，但已發揮了他招架的功夫，誓死不退。

神手十八翻，顧名思議，招術在精不在多，在速不在長，刹那之間，丐幫幫主楊日輝已經使完了十五招，祇差最後「擎天三式」尚未使出手。

丐幫幫主平日與人動手，很少使用「神手十八翻」，就是用上「神手十八翻」時也很少超過九招，這次用了十五招，居然未能手到擒來，眞是大奇之事。

現在祇有用最後「擎天三式」了，招式尚未出手，丐幫幫主楊日輝先自緊張起來，臉色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凝重。

這時，于化棠的神色一直未開朗過，腦中一直爲「要」與「不」兩個字困擾着。因爲，于化棠他實非等閒人物，他也並不是眞的怕了「神手十八翻」，他的擔心是該不該放開手來和丐幫幫主一搏。

放手一搏之下，勝負難分，隱憂難料，這就是于化棠臉色一直凝重的原因。

現在「擎天三式」即將出手，已經到了必需抉擇的時候了。

「唉！」于化棠暗中嘆了一口氣。

忽然，一聲厲喝平地而起，道：「住手！」

兩條人影突的一分，丐幫幫主與于化棠都不由得吐了口長氣。

他們兩人都不願意在「擎天三式」之下分出勝負，來人可來得正是時候。

不用問來人是誰，從金瑛的驚呼聲：「奶奶！」就知道來人是神拐玉杖金婆婆了。

金婆婆紅顏白髮，身材高大，手扶獅頭玉杖，目光如炬，顧盼生威，令人一見就知道此老難惹難鬥。

神拐玉杖金婆婆身後還有二個人，一個就是冷若冰霜的吳屏，另一位是個五十多歲的半百老人，手中提着一根三尺半長的旱烟管，烟管上烟窩約有小茶杯般大，而且，還上滿了烟絲，在冒着火花哩！

金瑛叫了一聲：「奶奶。」滿眼

渴望欣喜之色，人却不敢跑過去。

金婆婆頓着玉杖，一步一步向聽中走過來。

李百萬搶步迎上，笑臉道：「百萬不知婆婆大駕光臨，有失遠迎……」

金婆婆一揮手道：「別客氣，你要一客氣，我老婆子就坐不下去了。」

一轉頭，舉杖向那丐幫幫主楊日輝打着招呼，道：「幫主好高的興致，神手十八翻也出手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緋紅着臉，笑道：「獻醜，獻醜！」

金婆婆目光轉向于化棠身上一落，道：「少年人，你的膽子倒不小，居然敢和丐幫幫主動手，姓甚麼？」說來實在不太禮貌。

于化棠却隱忍相對，淡淡的一笑，道：「晚輩于化棠，承教，承教，告辭了！」

抱拳一禮，禮還沒有行完，金瑛已是搶身而出，攔住了于化棠，道：「于大哥，你不能走。」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皺眉道：「瑛兒……」

金瑛叫道：「奶奶，您不知道，于大哥就是爲了瑛兒才和楊幫主動手的。」

神拐玉杖金婆婆微現迷惑之色，道：「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

從這句話看來，吳屏雖然和老夫人一起，却未把他們之往事，告訴老夫人。

金瑛頓脚道：「楊幫主要把瑛兒扣留起來，于大哥要送我回家，於是兩人就打起來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霜眉一皺，道：「他爲甚麼要幫妳，替妳賣命？」

這話實在不是話，尤其是從神拐玉杖金婆婆口中說出來，那不等於在罵自己的愛孫。

當時，不但于化棠的臉色變得好難看，金瑛也是一怔，說不出話來。

神拐玉杖金婆婆冷笑聲中，吩咐隨身老者說道：「給他一張五萬兩銀子的銀票，叫他遠遠離開瑛兒，永遠不要來找瑛兒。」

她的話聲音很大，可是她的意思却完全弄錯了，纏人的不是于化棠，而是她的自己愛孫金瑛。

一向伶牙利齒的金瑛，在這時候，竟然說不出話來，說來也是，她雖然也算是武林人物，畢竟是一個女孩兒家，有些話她是無法辯白的。

那老者先抽了一口烟，緩緩走向于化棠，取出一張銀票遞給于化棠道：「夫人的話，少俠想必已聽清楚了，無需老漢饒舌，這是一張五萬兩的銀票，少俠收下後可以走了。」

于化棠微微一笑，居然收下了那張銀票，然後臉色一正道：「銀子長者所賜，在下謹代表災難中的朋友致謝，此外，在下還要聲明一句話。」

他聲明甚麼話，他沒有馬上說出來，目光轉向神拐玉杖，仍是有待她的頷首！

于化棠居然要了這五萬兩銀票，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當于化棠說出了，代表災難中朋友致謝的話時，金瑛首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奇怪，她怎麼還能笑得出口，神拐玉杖金婆婆一橫目，怒喝道：「丫頭，妳在笑甚麼？」

金瑛膽氣一壯，道：「奶奶，您這銀子是白給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哼」一聲，道：「他若言而無信，老身打斷他的雙腿。」

金瑛道：「奶奶，您錯啦。」

神拐玉杖金婆婆吼聲道：「老身錯在那裏？」

金瑛道：「他根本就沒有把瑛兒放在眼內。」

神拐玉杖金婆婆大叫一聲，道：「甚麼，他連我們金家的女兒都看不上？」

好矛盾的心理，神拐玉杖金婆婆心中興起了一股被辱的感覺。

不過從她這種直覺的反應，倒可看出這位負有盛名的金婆婆，還不失爲性情中人。

于化棠心中原本想好了一些話，要頂撞金婆婆一番，經此一來，倒覺得沒有這種的必要，隨手將銀票遞送給李百萬，一抱拳道：「這算是金老前輩的捐款，請員外一併費心了，在下告辭了！」身子一轉……

「且慢！」這次出口叫住他的不再是金瑛，而是令人想不到的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于化棠劍眉微微一揚，道：「幫主有何見教？」

丐幫幫主楊日輝哈哈一笑道：「本人不敢說是戰無不勝，但近年來却還沒敗過，而于兄更是叫本人求勝無門的人，現在，我們相爭的原因已經不存在了，難道于兄對楊某也不屑一交麼？」眞情之中，微微有點勉强的意味。

于化棠苦笑一聲道：「得人錢財爲人消災，在下是不得不走啊！」

丐幫幫主楊日輝點頭道：「好，我請你到外面去喝幾杯去。」

金瑛可急了，大叫道：「你們都不能去！」

李百萬也是一笑道：「你們到外面喝酒去，那不是當面丟我李某人臉麼！不行，不行！」

神拐玉杖金婆婆是心直口快的人，這時眼看丐幫幫主楊日輝與李

百萬對于化棠的那種態度，那股氣勢不知怎的，再也提不起來了。

這時金瑛忽然對着金婆婆的身邊說了幾句話，金婆婆神色一怔，嘆了一口氣道：「妳爲甚麼不早告訴奶奶呢？」

金婆婆訕訕的乾笑了一聲，金婆婆一頓神拐玉杖道：「是的，你不能走，我老婆婆還有話要問你。」

于化棠當然不必走了，再要走就顯得胸襟狹隘，小家子氣了。

重新按序入了座，金瑛有了靠山，却有點放不過丐幫幫主，半眞半假的笑道：「幫主，現在要不要扣人？」

丐幫幫主楊日輝哈哈一笑道：「本座本來就沒有打算扣人。」

眞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如此言不由衷的人，豈是可交之人，于化棠劍眉微軒，心中大爲感慨。

丐幫幫主接着目光一掠于化棠，又笑道：「明白點說吧，主要目的還是想見見于兄的眞才實學。」

金瑛調皮地道：「如何？可摸出他的底細了嗎？」

丐幫幫主又是哈哈一笑道：「慚愧，慚愧，祇證明了一件事……」證明了甚麼事，他也針鋒相對的忽然不說下去了。

金瑛明知他使壞，還是忍不住的問道：「證明了甚麼？」

丐幫幫主目光落在于化棠身上道：「于兄，你的出現絕非偶然的，是嗎？憑你的身手，莫說那甚麼于化龍無法從你手中將號牌取去，就是在下也不一定能成。」

于化棠臉色不由得一變，有點不自在的乾笑了兩聲，道：「幫主明見萬里，在下佩服之至。」

丐幫幫主楊日輝守着自己的身份和武林規矩，沒有繼續的追問關於于化棠的用心，但他目光一轉，技巧的向金瑛道：「金姑娘，你也不簡單，竟也慧眼識英雄，結交了于兄。」

金瑛一笑道：「甚麼慧眼識英雄，我當時是情勢所逼，找于大哥當擋箭牌……」說到這裏已是嬌羞滿臉，好不難爲情。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謝謝妳的坦誠，那妳後來呢？」

金瑛道：「後來是因有人暗中指點，要小妹跟定你，所以小妹就跟定你了。」

于化棠雙眉一皺道：「他還說了我一些甚麼？」

金瑛搖搖頭道：「他對你的事，甚麼也沒有說。」

神拐玉杖金婆婆冷笑一聲道：「妳就這樣隨便相信那人的話？」

金瑛理直氣壯的道：「瑛兒沒有信錯呀，于大哥的本事可大得很，要不是于大哥，瑛兒祇怕早就出事了。」

自己被人家早就看破了行藏，自己尚不知，于化棠能不倒抽了一口冷氣，忍不住的問道：「那是一個甚麼人？」

金瑛道：「他又沒有說你壞話，你何必問得這樣清楚？」

于化棠道：「瑛妹，這事對我很重要，妳如答應過人家不能說，那就算了，否則，妳最好告訴我，我也好有個計較。」

金瑛道：「說就說吧，她是我的大師姊。」

金瑛另外有師父，而且還有大師姊，這倒是頗出人意料之外，最令人費解的是，金婆婆也居然皺了一皺眉問道：「妳有大師姊，奶奶怎麼不知道？」

金瑛道：「瑛兒從前也不知道有這個大師姊。」

看來裡面的曲折還多着呢，至少她這位大師姊是有名有姓的人，祇要有根底，就可減少一份顧慮，于化棠搖頭一笑道：「有機會時，我想見見她。」

金瑛點點頭道：「一定有機會。」

神拐玉杖金婆婆大喝一聲，問道：「丫頭，妳這次離家出走，是不是妳那甚麼大師姊暗中弄的鬼？」

金瑛道：「奶奶不要錯怪人家，與她沒有一點關係。」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不是她，那又是誰呢？」

金瑛道：「誰也不是。」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沒有人從中挑撥，奶奶不相信妳會變心！」

金瑛道：「眞要說有人從中破壞的話，那就是他了。」

神拐玉杖金婆婆一頓手中玉杖道：「他……他是誰？」

金瑛道：「他就是萬慧生自己。」

金婆婆怒聲道：「妳……妳胡說……」

金瑛道：「奶奶，妳不知道，他不是東西，瑛兒寧願死也不會嫁給他……」

金婆婆大怒道：「妳才不是東西啦！」

丐幫幫主楊日輝插口說道：「老前輩，請暫息怒，兒女間的事得慢慢來呀，千萬擰不得，一擰就眞的砸了，老前輩如信得過日輝，那就由日輝替他們做個和事老吧！」

金婆婆一嘆道：「那就重托你老弟了。」

金婆婆頭一轉，餘怒未息的向金瑛輕喝道：「走，隨奶奶回家去。」

金瑛一搖頭，話沒有說出來，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已是躬身一禮道：「老前輩，妳可千萬走不得。」

金婆婆一怔道：「爲甚麼走不得？」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在下還有借重老前輩的德威之處。」

神拐玉杖金婆婆在丐幫幫主面前雖然倚老賣老，那是她有這份本錢，其實她却一點也沒有看輕這位年紀不大的丐幫幫主。

不要說丐幫人多勢衆，幫內臥虎藏龍，就是這位年紀不大的幫主也有他的一套，其所作所爲可說是丐幫近百年來最傑出的一位幫主了。

丐幫幫主這一句話，總是使聽話的人陶然自醉的。

金婆婆臉色一開，不由放聲笑了起來，道：「大幫主，你太抬舉我金婆婆了，有甚麼事你儘管說吧！」

丐幫幫主楊日輝神秘的一笑，道：「請老前輩先答應留下來，餘言容後再談如何？」

又是捧，又是令人好奇，金婆婆哈哈一笑道：「老身久未履足江湖，看着你們這批年輕有爲之士，老身也不由得豪興大發，好，好，好，就跟你們看看熱鬧也好。」於是答應留下來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抱拳謝了神拐玉杖金婆婆，轉臉向于化棠一抱拳道：「于兄亦是在下理想人物之一。」

于化棠一笑道：「幫主太看得起在下了，在下……」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搖手截口道：「于兄，先別說『不』字，你的人品武功，在下是敬服之至，當然，人之相交，貴在知心，在下既然有請于兄義伸援手，自有向于兄有所說明，請于兄且聽在下略加說明如何？」

正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于化棠點頭一笑。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道：「在下想于兄一定想知道，姚瓷在江湖上這般作怪的眞正原因。」

于化棠不否認的點點頭道：「李員外如此大量收購，其中原因必非等閒。」

李百萬一笑道：「在下祇知花銀子，其實甚麼也不知道。」

這是甚麼話，金婆婆先自冷笑了一聲。

丐幫幫主楊日輝忙接口道：「李兄祇是受托收購，他身後另有主使之人。」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誰是身後主使之人？」

丐幫幫主含笑答道：「幕後人正是區區在下。」

金婆婆一怔道：「是你，他和你……」

丐幫幫主會和一位百萬富翁拉在一起，實在令人難解。

丐幫幫主聽懂了金婆婆的話，但也沒有回答她，而又說出一句更令人驚訝的話：「姚麻子也是在下請出來的。」

金婆婆哈哈一笑道：「你這不叫自欺欺人麼？」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在下的目的是要引出一個人來。」

金婆婆一笑道：「人家就會這樣笨麼？」

丐幫幫主道：「人家當然不會這樣笨，但時間一久，是假亦眞，有人注意這件事了。」說話之際，還望了一望于化棠。

于化棠微微一笑，他不否認，他就是其中之一。

金婆婆道：「廢話少說，說你葫蘆裡的眞藥吧！」

這是誰都想知道的內情，目光一齊凝集在丐幫幫主身上。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因爲在下在瓷器之內，安排了一個秘密。」

既是秘密，問話的人就不好發問了，丐幫幫主却接着說出了其中秘密：「在下暗中揚言在其中藏有『火龍十三經』。」

金婆婆道：「你眞有『火龍十三經』麼？」

丐幫幫主楊日輝點頭道：「有！而且也眞的請姚麻子把它放在之內。」

神拐玉杖金婆婆道：「『火龍十三經』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曠世絕學。」

丐幫幫主楊日輝說道：「『火龍十三經』雖然不是甚麼曠世絕學，但此經對某些特別武功，確有相輔相成的奧妙。」

忽然于化棠接口道：「幫主說的可是『登水陰功』？」

丐幫幫主楊日輝目光一亮點點頭。

金婆婆一皺眉道：「水火不相容，『火龍十三經』豈能有助於『癸水陰功』。」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反極而生，其中亦有至理，功到九層樓以上，絕處又有生機。」

金婆婆聳然色動道：「進而無敵天下！」

丐幫幫主道：「有人是這樣的想，所以在下安排才倖不落空。」

金婆婆笑道：「那人其實也是笨蛋，『火龍十三經』從姚瓷而出，直接了當的去找姚麻子豈不得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姚麻子當然免不了麻煩，可是人家也『投鼠忌器』，怕斷了姚麻子身上的綫，所以祇能適可而止。」

金婆婆忽然陷入沉思之中，不說話了。

于化棠這時雙目之中却是神光如電，定在丐幫幫主的臉上道：「在下願盡綿力。」

丐幫幫主楊日輝大喜過望，前行兩步，伸手向于化棠道：「有于兄相助，大事定矣。」

慧眼識英雄，兩人一陣較技下來，已是互生相惜之心。

于化棠伸手握住來手，道：「在下祇能盡力而爲，幫主可不要希望太大。」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忽然道：「兄弟，可否認我這個花子頭作異姓兄長？」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確有過人的膽識，有出人意想不到的言行。

于化棠毫無驚訝之色，一笑道：「好，你是兄長。」一點沒有自慚之感。

丐幫幫主哈哈一笑道：「兄弟，對不起，你祇能算是老三，老二是李員外。」

李員外的年紀看來比丐幫幫主大得多，這却不能不叫人覺得奇怪。

于化棠當然不會問這些話，還是行禮見過二哥。

這時，金婆婆心中一動，瞪目大叫一聲，道：「你們認了兄弟，可不能坑了老身的瑛丫頭啊！」

丐幫幫主楊日輝含笑道：「老前輩，現在就有一事，請妳老點頭。」

金婆婆道：「又是甚麼花樣？」她想不出。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請老前輩答應令孫隨同于兄弟逃離而去。」

金婆婆一聽道：「甚麼？你眞要坑瑛兒？」

金瑛却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好啊！楊大哥，我眞服了你了。」

金婆婆似有所悟，而又以懷疑難釋於懷的神色望着丐幫幫主楊日輝道：「你能不能把話說明白一點？」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這是一個『計』，老前輩可以放心了吧！」

神拐玉杖金婆婆搖頭嘆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丐幫幫主楊日輝轉向于化棠和金瑛兩人笑道：「兩位現在就逃命去吧。」

于化棠微微一怔，點頭道：「好，瑛妹，我們走。」

金瑛忽然道：「且慢！」

于化棠道：「妳又有甚麼顧慮？」事實上他自己就有不少顧慮，不過他雖想到了一些問題，但他却沒有把那些問題放在心上。

金瑛道：「我們這樣齊齊整整出去，會令人懷疑，至少要像個經過一場苦戰的樣子。」

于化棠一笑道：「瑛妹說得是。」一抬左手，五指如刀在右臂上一劃而下，破衣裂肉，在右臂上劃了一道血口，同時，金瑛也弄亂了頭髮，撕破了衣襟。

于化棠一伸手拉了金瑛，喝了一聲：「走！」兩人便從水榭之中直射而出，越屋脊而出了李府，看他兩人那樣子，實在狼狽之極，當然，他們也不敢在南昌停留，一口氣逃到城外才停下來打尖用飯。

金瑛的興趣可高得很，而且也樂壞了，口中吱吱喳喳的就像春天裏的黃鶯兒叫個不停。

忽然，有人在旁邊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怪事年年有，唯有今年多，可惜呀！可惜！」

于化棠投目望去，那是兩個中年大漢。一漢子的目光正望着金瑛，說出了上面的那句話。

另一個漢子接着也是長嘆一聲道：「好一朵鮮花，却插在牛糞上。」

顯然他們是瞭解于化棠與金瑛的底細，而且，有存心挑釁的意味。

有人來找他們，那是意料中事，但來得這麼快，却又大出意料之外。

這時的于化棠，本就是要沒事想找事，有了事當然更不怕事，一拍桌子，于化棠衝着那兩個漢子一瞪目道：「你們冷嘲熱諷的在說誰？」

那漢子笑道：「誰心裏有數，就說誰。」

金瑛一見于化棠一改常態出了面，她更無顧忌的出手一個耳光向那漢子摑去。

那漢子沒想到金瑛會抽冷子出手打人，來不及躲避的挨了金瑛一記耳光。

這一記耳光不但打腫了那漢子的眼睛，也打得全店嘩然。

人要面，樹要皮，這種耳光誰也受不了。

那漢子一個虎撲，便撲向金瑛。

另一個漢子却一把架住那漢子，怒向于化棠道：「有種的，就到外面去。」死拉硬扯的把那漢子拉走了。

于化棠與金瑛當然也跟了出去。

和合神君　居心叵測

那兩個漢子走出店外，並沒有立時停身，却衝進了一片樹林之

內。

于化棠與金瑛跟了進去，林中早有七八個人在等着他們了。

這是安排好的陣仗，張設好的羅網。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朋友，看來你們是存心找我于某人的了，有甚麼話，那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那兩個漢子祇是個引子，這時已轉到人後，由另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漢子答話：「朋友，沒有別的，有一個人想見見你，祇不知朋友可賞臉麼？」

于化棠一笑道：「在下倒很是願意，祇不知在下這個朋友願意不願意？」兩隻拳頭一揚，做了一個式子，表示要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本事。

那漢子一笑道：「朋友，那是你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

笑容猛然一收，接着沉聲喝道：「給我拿下！」

就是剛才帶他進來的那兩個漢子，這時却又突然的神氣了起來，一個指着于化棠，另一個指着金瑛，喝聲道：「你們是束手待縛還是要麻煩我們動動手脚？」

說出這種話來，眞是太不自量力了，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金瑛秀眉一挑，掠身而上，就是一式二龍爭珠，取他雙目，打他一個「有眼無珠」。

金瑛一出手，于化棠却是看得雙眉一皺，心也隨之一震，金瑛的出手不對頭。

一念未了，祇見那漢子一伸手就切在金瑛的脈腕，一勾一帶，左手一起一落，就制住了金瑛的穴道。

就好像大人對待小孩子一樣的輕而易舉。

出了毛病。

眼前人影一閃，于化棠左面的漢子也出了手，于化棠左手一翻而出，搭住了那漢子的一招「金龍探爪」，接着二指一收……

于化棠暗叫一聲：「不好！」這時才發現自己的勁力不知在甚麼時候完全失去了。

于化棠當不成英雄，就祇有當狗熊，右腕反被漢子一扣，一聲：「躺下！」

于化棠就乖乖的躺下了。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實勝於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因爲人有所長，才有所短，他們也許打不過于化棠，但却會下毒，于化棠却沒有想到這一點。

于化棠轉臉向金瑛望去，金瑛却是張口大駡，道：「你們這批……」

人家沒有讓她駡完，又出手點了她的啞穴。

這些人却沒有折辱他倆，祇把他們裝在大麻袋中，用一輛車子就裝走了。

車行不久，他們被搬下車，送入一座宅邸之內。

耳中祇聽有人道：「請回覆主上，我家公子感激不盡，明日當親往面謝。」

送于化棠他們來的人一陣客氣，便告辭走了。

片刻之後，一抵宅，人家已解了金瑛的啞穴，祇聽得金瑛氣惱的叫駡，道：「好呀！原來是你們這批東西在搗鬼呀！」金瑛先被放了出來，敢情她對這些人甚是熟悉。

接着，祇聽得金瑛喝道：「放，你們還不快把于公子放了出來？」

顯然她的話沒有發生效用，祇聽她大爲光火地道：「你們耳朶聾了麼，快放人呀！」

「瑛妹，不要難爲他們了吧。」有人答話了，答話人的聲音不徐不急之中，還帶着笑意。

金瑛顯然氣得要死，話都說不出來，結結巴巴叫道：「僞君子，你還有臉來見我？」

聽金瑛的口氣，那人準是玉簫公子萬慧生，祇聽他哈哈一笑，道：「沒臉見人的恐怕不是小兄啊，妳……」

金瑛截口道：「我怎樣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一笑，改口道：「妳不怎麼樣，妳能替小兄交到于少俠這種朋友，小兄可是高興得很。」

金瑛被他這話說得一怔，道了一個「你」字……

玉簫公子萬慧生接口道：「你們還不快把于少俠公子請出來？」

從麻袋裏面請出來，可眞教人哭笑不得。

于化棠的穴道也被解開了，算是可以自由活動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約莫二十七八歲，長得氣宇軒昂，一表人才，正是少女們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

而且，他也很有禮貌，也向于化棠抱拳爲禮，道：「兄弟萬慧生，多多得罪了于兄，尚請看在金姑娘面上海涵則個。」

于化棠含着苦笑道：「豈敢，豈敢！今日有幸得識萬兄，正好可向萬兄有所陳明。」

「哈哈哈，于兄，你不用說，小弟雙目不盲，一眼就看得出你是正人君子，兄弟與金姑娘的些許不愉快，不會與于兄你有關，于兄盡可放心。」

于化棠吁了一口氣道：「萬兄明察，在下感激不盡。」

金瑛冷笑一聲，叫道：「說得好聽，要眞是心地光明，那就快把

于兄身中之毒解去！」

玉簫公子萬慧生失驚的道：「甚麼，你們中了毒？」

金瑛道：「我們要不是中了毒，中了你們的暗算，又怎麼會落到你們手中？」

玉簫公子萬慧生連連抱拳，表示十二萬分的歉意，道：「對不起，對不起，小弟實在是不知道他們在你們身上下了毒，李成！快去向他們要兩份解藥來。」

一個漢子應聲，閃身而出。

解藥他沒有，他還得向別人去取，這是急不來的。

金瑛却是一臉怒惱之色，口中不時發着陣陣冷笑之聲。

玉簫公子萬慧生雙手一攤，臉現苦笑之色，向于化棠道：「金姑娘對兄弟頗有成見，請于兄恕罪少陪了，兄弟要和金姑娘好好解釋一番了。」

小兒女倆要說的俏俏話了，于化棠不能不通人情，欠身笑道：「萬兄請便。」

玉簫公子萬慧生又輕喝了一聲，叫進來一個十五、六歲的侍童，道：「先送于公子到客房休息去。」

于化棠跟着那侍童去了客房，他這與金瑛一別，就兩天不見面，而玉簫公子萬慧生的解藥也未見送來。

玉簫公子萬慧生對于化棠的招待倒是非常客氣，吃得好，住得好，到了晚上侍候的人也由侍童換成了侍女，而侍女却又生得美貌如花，伶牙利齒，忽然說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就叫你的心要跳動了半天。

說她們放蕩嗎，一點也不，有禮又有分寸，你自己要心跳，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不能怪在她們身上。

侍童老是那個侍童，侍女却是一天換一個，而且一個比一個漂亮。

轉眼過去了三天，今晚的侍女叫小紅，小紅不但一身穿得通紅，而且全身無處不冒熱氣，炙得于化棠心煩意躁，好不難過。

最糟糕的是，今天胸腹之間忽然多了一團烈火，兩天來的矜持，似乎有點把持不住了。

小紅挨在他身旁坐了下來，于化棠也不再把她推開了，小紅吐氣如蘭的笑着道：「于公子，你這人很奇怪。」

于化棠含笑道：「甚麼地方奇怪？」

小紅道：「你好像忘記了金姑娘似的，從沒有聽你打聽過她的事。」

于化棠道：「她有她的事，我爲甚麼要打聽她的事？」

小紅道：「你也不想她？」

于化棠道：「我有自知之明，我祇是被金姑娘利用來使你們公子吃醋生氣的人而已。」

小紅一笑道：「你不但是個好人，而且也是個聰明人，我們公子沒有看錯你，他也很感激你啦。」

于化棠道：「感激倒不必，早日給我解藥就行了。」

小紅一怔道：「你的解藥，祇怕我們公子忘了哩！」

于化棠道：「你們公子言而無信！」

小紅道：「這倒不能說我們公子言而無信，這兩天我們公子樂昏了頭，那還記得解藥之事。」

于化棠皺了一皺雙眉道：「你們公子樂昏了頭？」

小紅道：「可不是樂昏了頭，他這兩天正忙着和金姑娘辦喜事啦！」

于化棠問道：「金姑娘答應和他成親了？」

小紅道：「當然是答應了。」

于化棠默然。

小紅吐出一口熱氣，罩上于化棠臉上，道：「你想甚麼？」

那股熱氣好怪，衝得于化棠臉都紅了，而胸腹之間的那團烈火竟被引得一炸而開。

于化棠心中有數，這又是一種手法，但是心中有數又能如何，這時連半口眞氣也提不起來，那團烈火那能壓制得下去。

于化棠心智未昧，暗暗忖道：「糟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自是死也不可爲，但看這丫頭，早就不是甚麼好東西，我就……」

小紅忽然抿嘴一笑，道：「其實你的毒，我就能解。」說話中人已滾到了于化棠懷中。

于化棠心中有了主意，雙臂一圈，抱住小紅道：「妳眞能解毒？」

小紅吃吃地笑道：「你剛才在酒飯中已吃過了解藥，祇是……」

「嘶！」的一聲，小紅把自己的衣服褪了下來，而且，還幫于化棠寬衣。

當于化棠衣服脫得半光的時候，小紅忽然掙扎的跳了起來，尖着嗓子狂叫道：「快來呀，不得了，于公子要……要……」

「于大哥，怎麼了？」外面接話的居然是金瑛。

房門被一震而開，閃身搶進來一個人影，那條人影忽然尖聲驚叫了一聲，倏的又退出了房門外。

甚麼都被金瑛見到了，唯一沒有被金瑛見到的祇有于化棠胸內那團烈火。

小紅這丫頭可眞做得絕，連衣服都不要，又哭又叫又鬧的光着屁股跑了出去。

于化棠更是又急又羞，又沒奈何，不過，經此一來，他胸中那團烈火，在他急得滿頭大汗之下，減弱了不少。

「唉！于大哥，這是解藥，你走吧！」話聲平靜得近乎空虛，隨之拋進來一個小包。

于化棠叫了一聲「瑛妹，且聽我說……」

金瑛在外面的回答，是一陣漸走漸遠的步履之聲。

于化棠拾起小包，取出解藥投入口中，人却望着那用來包着解藥的小汗巾發出了一聲慨嘆！原來那小汗巾，就是金瑛那一條，如今又來到了他的手中，那能不感慨而嘆了。

對症下藥，服下之後，立生奇效，眞氣一凝，那團蠢蠢欲動的慾火已不足爲患了。

丟人的事，並沒有擴大，小紅逃走之後，也沒有別人來找他麻煩，倒給了他一個恢復功力的機會。

正當于化棠一切恢復正常，欲待離去之際，房外忽然飄來玉簫公子萬慧生的呼叫聲，道：「于兄，小弟可以進來麼？」

于化棠打開房門相迎道：「請！」

玉簫公子萬慧生身後還跟着剛才那位哭鬧的小紅，這時，小紅又刻意的修飾了一番，低眉含愁，更另有一種風情，也另有一種惹火的魅力。

玉簫公子萬慧生微微一笑，說道：「剛才小紅惹惱了于兄，小弟特來向于兄請罪。」一招手道：「小紅，快向于公子陪禮。」

小紅眼却不敢抬，便向于化棠拜了下去，鶯聲燕語地道：「小奴奴原是個撒嬌兒，沒想到惱了公子爺，小奴奴向公子爺陪禮了。」

玉簫公子萬慧生哈哈一笑道：「此姝身具異稟，藝臻至頂，于兄就好好的享受吧，小弟告辭了。」笑聲未了，玉簫公子萬慧生留下了小紅飄然而去。

于化棠這時一雙眼睛清澈得像是兩顆彗星，在小紅臉上一照，看得小紅心中一陣緊張，全身不由一陣輕顫。

于化棠輕笑一聲道：「妳的戲演完了麼？可以出去了。」

小紅嬌滴滴的道：「公子爺，小紅這次是誠心來侍奉公子的，這次小紅……一定……」

于化棠道：「可惜，本公子現在沒有興趣了。」

小紅移身向前，又依偎在于化棠身上道：「小紅最會培養興趣，公子……」下面的話，却改用了手語。

于化棠一嘆道：「小紅，本公子不是食古不化之人，可也不是無知之輩，小紅，妳可以適可而止了。」

小紅悚然一震，那隻伸出去的手，就動不起來了，過了片刻，小紅忽然再次拜倒在于化棠脚前，輕呼道：「請公子救命！」

于化棠笑道：「救命，說笑話了。」

小紅道：「公子有所不知，公子如不接受小紅的侍奉，小紅就活不成了。」

于化棠哂笑道：「小紅，君子可以欺其方，但不能過份。」

小紅泣聲道：「公子，小紅說的是實話，小紅如不被留下來，明天祇有死路一條，就算公子不惜小紅蟻命，公子也該替金姑娘想一想啊！」

于化棠一震道：「金姑娘怎樣了？」

小紅道：「金姑娘很好，他們已經和好了。」

于化棠冷笑一聲道：「他們明天就要成親了，能不和好麼？」

小紅道：「他們成親的事，是小紅騙公子的。」

于化棠道：「眞眞假假，祇怕妳自己都要迷糊了。」

小紅道：「祇要公子答應留下小紅，小紅絕不再說半句假話。」

于化棠又問道：「妳還有以後的日子嗎？」

小紅道：「過一日是一日，管不得那麼多了。」

于化棠道：「那妳先說說金姑娘的事吧。」

小紅道：「金姑娘很傷心。」

于化棠道：「你們成功了。」

小紅道：「我們公子爺今晚正在向金姑娘身上下工夫。」

于化棠淡淡的一笑道：「這又有甚麼不對呀？」話是這樣說，他也知道確是不對。

小紅道：「金姑娘今晚不會有甚麼問題，明晚的問題可就大了，過了明晚，後天就是小紅第二了。」

于化棠道：「胡說，他們是有名份的。」

「小紅也和萬公子有過名份，現在還不是落在這十八層地獄中？」

于化棠道：「我不信，金家可不是好欺負的。」

小紅道：「奴家也不是好欺負的，結果，我家大人問都不敢問奴家了。」

于化棠一把拉起小紅道：「妳說，妳娘家究竟是甚麼人家？」

小紅頭一低道：「說來丟人，不說也罷！」

于化棠道：「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小紅明眸一瞪道：「眞的？」

于化棠道：「本人向不說謊，可是妳也要實話實說。」

小紅道：「奴家本姓楊，白楊山莊就是奴家的家。」

于化棠一揮手道：「好了，夠了。」

小紅迷惑地道：「你知道白楊山莊？」

于化棠點了點頭道：「妳可以留下來。」

小紅破涕爲笑道：「謝謝公子！」接着，就動手脫起衣服來。

于化棠臉色一變道：「小紅……」

小紅急急道：「公子，不是小紅無恥下流，不這樣豈能取得萬公子信任，不但小紅要如此，公子也要請寬衣解帶，睡到被中來。」

小紅的衣服原本就穿得很少，三二下就把衣服脫光了，她把衣服向地上一扔，人就睡到被窩裡去了。

于化棠明白小紅的意思，也相信她的話，可是要他把衣服脫光睡到被子裡去，他却無法洒脫起來了。

小紅正色道：「公子心中無色，何怕色之患，公子不要忘了明晚金姑娘，就將大難臨頭。」

于化棠鋼牙一咬，脫了衣服，睡入被中去了。

小紅一揮手，發出一道勁風，熄去了桌上燈火。

燈光熄去不久，小紅接着又無病呻吟，發出陣陣叫人面紅耳赤的怪聲。

于化棠明白她在做甚麼，却也眞的忍受不了，一掀被子，下了床。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劇的叩門之聲。

于化棠怒喝一聲，叱道：「滾開，少來打擾。」

而此刻，小紅口中的聲浪更是高漲急促了……

忽然，像是斷了弦的琴瑟，甚至聲音都沒有了。

這時，忽然響起了玉簫公子萬慧生的聲音，道：「于兄，于兄，對不起，請開開門來，小弟有事相詢。」

亮燈，開了房門，玉簫子萬慧生望着于化棠一笑道：「于兄，請穿好衣服，隨小弟去見一個人。」

于化棠穿好衣服，隨同玉簫子到了一座小花廳之內，要見他的人，原來是金瑛。

金瑛這時一臉平靜，沒事人似的一笑，接着說道：「于大哥，小妹再請教你一事。」

玉簫公子萬慧生可識趣得很，馬上接口道：「兩位說說，小弟告退片刻。」

金瑛道：「不必！」

玉簫公子萬慧生欣然的應了一聲：「是。」

金瑛目光一注于化棠道：「于大哥，小妹改變了主意，決心和慧生履行婚約，請你擔任女方主婚人……」

于化棠搖手道：「別忘了，妳還有奶奶……」

金瑛道：「我們要到一處別緻的地方成禮，奶奶不會去，當然，我們也就不敢驚動她老人家。」

玉簫公子萬慧生接口道：「瑛妹視于兄爲兄，小弟婚事，尚望于兄玉成。」

于化棠點了點頭，道：「好吧！」有點勉强的成份，這點勉强，與他的處境正好相配合。

金瑛淡淡的說道：「多謝大哥，明天我們一早起程，大哥，請回房休息。」

于化棠回到房中，只見床上已換了新被單，小紅也穿好了衣服。

小紅輕輕一笑，道：「他們把被單取去了，公子放心，小紅已在被單上做了手脚。」

不値一提的事的反面，却告訴了于化棠，玉簫公子萬慧生是一個十分精明的人，面對他一定要處處小心。

于化棠點點頭道：「多謝姑娘。」四個字中，有了份敬意。

小紅熱淚一瀉而出，道：「賤妾感激不盡。」

于化棠揮手熄去燈火，說道：「我們睡吧。」

小紅這時却手足無措起來，惶然地道：「賤妾殘花敗柳，怎敢……」

于化棠平靜地道：「我只想從姑娘口中多知道一點萬公子的事。」

當然，他們再沒有寬衣解帶，但却情話綿綿直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于化棠和金瑛被一輛四馬飛車載出了南昌城。

一天之間，金瑛的面頰清瘦了不少，清澈的明眸，爬上了幾條血絲，說明了她這一晚都沒有睡好。

車中只有于化棠和金瑛二人，是一個最好談話的機會。

可是，此時他們兩人面對面就像枯乾了的心田，再也流不出半點甘泉了。

于化棠苦澀的叫了一聲：「瑛妹！」

金瑛道：「嗯……」

兩人都有了接話維艱之苦，于化棠只有長長嘆了一口氣。

車行奇速，路程却不短，急行了一日時光，才到了地頭。

這一日時光，在他們感受上，頗有度日如年之苦。

地頭是一座農莊，一座普普通

通的農莊，但進入農莊之後，裡面卻是陳設得豪華非凡，令人耳目一新。

農莊中人數不多，大約七八個人，五男三女，五個男人看來只是普普通通，三個女人中兩個中年婦人，一個少婦，都是世間少見的人物，無論風情氣度，都會流露出一種叫人收不回目光的吸引之力。

喜堂早已佈置好了。

金瑛一下車就被兩個中年婦人接了進去休息和打扮。

于化棠由少婦相陪在一間雅室之內，少婦自稱是玉簫公子萬慧生的寡姊，也就是萬大小姐銀霞。

兩人獨處一室時，萬大小姐的舉止有點放蕩，媚目橫飛，語意含春。

于化棠不想自己找麻煩，打了一個呵欠，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一閉雙目自顧調息了起來。

萬大小姐氣得杏眼圓睜，銀牙亂咬，却也無可奈何。

行禮的時間，定在初更時分，眞是奇怪得很。

行禮的時候男方忽然出現了一位怪老頭替男方主婚，但玉簫公子居然失禮到沒有替他們男女雙方主婚人介紹認識。

他是何許人也，于化棠無法知道。

儀式簡單，也不隆重，有點近乎兒戲，只拜拜主婚人，而沒有拜天地，一切都顯得怪怪的。

行禮後喜宴，人數少，倒是精美豐盛極了。

三杯酒下肚，于化棠霍然一驚，發現酒菜之中居然被下了春藥。

他上過一次當，這次可學乖了，處處小心，居然沒有白費心機。

于化棠現在的功力已復，微一運功，就把那股慾念壓制下去。

酒菜雖是精美至極，但吃用得很快，似乎都有急於離開的用意。

冷眼觀察金瑛，只見金瑛臉色如霞，含羞帶媚，眼波如水，柔情似蜜，她的春心已顯露在臉上了。

于化棠暗暗一皺眉頭，暗忖：「這事大有問題……」問題還沒有抓住，新郎新娘雙雙一禮退了席。

萬大小姐蓮步如風轉到了于化棠身邊，柔情萬千地道：「賤妾送公子回房。」

于化棠回到房中，因爲心中有事也懶得和萬大小姐敷衍，伸手一指，一點萬大小姐的穴道。

萬大小姐沒想到開場戲還沒有上演，于化棠就先下手爲强的出了手，她人被點倒時，還媚眼如絲，恨意都沒有。

于化棠單掌一托，把萬大小姐丟在床上，覆上了被子，然後一揮手燈了燈火，身形一晃，掩向了新人的洞房。

于化棠似乎有點眼睛發花，洞房外面怎會有兩個打扮相同的新郎？

奇怪，並不是眼睛發花，而是眞的兩個相同的新郎，其中一位新郎對另外一位新郎還畢恭畢敬的行了一禮才晃身而去。

另外一位新郎輕笑了一聲，潛步入了洞房。

那聲乾笑好陌生，聽得于化棠立時冒了一身冷汗，他一伏身在地，蛇行幾步接近了洞房，點破了紙窗，向房內窺去。

房內紅燭高燒，新郎張手抱住新娘，在她臉上香了起來。

新娘金瑛也反手抱住新郎，熱情如火的纏在一起。

于化棠明知金瑛受了春藥之害，但心中却不由自主冒出了一股無名之火，暗暗冷笑了一聲……

突然，警念立生，發現身後有了來人，回頭一看，原來是那位少婦人，就站在他身後五尺不到之處。

那少婦人冷着一張臉，目光似刃的盯着于化棠，她沒有說話，但一股凌厲的殺氣已罩住了于化棠全身。

于化棠做了一個手式，輕聲道：「我在聽房。」

接着，又補充一句，道：「聽房是規矩，更可爲新人添福添壽，大發大利。」

那少婦人臉色稍緩，道：「我們這裡不興聽房。」揮了一揮手，意思是要他快滾。

「乖乖，我來幫妳脫……」此時，耳邊却傳來新郎的聲音。

于化棠但覺心如刀割，身形一射而起，使出了全身功力，和最厲害的「洞金指」，衝向那少婦人。

那少婦然沒有料到于化棠有這樣快的身法，一怔之下，來不及避讓和還手，心中已被中了一指，「洞金指」力能穿金洞鐵，那少婦那裡受得了，悶哼一聲，身子便向後倒。

于化棠右手一伸，接住那少婦的身子把她慢慢的放落地下，沒有讓她發出驚人的音响。

于化棠再一返身，只見金瑛的外衣已經被褪盡，現出粉紅色的內衣。

新郎官雙手迫不及待已抱着金瑛向床上滾去。

于化棠怒髮衝冠，一聲大喝：「瑛妹，妳上當了。」掌力猛吐，震開窗戶，射入房內。

他的動作奇快無比，兩位新人嚇得一分，于化棠身形一伏，已單手抱住金瑛，飛出窗外。

那新郎全身原已脫得精光，措

手不及防之下，新娘已被人搶跑了，他怒喝一聲，追出窗外，忽然發現自己還是光着身子，本能地一怔，于化棠已奔出了莊院。

這時大家都被驚動了，祇聽人影閃動中新郎官大叫大嚷道：「追，追，把那小子追回來，老夫要把他碎屍萬段！」

于化棠這時全力施展自己的功力，因爲對方人多，金瑛又是半裸的春心蕩漾的人，自己絕不能讓他們追上，所以，于化棠祇有施展全身功力，擺脫追踪。

于化棠這一施展全身功力，雖然懷中多抱了一個金瑛，却也奇快無比，不下於閃電流光，加上天色夜暗，便於匿隱行藏，不過片刻時光，身後便聽不到追者的吆喝之聲了。

一口氣下來，于化棠足足跑了三十多里路，而且，自己也迷失了方向，不知身在何處了。

放眼四週，祇見人已來到了一座山脚之下，但聽松濤貫耳，一片喧鬧之聲。

金瑛人在難中不知禍，當于化棠停下來時，她却反手勾住于化棠頸項，仰臉貼向于化棠。

于化棠暗嘆了一口氣，讓金瑛把臉貼上來，右指一伸，就待先制住金瑛的穴道，再圖解救之法。

暗中傳來一聲呼喝道：「不可，她中的是『留香散』，强救不得，將來後患無窮，尤以女孩子爲甚……」

于化棠一驚縮手，輕喝一聲道：「誰？」

「誰？」沒有回聲，也沒有任何反應。

于化棠欲待放下金瑛，金瑛却緊緊的箍住他，還向他懷裏鑽。

于化棠其實自己也中了「留香散」，而且中了二次，都是强行抑制下去，這時經人暗中一指示，心弦不由得一動，憐愛之念，油然而生，一咬鋼牙，二顆火熱熱的心就溶合在一起了。

一陣熱情過後，于化棠覺得身心皆暢，金瑛却連眼睛也沒有睜開，就呼呼的睡了過去。

于化棠功力已復，先將衣服穿好，守在金瑛身邊。

看看東方天邊已經現出一道曙光，頭頂上開始有了雀鳥齊鳴之聲。

金瑛倦慵慵的伸張了一下肢體，口中吁出一口無比嬌柔的長氣，猛然一張目，大驚道：「這是……」

身子一跳而起，但她跳起來的身子忽然又「唉喲」一聲，彎下腰去蹲在地上，再也抬不起頭來。

于化棠也不知金瑛發生了甚麼事，嚇了一跳，急急問道：「瑛妹，妳怎樣了？」

金瑛原沒有注意于化棠就在她身邊，祇是眼前的環境與身上的變化，使她大吃一驚。

這時，于化棠一開口，昨晚的有痕春夢，忽的出現在她的腦海中，她秀目一睜，指着于化棠叫了一聲：「你……」玉手一翻，打了于化棠一個耳光，罵道：「你，你不是東西！」

帶哭帶叫的發脚狂奔了出去，可是，她跑不了幾步，踏上一塊石頭，一個不穩，跌倒地上。

于化棠一怔，忖道：「她的武功難道沒有恢復？啊，是了，一定是她祇得到一份解藥，給我服了，而自己沒有服用。」

于化棠閃身向前，伸手扶起金瑛，金瑛大叫一聲道：「不要碰我！」掙扎着要甩開于化棠。

于化棠這才看出金瑛是個烈性子人，認定于化棠不好，雖然失了身子，却是死也不認命。

于化棠與金瑛拉扯了一陣，金瑛祇是不依，于化棠祇有一咬鋼牙，點穴制住金瑛的身子道：「瑛妹，妳聽着，妳聽我把話說明，妳如果還不諒解我，我馬上就走。」

于化棠這一來倒使金瑛激動的情緒，穩定了下來，金瑛低下了頭。

于化棠吁聲一嘆道：「我們江湖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願聽別人的解釋，自己也不願向別人解釋，自以爲是的不知製造了多少莫名其妙的誤會，今天，妳一定要讓我把話說清楚，是是非非，我一定負責到底。」

金瑛抬起頭來，望了于化棠一眼，雖然沒有說話，眼睛已經沒有固執的恨意了。

于化棠緩緩的道：「事情是這樣的，妳和玉簫公子拜堂成禮之後，喜宴中就中了他們安排的『留香散』，進入洞房之後，玉簫公子萬慧生暗中走馬換將，換了另外一個人替換他，幸好大哥我發現了他們的陰謀，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妳搶救了出來，當時，我本待先制住妳的穴道，然後再想法子解除妳身上中的『留香散』之毒，可是，暗中却有人指點我說：『留香散非比一般春藥，强行抑制之下，後患無窮』，因此……而大哥我也實在愛妳……如說大哥我這般做錯了，大哥可以立刻死在妳眼前，大哥我但聽妳一句話……」

金瑛羞容滿臉的一翻秀目道：「此話當眞？」

于化棠道：「妳應該相信我才對。」

金瑛幽幽地道：「那……小紅……」

于化棠一笑道：「妳這時候還

吃飛醋，我也是中了他們的暗算，被下了『留香散』呀，就這次，我又被下了『留香散』，要不是我吃了妳的解藥恢復了功力，抑住了毒性，說不定我們都祇有『無語問蒼天』了。」

金瑛忽然叫了一聲：「大哥，是我錯怪你了。」反手挽住了于化棠，偎在他懷中，輕聲細語道：「大哥，你知不知道，我見你一眼就已愛上你了。」

于化棠微笑撫着她的秀髮，道：「我當然知道。」

話聲一頓，道：「有人來了。」就待脫下自己外衣給金瑛披上。

祇聽得遠遠有人笑道：「兄弟、弟妹大喜，愚兄無物爲賀，送你們一套衣服吧，哈哈哈！」竟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聲音。

楊日輝當然沒有現身，但有一包衣服從天而降，落在他們的身前。

一套粗布的村姑裝，金瑛穿上之後，別有一種風度。

于化棠看得收不回眼來，金瑛的頭又抬不起來了。

「哈哈哈，好一對璧人！」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可現身出來了。

這可是非常尷尬的時刻，尤其是金瑛簡直抬不起頭來，一張臉蛋兒也燒得通紅，躲在于化棠身後不敢現出身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樂得更是敞聲大笑，道：「弟妹，不，在禮法上小兄……啊！啊！還是弟妹……」

金瑛和玉簫公子萬慧生拜過堂，成過禮，在法禮上說，她該算是萬夫人的身份。

當然，丐幫幫主楊日輝稱她一聲：「弟妹」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爲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和玉簫公子萬慧生也是相互交好，他可以把金瑛當萬家的弟妹。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雖然在笑樂，也可提醒他們一個問題。

于化棠愕然道：「這……」

金瑛躲過一時之羞，膽子又大了起來，一挑柳眉，轉身走了出去，埋怨地道：「都是你……」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又是哈哈一笑，截口道：「妳現在就把大媒人扔過牆去，不嫌太早了點麼？」

于化棠接過話題道：「這却是相當痲煩的事。」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兄弟，愚兄祇是提醒你們，人前人後不能落人口實而已，其實，船到橋頭自然直，時間一到自有轉機。」

話聲一頓，又道：「是了，你先把經過情形說給愚兄一聽。」

于化棠道：「離開南昌不遠，我們就中了暗算……」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道：「對不起，那是愚兄的安排。」

金瑛忍不住的跳了起來，道：「原來是你這混蛋大哥呀！我現在的功力還沒有恢復啦，快把解藥拿來。」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萬慧生不是要過解藥了麼？難道……」

金瑛道：「那小子使壞，祇給我一份，我給了他哩！」果眞和于化棠的推想完全脗合。

丐幫幫主楊日輝立時取出一顆解藥交給金瑛道：「妳快服下，快運功恢復功力吧！」

金瑛自是恨不得馬上恢復功力，也就不管他們的談話，在一旁運起功來。

于化棠繼續未完的話題，說到自己發現玉簫公子萬慧生走馬換將之際，楊日輝截口道：「你想那人可能是誰？」

于化棠道：「他很可能就是男方的主婚人，一個怪老頭子。」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形容一下那個怪老頭的形貌。」

于化棠思考了一下，道：「那怪老頭子比玉簫公子稍矮，相貌普通，並無明顯的特徵，其奇異之處在他說話的聲音，完全是一口女人的聲音……」

不待于化棠把話說完，丐幫幫主神手擎天已是一拍大腿道：「是了，就是他。」

于化棠道：「你說的他是誰？」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就是我們要找的點子，那身懷『癸水陰功』的人。」

于化棠心中一動道：「你早就發現玉簫公子萬慧生與那人有關係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說道：「祇是猜想，並無實據，直到金瑛與玉簫公子因愛成恨，這才對他起了更重的疑心。」

于化棠道：「玉簫公子萬慧生在江湖上有文武全才之譽，且無惡跡……」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金瑛與玉簫公子交往有年，感情基礎甚深厚，而非有極大的原因，金瑛是不會與他反目失和，更不會誓死不嫁他，因此，愚兄對玉簫公子親自暗中調查了一番，發現他表裏不一，其實是一個淫蟲色鬼，最愛黃花貞女……注意，這一點與練習『癸水陰功』之人大有關係。」

于化棠點頭道：「顧名思義，可知修習『癸水陰功』者的德行也。」

丐幫幫主楊日輝又接口道：「原來，金瑛與他反目成仇，便是因爲發現他正在奸淫婦女，金瑛雖然不說，還是被愚兄查了出來。」

于化棠愛憐無比的掠目望向金瑛，輕嘆了一聲，道：「可眞苦了瑛妹了。」

金瑛忽然睜開雙目，一笑，道：「沒有甚麼，就算發了一場惡夢，其實這樣也好，我可以了無愧怨的和他面對面週旋！」

丐幫幫主楊日輝一笑道：「妳能這樣想就好了，走，我送妳回去。」

金瑛嫣然笑道：「現在于大哥送小妹是名正言順的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妳說送妳回那裏？」

金瑛道：「當然是我奶奶身前。」

丐幫幫主楊日輝搖搖頭道：「不，我送妳回玉簫公子身邊去。」

于化棠與金瑛都是一愕，于化棠祇是叫了一聲：「大哥。」而金瑛却出言帶怒地道：「大哥，你不是有毛病吧？」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你百里者半九十，我們既然發現了那怪老頭，那就不能再讓他逃之夭夭了，由大哥我送妳去，玉簫公子不會生疑，咱們就動手除害，你們以爲如何？」

于化棠臉上一寬，「啊」了一聲。

金瑛也是一挺胸，點頭道：「好！」

丐幫幫主楊日輝冷笑道：「萬慧生正一路追來，我們迎上去。」

說走就走，金瑛依依不捨的望了于化棠一眼，隨在丐幫幫主楊日輝身後去了。

走出不遠之後，他們二人變成了四人，多了丐幫幫主的左右護衛。

又走出不遠，迎面又碰見了玉簫公子萬慧生，玉簫公子一見金瑛，表現得興奮無比似的，大叫大嚷的跑了上來道：「瑛妹，總算找到妳了，妳沒事吧？」

金瑛厭惡地道：「我不要見你！」

丐幫幫主楊日輝冷笑了一聲，道：「萬老兄，你太不像話了。」

玉簫公子道：「楊大哥，你不知道，小弟是被人害啊！」

金瑛冷笑道：「你也是被害人，這就怪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冷肅的道：「你最好把話說明白一點。」讓他說話，就是給他機會。

玉簫公子滿含感激之色，端正臉色道：「事情是這樣的，喜宴過後，新娘入了洞房，小弟忽然接奉奶奶急召，出去了片刻，回來才知道有人冒充小弟，幾乎害了瑛妹，也惱了于大哥，一怒之下，把瑛妹帶走了，這可把小弟急死了……怎麼不見于大哥呢？」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跑了，他也沒安甚麼好心，要不，我也不會替你把金姑娘送來，金姑娘也不會再見你。」

金瑛還是那樣的冷着臉道：「你說奉奶奶急召，可是眞的？」

玉簫公子道：「當然是眞的，正好，我還留有證據，妳看這就是奶奶的手諭。」他眞的取出一張紙條遞給金瑛。

金瑛看了那紙條一眼，「哼！」了一聲道：「這是假的。」

玉簫公子說：「不錯，這是假的，但假得可以亂眞，還是騙我白跑了一趟，我是中了他們調虎離山之計，不過，那小子也沒討得了好處，他也賠了一條命。」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你是說，你已將那冒充新郎之人殺了？」

玉簫公子道：「瑛妹一出事，那假冒之人也就露出了馬脚，在小弟趕回之先，圖逃無望，自己服毒自盡了，說來，眞也叫人難以相信，你們道那人是誰？」

「誰？」

玉簫公子萬慧生一臉憤激之色，冷笑了一聲，道：「他原來是你我熟悉之廖化。」

丐幫幫主楊日輝吃驚的一愕道：「你說是李百萬家的廖化？」

玉簫公子道：「楊大哥，你去一看就知道，絕對是他，哼！小弟還得有煩楊大哥做個見證，向李百萬討回公道。」

如果不是于化棠親眼見到玉簫公子與假新郎同時出現的話，玉簫公子這番說詞，眞還叫人很難揭穿。

當然，丐幫幫主楊日輝與金瑛不會揭穿他的謊言，他們的目的是回去找那怪老頭。

怪老頭居然沒有離開，也許他對金瑛還不死心，也許他根本沒把丐幫幫主放在眼中。

玉簫公子正正式式替丐幫幫主楊日輝引見那怪老頭道：「楊大哥，請見見家師無心居士。」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雖是一幫幫主，但與玉簫公子萬慧生以平輩相交，聞言之下，以晚輩之禮，抱拳道：「楊日輝見過老前輩。」

無心居士哈哈一笑道：「楊幫主可是一幫幫主，老朽如何敢當，請坐，請坐。」

他說話之際，一雙眼睛却沒有放過金瑛，同時還發出一陣陣的冷笑。

金瑛被看得一陣心慌意亂，就待隨同丐幫幫主一同坐下之際……

玉簫公子萬慧生走到金瑛面前道：「瑛妹，這裏已是妳自己的家，我們到裏面去，愚兄替妳準備

一樣東西，妳看看喜不喜歡？」

金瑛吃過玉簫公子的虧，上過他的當，這時頗有一朝被蛇咬，見了草繩也怕之慨，臉色微微一變，丐幫幫主楊日輝插口道：「且慢……」

玉簫公子臉色一變，冷笑了一聲，道：「楊兄，這是小弟的家事，請你最好不要過問。」

變得好快，快得大出人意料之外。

丐幫幫主楊日輝哈哈一笑道：「萬兄弟，你這種手段，不覺得太冒失了麼？」

玉簫公子萬慧生道：「你們既已進入我困龍山莊，還怕你飛上天不成？」

接着，暴喝一聲：「來人，把逃女送到『秀女閣』去。」不但不理睬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而且變本加厲，要用强了。

話聲中，人影亂閃，兩個中年婦人飛身而入，直奔金瑛。

丐幫幫主楊日輝一揮手道：「左右護衞護住金姑娘。」

左右護衞一閃趨前，擋住了那兩個中年婦人。

眼看一觸即發，馬上就是兵刃相見。

無心居士忽然揮手道：「你們先不要動手，都下去，老夫先和楊幫主談談。」

祇要對方不動手，楊日輝更不願這時動手，一笑道：「老前輩有何見教？」

無心居士說道：「我們來打個商量如何？」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打甚麼商量？」

無心居士道：「老夫原來準備了一個你楊老弟的替身，打算接替你老弟的權力，此刻老夫對你老弟甚是投緣，意欲打消原議，還是由你老弟繼續擔任丐幫幫主，但是，希望你老弟答應老夫一個條件，你老弟以爲如何？」說來好像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是網中之魚，任憑他宰割似的。

丐幫幫主楊日輝暗中大吃一驚，眞沒想到自己算計他們，他們也在算計自己，這時如果他不說出來，自己眞還一無所知，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出了一身冷汗。

當然，無心居士敢於說出這種話來，那是自己有絕對的把握，吃定了丐幫幫主等人。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神色不變，祇是微微一笑，皺了一皺眉頭道：「老前輩神來之筆，在下還有點摸不着頭腦。」

玉簫公子接口道：「小弟簡單的告訴你吧，家師有意將你們丐幫納入旗下，以備將來替天行道之用，原本設計了一個楊兄的替身，準備在人不知鬼不覺中取代楊兄，想不到楊兄的運氣眞好，居然先行自投羅網，更妙的是家師對你一見投緣，祇要你接受家師的節制，就不另外派人接替你的幫主之位了，這是天大的恩寵，你要好好的珍惜把握。」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啊，原來如此，但老前輩何許人也，在下也不太清楚呢？」

無心居士道：「說得也是，你一個大大的幫主總不能糊裏糊塗便接受人家的節制，你將來終是老夫心腹愛將，理當將眞實姓名告訴給你……老夫乃和合神君杜絕是也。」

丐幫幫主楊日輝，抱拳道：「原來是杜老前輩，久仰！久仰！」

和合神君杜絕道：「你可信得過老夫，願投入老夫門下，接受老夫節制？」

丐幫幫主道：「這就是老前輩所說的條件？」

和合神君杜絕道：「另外你還要服下老夫一粒藥丸，以示忠誠。」

楊日輝道：「這個不難，只有一點……」故意一頓，便把話打住了。

和合神君杜絕道：「你還有甚麼顧慮，但說無妨。」

楊日輝道：「在下不善空言，只講實在，老前輩如能叫在下佩服，在下可以攷慮老前輩的美意。」

丐幫幫主楊日輝心中暗忖：這個如意算盤似乎是打錯了，想不到和合神君杜絕根本不等他接應來到，就先行攤牌了，憑他四個人混戰之下定然凶多吉少，正好和他們單打獨鬥一陣再說。

和合神君杜絕一笑道：「你想和老夫動手？」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老前輩不屑於指教？」

和合神君杜絕哈哈一笑：「可以，可以！」

丐幫幫主楊日輝一抱拳道：「請！」

和合神君杜絕人忽然搖起手來道：「且慢，老弟一路而來，想必腹中早已飢餓……慧生，擺酒宴，請楊幫主飽餐後再戰不遲。」

想要拖延時間，這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

萬一他們在酒宴中做起手脚來，可又大爲費心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在利害之間甚難抉擇，不由皺起了劍眉，左右爲難。

此時，丐幫幫主楊日輝一咬鋼牙，道：「多謝，還是先請前輩賜教吧！」

和合神君杜絕哈哈一笑道：「

你不是怕酒菜中有毒吧，你確實聰明絕頂，越來越叫老夫喜愛了。」

和合神君杜絕，領着丐幫幫主楊日輝從左邊一道門出去，出門後便是後院。

後院比前院還寬敞，而且種滿了花樹，花草異香撲鼻，五色繽紛，賞心悅目之極。

在這裡動手相搏未免大煞風景。

丐幫幫主楊日輝回頭一望，却不見了左右護衞與金瑛隨後而來，心中暗暗一震……

和合神君杜絕可不容丐幫幫主楊日輝再出甚麼花樣，口中一聲：「打！」銀龍探爪，直向肩頭抓來。

丐幫幫主楊日輝無暇多想，只有接招還招與和合神君杜絕打了起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以神手爲號，掌指上的功夫自是高人一等，平時自己也頗以此自豪，所以隨身從不帶任何兵刃，每次與人週旋，向來都是空手。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時和和合神君杜絕一交上手，他就覺得情形有點不對頭，但到底那裡不對頭，他却又找不出原因來。

有一點他可以預料的，就是今天只怕很難討得了好處。

因爲，自己是完全落入人家陷阱之中了。

和合神君杜絕的拳脚功夫絕對高不過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而和合神君杜絕的「癸水陰功」，功力雖深厚，但先天上便受制於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純陽罡氣「九陽神功」。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之敢於輕身涉險，便是因爲有這種自信，但是交上手之後，他的自信完全消失了。

他的「九陽神功」根本抵擋不住和合神君杜絕的「癸水陰功」，他的炎陽十三式也敵不過和合神君杜絕的「愁雲十八翻」。

一口氣三十多招下來，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越打越心驚，也越打越洩氣。

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左右護衞與金瑛未見出來，他們是否中了暗算，出不來了，或是其他原因呢？

和合神君杜絕忽然停手一笑道：「楊幫主，你眞要硬撐到底嗎？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算了吧。」

丐幫幫主楊日輝晃動了一下頭腦，沒有答理和合神君杜絕。

和合神君杜絕忽然欺身而上，五指一搭，扣住了丐幫幫主楊日輝的肩井大穴。

他這一招出手奇快無比，丐幫幫主楊日輝居然無法避讓，接着和合神君杜絕左手一抬，揑住了楊日輝下顎，楊日輝一張嘴，和合神君杜絕右手一彈，已有一顆黑色藥丸，投入了楊日輝的口中。

接着反手一掌，拍在丐幫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胸口上，丐幫幫主楊日輝口中藥丸一滑，進入了肚中。

這時，丐幫幫主楊日輝完全成了被人宰割的羔羊，一點反抗之力也沒有。

其實，他又何嘗不想反抗，只是他一停下手來，吸了一下長氣之後，他反而全身都脫了力，他又那能不任由和合神君杜絕的宰割。

和合神君杜絕臉色一寒，道：「你生死榮辱之權已操縱在老夫手上，今日老夫不難爲你，你救你的人回去吧！」身形一轉，轉入在花海之中。

丐幫幫主楊日輝如同做了一場惡夢，一驚而醒，大喝一聲：「那裡去！」長身追了出去。

奇怪，他這一聲大喝，一拔身形，居然功力絲毫未減，又如生龍活虎一般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原是一時情急而發，當他的身子眞的射出去後，他却驚慌得又停了下來。

這種情形太不尋常。

丐幫幫主楊日輝不敢多想，更不敢再追下去，雙眉一皺，他轉身向屋內走去。

屋內左右護衞如同木偶般，立在原地未動，臉上滿佈恐怖之色，分明人沒事，只是被制住了穴道。

金瑛已不知去向，其他的人也不知去向那裡。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拍開了左右護衞的穴道。

左右護衞應聲請罪道：「屬下無能中了他們的暗算，請幫主示罰。」

丐幫幫主楊日輝暗嘆了一聲，揮手道：「算了，下次小心就是了。」

他不願左右護衞再說甚麼叫自己聽來慚愧的話，接着又問道：「小姑娘呢？」

「被他們帶走了。」

忽然，左衞問道：「那和合神君杜絕逃走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嗯」了一聲，臉上却是陰晴不定。

他的表情看來，他雖然打跑了和合神君杜絕，顯然勝也勝得很僥倖，所以，他的心情才這樣的沉重。

左右護衞深知丐幫幫主的個性，不敢多問。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冷冷的道：「我們走！」

他們剛走出大廳，只見于化棠和金瑛一道從外面飛身而來。

于化棠欣然道：「大哥可把和

合神君杜絕打跑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道：「說來慚愧，大哥竟未能將他除去，還是被他逃脫了。」

金瑛却一臉喜色道：「萬慧生可倒霉了，終於遭到了惡報，被于大哥碰上除去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哈哈一笑道：「好，咱們回去就辦喜事。」

辦甚麼喜事，大家心中有數，金瑛羞得連忙垂下頭來，臉上却是洋溢一片喜氣。

于化棠皺了一下眉頭，好像發現甚麼事似的，投目向丐幫幫主楊日輝望去，楊日輝別轉頭道：「咱們回南昌去。」

＊　＊　＊

回到南昌李家百萬，第一個迎接他們的就是廖化。

廖化當然沒有死，因爲玉簫公子萬慧生完全是在胡說八道，騙騙人而已。

半月之後，李百萬家中辦了一件喜事，轟動了整個南昌。

新郎就是于化棠。

新娘就是金瑛。

新郎于化棠名不見經傳，但他的主婚人却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新娘金瑛的奶奶神拐玉杖金婆婆，却是天下聞名的前輩人物，交遊滿天下。

因此，喜事之日，各路英雄豪傑從四方八面而來，幾乎把南昌城都要擠破了。

大喜之日，禮堂上陳設一件比新郎新娘更引人注意的禮物，一件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金銀花，一黃一白交相盤結，在燭光一照之下，發出萬道霞光，把整個的禮堂都罩在祥霞瑞氣之中。

那是一對大金銀花，另外還有一對小金銀花陳設在房中。小金銀花和大金銀花完全一模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大小而已，大小兩對金銀花，都是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送的禮物。

吉日良辰到了，新郎新娘行禮拜堂時，那對金碧輝煌的金銀花，忽然在衆目睽睽之下冒起了陣陣火花，倏然燃燒了起來。

金銀花可是金子銀子打製的，鑲上珠寶的，那道倏然冒起的火花，居然把金子和銀子燒得不成形狀，當然，自然引起了一陣驚慌失措，可是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騷動，婚禮還是依禮完成。

只不過在人們的心目中，抹上了一道陰影，一個不吉不利的影子。

新郎新娘入了洞房，吃過交杯酒，鬧過房，好熱鬧的客人，都已退去，房中祇剩下了新婚夫婦和一位伴娘。

伴娘收拾了客人們惡作劇留下來的東西後，走向高燒的喜燭，玉指輕彈，已經彈去一支喜燭的燭心，玉指再起又要去彈另一支喜燭的燭心時，新郎于化棠忽然遊身而出，伸手抓住那伴娘的玉腕道：「姑娘，請妳張開手來。」

他已扣住了那伴娘的腕脈，說了一個「請」字，那是客氣，其實，他五指內力已吐，她想不張開手指已是不行。

她手掌之中藏了一粒銀白色的小丸子，分明有着某種企圖，于化棠劍眉一揚，心中已是有了怒氣，但旋即又忍耐了下去，苦澀地帶着笑容道：「姑娘，妳我素不相識，姑娘此擧必定有因，請見告。」

那伴娘至少已三十出頭，還能會是姑娘麼？

于化棠客氣得太過份了，那伴娘出奇的鎮定，微微點頭道：「好眼力，你請看看這是甚麼東西。」她揚了一下手掌，現出她手中的那粒小白丸子。

于化棠雙目一睜，沉思了一下道：「莫非是『赤龍子』？」

那伴娘微微一笑道：「少俠既知是『赤龍子』，當不會認爲小妹有所不利於賢夫婦吧！」

于化棠改容相向，抱拳一禮道：「多謝關注。」

那伴娘微微一福，還禮道：「少俠見笑了。」接着，她便大大方方的把那白色丸子嵌入另一隻喜燭之內，然後嫣然一笑，退了出去。

金瑛在旁看得莫名其妙，弩到了那伴娘退出之後，忍不住的問道：「于大哥，她在搗甚麼鬼？」

于化棠道：「她不是搗鬼，她是在替我們消災解難……」

一言未了，那對小金銀花忽然又像大金銀花一樣，冒起了一陣火花，自行燒毀了。

金瑛緊皺着雙眉道：「這金銀花有問題？」

于化棠點點頭道：「大約錯不了。」

金瑛道：「金銀花是楊大哥送的，難道楊大哥也有問題？」

于化棠道：「很難說。」

金瑛一挑眼角道：「你這人的想法好可怕。」

于化棠一怔道：「瑛妹，妳怎樣了？」

金瑛道：「你連楊大哥都不放心，你說你應不應該？」

于化棠一楞，道：「這話不是妳自己提起來的麼？」

金瑛道：「我祇是試試你的爲人。」

于化棠笑道：「瑛妹，妳連我都不相信，是不是更不應該？」

金瑛無話可說，一頭鑽進于化棠的懷中，嬌嗔的道：「你，你眞

壞！」

于化棠摟着金瑛的纖腰，悄悄的道：「瑛妹，妳去睡，我要出去一下。」

金瑛全身一震，花容失色地道：「你這時候要出去……」

玉簫公子萬慧生那天的往事歷歷在目，金瑛想起來就怕。

于化棠撫慰着金瑛道：「今天情形不同，妳又沒有中了暗算，怕甚麼？」

金瑛意味深長的道：「今天的日子不同呀，你有甚麼事等到明天再辦。」

于化棠道：「明天祇怕誤了大事。」

金瑛道：「這麼重要麼，到底是甚麼事？」

于化棠道：「到底是甚麼事，我也說不上來，我祇是心頭一動，覺得該出去看看楊大哥。」

金瑛被于化棠說得不安起來，點頭道：「好，你去吧，祇是……」

于化棠悄悄地道：「我們訂下一個相見的暗號，我便不怕人乘機偷香了。」

金瑛羞得打了于化棠一掌，嗔道：「去你的。」

于化棠換去了吉服，偷濳出了洞房。

這時已是三更過後，一天的勞碌，累得大家都入酣睡之鄉了。

丐幫幫主楊日輝房內燈光未熄，于化棠叩門而入，却未見到楊日輝。

于化棠轉到李百萬房外，房中燈光已熄，却無呼吸之聲，于化棠輕身進入了房內，床上已無李百萬，但被子尚有餘溫，顯見李百萬剛離開不久。

于化棠方待追出，房外忽然響起了叩門之聲。

于化棠低着嗓子，含糊問道：「誰？」

「屬下廖化有事稟報員外。」

于化棠輕聲道：「廖兄，我是化棠，快進來，員外不在。」

黑暗之中最易發生誤會，于化棠馬上表明了身份。

廖化入房道：「員外那裡去了？」

「不知道，我也是剛來，有甚麼事？」

廖化道：「有人找他。」

于化棠道：「這麼晚還有人找他？」

廖化道：「說得也是，更奇怪的是他還帶着一個幪面頭罩。」

于化棠道：「他人在那裡？」

廖化道：「在外書房。」

于化棠猶豫了片刻，道：「我替你們員外見見他。」

丐幫幫主楊日輝、李員外李百萬和于化棠三人義結金蘭之事，雖沒向外聲張，但廖化却是最清楚之人，于化棠取代了李百萬出去會那神秘人的想法，廖化不但不以爲怪，反而視同應當，連連點頭道：「有三爺出面，那太好了，祇是……」

于化棠道：「他要見員外本人？」

廖化道：「三爺眞是料事如神。」

于化棠道：「我想我還能冒充得了你們員外，你們員外給我一張形似他的人皮面具，現在可正好用上了。」

于化棠戴上了人皮面具走到外書房門外，輕輕咳了一聲，然後推門進去。

那人冷笑一聲：「你眞是李百萬？」

于化棠一震，暗忖道：「這人好厲害的眼光。」當然這時候他硬挺也要挺了下去，學着李百萬的聲音道：「朋友，你想想，這裡是甚麼地方？」

這裡是李府呀，有人敢冒充嗎？

那人冷哼了一聲：「冒名者死！」話出口，右手微微一揚，已有二道目力難及的黑綫，奔向于化棠。

來勢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

可是于化棠一進門就沒有小看對方，心中早有準備，也是冷笑一聲道：「你好大的膽子！」左袖一揮，捲着了那兩道黑綫。

原來祇是兩根細如牛毛般的小針，小針就在于化棠衣袖上泛着一股黑氣。

于化棠俊目放光，一振衣袖道：「好手法，好暗器，見血封喉，立斃無救的『天絕針』。」

「天絕針」脫袖而出，向那人飛了回去，那人的應付可從容不起來了，一面擧袖猛揮，一面移動身形，向一邊閃去。

那知道于化棠並非立意將他置於死地，所發「天絕針」祇不過是聲東擊西，身形一矮，人已在他揮袖之際欺了上去，指力一落便點住了那人腰眼穴。

那人身形一滯，驚愕道：「你……」

于化棠的身手把他震住了，于化棠摘下面具，一笑道：「朋友，你的眼力夠厲害，在下于化棠。」

那人冷哼一聲道：「好，好，好，好一個李百萬……」

話聲未了，人已緩緩向地下坐去。

「你……」于化棠發現了不對便伸手抓去，那人兩眼一翻，已然口溢黑血死了。

他是冒死而來，看情形不對，

自絕而亡，根本不讓對方有問話的機會。

這人如此的死法，告訴了于化棠一個事實，就是他身後還有更可怕的人物，否則，他就不會走這條路了。于化棠一皺眉頭，腦中湧起了一陣紛雜的思潮。

廖化走進來道：「這人……」

于化棠道：「自絕死了。」

廖化道：「待我搜一搜，看看有沒有甚麼綫索。」

首先取下他的頭罩，看出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懷中有六個藥瓶和五枚「天絕針」，此外便甚麼也沒有了。

于化棠目光一凝，道：「把他的腰帶留下。」那是普通一條腰帶，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于化棠要過來紮在自己內衣之內。

「家中出了甚麼事？」李百萬突然現身出來，看他的樣子顯見甚是疲乏。

于化棠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他一揮手道：「廖化，把屍體處置了吧，不要聲張出去。」

「二哥，你到底那裡去了？」

「三弟，你今晚是新郎官呀，怎麼？」

二人同時張口，同時說話，相視一笑之下，又同時打住了。

搖了一搖頭嘆道：「小弟房中那對金銀花也自行燒掉了。」

「燒了最好。」李百萬反應並不如想像中驚悸，淡淡的，表現有點叫人失望。

于化棠微微一皺眉頭，李百萬已警覺到自己的失態，接着反問于化棠道：「你道小兄和大哥到那裡去了？」

于化棠道：「小弟正要請教二哥。」

李百萬道：「我們去辦了一件大事，小兄和楊大哥聯手把和合神君除去了。」

于化棠大喜道：「好極了！」

李百萬道：「三弟，今天二哥快要累死了，一切的經過情形，明天再詳談吧，你也別辜負了你的良辰花燭夜，快去陪弟妹吧。」

回到洞房，一刻千金，于化棠已經沒有時間去想那些凡俗紛擾之事，玉人在抱，一睡已是大天光。

匆匆起床，趕去向神拐玉杖金婆婆請安，然後，兩小口子去見丐幫幫主楊日輝。但是他已經在早半個時辰之前帶了他的左右護衞先一步離開了。

祇留給于化棠一封信函。于化棠把函件向懷中一藏，便與金瑛去見李百萬，李百萬也沒見到，見到的也祇是一封信函。

先看看楊日輝信函，寥寥數字：「五日之後，廬山天池小築相候。」

李百萬的信函和楊日輝所留的信函內容完全一樣：「五日之後，廬山天池小築相候。」完全打啞謎，教人好不納悶。當然，他們也不會不去。

五天之後，于化棠與金瑛到了廬山天池，在天池畔見到了一棟青翠欲滴的竹屋子，房子不大，可算是小築，祇不知道這裡是不是叫天池小築。

小築外面是花圃，一叢一叢的奇花異草，把這座竹屋襯托得成了天上人間。

入屋是一條花徑，左邊是金黃的花卉，右邊却是一色銀白色的花卉。

竹屋內外一片靜寂，似是到了無人境界，于化棠暗含內勁，揚聲叫了二聲：「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除了山鳴谷應之外，却沒有大哥、二哥的回應，踏步穿過花徑，抬眼一望，祇見竹屋門楣之上貼着一張大紅紙。

紅紙上寫着：三弟夫婦笑納。

大哥楊日輝二哥李百萬同賀

于化棠見了紅紙上的字，劍眉祇是一皺，而沒有絲毫舒心愜意的表情。

「恭喜三爺，廖化有侯三爺吩咐。」

廖化帶了四五個男男女女走了出來，耳中是一片祝賀之聲，與參見之聲。

于化棠揮了一揮手，張了一張口，也不知他說的是甚麼話。其實，他能說甚麼？

他伸手拉着金瑛，向竹屋之內走去。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二「燭影飛鴻」便可完全分曉了。

（本文完）

湖海傳奇故事／張龍•文 可飛•圖

賊兄盜弟

荒謬論調 狼狽爲奸

德州雖然不是個大地方，不過地處河北及山東的交界處，地位倒頗爲重要。

德州沒有甚麼著名土產，却有兩件東西聞名方圓百里。

第一件是德州大牢，牢中囚禁的犯人不但多，而且頗多窮兇極惡的，大牢四週築有高大堅實的石牆，使得那些囚犯有進沒出——除非是刑滿獲釋！

第二件是一個人——偵緝大隊長池一夏。

提起池一夏，方圓百里的百姓無不豎起拇指讚好，這個令方圓百里的盜賊聞名喪膽的偵緝隊長，在任之內的確功績彪炳！

這天一早，池一夏帶着兩個手下，走入了大牢裏，他望了一望六七個大倉，禁不住發出一聲得意的笑聲，這裏面住了數百個囚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他親手捉拿回來的。

當他經過一排監倉時自鐵柵裏投出來的種種目光，使他腰桿挺得更直。

他一直走到一號倉最裏面的一個鐵籠，用巨大的鎖匙敲一敲粗厚的鐵板，沉着聲音叫：「蕭冊，出來。」

一個二十六七歲滿臉鬍鬚，髮長披肩，身子高瘦漢子懶洋洋地走了過來，說道：「隊長大駕光臨，咳，不知有甚麼指教！」

池一夏嘴角露出一絲笑意道：「看樣子你好像住得很舒服，是不是不想出去？」

「咱在這裏出出入入也有多次啦，早就慣了。」

「你今日已經刑滿，可以離開了！」

「咱早算好啦，不用你提醒也知道！」

池一夏臉色一沉，聲音更加難聽。「那你爲甚麼沒有一點高興的樣子？」

「這裏有飯吃，實在不想出去！」

「好小子，嘴上倒挺硬的，告訴你，下次再撞到我手中，便沒有這般待遇了！」池一夏說罷，示意手下把鎖打開。

蕭冊艱辛地邁着步子走出鐵柵外，回頭說：「兄弟，咱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原來靠內牆角還蹲着一個高大的漢子，那漢子伸一伸手脚，淡淡地說道：「不去的是烏龜王八蛋！」

池一夏臉色又是一沉：「戴

稻，你們又打甚麼鬼主意？在這德州府內，有我池一夏在，便輪不到你們呼風喚雨，你給我放明白點。」

那大漢打了個呵欠，淡淡地說道：「俺清楚得很，你有個外號叫做甚麼『如來掌』嘛。」

「你知道就好了，」池一夏回頭對蕭冊說：「我以後也不想再見到你，你給我滾回河北去！」

池一夏的手下替蕭冊解去手上及脚上的鐐銬，蕭冊揉揉手腕，笑嘻嘻地說：「隊長，咱這副德性，怎麼回河北去。」

池一夏又向手下說：「拿塊肥皂，一把剃刀給他修修容。」

倉門口旁有張桌子，是給獄卒用的，門後掛了一塊破鏡子，蕭冊剃了鬍鬚，喃喃地說道：「臉上沒了囚犯樣兒，身上還是一股賊味，」摸一摸口袋：「哎呀！說不定還未走到河北，就又得回來了。」

他伸手在一個獄卒肩上拍了一下：「老兄，咱們再見！」

「娘的屁，蕭冊，你不用敲邊鼓，老子索性送佛送到西！」池一夏在身上摸出一個大洋，交給蕭冊，「你替老子記清楚，要不然你可得後悔！」

蕭冊接過大洋，拿到了嘴邊親了一下，「很好，不用偷也有錢，大隊長，再見啊，不，永不再見！」他突然也板起臉來：「咱也要告訴你一件事，咱不准你派人跟着老子，否則，哼哼！」

說罷他望也不望池一夏一眼，他四處跟犯人打招呼後，便揚長而去，那裏像是個犯人的樣子！

這一切池一夏都看在眼中，他手下忍不住要上前干涉，却讓池一夏止住。

「劉老頭，咱們再見，啊不，以後見不着了，咱要回河北老家去啦。」

一個老犯人自鐵栅中伸出半個腦袋，笑說道：「蕭冊呀，你回去好好討個老婆啦，要不然將來會斷子絕孫的！」

蕭冊嘻嘻一笑道：「咱是決定不再來吃『公飯』。」他拍拍手走向大門，還回頭瞥了池一夏一眼。

池一夏的目光忽然一亮，輕輕說：「他這話是故意說給我聽的，小狐狸，你那裏是我這頭老狐狸的對手？」他略停了一下，也向大門走去。

* * *

蕭冊走出大牢，果然向西面去，不一會便出了城。

城邊兒有個麵攤子，他狠吞虎嚥吃了三大碗，這才再起程。

賣麵的老頭有個小孫女，瞪大眼珠子望了蕭冊背後一眼，說：「爺爺，這人臭死啦，像個乞兒，但乞兒沒有他的神氣。」

老頭輕聲說道：「小聲點，說不定是剛從大牢中出來的。」

沒想到這話叫蕭冊聽見了，回頭朝那女孩扮了個鬼臉，拍拍屁股走了。

他走了小半里路，祇見麵攤上一個低頭吃麵的漢子也跟着走了，他拄着一根拐杖，把那頂破毡帽拉低，一脚高一脚低地往蕭冊走過的路走去。

城外有幾個光禿禿的小山包，蕭冊的身形剛剛隱沒在山腰後，這個人的行動突然快了起來，一口氣奔至山角，冷不防跟一個人碰了一個滿懷。

他定眼一看，這人不正是蕭冊？祇見他笑嘻嘻地向他賠禮道：「對不起對不起，嘻，你不是城內那個偵緝隊的小金嗎？啊，失禮，失禮！」

小金尷尬地笑了笑，乾咳了一聲才板臉喝問道：「剛才你藏到那兒去？」

「報告，咱正在，正在……嘻嘻，正在大解，失禮失禮，沒先向你申請，請原諒，請原諒！」

「大解怎麼會跑出來撞人？」

「咱正在緊要關頭，聽見聲音，以爲是來了頭野狗，所以連忙抽起褲子跑了出來，沒想到竟是你老人家！」

小金朝地上吐了一口痰，道：「放你娘的屁，你不用繞着彎罵人，你這小子給我小心一點，要不然打斷你的狗腿。」

蕭冊又笑嘻嘻地說：「你老人家不用生氣嘛！咱又不是不讓你跟着，啊哈，咱該上路啦！」

小金「咳呸」一聲又朝地上吐了一口濃痰，道：「他媽的，倒霉，你給老子滾得遠遠的。」

* * *

蕭冊走了半里路，回頭不見小金跟來，也朝地上吐了口痰：「他媽的，倒霉，今天一開市，祇賺了三個大洋！」他右手在褲袋一掏，手掌攤開，果見三個大洋，在太陽下發着光亮。

「咳呸，小金，小金，你他媽的眞的沒改錯名，身上眞的沒甚麼金，他奶奶的，老狐狸派了個大飯桶來跟着老子，操他娘的皮，老子也不是今日才出來混的。」

罵着罵着他又神氣了起來，一直朝河北方向走去。

蕭冊走到河北省境內的故城便停了下來了，他先找一個澡堂，把身上的汚垢洗淨，換上了新買的衣服，梳好了頭，這才離開。

人說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眞的沒錯。一二個鐘頭後，他蕭冊已全改了個樣子，現在他走在路上，誰敢說他是個小賊？

蕭冊在弄堂裏慢慢地走着，迎面來了一個胖子，一看這人的衣服，便知道他身上的錢財必定不少。蕭冊抽出斜插在衣領後的摺扇，「刷」的一聲把它打開，輕輕的搖了幾下，迎面走去。

胖子好像是喝了點酒，走得很慢，蕭冊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的腰包掏了過來，摺扇一捲，他左手伸入袋中摸了幾個大洋，便又回頭走去。

他用扇輕輕敲一敲胖子肩頭，道：「老兄，借問一句，這城子裏可有甚麼窰子嗎？」

那胖子瞪大了一雙眼睛，看了他一眼：「你要找妞兒？拐一個彎，去找柳三姨吧！」

「謝謝！」蕭冊又把腰包塞回他的腰帶上，這才踏着輕鬆的步子出街去了。

他祇取了胖子十分之一，相信胖子在酒醒之後也不致發覺，他依址去找那個柳三姨。

柳三姨在城中的名頭實在不好，不過，那些光棍兒却當她是活菩薩般，每隔一段日子便來孝敬她。

她在家裏養了六個還算漂亮的妞兒，操起醜業來，由於沒有競爭對手，生意倒也滔滔不絕。

蕭冊要了一個合眼緣的，也不講價錢，便入房了，他在德州大牢蹲了一年多，久未曾聞過肉味兒，這一次就像口饞的貓兒見到死魚，也當作鮮猛活跳的吃個不亦樂乎。

累了，磕睡了一陣，醒來時，太陽已是偏西了，那妞兒問他：「大爺，你今晚兒是不是歇在這裏？」

蕭冊撩開蚊帳，看了她一眼，登時倒抽了一口冷氣，心中暗罵自己：「許是餓昏了頭，竟連母夜叉也分不出來。」便冷冷地說道：「大爺吃飽啦，沒胃口，叫妳娘來算帳吧。」

出了窰子，上了一趟館子，好好地吃了一頓，反正這些錢又不是自己的，花得狠也不心痛。

月亮升上了牆頭，他才哼着小調找了家客棧歇下，他把鞋子一甩，歪身躺在床上，心想「累」了半天，也該好好睡一覺了，可是，偏偏睡不着。

一闔上眼，便好像看到那堵牆高堅實的石牆，他自己也窩火了：「去他媽的，我蕭冊又非沒種，怎麼盡想這些喪氣的事兒！」

腦子裡又想給起了同倉的難友戴稻的臉龐來，戴稻比他早幾個月住進德州大牢，因爲他比蕭冊多判了半年，所以還未出來，他還清楚地記得他們見面時的情景。

* * *

蕭冊剛走入鐵籠，背後便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鐵閘關閉聲，他心頭一沉，雙眼不由的仔細打量起來，咳，這鬼地方，他可要跟它相處足足一年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又哼了一聲，索性歪身倒在地上的稻草上。

只聽到一個淡淡的語氣道：「你叫甚麼名字？」

蕭冊一怔，霍地自地上滾了起來，這才發覺靠牆角蹲着一個滿臉鬍鬚的漢子，他哦了一聲：「原來咱還有個伴兒，好，好，好得很，喂，我叫蕭冊，你呢？老兄？」

「蕭冊？蕭冊……」那人突然淡淡地笑起來：「原來你是小賊！」

蕭冊聳聳肩，說道：「我是小賊，難道你是大盜？」

「正是，我的名字叫戴稻！」

「戴稻？大盜？哈哈……」蕭冊又再睡下，「有甚麼好得意，大盜就比小賊强麼？」

「當然，不說盜賊的分別，單只大小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蕭冊嗤地一聲笑起來：「你的意思大盜比小賊强？」

戴稻傲然道：「這還用說麼？」

「可惜大盜跟小賊的命運却是一樣！」蕭冊揚聲道：「咱不說你也許不知，其實小賊也一向看不起大盜！」

戴稻怒聲道：「你敢看不起俺？俺只消一拳，便可以把你打扁！」

蕭冊口中嘖嘖有聲地說：「這不是嗎？大盜比小賊只是多了幾斤蠻力，你有讀過書沒有？」

戴稻一呆：「讀過兩年，這跟大盜有甚麼關係？」

「嘖嘖，你之所以淪爲大盜，便是書讀得太少！」

「哼哼！這樣說來，你讀過很多年書了？」

「也不多，只讀了四年。」

戴稻哈哈大笑，那些手銬脚鐐「叮叮」亂响，料是笑得十分厲害的緣故：「那你爲甚麼又會當上小賊？」

「咱讀書比你多，所以做賊，豈不聞大丈夫鬥智不鬥力？做賊的財物是用智慧賺來的，做强盜却是用力，自然不是大丈夫了！」

戴稻大怒，自牆角爬了出來，道：「鬥智有個屁用，俺一拳搗去，你便翹辮子了。」

蕭冊左脚一豎，右脚架在左脚大腿上，雙手放在腦後當枕頭道：「你不服氣，咱問你，你賺了很多錢？」

戴稻登時語塞，「難道你又賺得腸滿肚肥了麼？」

「咱只是運氣不好。」

戴稻「噗」的一拳擊在地上，巨銬又「噹」地响了一聲，他又笑了起

來。

蕭冊道：「哎呀，原來是個光頭的，晦氣，晦氣，難怪咱今日肚子一直不舒服。」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肚子舒不舒服關俺光頭甚麼事，俺又不是和尚，俺是嫌熱才叫人剃光的！」

「哦？原來你怕和尚？」

戴稻道：「和尚晦氣，老子便是讓一個和尚害了才讓老狐狸給捉住的，他奶奶，說眞的，你一天能賺多少錢？」

蕭冊道：「這可要看看運氣了，運氣好的時候，遇着肥羊撈上他娘的一票，便夠吃喝三幾年。」

「喂，我問你最多得到多少錢？」

「一百零七個大洋。」

「眞是個小賊，老子最大的那一票，不算那些首飾，單是現金也超過二百個大洋。」

「不過，咱日子過得很逍遙，手頭緊的時候隨便伸手一摸，哈哈……怎樣，你們爲了下一趟手，還得等機會！」

「小賊，你假如不服氣，咱們來個比賽如何？」

「比賽？甚麼比賽？」

「你若有膽量，就答應，反正咱也只比你遲出去十五天，總有機會碰頭。」

蕭冊自地上滾了起來，「好，一言爲定，老子最多等你半個月！」

「很好！」戴稻又倚在牆角假寐。

「喂！你的拳頭很硬？」

「俺曾經空手一口氣打死七個大漢！俺的身手可是經過名師指點的，像你這種人十個也抵不住老子一拳！」

「喂！老狐狸池一夏呢？他抵得你幾拳呢？」

戴稻哼了一聲：「一年之內，你替俺規矩點，否則老子便揍得你爬不起來。」

蕭冊不吭聲了，他不是怕，是在想着心事，想以後怎麼逃避老狐狸的追捕。

蕭冊在故城住了幾天，這才兜了一個圈子返回山東，他不到德州，却在泊城歇了下來。

這是他跟戴稻約定見面地點，這幾天他可規矩得很，一步不離旅館，靜候戴稻依約而來。

過了幾天，戴稻尚未前來會合，他計算一下日子及行程，估計應該早到了，心想：莫非他膽怯了？便決定再多等三天，假如戴稻還不來，他便離開泊城到別處發財去啦。

一直到第三天的夜裡，旅館大門突然被人用力敲了起來，蕭冊已被驚醒，他披了件外衣，向窗外探頭望去，只見店外一個老頭模樣的人，騎着匹青毛驢子，手中拿了長長的烟桿兒，那背上掛着一個水袋，一個包袱，一頂竹笠把他的頭臉全蓋住。

他怔了一會，忖思：「這人活像是長在山內的山東老鄉模樣，怎地半夜拍門拍得這般急，莫非是老狐狸他裝扮的？」回頭一想，又覺不對，他人長得高高瘦瘦，一向都弄得十分齊整，豈會是……

正在胡思亂想中，房門忽然又被人敲打起來，他心頭一跳，沉聲發問：「誰？三更半夜吵人？」

外面傳來那個叫小流子的跑堂聲音：「大爺，請你開開門，有人要找你！」

蕭冊沉吟了一下，霍地把門門托起，接着把房門打開。只見小流子後面站着的那個頭戴竹笠的鄉巴佬：「打擾大爺不好意思，嗯，這位大爺說是找你的。」

戴竹笠的突然把小流子推開，一步跨入房內，順手把門關上，「怎麼啦？連俺也認不出來！」

蕭冊心頭一鬆，却故意裝作沒事一般地和衣躺下床上，「咱還以爲你沒膽子應戰呢，大盜本就不如小賊嘛！」

戴稻提起桌上的茶壺，把嘴對着壺口，骨嘟骨嘟地把一壺茶全灌進肚子裡去！

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狀似極爲愜意，伸手在嘴上一抹，說：「你以爲池一夏那老狐狸是這般容易甩掉的嗎？哈，若非老子道行高，哼……」

「現在他到底被你甩掉了沒有？」

「現在他大概還在河北的邊界兜圈呢？」

「好，你說吧！咱們怎麼比法？」

「明天再說吧！」戴稻身子一歪，便在蕭冊身邊躺下。

＊　＊　＊

次日，蕭冊帶着戴稻到一家飯館吃飯，戴稻老實不客氣地叫了一大堆菜，又叫了兩斤高粱。

蕭冊雙眼一翻，「是你請客呀！」

「他奶奶的，別小家子氣，你老子出來到現在還未開過市，這幾天都是啃窩窩頭！」

「哎呀！眞可憐！大盜竟然不如一個小賊，好吧，咱便樂得暫且做個東道。」蕭冊眼珠子一轉，「不過，以後咱可要把你『吃』回來。」

「你奶奶的，小賊小氣，老子有了錢，任你吃喝！」他仰頭喝了一口高粱，抬眼一看又道：「咱們難兄難弟乾杯！」

蕭冊笑道：「咱們是賊兄盜弟，好，乾一杯，」他只喝了一小

口，便把酒杯放下，挾了一塊鷄肉放入嘴中，「現在該說了吧！」

「屁話，現在嘴巴是用來吃飯的！」戴稻狠吞虎嚥，把酒菜全吃個清光，連酒瓶兒也倒歪在一邊，這才揉揉肚子，打了個酒呃，說：「十五日後，咱們重來此地，看誰賺得多！」

「就這樣簡單？」

戴稻拿起竹笠往頭上一放，「不叫簡單，叫乾脆，走吧！」說罷便出了飯店子。

蕭冊冷哼了一聲結賬出店，又見戴稻迎面走來：「喂，夥計，先拿幾個大洋使用一下！」

「嘻嘻，這不大像樣吧！未曾比賽已經輸了。」

戴稻臉色一沉：「別廢話，五個還十個，拿來。」

蕭冊數了五個大洋給他：「話可是你說的，咱可沒說，要不然又說咱小賊小氣，好吧，大家走着瞧吧，十五日後見眞章！」

＊　＊　＊

十五日後，蕭冊先回來，他仍在那家旅館開了間房，睡了一覺，又出去吃了晚飯，回來時還不見戴稻回來，他不禁暗暗得意：「哼！那麼大個人，一味胡說八道，九成踩不上肥羊，哼哼，祇怕連那筆債也還不了！」

想到此他不禁笑了起來，回頭一想：「不好，他若找不到肥羊，那筆債還是小事，祇怕還得養他！」

他把這十五天的收穫倒了出來，收穫實在不錯，計算一下，金銀首飾、玉珮珠寶不算，單是那些大洋，便足足有二百多個。

「二百多個大洋，窮苦人家已足夠吃上好幾年了，大個子即使打上了一票，他能有這麼多？」他又得意地數了一下，然後躺到床上。

「格格，格格格！」蕭冊立即跳了起來，這是他跟戴稻事先約好的暗號，他懶懶地把房門拉開，出現在他眼前的果然是那個戴竹笠的大個子戴稻了。

戴稻一下子便閃入房中，粗着聲音說：「把窗簾拉上，點燈！」他自己回身把門上門了。

蕭冊聽他聲音有點不對，慌忙問他：「有甚麼不對！別是給人家綴上了？」

「你奶奶的，你說話眞像個妞兒，別嘮嘛，快把燈點上。」戴稻摸黑的走了上來。

蕭冊祇得劃了根火柴把燈點亮了，「哦！你掛彩啦！」

「他媽的，霉氣！」戴稻把外衣脫了下來，露出那件半黃不灰的白襯衣，靠肩處却染了血漬：「你奶奶的，別站着看猴戲，幫一把，拿點藥來吧。」

「啊哈，這時候去那裏買藥？對不起，這咱可是外行，你沒傷着筋骨，總不會死吧！」

「操你娘的蛋，藥放在我背簍裏。」戴稻又把襯衣脫了下來，雙手一分，撕了幾條布條下來。

蕭冊一邊替他上藥，一邊說：「咱看你背簍沉甸甸，似乎打上了頭肥羊！」

「那還用說！」戴稻語氣透着幾分得意，用力把布條紮緊，擦了一把汗，又骨嘟骨嘟地灌了半壺茶，便把背簍上的「財帛」全都倒了出來。

祇見白的黃的綠的，花花綠綠地堆滿了一桌。蕭冊一雙眼睛忽地睜得像雞蛋般大：「這……都是你一人幹的麼？」

「廢話，俺是有名的獨行盜，當然是一個人幹的，」戴稻自腰上摸出一塊窩窩頭，啃了一口，又呼地一聲把它吐了出來：「他奶奶的，這半個月都是吃這種東西，幾乎要淡出鳥來！」

蕭冊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是光頭嘛，當然得吃素啦。」

戴稻拋了十個大洋給他：「咱的債先清一下，你去叫夥計替咱買幾碗麵吧。」

吃了麵，戴稻伸了一下懶腰：「小賊，你這半個月來，收入共有多少？」

「大洋二百三十二個，珠寶首飾一批。」蕭冊沒好氣的說道。

「哈，就是那一堆呀？咱也別算了，這叫做瞎子吃餛飩，心裏已經有數了吧。」戴稻得意的道：「大盜與小賊之分不是清清楚楚了嗎？」

「不過咱身上却沒有帶一點彩，也用不着天天吃素！」

「哼哼，那因為是日子太緊，老子沒有時間踩清道子，才會掛彩的。」

「喂！你到底怎麼掛彩的？你不是說赤手空拳可以一口氣打死七個大漢子麼？」

戴稻憤憤不平地道：「沒想到那隊馬幫有幾個練家子。」

「哦？這就難怪！說來聽聽嘛，反正又睡不着。」

戴稻掏出烟袋，裝了一鍋烟，就着燈前點燃烟絲，茲吧茲吧抽了起來，模樣兒就像個五六十歲的糟老頭。

* * *

戴稻出了城，騎着毛驢四處蕩，碰着了單身的商旅也沒有興趣打他的主意，這樣子過了七八天，便遇着了一隊馬幫，細數一下，人數竟有四五十個之多，他自忖「吃」不下，祇有又去別處。

到了第九天才找上一隊小馬幫，這隊馬幫祇有八九個人，馬匹却有二十四，他暗暗綴上了，跟了一天，總算摸到了一點內情。

這隊馬幫是由一個姓焦的老頭帶領的，他帶着一個孫女兒，看年紀大概是十七八歲，用方巾裹着頭髮，一看她的行動便知道是個練家子，不過戴稻自忖有把握制住她，便想出一計，催驢在前頭等他們。

不料那隊馬幫在日落之前便停下了，戴稻等了好一陣不見馬幫到來，便決定上前查看，他在這道上已浸淫了好幾年，十八歲那年便開始吃這行飯，因此行動十分小心，先用厚布稻草包住了驢蹄，然後才由原路趕回去。

待他找着了馬幫的住紮地，月牙兒已掛在半空，營外有兩個大漢持棒看守，他不敢硬攻，便找一個隱蔽的地方伏了下來。

等了好一陣，正在逐漸不耐，忽見營中走出一個人來，却是那個以方巾包紮頭髮的少女，少女輕輕跟那兩個大漢說了幾句話，便朝戴稻所藏之處走過來。

那兩個漢子祇以眼看她，雙脚沒有稍動，戴稻心頭狂跳，心知少女必是找地方解手，不由暗暗高興：「嘿，他奶奶的，這雌兒自個送上門來啦！」

他不敢稍動，那少女四處看看沒有人，便解下腰帶，背着他蹲了下來。

戴稻藏在一塊大石之下，月光照不到，那少女也因為此處月光照不到，故此才蹲下來。

戴稻心頭狂喜，耳中聽得一陣沙沙的水聲，連倒霉的話兒也不罵了，悄悄抽出藏在綁腿上的刺刀，虎地一聲撲了出來。

沒料，姑娘背後有棵小樹子，戴稻撲得急，脚步踢着小樹，不由發出一陣聲音，那少女也十分機警，霍地向前一伏，讓過戴稻。

戴稻立即壓了下去，冷不防那妞兒就地一滾，臉向夜空，左脚飛踢戴稻的手腕，右脚猛踢他下盤！

戴稻吃了一驚，想不到那妞兒反應竟不輸個男子漢，祇得躍高避過她的右脚，手腕一翻一劈，反切她的小腿之上。

那妞兒左脚又向上一蹴，半空踢着戴稻的脚，戴稻摔下時站立不穩跌倒地上！

此時那妞兒大叫一聲：「有賊！」

那兩個巡夜的漢子早已聽見聲音，慌忙奔了過去，那妞兒見戴稻摔倒，急忙爬起來，剛剛跑了幾步，沒想到匆忙間忘了拉回褲子，給褲脚絆倒了。

戴稻向她滾過去，手掌向她抓去。嗤！入手彷彿抓着團棉花，又似抓着一條活魚，滑不留手，敢情是摸着那妞兒肥白的屁股兒！

他罵了一聲：「霉氣！」一翻上來便想騎上妞兒身上。

那妞兒罵了一聲：「下流胚子！」抓起地上一團泥沙向他撒去。

戴稻怪叫一聲，閃退開去，一個持棒的漢子已然趕到，吆喝一聲，棒棍向他背後擊去。

好個戴稻，果然有幾分眞實本領，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向旁跳開，左手看也不看地抓住他的棒子！

那漢子用力一拉，拉不動，妞兒回頭望見，三兩下繫好了褲子向他撲來！

戴稻左手突地鬆開，那漢子猝然失去重心，仰天摔了個大跤。

戴稻反而向那妞兒迎去，那妞兒雙脚飛踢，他叫了聲：「好個鴛鴦腿！」身子一讓，仍向前欺去。

那妞兒腿上的功夫着實厲害，眼看那右腿是直踢，見被他閃過，忽地擰腰來了一個橫掃。

戴稻左手忽地搭落，準確無比地抓住她的足踝，接着向高一拉，那妞兒站不住，登時跌倒！

就在這時候，戴稻忽感眉頭一陣疼痛，心知要糟，連忙乘勢跪下，以膝壓住妞兒，刺刀立即架在她的喉頭上。

原來是另一個巡夜的漢子追來，用刺刀刺傷了戴稻，他一刀得手，正在暗暗得意，冷不防，妞兒已被制住，隨即見他把她拉了起來，左手把她的手臂屈在後背，刺刀繞過脖子抵在她的喉頭上。

「兄弟祇是為了發財，請各位不要亂動，以免刀子無眼，傷了這位花不溜丟的姑娘。」

那兩個漢子登時不敢亂動，祇見一陣急亂的脚步聲傳來，那焦老頭及幾個漢子聞聲趕了過來，他一見自己孫女兒被人制住，忙說：「好漢有話慢慢商量，千萬不要動刀子。」

戴稻哈哈一笑道：「大爺祇想發財，祇要你們肯把財物分一半給咱，咱自然會放過她！」他手上用勁把妞兒拉退，佔了個有利的地位。

那幾個漢子滿臉怒火，一個漢子說：「你就算是拿了錢，便能逃得掉了嗎！」

「這是大爺自己的事，不用你擔心。」戴稻臉色像鍋底一般：「老頭，爽快點，這些年來你可發了不少財啦，分一點給咱，也用不着心疼，要不然咱便把你孫女兒抓回去做老婆啦，反正剛才她前後都讓咱給看見啦！」

那妞兒心頭一酸，嗚咽地叫了一爺爺，便抽抽泣泣起來。

焦老頭也慌了手脚，忙說：「你要錢便請拿去，千萬別起歹心。」回頭對一個漢子道：「小虎子，去把那個虎皮袋子拿過來。」

那漢子又狠狠地望了他一眼，才老大不願意地走了。

不一會兒，便見他提了一口虎皮袋子走來，焦老頭把袋子裡的東西全倒了出來。

戴稻忙說道：「大爺祇要你一半，留一半讓你們下次做本錢。」

焦老頭果然把東西分成兩堆，又拿了一口麻包袋子把其中一堆裝入袋子裡。

戴稻見弄好了一切，撮口一吹，發出了一聲尖銳之極的嘯聲，不久便見那頭粗壯的青驢子跑來：「請你把袋子紮在青驢背上，可千萬別動歪念頭，否則休怪大爺心狠手辣哩！」

老頭依言把袋子紮在驢背上，戴稻又拉妞兒後退幾步：「你們也後退十步！」

焦老頭連忙吩咐手下退開，戴稻見一切妥當，這才收了刀子，脚底在她屁股上一蹬，把她踢掉，然後翻身上驢，向驢子狠狠踢了一脚，那驢子吃痛，嗚地一聲使勁奔去。

戴稻哈哈大笑，他怕那些馬幫會騎馬追來，便在身上掏出了一把鐵釘，沿途洒上，並專挑小路而行，一路向山上奔去。

這是他的經驗，因為驢子善跑山路，馬匹却需走平路才能展其所長。

翻過了山，他才往泊城奔去，他怕過了時日，路過小鎮也祇買了些傷藥及窩窩頭便再趕路，終於在半夜前趕到。

* * *

蕭冊聽完了戴稻的話後，臉上露出羨慕之色，道：「原來大盜兄不但拳脚厲害，連智謀也不差！」

「你服是不服？」戴稻抓下臉上的化裝，露出那張精悍的臉孔來：「這次比賽是不是咱贏了？」

蕭冊聳聳肩說：「他媽的，當然是你贏了。」

「好吧，咱欠你的債也清還了，咱們明天便各走各的了。」

蕭冊躺下床，喃喃地說：「其實大盜跟小賊也未嘗不能合作呀。」

「盜與賊不同行，有甚麼好合作？」

「假如盜能借賊之技，賊能借盜之力，豈不是可以打更大的票子？」

「哈哈，你想來跟咱分贓？」

「不如咱們合作吧，由咱來負責去踩道以及安排撤退路綫，由你出手，這不是很好嗎？」

「好，好。」戴稻也躺了下來：「你挑輕的，省力的，冒險的却由咱去幹，你說咱是不是傻子，傻

子才會答應你。」

「咱做賊的一雙賊眼可比你們强盜厲害，祇要咱掃一眼，便知道這人有沒有油水，而且，咱把贜款分作五份，你佔三份，咱佔二份，你道如何？」

蕭冊見戴稻不答，又說：「何況你下手時，咱可以作照應啊，勝過你單人匹馬去冒險啊！」

「不過你能做的咱也都做得來，咱爲甚麼要分五份之二給你？」

蕭冊聽這話便知他已有點意動，便又道：「多了一個人便可以向一些較大的馬幫下手，對你來說可沒損失，而且多個人商量，總好過一個人瞎摸。」

「咱答應你。」戴稻故意頓了一頓，才說：「咱先試做一單，以後再說，而且，一切都得聽咱指揮。」

蕭冊沒口的答應：「這個當然，這個當然。」

「好，現在好好睡一覺，有話明天再說。」

* * *

三日後，他們兩人便出發，戴稻依然騎着那頭青驢，不過却換了裝束，蕭冊也騎了頭毛驢，却扮成一個商人的模樣。

他兩人一直向東走去，走了兩日，便看見前頭有隊馬幫，十來個人的模樣，幾輛車子自地上走過即留下很深的輪印。

戴稻向蕭冊打了一個眼色，便慢慢超前，蕭冊却遠遠吊在馬幫之後。

他們一連換了二次裝束，總算打探到一些消息，這個馬幫是從保定運一批絲綢到邯鄲，再運一批瓷器到洛陽。

照情況看來，這隊馬幫是長期行走河北及山東的了，這是最後的一站，身上油水必不少。

這隊馬幫的老大姓姚，是個精壯的中年漢子，他們的錢都放在那個姓姚的馬背上，看情況這個果子不容易吃，何況馬幫裡的人個個長得虎背熊腰。

第五天，仍然找不到下手的機會，看脚程再二天便到了地頭濟南了，到了那裡再想下手可更困難。

戴稻於是決定放棄，因爲他不做沒把握的事。

蕭冊却冷冷地道：「你怕了？你若怕了，何不向那些單身的旅客下手？」

「誰不知道，這年頭單身的商旅身上都沒有甚麼油水，假如是肥羊，他也不會是單身啦，起碼也會挑幾個保鏢。」

「對啊！既然如此，這一票爲甚麼不敢下手？」

戴稻怒聲道：「你沒有見他們防得很嚴嗎？」

蕭冊嘻嘻一笑道：「你沒聽見人說賊公計狀元才麼？」

「哦！這倒是咱小看了你，且說來聽聽，他奶奶的。」

蕭冊便在他耳邊上說了一陣子話，祇聽得戴稻「他奶奶的」之聲不絕於耳。

次日一早，戴稻便施施然在馬幫的前後出現，來回奔了好幾次才離開。

馬幫的人都發現了，更加小心戒備，入夜前他們過了齊河，便在齊河邊歇了下來。

預算第二天便可以過黃河了，過了黃河便是濟南地界，那就不怕了。

那個姓姚的老大心思頗縝密，便把車輛安放在河邊，分了一批人馬當值，其他的便睡在車上。

到了半夜，忽聽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一干睡着覺的人也都醒了，連忙抽出棍棒大刀一字橫排地守在車前。

前面樹林中，忽然「嗚」地一聲，射來了一支响箭，「噗」插在地上。

可是過了好一陣，仍不見有人來，姚老大心頭打了一個轉，便對手下說：「依然全力戒備，不可鬆懈！嗯！對，多點幾把火吧，反正已給人綴上了，也用不着顧忌露出目標。」

隔了一會兒，又一陣馬嘶聲响起，可是依然不見有人衝殺過來，衆人都是心頭忐忑，不知這批响馬搞甚麼鬼。

第三次馬嘶聲過後，姚老大再也忍不住，便對一個精壯漢子說：「林七、葉成，你倆悄悄過去看看。」

黑暗中祇聞兩個人脚步聲漸漸遠去，不一陣，那兩個脚步聲又傳了過來，那個林七回來報告：「老大，前面那座樹林中有三匹馬被人縛着，却不見有一人。」

姚老大「啊」了一聲，想了一會，冷笑一聲：「大家照原定計劃，一半人上半夜休息，一半人當值，這批响馬不會在這裡下手。」

林七道：「老大怎知道他們不會在這裡下手？」

「他們是擺空城計，讓咱們沒覺好睡，明天好在黃河上動手。」姚老大輕聲一笑：「總之當值的小心一點便是，有事便喝一聲，火把熄去，別讓他們知道咱們在休息。」

火把登時熄去，四周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姚老大翻身躍上車裡躺下，夜裡，夏蟲蛙聲响成了一片，他很快便睡着了。

過了好一陣，上半夜當值的人紛紛叫醒睡着的人，姚老大醒來，

習慣地伸手向腰際摸了一下，一摸之下，不由叫了一聲：「咱的錢袋？」伸手往車上一摸，入手全是粗糙的麻袋，便喝道：「快點火把！」

那個林七立即點了一根火把走過來，火光下祇見篷車裡，堆滿了裝着瓷器的麻包袋子，那裡有錢袋的影子。

密密的麻袋子裝滿了一車，留下一個小小的空位，只足夠姚老大曲身蹲下，這巴掌大的地方一眼便能看盡，林七忙道：「老大，要不要把貨物搬下來找一找？」

姚老大臉色蒼白，他把腰帶解下，只見腰帶上有一根細繩子，是用來縛住錢袋的，此刻只留下短短的一截，湊在火光下一望，斷口十分齊整，分明是給人用利刀割斷的，他嘆了一口氣道：「不要找了，給人摘去了啦！」

各人都是一怔，林七大着膽子問道：「老大你沒發覺嗎？唉，咱們六個人可沒有一個偷懶，但是却也未見有人走過來啊？」

「咱們若發覺，還會讓人摘走？這不是廢話？」他失了錢袋，數月來辛苦變成泡影，心情十分煩燥，粗聲地道：「大家找一找，看看有沒有甚麼線索？」

林七等人嘴上應着，心中却在想道：「找到了線索又如何，難道去追他，哼！財物給强盜搶去，還有歸還之理麼？」

不過，姚老大素有威嚴，此刻又在盛怒下，各人都不敢說出口來。

過了一陣，只聽得葉成驚呼一聲：「車下面有水！」

姚老大接過林七的火把，向車下一照，果然見地上一片水漬，他想了一下，不禁罵了起來，「操他娘的，原來剛才馬叫時，另外有人由河上爬上來，咱們只顧前面，忘了後面，準是讓他藏在車下，待老子睡着了才偷偷的動手。」

林七也罵道：「他娘的皮，這干响馬十分狡猾呀！咱怎會想到响馬會自水裡爬上來！」

* * *

林中，一棵大樹下生了一堆火，戴稻及蕭冊正在分贜。

戴稻用手指彈着一枚大洋，放在耳邊兒聽，臉上露出笑容。

蕭冊笑嘻嘻地道：「怎樣，咱這個小賊還有點用處吧！」

「對，有點用，不過沒有你，老子一個人也幹得了！」戴稻聲音立即變冷。

「咱怎敢說你幹不了？不過要是你一個人，大概要花不少氣力吧，說不定又要讓人在甚麼地方砍上一刀！」蕭冊却笑容不改。

戴稻把錢收了下來，淡淡地說道：「所以咱說你還有點用處，嘿嘿，假如這些人不是靠河歇宿的話，你又如何能把銀子弄到手？」

「那只有再等機會了，也許等他們過黃河時再動手，只要那個姓姚的是隻旱鴨子，咱便有辦法！」

蕭冊笑嘻嘻地說道：「不過那總得費點手脚，咱們兩人一合作，運氣便好起來了。」

「再打上三兩票，咱便想洗手不幹了，拿了本錢討個老婆，做點生意也該夠的了。」

「你想做甚麼生意？」

「當然是正當生意。」戴稻看了他一眼道：「難道你想一世做賊？」

「哈，幹沒本錢生意的人也想做正當生意？老兄，不是咱看輕你，只怕你連算盤珠子有幾粒也不知道，三撥兩下虧了本，不是要再吃回頭草？」

「依你說，咱便終生爲盜了？」

「這又未必。」

戴稻挺一挺腰：「你奶奶的，這又不是，那也不是，你到底想說些甚麼？怎不爽爽快快說出來？」

「只要打上一票狠的，足夠咱們吃喝半生，還做甚麼生意，買些田地收租豈不安享晚年？」

「你這個騙賊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足夠咱們吃半生的，要多少才夠？」

「你說呢？儉一點使用，二三千個大洋夠不夠？」

「不大夠，不過也可以？」戴稻忽地跳了起來，「這麼大筆錢憑你我兩人可以拿到手？你不是痴人說夢話吧！」

「所以，咱說賊比盜高明，便在這裡了。」

「你且說來聽聽，高明在那裏？」

「盜者從來只是强盜，賊者，却有偷賊、騙賊、竊賊、奸賊、歹賊等等之分，證明賊比盜多門路。」

「說這些有個屁用！」

「咱們假如一直向這些馬幫下手，自然沒有屁用，而且危險得很，像今晚這般好運的事也不會經常發生。」蕭冊故意頓了一頓，又說道：「咱們若改變對象，說不定每人撈個兩三千大洋便不是太難的事情了！」

「你奶奶的，怎麼說了一半便不說下去了？」

「咱的意思便是向那些坐在家中納福的財主下手，這種人怕死得很，起碼比對付馬幫安全得多，只要咱們制住了他，我就不信他家人不乖乖地拿錢來贖人！」

戴稻目光一亮，「你倒說來聽聽，如何制得住他？」

「現在十劃沒有一撇，怎麼能說得出？」

戴稻說：「你找到對象沒有？」

「找到一個，家產沒有五萬也有四萬五千，咱們敲他三千也不算黑心！」

戴稻哼了一聲，回頭躺下，「既然你已找到了，怎麼不自己去賺，却邀咱同去？反正也用不着咱的拳脚功夫！」

「只因爲沒有你便不成，咱是看你還眞有兩手，而且做了一年鄰居，大家都了解嘛！」

「放你娘的屁，誰跟你做了一年的鄰居？」

「哈哈，你忘了在德州大牢……」

戴稻臉色一變：「你那個對象在那裡？不是在德州府吧？」

「你放心，在河北那頭，蕭册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那隻老狐狸，這人實在比鬼還精，自然避得他越遠越好！」

戴稻大喜道：「那麼咱們這便去吧！」

「明天。」蕭册說罷用泥沙把火掩熄了，他躺了下去：「不過，咱先說清楚，這次你要聽咱的，絕對不能有異議，否則便算拉倒，我也不『吃』你，贓銀跟你一人一半。」

戴稻想了一下，說：「便依你就是，你奶奶的。」

* * *

河北南宮是個小地方，不過却出了個大財主，這財主良田千頃，房產無數，却是個一毛不拔的人，因此鄉人背後便叫他「一毛不拔」，因爲很多人不是租他的田，便賃他的房子住，所以當面便叫他「黃財主」，久而久之，這黃財主到底叫甚麼名字，也給人忘了。

入秋後，天氣便逐漸冷了，現在是淸閑時候，今年年份好，看來收成也不錯，村民都十分高興，而黃財主也十分高興。

他錢雖然多，女兒他生了不少個，就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自小身體便十分孱弱，樣子跟他又不像，因此人人都說這是黃財主的小妾跟某長工的私生子，只是黃財主想生兒子想得發了瘋，明知做了烏龜，也只好認了。

他一直想生個眞正的兒子，因此每年都到附近大小廟宇去上香，只是都未能如願。

今年夏天比往常熱多了有一天黃財主實在受不了，便叫人把凉椅移到庭院的大樹下，他解開衣扣，挺着大肚子躺在凉椅上乘凉。

家僕把大門打開，好讓南風能吹進來，不久有個瘦長像根竹桿的道士經過，在大門口探頭探腦，黃財主一怒之下便叫僕人把他抓住。

那道士豈是這些惡僕的對手，也不過三兩下便被揪到黃財主跟前。

黃財主看他一眼便「咳呸！」一聲，吐了一口濃痰：「看你賊頭賊腦的不是好東西，你到底想打些甚麼壞主意，來人，把他揪下去賞十大棍！」

那道士殺猪般的叫了起來：「老道是化外高人，不是賊，剛才經過貴宅，覺得有點奇怪，所以多看了幾眼。」

「有甚麼奇怪，要你來看！」

「貴宅風水實在……實在有點那個，對面山崗上衝來的煞氣好重啊！」

黃財主登時坐直了身子：「你且說來聽聽，如何重法？」

一個僕人說：「老爺，您別聽他胡說八道，甚麼煞氣重，假如眞的話，老爺的錢怎會一天比一天多。」

「對啊！你且說來聽聽，要是說錯了便要了你的狗命！」黃財主一把蒲扇幾乎敲在道士的鼻頭上。

「施主有所不知了，這種煞氣說兇也可以，說好也可以，反正你們也聽不懂，老道士只能長話短說，總之貴宅旺財不旺丁，旺丁不旺財，施主既然滿面紅光，財氣顯露，便是旺財不旺丁，施主你還沒有後代吧？！」

「胡說！」一個惡僕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老爺的兒子已有七歲了。」

老道身子一震，又轉頭向大門望出去，他搖頭晃腦地看了一會，喃喃自語：「不錯啊！這山岡必有寃鬼，哼……莫非老道我看走了眼，施主旺財又旺丁？沒錯的沒錯的，即使有兒子也是不安穩，遲早不是破產，必是死了兒子，兩者必有一樣靈驗。」

黃財主臉色一變，滿面的紅光登時變成了青氣，「你怎知道山岡上有寃鬼？」

「老道便是告訴你，你也不懂，而且寃鬼還不止一兩個！」

黃財主身子一抖，聲音忽然放緩了下來，道：「你可有辦法把這煞氣擋住？」

老道沉吟了好一陣，才說道：「施主先告訴我那山崗是不是葬了甚麼人？」

黃財主乾咳了幾聲：「是葬了幾個人！」

老道看了他幾眼，「啊」地叫了一聲：「是了是了，這些大概便是施主叫人殺死的了，所以報應便在你身上，不在你夫人身上，這沒有後嘛，是在你身上，咳，說明白點，便是你再娶幾個老婆也沒用，假如令夫人是嫁給別人的話，則必定兒孫滿堂！」

黃財主臉色又是一變，心想：「這賊道士果然靈驗得很，娘的皮，對面山崗葬的人便是早些年那

幾個不交租的佃農讓咱叫人打死的……」想到這裏他不由打了一個冷顫，暗想：「老子做了閉眼烏龜，他又怎麼會知道？咳，無論如何得把他留了下來，說個分明。」

老道說：「施主，老道不是胡說八道，請施主放老道離開！」

黃財主連忙說道：「咱正要你留下來，咳，吃頓便飯，咱還有話要向你請教一下。」

那老道受寵若驚地說：「這如何使得，老道還要趕到八十里外，做一場功德。」

「這樣吧，請道長指點咱一二，要怎樣才能把那股煞氣擋住？」黃財主轉頭對僕人說：「你們都退下去！啊不，留下一個人來！」

老道說：「老道倒有一個方法，嗯，你們得在大門外，建一座屋子，這樣那股煞氣便冲向那屋子了，祇不過，那間屋子，你千萬不可住進去！」

「就這麼簡單？」黃財主難以置信地說。

「當然啦，那座屋子的建築可大有學問了，雖然不可住人，但一應傢俱等等可不能免！」

「既然如此，咱便建一座屋子，還得請道長來此主持一切，不過建好之後是不是可以擋住煞氣，而咱也可以有了個傳宗接代的人？」

老道正色地說道：「這個自然啦，老道豈會打誑？不過，建一座屋子可得花費不少時日，老道的……」

「祇要咱能有個兒子，咱又豈會吝嗇一點金錢，咱送你五十個大洋哩！」

老道心中暗罵，口中却說：「多謝多謝，不過，老道十日後才能來，嗯，這一日老道便會替你策劃一切，但現在老道想到貴宅各處仔細觀察一下，不知方便嗎？」

黃財主忙說道：「可以，可以，咱這就親自帶你去看看！」

* * *

老道出了小鎭便騎一頭毛驢離開了，一路上這老道幾乎笑破了肚皮，暗讚自己演技出色，不用說這人便是蕭册所扮的了！

他找到了戴稻之後，便把和黃財主交談的經過轉述了一次，戴稻悶了一肚子氣，陪他乾笑了兩聲：「你叫咱做甚麼？你去做管工，難道咱一直在這裏等？」

「你也扮一個道士跟咱去，這件事三四個月便可以解決，到了那裏一切聽咱的吩咐，那筆錢到了手之後咱們可以過一個肥年！」蕭册便把黃財主住宅的地圖在地上劃了出來，又一一對他解釋清楚。

戴稻用舌頭潤了一潤被秋風吹乾的嘴唇：「他奶奶的，原來這黃財主是頭大大的肥羊，咱們可以多敲他一筆哪！」

「這還用說！」蕭册也笑了起來，臉上顯露出狡猾之色。

* * *

十日之後，蕭册便帶着戴稻到黃財主家中去，黃財主一張臉登時沉了下來：「這個這個，你當日可沒……」

蕭册忙說道：「施主那五十塊大洋，已包括他在內了！」

黃財主登時換上了一副笑容，蕭册把屋子的圖則拿給他看：「這屋子祇是用作擋煞，所以老道把它的廳房一字橫排，這也可以省下很多的錢！」

黃財主對這句話更加讚賞，反而連聲多謝：「這件事，由你主持一切，噫，建屋的錢由咱管家負責，判工咱也有個相熟的。」

蕭册忙說道：「如此最好，省得老道四處張羅！」

於是黃財主建屋擋煞的消息便傳了出去，鎭上的人以及附近的鄉人都交頭接耳起來。

有人說：「這一毛不拔的財主刻薄兇毒成性，早該讓他斷了子孫，偏來了甚麼屁妖道幫他。」

又有人說：「一毛不拔這一來豈非承認那個寶貝兒子是個野種！」

閑話歸閑話，那判頭是鎭上的人，請的小工也都是本地人，總算讓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多了一條出路！

那道人日夜督工，一間紅磚屋便具雛形了，眼看冬天已至，夜裏經常下雪，進度逐漸的慢了，但看情形，無論如何這屋子在臘月都要全部完工。

這些日子來，蕭册與黃財主也混熟了，黃財主對他一言一動無不言聽計從，特地在內室撥了一間暖房，讓蕭册與及戴稻居住，每天大魚大肉的招呼他們二人。

蕭册肚子內到底存的是甚麼詭計，戴稻一點都不知道，窩了一肚子火，又答應了蕭册，說這件事由他做主，祇好每天飲酒解悶，而蕭册却整天笑嘻嘻的，彷似沒事一般，整天穿宅過堂，跟黃宅一家大小都混熟了，尤其是黃財主那個寶貝兒子，更是道長叔叔長叔叔短的叫個不停。

黃財主這天正在暖閣圍爐取暖，蕭册直接走上來找他，黃財主見他上來，不覺一怔：「道長有事找咱？」

「施主，眼看那座屋子也將建好，老道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可是那五十塊大洋麼？」黃財主放下手中的酒杯：「明天咱叫管

家先算給你。」

蕭卌微微一笑：「不是這個問題，咱這幾月吃喝都是用施主的，也用不着花錢，那五十塊大洋，慢慢才算未遲。」

「那麼道長是……」

「大概再有五六天便可以完成了，不知施主是要隆重其事，還是胡亂拼湊一下呢？」

「隆重其事又如何，胡亂拼湊又如何呢？」

「胡亂拼湊嗎，便把舊傢俱搬過去，隆重其事便得備三牲拜祭一番，這法事要做一日一夜。」

黃財主皺眉說道：「咱甚麼也不懂，依道長之見呢？」

「當然是隆重其事，偌大一間屋子都建成了，還在乎一場法事？」

「這也有理，這場法事你師徒要收多少錢？」

「法事要做一日一夜，嗯，五塊大洋吧。」

黃財主心頭疼痛，嘴上却說：「不貴不貴，便都依你，日子甚麼的都由你主持吧。」

過了幾天，蕭卌便來對黃財主說：「施主，吉日便在三日之後，日間做法事時，你來一下，便可以回去了，晚上施主跟夫人們都一定要在場，老道順便多做一道手脚，替你向大仙求賜麟兒！」

黃財主大喜，急問道：「那幾個姨太太也要去嗎？」

「全部都來，生兒子不會嫌多的。」

「對了，一切聽道長的吩咐！」

蕭卌辭別了黃財主，回到房中，一把將戴稻自床上拉了上來：「你不是整天磨着咱把計劃告訴你麼？」

「嘴巴在你臉上，說不說由你！」

「現在咱便告訴你，這件事三日後便可開始進行了。」

這句話可眞靈，戴稻立即精神一振，蕭卌便在他耳邊說了一番話，戴稻聽了，忍不住拍了一下大腿：「你奶奶的，想不到你倒有點鬼主意！」

「明天你去辦三牲時，順便辦些應用的東西。」

「這個自然由咱去辦。」戴稻喜孜孜地說道。

蕭卌輕輕一笑，臉上又露出那狡猾的神色，他推開了房門，又去找那小寶講捉鬼故事了。

* * *

三日之後，大清晨，蕭卌及戴稻便捧着一切應用之物走入新屋。

新屋大廳中已設了一個法堂，蕭卌及戴稻穿上簇新道袍，點了香爐，唸了一段教人聽不懂的經文，便喝道：「各路魔鬼邪神聽着，本大師在此，今晚你們可不許胡亂到黃家興風作浪，否則休怪本大師桃木劍下無情！」又喝了聲「疾！」含了一口白酒，用力噴出，那道白酒着地都化成了火。

黃財主及其妻妾都大吃了一驚，又暗暗佩服那道人法力高强。

祇見蕭卌又拿起一打魂鈴亂搖一通，戴稻把金紙人放入一個火盆，那盆金紙突然冒起了烟，隨即焚燒。

黃財主心中更是佩服，暗罵一聲：「他奶奶的，怎地讓咱至今才碰到他，否則，豈非已抱孫了。」

蕭卌放下桃木劍，對黃財主道：「施主可以叫他們把傢俱搬進來了。」

黃財主連忙吩咐下人把宅中那些舊傢俱搬了進來，床桌椅櫃、臉盆碗筷一應俱全。

傢俱搬好之後，蕭卌叫黃財主等人跪下禱告：「現在，你們可以去休息了，今晚戌時開始便得再來，千萬勿誤，以免白費一場功德。」

黃財主唯唯喏喏，牽着妻妾離開。

這一天，蕭卌和戴稻忙了一天，直至吃飯前才稍爲休息一下。

晚飯之後，他兩人入了房內，大概是去休息一下吧，不一會兒，蕭卌又派戴稻去請黃財主他們過來。

蕭卌及戴稻一做便做了一個小時，才稍停，黃財主等又跪又拜是枯等，早累得直不起腰來了，禁不住的問道：「道長，完了沒有？」

「大概過兩個鐘頭便可以了，千萬不要千年道行一朝喪呀！」

「是是，道長，咱知道了。」

蕭卌一回頭，見戴稻捂着肚子，皺眉道：「你做甚麼捂住肚子？」

「師父，咱做了一天的功德，還沒停，現在實在急得快忍不住了啦！」

「那麼快去快來！」

不一會兒戴稻揉着肚子走回來，蕭卌問他道：「都解決了沒有？」

戴稻向他笑笑道：「解決啦，師父咱再來吧！」

這一次他們唸經唸得更加起勁，這場法事功德又做了一個鐘頭，這才叫做功德圓滿。

蕭卌、戴稻把門鎖了，跟着黃財主回到舊宅，祇聽得黃財主對看門的說：「把門關上，晚上可不能大意。」

那兩個彪形大漢，齊聲應道：「小的一刻都不敢偷懶，老爺放心，今夜至今都沒有人出入。」

黃財主回頭對蕭卌道：「多謝道長，明天咱便把錢算給你。」

「多謝施主，你記得今夜便得趁熱打鐵啊！」

「今夜？」黃財主嘻嘻一笑，他朝妻子及兩個小妾的背後一指：「道長看那一個比較好？」

「這個由施主自個決定，老道教你的法子你可記住？」

「記着了，咱已做了七日和尚啦……今夜，嘻嘻，當然要找小的快活一番。」說罷黃財主便晃動着大肚子快步走入內堂。

蕭卌及戴稻二人相視而笑，兩人也快步走入自己的房內。入了房兩人又談了一陣，這才躺在床上發出如雷的鼾聲。

過了一陣，祇聽得一個急促的脚步聲傳來，接着房門被人拍得震天價响。

蕭卌含含糊糊地問道：「誰？」

「道長……」黃財主喘着氣叫：「道長不好啦，一切都完啦！」

蕭卌及戴稻祇得起床把門打開，蕭卌輕聲道：「施主，這麼快便完了事啦，恭喜恭喜，你靜候佳音好啦，令夫人一定……」

「哼！恭喜你奶奶個屁，我兒子不見了啦！」

「甚麼兒子？一夜之間便想有兒子？咦，莫非施主浪費了……那個那個……嘻嘻……」

「娘的皮，咱是說小寶不見了啦！」

「啊，小寶不見啦？他可沒來老道這裡。」

「咱沒說你藏起他，是是……」

「那還不快去找？」蕭卌回頭道：「徒兒，快與施主找一找！」

冬夜寒風呼呼，吹到臉上好似刀割般的疼痛。

黃府內外到處都是燈籠及僕人，夜風吹不散呼喊小寶的聲音。

蕭卌看那滿頭大汗的黃財主一眼，問他：「小寶今夜是跟誰睡的？」

黃財主哭喪着臉說：「咱見他娘要去看大師做法事，所以叫他跟他奶娘睡。」

「那麼他奶娘呢？」

黃財主拉着他的手去找奶娘，奶娘坐在房中痛哭，哭得比死了自己的兒子還凄涼，失了這個小寶寶可比她死了兒子更嚴重，死了兒子可以再生一個，失了小寶她死一萬次也不行。

想到黃財主手段毒辣，她怎能不哭呢？

黃財主尚未出手，小寶他娘已用指甲抓得奶娘臉上滿是血痕了。

黃財主指着奶娘罵了起來：「就是這婊子，他娘的皮，抱着小寶睡也會不見了。」

蕭卌喝了一聲：「你們都給我靜一下，徒兒，拿個香爐來。」

戴稻連忙捧了個香爐回來，把它放在桌上，蕭卌插了香，拜了幾拜，然後招指算了起來。

黃財主搓着手，急問道：「道長，到底如何？」

蕭卌目光一落，咦了一聲：「桌上怎地有一杯茶？」

奶娘抽抽泣泣地道：「是我臨睡之前喝的。」

蕭卌故作神秘地道：「大仙剛才有指示，說是外賊把小寶弄走的，這件事可大可小，不過，大概沒有性命之虞。」

「道長，你快說說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蕭卌一抬頭，怒聲說道：「老道若果甚麼都知道，豈不是活神仙？」財主又注目在茶杯上，他鼻子凑上去聞了一聞：「咦，這杯茶好像有點不對。」

「怎麼不對？」

「叫個人來試試。」

黃財主回頭喝了聲來人，立即有個打手走進來，蕭卌道：「你家老爺請你喝杯茶。」

那個打手喝後覺得沒有異狀，他正要回去，蕭卌却把他叫住，叫他坐了下來，那打手坐了一會兒之後，便伏在桌上睡了。

蕭卌拍了一下大腿，說：「對啦，茶中給人下了藥，奶娘不知，喝了便睡着了，小寶便給人家抱走了。」沉吟了一下，又說：「幸而我師徒今天一早至晚都在新屋那裡，否則，難免要令人發生懷疑了。」

黃財主忙道：「咱信得過你，你不用……咳咳，道長請替咱想個辦法，無論如何也得把小寶找了回來。」

「這還得先問問看門的，大概他們偷懶，讓人跑了進來。」

* * *

擾攘了一整夜，幾乎連每一寸地方都翻過了，仍然找不到小寶，黃財主更是心急了。

蕭卌輕聲在他耳邊輕聲說道：「施主何必太傷心，反正昨夜施主已經……哈哈，老道覺得你在一年之內，便有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黃財主哭喪着臉的說道：「可惜，咱，咱弩得太久……」

「那怎麼樣啦？」

黃財主拍了一下大腿：「他娘的皮，給浪費掉啦，屁也沒放進一點，怎會生兒子，他奶奶的。」

「怎會如此？」蕭卌目中閃過一絲狡猾的笑意：「老道可以開一帖大補藥劑讓你吃的呀！」

「娘的皮，咱正要爬上去，冷不防聽得奶娘的大叫，咱一驚，就完蛋啦！」

「原來如此，這可眞痲煩啦，你可知道，這一等又要等一年，才有第二次機會。」

「你不是說有了那間屋子，便能擋住那股煞氣了？」黃財主一急，幾乎雙手緊抓着他的道袍。

蕭冊嘆了一口氣，說：「施主你聽老道解釋，那座屋子沒錯，能擋住煞氣，不過，這屋子內，本來的煞氣尚在，老道一算，要五年時間才能全部散去，本來想讓施主早點……哈哈，沒想到一場功德是白費了。」

「娘的皮，咱已經五十二啦，再五年也不知道還行不行？」黃財主放下手，嘆氣說道：「咱一定要把小寶找回來，嗯，對，快去報官府。」

就在這時，一個看門的跑來說：「老爺，門上發現被人貼了一張紙。」

黃財主拿來一看，臉色登時變了，紙上寫着幾行字：「小寶在咱們手中，快備六千大洋，要四海錢莊的銀票兩張，明日黃昏派人送到亂葬崗，不可報官府，否則，咱們便把小寶殺了！」

黃財主不禁哭了起來：「天殺的，要六千大洋，不是要了咱的命麼？」

「是啊，不如報官府吧？」蕭冊說。

「不行！」小寶的娘叫了起來：「你們要害死小寶麼？」

正鬧着，一個僕人又走來報告：「老爺，花圃牆上一個窗花讓人弄鬆了。」

「他奶奶的，那些天殺的大概便是由那裡進來的！」黃財主拉着蕭冊說：「道長，你一定要幫咱出出主意。」

蕭冊嘆了一口氣道：「誰叫咱剛巧碰到這件事，好吧，爲了洗脫嫌疑，老道便幫你想想辦法。」

戴稻突然說：「師傅，咱們還得去清河做法事，訂金已拿了人家的。」

蕭冊看了黃財主一眼：「現在施主有難，我們師徒豈能就這樣離開？」

「對對，娘的皮，你這個小道士眞沒良心。」

「這樣吧，老道留下來，清河那件法事，你去替爲師主持吧，你也跟了我不少年啦，也該有點長進，試試單獨一人去主持吧，做好了後再來這裡找我。」

「對對，娘的皮，這樣最好。」

* * *

蕭冊跟黃財主在暖閣圍爐傾談：「施主，依老道看還是不要去報官府，不過，咱可派一些人先去亂葬崗那裡埋伏着，待賊人來接贓時，便把他抓下。」

「對對，那就多個人去吧。」

「這也不可，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標了，而且還要顧及小寶的安危。」

「啊，咱幾乎忘記了啦，這件事便由你決定吧！」

* * *

黃昏，亂葬崗上，宿鳥啼飛，呱呱亂叫。

老天不作美，今日早上到下午都下着雪，直到現在才稍停下。

蕭冊拿着兩張銀票，佝僂着腰向山上走去，到了山嶺前，他停了下來。

只聽得戴稻在一塊石後叫了起來：「喂，錢到了手沒有，快跑，小寶便在石後啦！」

蕭冊也叫了起來：「賊子只有一個人，你們快上來！」他叫着便向橫跑去！

那幾個打手，自雪中跳了出來衝上前，戴稻剛想站起來，便一拳讓一個打手打中倒地。

幸而他身手十分敏捷，立即自地上竄起，反手一肘擊在一個打手肚子上，那個打手啊地叫了一聲，捂着肚子踣了下去。

另一個打手，自身上抽出一把利刀向戴稻刺去，戴稻單足一擰，左脚突地飛起，剛好踢在那個打手的手腕上，刺刀立即跌在雪地上。

戴稻一個伏身，抓起地上的刺刀，剛站好身子，一根棒子已狠狠的擊在他腰上！

這一棍十分重，疼得他大叫起來，這時候另一個打手一脚踢向戴稻，刺刀一切，那打手立即收脚。

他一個轉身迫退另一個人打手，眼光一瞥，只見蕭冊已跳上山背後他預先準備的兩匹馬其中一匹上，接着拍馬飛跑了。

他大叫一聲：「蕭冊，你奶奶的獨吞贓金，老子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過你！」

話音未落，背後一陣劇痛，却是又吃了一棍，這一棍把他打得踣在地上。

刹那，另一打手躍起跟着向他踩下，他連忙一讓，刺刀向上一撩，只見那人哎呀一聲，這刹那，他突然覺得自己身子不斷向下滑下去，心頭一動，趁勢滾下去。

原來他已退到了山腰，此刻山上滿是積雪，他一直滑下山去。到達山下，忍痛躍起，跳上馬背，一掌擊在馬上，那匹馬吃痛洒開四蹄向前奔去。

* * *

戴稻一邊趕馬一邊回憶，他雖吃了一記「悶棍」，蕭冊獨行吞了贓金，但此刻一想起來，他還是不由不佩服蕭冊的心思。

所有的過程都是蕭冊設計策劃的。他在取得了黃家上下大小信任之後，便問小寶要不要看他捉妖，小寶平日聽見他講捉妖驅魔之事，早就想親眼看看，所以一聲答應，

蕭冊便拿了一包痲藥給小寶，叫他臨睡之前，把它倒入茶壺，奶娘一喝便睡着了。

自然奶娘臨睡之前有喝茶的習慣，他早就打探得清楚，然後他又教小寶自花園的花窗離開，兜了半個圈子，自新屋的後門進入新屋，藏在房子裡，當然他也沒有忘記叮嚀他絕對不能出聲，否則妖怪便會逃掉了。

算算時間差不多，戴稻便假借便急，跑入房拿二個面具給小寶，說這樣妖怪才不會認出他，小寶覺得好玩，便戴了它，一戴之後，便被迷倒了。

蕭冊早就寫了一封信藏在道袍中，待跟黃財主等人返回黃宅時，趁機把它貼在門板上，黑暗中沒人發覺，待到次日發覺，大家都以爲賊人是在外面貼的，豈會想到他們兩人？

戴稻離開黃宅後，便去買了兩匹馬，待到晚上翻入新屋，把小寶帶走。

最後才在黃昏前爬上山崗伏着……

想到這裡他回頭一望，背後那裡有人？大概那些黃家的打手在石後找到了小寶，忙不迭抱他回去領賞。

雪雖然停下了，地上積雪未溶，馬匹走過蹄印宛然，戴稻走了好一陣，忽然失去了蹄印，他想了好一會，知道蕭冊必在附近消失。

可是四下有疏落的樹木，蕭冊那裡去了？那匹馬又去了那裡？

對於馬匹戴稻可十分熟悉，他霍地跳下馬背，彎腰細看。

冷月照在雪地上，泛着銀光，兩行蹄印清清楚楚，一行是蕭冊的，另一行便是他自己的坐騎。

他低頭看了一看，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笑容，因爲蹄印不對，如何不對？第一，馬蹄之間距離不對，第二蹄印太深。

他暗罵一聲：他奶奶的，你想騙咱，還沒有那麼容易，這些蹄印特別深，豈不是蹄子踏過兩遍？咦，那匹馬大概是被他殺掉了，葬在某一處，他割下兩蹄紮在脚上而行？

想到這裡，他心頭一熱，跑到馬匹處，一刀刺在馬臀上，那匹馬痛叫一聲向前急奔而去，戴稻佝着身子向來路走去。

他身上穿着一件銀狐毛裘，在夜裡雪地上不易被人發覺，走了好一段路，到了一棵樹旁，見以後的蹄印都較淺了，便四處打量起來，這樹之後還有幾棵大樹，他哼了一聲，伸手在雪地上掏挖起來，只幾下，便見到血跡了。「娘的皮，他把馬葬在這裡，穿着蹄子走了一段路，又返回來，由樹上逃走！」

他立即爬上樹，果見樹椏上放着兩隻馬脚，他想了一會兒，躍下雪地上，向樹後的方向奔去。

跑了一段路便沒樹了，四處光禿禿，果然見雪地上有一行清清楚楚的鞋印子。

「你奶奶的，看你飛得上天。」

抽出刺刀，沿鞋印子走去，走了一陣，鞋印又不見了，原來那裡有幾塊尖銳的岩石露了出來，積雪不夠高未能掩得住。

戴稻聽了一會，耳中忽然聽得一個「畢畢剝剝」的聲音，便輕手輕脚的掩了過去。

前頭有一塊大石，背着風，石後露出火光，戴稻又暗罵一聲：「你奶奶的，你小子倒自在啊，坐在這裡吃烤馬肉。」

隔了一會，祇聽得蕭冊輕聲說道：「他媽的，咱一向都說大盜不如小賊啦，大丈夫鬥智不鬥力嘛！」

戴稻幾乎被氣炸了胸膛，忍不住自石後跳了出來，破口大駡：「放你娘的屁，老子看你現在還怎樣鬥智。」刺刀向蕭冊刺去。

蕭冊一跤摔倒地上，揮動那串着馬肉的鐵綫，把戴稻迫退了一步，他立即翻身坐了起來：「別動！」

「你還敢惡！他奶奶的，黑吃黑！」

「誰說咱要黑吃黑？咱祇是想到老子立功最大，却要與你對分，你豈不是太佔便宜了。」

戴稻向蕭冊走前兩步。

蕭冊喝道：「別走過來，咱還有一句話要說。」他把兩張銀票拿了出來：「你再過來，咱就把它拋在火上。」

「你奶奶的，六千塊大洋啊，一場燒掉不是成了竹籃提水，一場空？」戴稻冷哼了一聲：「你想怎麼樣，爽快說了出來。」

「咱要四千，你二千。」

「不幹，最少咱二千四，你三千六。」

「你還有臉跟我爭，你出過甚麼力？」

「條件是你自己提出來的，咱祇是照規矩辦事而已，其實假如你剛才不跑，咱說不定眞的祇拿二千便算了，哼哼，現在却沒有這般便宜了。」

「那你想怎麼樣？咱索性把它拋到火上。」

戴稻左脚一踢，把地上的積雪踢飛，緊接着向他撲了過去。

蕭冊眼前一花，慌忙後退了，不料被脚後一塊石勾了一下，登時仰天跌倒，手上一鬆，那兩張銀票便脫手飛出。

火光下，戴稻已持刀撲下，蕭冊脚一踢，叫了起來：「銀票被風

吹走啦！」

戴稻一怔，果然不見蕭册手上兩張銀票，這是命根子，他也顧不得找蕭册的霉氣，便向前奔去，却見一個青衣漢子低頭把那兩張銀票拾起了。

戴稻怒吼一聲，飛起一脚向他踢去：「他奶奶的，你想撿便宜！」

那漢子慌忙一退，忽地抬起頭來，月光下，戴稻一看，不由叫了起來：「是你，老狐狸！」心中實在又驚又怒，刺刀急向他刺去。

蕭册也聽見了，吃了一驚，心知今日若不把老狐狸池一夏解決，今後可沒有好日子過，於是也飛撲過來。

臨至池一夏面前，他腦中靈光一閃，突然停住了脚，哈哈笑了起來：「老狐狸，你也受騙了，你拾到的那兩張是假的，眞的在這裡。」伸手去腰間掏拿。

戴稻也哈哈大笑：「老狐狸，這次可眞是遲一步啦，啊哈，你有證據說明這錢是騙來的麼？」

「沒有證據，哈哈，老子這次眞的是遲一步啦，不過，就算有證據我也不想去找，這六千塊大洋是你們的，我相信，也可以爲你們作證，而且這裡是河北地段，老子也不想管。」

「那你追咱們幹甚麼？」戴稻及蕭册都不由一怔。

池一夏左脚突然飛起，把戴稻踢翻，蕭册忙說道：「且慢，咱們做個交易如何？」

池一夏冷冷一笑：「老子知道你想說些甚麼，你想提議六千塊三人平分麼？對不起，老子一個人要定了。」

「你好毒！」戴稻自地上爬了起來，用袖拭去嘴邊的血絲。

「嘿嘿，錢在我蕭册腰帶上，你如何獨吞？」

「哈哈，假如我身上的那兩張是假的，老子跟戴稻打了起來，你何不偸偸地跑掉了？」池一夏冷冷地道：「說到鬥智，你還是翻不出老子的如來佛掌啦，這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哈哈！」這次他却向蕭册撲了過來：「對不起，錢，老子要，人，老子也要。」

戴稻大怒：「老子跟你拚了！」刺刀向池一夏後背刺去。

池一夏一翻身，祇聽得一陣叮噹噹的聲音响起，戴稻眼前一黑，却原來池一夏自身上抽出條鐵鍊，向他掃來。

戴稻連忙後退，池一夏右手又有一條鐵鍊突地向轉身欲逃的蕭册後脚捲去。

蕭册「噗」的一聲跌倒，池一夏一脚踩在他背上，回身又向戴稻掃出。

戴稻見蕭册跌倒，大吃一驚，登時生了逃走的念頭，冷不防，池一夏說：「站住，你一離開，老子的手下便會開槍。」

戴稻登時站住。

「拋下刀子！」池一夏猛喝一聲，戴稻好像中了法術般的，把刺刀急急拋出。

池一夏聲音轉緩，「咱們也算是老相識了，你們乖乖地跟老子回去，老子便代你們向縣長求情，輕判你們。」說着用鎖鏈子把他們兩人的手脚鎖住，就在雪地拖拉起來。

走了一陣，祇見前面停了一匹馬，池一夏又自馬上拿下一條繩子把他們兩個縛住，然後躍上馬背。

戴稻一怔，問道：「你的手下呢？」

「老子那裡有手下？哈哈……」

「既然如此，你拿了錢爲何又要捉咱們回去，姓池的，不要做得太絕了。」

池一夏回過頭來，嘆了一口氣道：「老子也不想如此，祇是老子跟了你們幾個月，若抓不到人回去，叫我如何向縣長交代？」

蕭册忍不住說：「你不是說遲來了一步，找不到咱們的證據麼？」

「這件事，老子的確不知道，不過，你們偸了一隊馬幫的錢，却由頭到尾都讓老子看到。」

戴稻不由叫起來：「咱沒有擺脫你？」

「擺脫了，不過又給老子追上了，剛才看到那一幕，所以跟了下來。」

蕭册不禁破口大罵起來：「你這老狐狸假公濟私……」

池一夏臉色一沉：「是又怎樣，你奈得我何？老子不這樣，單靠那份隊長的薪水夠吃飯還是夠喝酒，委屈一下吧，下次老子不再跟踪你們就是，這也是一種交易，你們發達的機會也不少嘛！」

「他媽的，人人都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原來是個僞君子。」

「他奶奶的……」

「呀！」池一夏一夾馬腹，那匹馬登時奔前，蕭册及戴稻登時摔倒地上，讓馬匹拖着，馬匹一直向山東方面馳去……

（完）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上文提要： 布天星與風小月是近年來崛起江湖的後起之秀，二人曾聯袂行走江湖。布天星予人的印象是木訥沉實，風小月則放浪形骸。布天星因未婚妻李鳳留下的絕筆信而挑戰風小月，訂於襄陽新月池，此消息使江湖人趨之若鶩……風小月無端遭人嫁禍，幸虧俠盜雲飄力排衆議，使他免犯衆怒當場斃命，並給予十個月時間去找兇手……

兄弟異姓謎難猜　追尋兇手遇冤案

毫無疑問，那神秘人跟他一樣，也戴了一副人皮面具，自己來此行動十分謹愼，他怎會知道自己之身份？除非他一直暗中跟着自己！一想至此，風小月心底泛上一陣興奮：不錯，此人一定與幕後兇手有關係！那兩根殺人的鋼針，會否是他發射的？想至此，他又後悔剛才沒有將他纏住，否則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

風小月胡思亂想了一陣，忽聞一陣馬車聲，連忙將心思拉回來，只見樂毅駕着一輛有篷的馬車，正向叢林馳來。俄頃，馬車已至，莫振西扛着一口棺材自車上跳下來，樂毅亦下車上前協助，兩人扛着棺材進林。

過了一陣，又見他倆扛着棺材出林，置於馬車上，重新上車，揚鞭而去。此時仍不見雲飄至，風小月頗急。約過頓飯工夫，方見雲飄騎馬急至，背後尚有一馬隨後，風小月連忙下樹迎前。

雲飄將一個包袱拋與他，道：「快換上外衣，你這套白衣太引人注目了！」風小月就在林內將白衣解下拋掉，換上一套青灰色的外衣，然後翻身上馬，循車轍跟踪。

兩人在路上不時交談，雖未能猜出兇手之身份，却增進了解，風小月這才知道雲飄古道熱腸，人亦風趣樂觀豁達，不拘小節。

一路上未見有人跟踪馬車，兩人頗爲失望，風小月道：「看來兇手殺了布天星之後，已達到目的，未作他想矣！」

「此時方走了一半路程，你何必緊張！」

話雖如此，車馬過了黃河之後，仍無動靜，雲飄也暗暗心急，如此走了半個餘月，邯鄲城經已在望。風小月遂拍馬上前。

入城之後，莫振西下車詢問布家之地點，只見他連問幾人，均不得要領。又見他不前反退，直趨風小月身前，原來他與樂毅早已發現風小月及雲飄尾隨：「風小月，你沒有記錯吧？布天星確有哥哥在此城？」

「怎會有錯？晚輩與他一齊來此，事情方隔三年，豈會忘記？」

莫振西冷冷地道：「如此請你自己去問一問！」

布天星乃策馬上前，見街旁有一爿生草藥舖，乃下馬問掌櫃，那掌櫃想了一下道：「就老朽所知，本城似無人姓布，小哥可再問問別人。」

風小月連問七八人，均無人知道，滿腹狐疑，當下到當日下榻之客棧歇息。古城客棧之掌櫃不讓棺材入店，只可隨車置於馬廐裏，那掌櫃亦不知本城有姓布者。

樂毅皺眉道：「想不到還有這

等事，莫非布天星用的是假姓？」

雲飄問道：「小風，你可知朱鳳是何處人氏？朱鳳是他未婚妻，其家人應知布天星之身世。」

風小月道：「我只知她是河南人氏，何州何鄉全不知道！莫非布天星身世、家庭有問題……並因此引來殺機？」

樂毅對他始終有偏見，聞後冷冷地道：「不要遽下結論，咱們先飽餐一番，然後將棺木先置於義莊，再分頭去查詢，也許有問題的只是他大哥而已！」

雲飄接口道：「此亦有理，是故當年布天星不願讓你去見他，也許他臭名昭彰，也許他相貌奇醜，亦可能是魚肉鄉里之惡霸！」

「在下記得當日，布天星出了店門是向右轉的。我隨他出門，一出門便不見他的人影，說不定他大哥就在附近，倘若不是，去他家之路徑，必是在附近的小巷裏，是以小弟隨後出門便失去他之踪影！」

雲飄立即呼店小二過來，他一口氣點了六七個菜：「諸位要不要喝酒？」

莫振西道：「老夫素來吃飯有喝酒之習慣，但是不多，先來一壺吧！」

樂毅道：「飯後咱倆先去義莊，你倆先去查詢布天星大哥之地址，沒有姓布的，姓傅的、姓卜的等等，音調差不多的都問問，一天查不到，三天也能查得到，除非他家不是在此處！」

俄頃，店小二送上酒菜，風小月替他們三個斟了酒之後，舉杯道：「三位對我風小月幫助良多，無以為報，先敬一杯水酒，大恩容後再謝！」

樂毅冷冷地道：「你要謝的只應是雲大俠一人！」

「非也，兩位前輩不辭勞苦送棺至此，急公好義，高風亮節，豈敢不敬？」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再加上雲飄在旁煽風，莫振西及樂毅方將酒喝了，態度亦稍為溫和。這客棧的菜做得還不錯，四人在路上大多以乾糧充飢，即使吃熱食，也只是路邊小攤和麵食，是故均吃得津津有味，六菜一湯、兩壺酒，外加一大盤餃子、一碟燒餅，吃個精光。

四人又租了兩間上房，莫振西及樂毅駕車先走。風小月道：「雲兄，小弟先去買兩套衣服，更換一下再說！」他的包袱丟在客棧裏，雲飄不知沒有替他取來，一路上內外衣從未更換過。

雲飄道：「你去買吧，某先洗個澡，十多天未洗過，比叫化子還髒！」

風小月到外面匆匆買成衣，正在挑選時，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吵罵聲，他好奇心一起，忍不住走出去探看。只見幾名大漢圍着一位少女，或出言不遜、或調戲之，旁人見到，無人敢上前干涉，他忍不住喝道：「光天化日調戲婦女，難道邯鄲沒有王法麼？」

其中一名大漢喝道：「臭小子，少管閒事！你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呀！」

風小月受了冤屈，早已弩了一肚子的氣，聞言不怒反笑：「正是正是，就不知你們是不是砒霜！」他邊說邊走下石級：「我看不像砒霜，倒像是惡霸，今日既然撞在風某手中，倒要試一試你們的厲害！」

那漢子不待他說畢，斗大的拳頭便向他心窩擊去！這一拳力道不輕，少說也有三兩百斤氣力，可惜他遇到的却是風小月，那一拳尚未到達風小月胸前，風小月已一腿將他踢翻！

這一腿力道奇猛，正中其小腹，大漢落地之後，但覺腸胃一陣翻騰，把中午吃的飯菜全吐了出來！

餘下的大漢見他不是省油燈，便全將他圍住，風小月也不打話，手脚並施，只二三十個照面，便將那幾名惡霸打得鼻青臉腫，損手斷脚，互相攙扶地走了。

風小月回首一望，那少女已不知去了何處，只道是她乘機逃掉，也不在意，重新進店挑選。他對白衣有特殊之偏好，最後仍挑了一套白色，另一套墨藍色的，內衣毛巾襪子，買了一包。

掌櫃低聲道：「客官可要小心，那幾名惡霸其實只是小混混，他們背後還有能人哩，你最好早點離開。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人家有百餘個人，你一個人抵擋不了。」

「老丈不必替我擔心，小可一向是打抱不平，正想為民除害哩！嗯，他們的頭目叫甚麼名，是甚麼組織？」

「老朽只知有一個頭目叫做『鐵將軍』，聽說刀槍不入，從未遇過敵手，至於是甚麼組織便不知道了！」

「好！如果他們來問你，老丈便告訴他，小可住在古城客棧！」

風小月付了錢便返回客棧，忙教小二備湯，準備好好洗個澡。

雲飄早已洗好，更了衣便道：「雲某先去調查，晚飯時，咱們仍在客棧碰頭，萬一有事，發嘯為號！」言畢出房。

風小月洗了澡，穿上那套白衣，瀟瀟洒洒出店，一出店門便轉右走，他只道旁邊便有一條小巷，不料走了二十丈左右方有一條死胡同。

風小月心頭懷疑，但仍走進胡同，見有三個小孩子在那裏玩耍乃問之。小孩子道：「咱們這裏全部是姓殷的，女人才有外姓！」

風小月心想：「莫非布天星怕我暗中跟踪，因此一出客棧便躍上屋頂匿藏起來？他家到底有甚麼秘密怕我知道？」

想至此，心頭十分難受，自己將布天星當作兄長，原來他並不是真心視自己為兄弟！他若真了解自己，怎會輕信我風小月會強姦朱鳳？一種受騙的感覺升上心頭！

忽然，他發覺背後有疑，猛地轉身，只見巷口站着幾個漢子，當先那人，身材龐大，赤着上身，肌肉賁起如同小丘，背後跟隨着幾個神態猥狽的大漢，正是適才被自己打跑的無賴，他冷笑一聲：「你便是『鐵將軍』？」

那大漢怪笑道：「小子，你既然聽過『鐵將軍』的名頭，還敢撒野，證明膽子不小，用不着『鐵將軍』，憑我『東金剛』便可收拾你！」

風小月笑嘻嘻地問：「有『東金剛』，必有『西金剛』，也許還有南北金剛，你們一共有四大金剛？頭目是『鐵將軍』？為何不一起來？省得少爺到處找尋……」

話未說畢，頭頂上便傳來一陣怪笑：「臭小子，四大金剛一向一齊上陣，咱們早來了，只可惜你猶在夢中而已！」

風小月抬頭望望，果見屋頂上人影綽綽，他仍然十分鎮定，哈哈笑道：「為何不下來玩玩？少爺有點不耐煩了！」他話未說畢，人已向「東金剛」射去！其勢疾如離弦之矢。真是靜如處子，動若脫兔。

「東金剛」猛喝一聲，沉腰揮拳向風小月胸膛擊去，這一拳力道何止千斤！與此同時，背後跳下一人，落在風小月背後，風小月去勢不變，倏地一掌抵出，眼前拳掌即將觸實，猛見他手腕一翻，手掌擊在他手腕之上！

「啪！」風小月借那一掌之力，擰腰飛起，頭下脚上打了個沒頭觔斗，竟然越過「東金剛」的頭頂！這一着大出「東金剛」之意料，待他要轉身，後背一陣疼痛，蹌前兩步。

原來風小月趁落地前，雙脚在其後背一蹬，人借力射出胡同，這正是他聰明之處，「東金剛」才退了兩步，其一身功夫之深，也頗出風小月之意料，剛噫了一聲，屋頂上又飛下一人，凌空撲向風小月！

風小月今年二十六歲，出道七年，但打鬥經驗十分豐富，一見來勢，便知來者不是省油燈！料不到那批小混混竟有這等之靠山！他當機立斷，如意棒刷地一聲，掣於手上，反迎向對方，烏光乍現，接着一聲悶哼，那斷已經落地，只見他手上、胸前衣衫破裂，血跡斑斑！

「你是甚麼金剛？」其實風小月心內之詫異更在對方之上，此人一身「鐵布衫」造詣十分深，大出其意料，看來這個組織絕不簡單。

「老子是『南金剛』！」那斯吸了一口氣，猱身再上，風小月倏地發出一道尖銳的長嘯，邊以小巧功夫應敵，又在「南金剛」身上挑了幾道血槽！

與此同時，四大金剛及十來個大漢，已將四周圍堵得水洩不通。其中「東金剛」適才遭風小月戲弄，早已忍不住，亦加入戰圈。

由南及東兩位金剛之武功路數，風小月懷疑他們是同門師兄弟，以一鬥三，風小月仍有絕大之把握取勝，但對方若一湧而上，他便沒有取勝把握了。雖然他還有「三才如意神針」。這神針他自出道以來，從未失過手，可是對方到底是甚麼背景，他完全不知道，是以神針更不敢輕易出手。

忽聞一名金剛道：「老四，咱們也上去吧，夜長夢多！」言畢那人也殺上來了。緊接着，四名金剛已將風小月圍住。

風小月未待包圍圈合攏，身子一偏，倏地滑出丈餘，左手一抓，奇準無比地抓着一個大漢，然後運臂將他抱向後面。

只聽「東金剛」哇哇大叫：「臭小子，你有種的便不要拿娃娃出氣！」

風小月大笑：「到底是你無種還是少爺無種？」

「東金剛」大怒：「當然是你無種！」

風小月利用對方輕功稍次之弱點，展開「飛蝶繞樹」之輕功，不與對方正面接觸，趁空隙再給對方一擊。不料如此一來，反把對方弄得團團亂轉，不斷中招。刹那間，四大金剛全部中劍，「你若有種便該與少爺單打獨鬥！」

風小月的軟劍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優點是容易得手，但如意棒除了尖端之外，沒有鋒刃，一經與對方肌肉接觸之後，便被彈開，無法造成巨大之傷害。是故表面上他打得十分瀟洒，實則內心十分焦急。

忽然他改變打法，如意棒猛施抽字訣，擊中對方登時衣衫破裂，留下一條血痕，除了那四名金剛之外，旁人都被打得哇哇大叫。

「西金剛」叫道：「你們都給我退開，別在這裏丟人現眼！」他說話分神，風小月乘機一拳擊在其小腹上，登時退了好幾步，彎下腰去，幾乎直不起來。

風小月腦海裏靈光一閃，立即拳脚棒齊施，專挑對方身上柔軟之處下手，四大金剛也有一個缺點，

便是動作遲鈍。風小月小巧功夫又十分了得，剎那間，在「北金剛」下陰踢了一腿，即見他雙手捂着下身倒在地上亂滾！

「東金剛」又驚又怒，高聲道：「咱們不要急，慢慢縮小包圍圈……」

話雖如此，風小月猛地斜飛而起，準備超出包圍圈，就在此刻，屋頂上飛下一道青影，左拳右掌，凌空直擊風小月！

風小月躍起時，見到青影，尚以爲是雲飄聽到自己之告急嘯聲而趕至，是故毫無防備，待對方拳掌臨身，方覺不妙！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他猛吸一口氣，反身打了個沒頭觔斗彈開！青影一掌擊在他大腿上！風小月只覺一陣徹骨疼痛，登時落地，居然站立不穩，恰好「西金剛」返身一拳向他擊至，風小月乘機倒地！

他臨危不亂，右手如意棒猛地指向其下陰，登時把「西金剛」嚇退，青衣人身材矮小，年近五十，雙目烱烱有神，只聽他道：「你們退開，待我來收拾他！」

「是，將軍！」四大金剛對他十分恭敬。

風小月立地上跳了起來，問道：「你便是『鐵將軍』？」

那廝喜怒不形於色，冷冷地道：「某家姓鐵，以前從過軍，當過裨將。」

原來他姓鐵，曾當過裨將，是以被人冠以「鐵將軍」，風小月還道此人必然是身材高大，一身橫練功夫十分出色，不料看其樣子，練的却是內家功夫。

風小月吸了一口氣，輕輕蹦跳幾下，鐵將軍問道：「小子，你先報上名來，以免死得不明不白！」

「在下風小月。」

「你就是風小月？眞是久仰大名，你不是跟布天星決鬥麼？怎地跑來邯鄲？」

風小月心頭一動，立即問：「你認識布天星？」

「他年輕有爲，不像你吊兒郎當，怎會不識！」

「他是邯鄲人？」

「這個鐵某便不知道了，鐵某去年去開封一家酒樓吃飯，因爲沒有座位，承他邀請同桌。他是那裏人氏可沒有請問他，哼，我輩武人，交友只講究膽肝相照，誰會在乎何方人氏！」

風小月有點失望，沉吟道：「在下聽他說過他是邯鄲人氏，且聽他說他有一位大哥住在邯鄲，不知『鐵將軍』是否知道此事？又是否知道他大哥在何處？」

鐵將軍道：「鐵某從未聽過有這樁事，邯鄲城似乎沒有人是姓布的，姓風的，你的話太多了，動手吧！」

「且慢！在下再問你一句話，這些都是你的手下？」

「不錯，都是鐵某之手下，不過今日鐵某不必動用他們，便可以收拾你！」

「在下其實想問的是：你們到底是那個幫會的？你是幫主麼？」

鐵將軍哈哈笑道：「原來你連長河幫的大名都未聽過，眞是該死有餘！敝幫幫主白凌天武功蓋世，英明神武，武林罕見，你如果想加入者，鐵某可以作介紹人！」

風小月哈哈笑道：「在下也想找個靠山，但不知貴幫的宗旨如何？在下若一無所知，又怎可貿然加入？」他對長河幫及白凌天之名十分陌生。

「今日你只有兩條路：一是加入敝幫；二是死！至於本幫之宗旨，等你加入之後，敝幫總堂主自會告訴你，鐵某喊三聲，你便得決定：一、二、三！」

風小月雙手負背，悠然地道：「風某已經決定啦！決定不加入貴幫！」

「哼，小子你在耍某家！」「鐵將軍」倏地向他撲去。風小月先閃身讓開，如意棒自背後揮出，一片嘶嘶之聲立即響徹長街。

鐵將軍自後腰抽出一根旱烟桿來，長約兩尺一二，見招破招，以慢制快，後發先至！果然不同凡響，難怪他口氣那般大！

兩件外門兵器鬥得難分難解，風小月被激起鬥志，倏地改變打法，如意棒的速度忽然緩慢起來，以小花槍及判官筆之招式應敵。

鐵將軍那根旱烟桿同樣使的是小花槍及判官筆之路數，只看得四大金剛等人眼花撩亂！猛見風小月手腕一抖，如意棒突然化爲鞭法，它柔中帶剛，介於軟鞭及鋼鞭之間，動作之快，鐵將軍冷不提防，右臂被抽了一記，衣管破裂，上臂肌膚竟被擊裂，鮮血立即湧出！

風小月一招得手，攻勢更猛，鐵將軍右臂受傷，旱烟桿使來大爲呆滯，形勢急轉直下，只十多個照面，腰側又再被抽中了一記！

「鐵將軍」又驚又怒，喝道：「你們還不上來！」他話剛說畢，風小月也再度發出長嘯求救！

莫振西及樂毅因事先沒有約定，他倆聞嘯不來還有道理，但雲飄輕功十分了得，沒有道理至今未至，除非他亦遇到强敵，果然他嘯聲剛落，便隱隱聽到西北角那方也有一道長嘯！

剎那間，那四名金剛又圍了上來，風小月三十六計走爲上着，正想覓機逃脫，忽聞一聲嬌叱：「倚多爲勝算甚麼英雄，虧你們還是男人！」

一個穿紅衣的少女自屋頂抱劍飛下來，劍尖直指「北金剛」的後背，風小月目光一掠，見來者赫然是剛才自己在成衣店外替她出頭解圍的那名少女，又是詫異又是羞愧，原來人家有這副身手，對付那幾個小混混，實是綽綽有餘，自己眞是强出頭，否則也不會惹來麻煩！

一個大漢叫道：「總護法，便是這個小妮子傷了葉香主的！」

鐵將軍道：「你們分兩個人對付她！」

於是東、西金剛協助鐵將軍圍攻風小月，南、北金剛則合鬥那少女。風小月道：「姑娘小心，他們都練有『鐵布衫』、『金剛罩』之類的外門功夫！」

少女抿嘴一笑：「姑奶奶還未多謝你，剛才替我教訓那幾條惡犬哩！喂，你應付得了麼？」

風小月笑道：「妳放心！只要妳這觀音能將那兩名金剛收拾掉，他們便會潰退！」他雖說得輕鬆，實則十分焦急，不單爲自己，也擔心雲飄。是故他還是想溜掉，不欲跟對方糾纏。

就在此刻，長街兩頭又來了一大批人馬，屋頂上站着一些彎弓搭箭的大漢。接着，一位蓄着三綹短髯的中年漢子走過來。「總護法，請暫停！」

鐵將軍手上絲毫不慢，轉頭問：「郭總堂主，請你先說出原因。」

長河幫總堂主郭雄文道：「這是幫主的命令！」隨即高聲道：「兩位請住手，敝幫幫主有請！」

少女道：「假如咱們不住手呢？」

「不聽命令者，殺無赦！咱們在四周佈了上百名武士和神箭手，兩位插翅難飛，何必自尋死路？」

鐵將軍聽他這樣說，這才與四大金剛停手，但仍將他倆圍住。

風小月抬頭一望四周，看來不暫時屈服是不行了，是故邊將如意棒纏在腰上，邊問：「風某不認識貴幫幫主，不知他爲何請我去？」

郭雄文道：「郭某也不知道原因，但幫主擧的是一杯敬酒，希望兩位不要喝罰酒！」

風小月道：「在下最喜歡喝敬酒了，我同意！姑娘妳又如何？」

少女道：「我孤身一個女子能不同意麼？」她本已是天香國色，說得楚楚可憐，更招人喜愛。

風小月英雄感油然而生：「不必擔心，就算是龍潭虎穴，也未必困得住咱們！」

少女低聲道：「有風大哥在身旁，小妹勇氣及信心都倍增。」

「對啦，在下還不知姑娘貴姓芳名？」

猛聽郭雄文道：「兩位再不上路，便須喝罰酒了！」

風小月和那名少女在上百名大漢之包圍下，隨他們走出南城門，他們剛走了不久，方見雲飄、莫振西和樂毅趕到，雲飄向兩旁店舖查詢，知道情況，乃將之告知莫樂兩人，道：「雲某決定跟踪下去，兩位先回客棧等候。」

樂毅雙眼一睜，不悅地道：「你以爲咱倆是怕死鬼？要去便一起走！」

* * *

長河幫總舵原來在南城郊，離城只有兩里多路，外面看來似是一座大村莊，村莊之正中，有一座大院，長河幫幫主白凌天便在聚義廳裏等候大駕。

風小月見到白凌天，心頭便狂跳起來。此人三十多歲，面龐五官與布天星有七八分相像。白凌天笑道：「歡迎歡迎！久仰風大俠的大名，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響！總堂主，請招呼這位姑娘，護法請休息一下，風大俠請進內一叙。白某有點事請教你！」

風小月看了那少女一眼，便昂然隨白凌天進暗廊，心想反正已入了虎穴，去那裏都是一樣。

出了暗廊是座庭院，種了些花草樹木，還有一個小亭子，白凌天肅手道：「請風大俠進亭。」

風小月忖道：「且看他有甚麼花樣！」當下謝了一聲，意態瀟洒地走進涼亭。

兩人分頭坐下，風小月笑道：「在下與幫主素昧平生，得此厚待，眞是何幸之有，此處無人，在下尚有要事待辦，幫主大可打開天窗說亮話！」

「風大俠眞是聰明！」白凌天長身負手於背，低聲問道：「白某聽說布天星向你挑戰，不知結果如何？」

「結果如何你應該知道！」

白凌天倏地轉身，雙眼射出凌厲的目光：「你殺了他？」

「不是，難道你眞的不知道？」

「若你不是殺死他的，怎會來此？而他却不回來？」

「他是被人殺死，但不是我殺的，我來此是爲了調查兇手，你應是他哥哥？爲何你姓白，他姓布？」

「他是我同父異母弟弟，他是跟他娘姓的。」白凌天坦白承認：「剛才有人傳話給白某，我方知道他被人以鋼針射殺，雖然一善及雲飄相信你，但在場的人十有八九都相信你是眞兇！」

風小月暗中吸了一口氣，暗中戒備，沉聲問道：「你信不信？」

「布天星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武林人心奸狡，在外面跑了幾年，知己只有一個——風小月。」

　風小月傷感地道：「多謝他將在下當作知己，在下對他的事却一無所知！」

　白凌天續道：「當時白某問他：你對他爲人眞的了解？可知這是最可怕的事？萬一你錯把一奸狡之徒當作知己，須知後果十分嚴重！」他頓了一頓。「天星說：我雖然不是很了解他，但他對人眞誠，對朋友更可兩脅插刀，如今已很少這種人了！」

　風小月道：「在下至今仍不知道幫主想說甚麼！」

　白凌天沉聲問道：「你有沒有汚辱過朱鳳？」

　「當然沒有！風某雖然風流，但絕對不會做這種事，何況她是天星的未婚妻。」

　「白某問你！既然他這般了解你，爲何又會懷疑你？除非他掌握了甚麼證據！」

　「是的，因爲他收到了一封朱鳳的絕筆書，但我懷疑那是有人假冒的！」

　「你有沒有朱鳳的消息？」

　「沒有，我也想打聽一下她的下落，就算死也有個葬身之處！」

　風小月問道：「白幫主，你是否知道朱鳳的家庭及籍貫？」

　白凌天嘆了一口氣：「某家也不知道。老實說，由於不同母親，賤兄弟感情並不是十分融洽，白某只見過她一面，她家的事舍弟不說，我也不會問。」

　風小月覺得他的態度異乎尋常，不由問道：「不知白幫主得悉噩訊之後，有甚麼感想？」

　白凌天不答反問：「與你同來的那個女子是誰？」

　「在下不認識她。」當下風小月將認識她的情況，簡略地說了一片。「我甚至連她姓甚麼也不知道！她跟貴幫有嫌隙？」

　「白某也不清楚。」白凌天沉吟了一下才問：「風大俠有何打算？」

　「莫說在下被人冤枉，就算布兄有意外，我亦不能坐視。」風小月雙眼注視着他：「不管困難有多大，過程如何凶險，在下一定要在十二月份之前逮住兇手，不知幫主又有何打算？」

　「他是我弟弟，白某當然亦不會坐視不理！希望你成功，若有任何消息，請設法通知敝幫一下，城內的榮興押店掌櫃是本幫弟子，有消息請跟他們聯絡！」白凌天稍頓又問：「三年前你與舍弟來邯鄲，你知否爲何他不肯帶你來見我麼？」

　風小月搖搖頭。「在下也爲此事百思不得其解。」

　「因爲白某之身份外人不知道！故此亦請你替我守秘密，並請你告知那女子，不可傳出去！」

　「不知在下可否知道原因麼？」

　「你暫時不必知道！」白凌天道：「風大俠，貴友可能會循跡找到此處，你可以走了，記住，不管你用甚麼藉口搪塞他們，都不許你洩露白某之身份及情況！」他臉上之神色十分奇怪：「只要我之身份不外洩，也許能查出舍弟之死因！」

　風小月霍地站了起來，「幫主可否說清楚一點？」

　「我對你說的話已很多！」白凌天頓了一頓又道：「很多事我至今還未確定，我會設法通知你，且十二月一日，我一定去襄陽城，總之，憑昔日舍弟對你說的一番話，以及今日之交談，我之看法與雲飄及一善大師一樣，時間差不多了，你再不走，貴友找到此處，引起不必要之衝突，可就不好了！」

　「如此告辭！」風小月走出小亭，忽又回頭道：「令弟之棺木存放在義莊！」

　「白某已經知道，不日將會爲他安葬，請風大俠由旁邊圍牆出去！」

　「再有一事，那位姑娘呢？」

　白凌天笑笑，「相信她比你還早離開！你放心，長河幫雖然還未公開活動，但它絕對不是下三濫的角色，至於放幾位幫徒在外面鬧事，那只是掩人耳目而已！有關敝幫的事，千萬不可洩漏，請恕白某不送！」

　他再三催促，風小月也不便再留，當下拱手，標前幾步，拔身躍起，越過圍牆而去。

　一路上果然無人攔阻。風小月剛走出村莊，便見到雲飄等三人趕來，雲飄大喜問道：「你沒事吧？」

　「沒事，跟長河幫有點誤會！」

　樂毅訝然問道：「長河幫？怎地未聽過？有何誤會？」

　風小月道：「午飯後，晚輩去成衣店買衣物，見幾個大漢圍住一位姑娘，便出手助她，後來我出店不久，便讓他盯上，以爲我跟那姑娘是一伙的。鬥得正緊之際，他們幫主下令停手，請我去了解情況，原來那女子傷了他們長河幫的一位香主，後來見小弟連那女子姓甚麼也不知道，便放我出來了，另一事是問晚輩與布天星決鬥之情形。」

　雲飄道：「看來長河幫還講道理。」

　「他們尚在籌組期間，尚未公開活動，幫主臥病在床，看來年紀不大。」風小月反問：「適才小弟聽見雲兄之嘯聲，不知是否有敵？」

　風小月道：「走吧，打了半天，小弟肚子早已餓了。」

　當下四人覓路回城，雲飄道：「雲某聽見嘯聲，正想趕去，不料竟爲幾名蒙面人攔住，起初還以爲是小毛賊，接手之後，方知不

然。雲某不敵，只好發嘯，幸虧樂大俠及莫大俠趕到，那些人方知機而退！」

　風小月訝然道：「那些蒙面人是甚麼人？會否與布天星之死有關？」

　莫振西搖搖頭。「老夫等也猜不出來，看來布天星若不是用假姓，便是其大哥根本不在此處，問了二三十個人，不是答不知道，便是說全城無人姓布！」

　風小月道：「晚輩也問過幾個人，同樣沒有結果，看來我對布天星了解並不多！」

　樂毅冷笑一聲：「彼此彼此，我看他亦不了解你！」風小月只當作聽不懂，也不搭腔，說着話已返回邯鄲城，樂毅又道：「你若肚子餓，先回去吃飯。咱們再查問一下！」

　「既然如此，晚輩也不敢回客棧，咱們還是分開查問吧！」風小月道：「我去東邊。」言畢走了。

　雲飄道：「雲某去西邊，記住，有事仍以嘯聲爲號！」

　風小月早知結果，隨便問了幾個人，便信步而行，此時暮色四合，街上行人不多。風小月邊走邊思索着幾個問題：白凌天爲甚麼不能公開活動？不能讓人知道其身份？布天星之死，到底是他本身之問題，還是他是白凌天的弟弟？兇手看上自己，是因爲自己跟布天星情同手足，還是另有原因？朱鳳是否尚在人間？還有，新月池池畔那個神秘人，是否與本案有關？

　一連串之問題，似走馬燈般在風小月腦海裏團團亂轉，他忽然覺得頭痛欲裂，太多問題反使他無從下手，他一向活得很瀟洒，也可說未遇到甚麼煩惱，這一次却讓他夠受的，像還債似的，將以前風流瀟洒的日子一筆勾銷掉。

　他六神無主地走着，就像行屍走肉，忽覺牆後有人向他招手，風小月定神望去，赫然見到那位少女，他鬆了一口氣，看來白凌天是個言而有信的漢子。當下向四周看了幾眼，然後走過去。「姑娘甚麼時候出來的，他們沒有爲難你？」

　那少女清麗的臉龐微泛紅潮，俏聲道：「他們只問我爲何要打傷他們的香主，我告訴他們說是他調戲姑奶奶的，他們不但放了我，還向我賠禮。你呢？那位幫主叫你到裏面去，到底跟你商量甚麼？」

　「兩件事，第一樁是問我跟你之關係；第二樁是問布天星與我決鬥之情況。」

　「你如何答覆？」

　「如實告訴他，他也不懷疑，便放在下從後門走了。還告訴我說妳已走了，在下還不信，如今見到妳才放心！」風小月反問：「妳是幾時來的？」

　少女指指一家客棧，道：「姑奶奶本來是住在這裏的，回來拿東西，準備換一家客棧，明天便去長安，你要去那裏？對啦，我沒去襄陽，到底布天星挑戰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打贏了？」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不提也罷，不過有一件事却十分不公平……」

　少女問：「甚麼事不公平？」

　「你知我姓名，我却連你的姓也不知道，日後若再相逢，也無法打招呼哩！」

　「萍水相逢，何必問這許多？正所謂相逢何必曾相識！」少女道：「我還有事，先走一步了。」一頓又道：「姑奶奶叫星星，天上的星星！」言畢一陣風似的跑了。

　風小月望着她的背影閃進一條小巷，不由聳聳肩，也走自己的路了。却不知道星星又從牆後探頭出來，然後悄悄跟着他，她動作十分俐落輕巧，一直保持不即不離。直至風小月返回古城，仍無所覺。

　星星見他進古城客棧，這才悄悄離開，看來她可是位老江湖，與其年紀相比，大不相稱。

　風小月返回房裏，一頭倒在炕上，腦海裏一片空白，很想理出點頭緒來，却偏偏甚麼也想不出來，幸好過了三盞茶工夫，雲飄也回來了：「咦，你怎地這麼早便回來了？」

　「剛剛回來不久，雲兄可有收穫？小弟是一無所獲！」

　雲飄也躺在自己的炕上，雙臂交加置於腦後作枕。「小風，雲某問你一句話，你可不要生氣，剛才你說的話可是眞的？有否隱瞞了甚麼？」

　「沒有，你是小弟救命恩人，我爲何要騙你？」

　雲飄臉色稍霽。「雲某只是覺得奇怪，長河幫派了這許多人，只是爲了請你回答兩件事？」

　「也許他怕小弟不肯去，故此精英盡出，迫小弟就範。不過小弟覺得他態度十分誠懇，不似有甚麼陰謀！」

　「雲某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不要見怪，邯鄲若無收穫，下一步你準備去何處？」

　「布天星說，送信的樵夫來自盧山，故小弟準備去盧山調查一下。」

　雲飄道：「就怕那厮只是信口胡謅，說不定他根本不是樵夫！」

　風小月坐了起來：「但如今又沒有其他線索，只能去碰碰運氣。」

　雲飄苦笑道：「雲某的腦袋是最不管用的！如果你認爲去盧山有用，便陪你去一趟，反正下個月

『洞庭釣叟』七十大壽，某是一定要去祝壽的，也算順路，大可同行。」他也坐了起來，又道：「也許樂毅已回來了，咱們先下樓去吧！」

兩人下了樓，即見到莫振西及樂毅坐在飯館內，於是趨前先問結果，當然是毫無收穫。莫振西道：「老夫跟義莊的看守人說好了，將棺材放在那裏一年，屆時再來處置，因家裏有事，明天老夫便先走。」

樂毅道：「樂某明天也要告辭了，他日兩人若到新鄭，千萬要到寒舍盤桓幾天！」

風小月道：「一定一定，這次辛苦兩位前輩，晚輩實在過意不去，待案情大白之日，必登門致謝！」

雲飄道：「相聚便是緣份，錯過今日，下次見面也不知是何處，大家乾一杯。」

四人乾了杯之後，莫振西含笑道：「今年臘月初一不是還要見面麼，希望那天能見到風少俠，更希望逮住了眞兇！」

風小月激昂地道：「不管能否逮住眞兇，臘月初一我一定去。就算去不了，也會託人把晚輩的屍體運去，否則如何對得起諸位！晚輩乾杯爲誓！」言畢仰脖又乾了一杯。他豪氣干雲，反教莫振西和樂毅心生愧疚，氣氛有點尷尬。

幸好店小二捧菜上來。雲飄忙打圓場，「莫光喝酒，趁熱吃菜！」

酒過三巡，樂毅問道：「未知風少俠下一步準備如何調查？是否已有頭緒？」

風小月道：「晚輩至今未知有甚麼仇人會設計此圈套：……沒有辦法，只好到廬山查一查那個樵夫！」

莫振西道：「那天在新月池畔，有一個身材矮小，聲音尖銳的神秘人揭穿風少俠之身份，以老夫之眼光看，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此人爲何知道你之身份？你又是否猜得出其身份？」

風小月搖搖頭。

莫振西續道：「老夫認爲這是一條線索！」

樂毅道：「可惜當時布天星請咱們到池中，便不知其去向，你可去問問當日有出席盛會的同道，也許有人留意其舉止。」

「多謝前輩提醒，晚輩再敬諸位一杯！」風小月喝了酒又問：「請前輩再提點晚輩一下。」

＊　＊　＊

次日早飯過後，莫振西及樂毅便先行離開了。風小月恐雲飄懷疑，故意在邯鄲城磨蹭了半天，然後上馬南下。由邯鄲城到廬山，路程千里，兩人都心急如焚，曉行夜宿，每到一座城市，便更換馬匹。這天來到信陽，雲飄道：「一路辛苦，咱們去信陽歇一夜吧，順便去探望一位好朋友。」

風小月問：「貴友是誰？」

「你應聽過其大名：『鐵筆金劍』南宮守義夫婦！」

風小月喜道：「久仰南宮伉儷俠名，惜無緣識荊，雲兄能引見，那就最好不過！」

俄頃，兩人已進了城，雲飄道：「南宮家房舍頗多，今夜就去打擾他倆，也不必投宿客棧了！」

風小月道：「初次造訪，待小弟先備一份見面禮。」

「不必不必！你送禮他倆夫婦反而不高興，何況雲某跟他倆情同手足，每年必來一兩次。」

風小月本是瀟洒的人，既然雲飄說不必，他也樂得省點事，當下由雲飄帶路直趨南宮家。不料，一到那裏，雲飄立即跳下馬來，快步上前，原來南宮家大門外擠滿了人，大部分還是腰懸刀劍的武林同道。

風小月見狀亦不敢怠慢，連忙下馬，將馬寄交與附近的店小二看管，然後排衆進去。但聽雲飄在前面不斷叫道：「借光借光。」

有人罵道：「你是强盜呀？遲到還想走到前面去！」

雲飄高聲叫道：「在下是雲飄，乃南宮大俠的結義兄弟，請讓一讓！」此時門內的南宮家丁家將大概也認出雲飄來，軟聲相求羣豪，這才讓出一條路來。

風小月乘機跟在他背後，有人要攔阻，他便連聲道：「對不起，在下是雲飄的兄弟！」兩人進了大門，這才知道，原來庭院裏也擠滿了人。

雲飄拉住一位家丁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那家丁苦着臉道：「咱們也說不清楚，雲大俠，你快進去替老爺解圍吧！」他在前帶路，總算那些人看在他是南宮家丁的份上，讓出一條路來。

風小月在背後，他因不識南宮守義，所謂事不關己，是故比較冷靜，聽得有人道：「南宮守義，倘若你坦白承認，還不枉你以前的德行，否則後果將更加不堪！」

裏面傳來一個婦女的聲音：「他如何承認？」

至此已上了大廳，雲飄大喝一聲：「請讓一讓！」他聲如霹靂，羣豪虞不及此，不由都呆了一呆，雲飄運勁於臂推開人羣，直走進去。

風小月跟在他背後，站在最前排。定睛一望，大廳中間，站着一位年近四十，蓄着三綹短髯，看來斯文俊朗的中年漢，他旁邊則站着一位

三十五六歲的婦人，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不用問他知是南宮守義及藍仙音夫婦。

南宮守義夫婦旁邊站着幾位上了年紀，但神情異常激動的武林前輩，其中一位赫然是武當派的懷竹道長！其他那七八位，風小月只認得一位是華山派的掌門弟子「七梅劍俠」高峯，餘者全不認得。

藍仙音一見到雲飄，雙眼便汨汨湧出兩行清淚來，嗚咽地道：「雲弟，你來得正好，請你來評評理……」說至最後已語不成聲。

雲飄一見此情勢，便知事情必然十分嚴重，是以只向藍仙音暗暗點一下頭，便轉頭問懷竹道長。「不想在此又與道長相見，眞是有緣……」

這次懷竹一改上次在新月池池畔一派得道高人的氣度，沉聲道：「雲施主，你不是又想替兇手說情吧？」

雲飄吃了一驚，忙抱拳問道：「雲某剛自邯鄲趕至，根本不知發生甚麼事，道長可否耐心相告？雲某感激不盡。」

高峯怒道：「姓雲的，高某久仰你大名，也希望你能說句公正的話，殺人是否要塡命？」他外號「七梅劍法」，乃因他劍術爲華山派百年以來最高之一位。華山派之梅花劍法馳名武林，他手腕一抖，劍尖便能泛起七朵劍花，武林同道便以此爲他起了個外號。

當下雲飄乾笑一聲：「殺人塡命雖是公理，但大家都玩刀弄槍的，也得視實際情況而定，是無意中失手殺人，還是……還有，有些人本就是惡貫滿盈的，這種人殺了，同道只會拍手稱快……」

他話未說畢，大廳已響起一陣暴怒之聲。高峯更是厲聲道：「請問家師『好好先生』梅冬季，是不是惡貫滿盈、十惡不赦之徒！」

更有華山派的弟子罵道：「雲飄，你這小偸是甚麼東西，竟敢侮辱我華山派掌門！」

「這廝分明與南宮守義是一丘之貉，咱們把他也拿下，爲梅掌門報仇！」

雲飄彷似在頭頂上炸響一個焦雷，雙耳嗡嗡亂響，旁人罵甚麼他根本聽不到，豆大的汗珠刹那間在額角湧了出來，半晌方顫聲問道：「你們說甚麼？南宮大俠會殺……殺死梅掌門？打死我也不相信！」

「你爲何不問南宮守義？」

雲飄高聲道：「南宮守義之爲人，我比你們任何一個都清楚，他絕不可能亂殺一個無辜，更何況是華山派掌門『好好先生』梅大俠！」

懷竹道：「此事非同小可，可不能單憑施主片面之詞，便將瀰天大罪推卸掉！」

雲飄怪笑一聲：「說得好，你們也不能單憑口舌和恃仗人多，便含血噴人！」他雙手向高峯一伸：「除非你們能拿出證據來，證據何在？」

「你要證據？好，你且聽清楚！」高峯厲聲道：「二月十五日是家師之壽辰，本派弟子當然要替他祝壽，除本派之外，尚有家師的十來位好友到場，其中有懷竹道長、『河西一劍』、『河東獅王』、『駝丐』、『崑崙七子』之老大、崆峒派之『鐵扇子』、『大漠神鷹』和南宮守義夫婦等等，如今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場……」

他十分激動，連聲音也沙了，他師弟鍾岱忙接口道：「賓客們都提前一天抵達，那晚家師設宴宴請他們，席間氣氛甚好，他們一直談論武林逸事和交流武功心得，直至三更才散席，咱們師兄弟一直站在一旁侍候，直至分送賓客回客房安寢。一宿無話，不料次日早上，大師兄見客人已到廳裏，家師尚未出房，便去請安。不料房內無人應門，當時大師兄還以爲師父一早便去後山練劍，於是吩咐咱們去找師父，誰知找了半天，竟無踪影，最後只好撞開房門，只見家師已死在床上……」

雲飄插腔問道：「且慢，當時房門是門上的？否則你們爲何要撞？」

「不錯！」高峯道：「但房門雖然門上，紙窗却被人打開！」二師弟，你繼續說。」那鍾岱武功跟高峯差距甚大，但他人長得俊朗，口舌俐落，風度翩翩，是以對外通常都由他作代表。

「當時，咱們師兄弟奔至床前，只見家師胸前一片血跡，早已乾涸，屍體冰凉，早已死去多時，經多位嘉賓檢視，咸認那是南宮守義之鐵筆所殺！相信諸位賢達都知道，南宮守義之鐵筆與衆不同，其武器有如一枝巨大的毛筆，只是鐵鑄的而已，還有一個特點，筆毫分成五瓣，即有起有伏似波浪，刺中物體之後，留下的血洞似一朵梅花，而家師胸口上正有兩朵這樣的梅花！」

雲飄哈哈笑道：「你所說的都有道理，雲某也相信懷竹道長等人之眼光，不過這也不能證明人是南宮守義殺的！假如有人要嫁禍，要打造一枝一模一樣的鐵筆並不困難！殺人要有目的，衆所周知，或爲報仇、或爲國家民族、或爲財色、或爲地位、或爲武林至寶、或爲除奸平民憤。請諸位想一想梅掌門及南宮守義的爲人，上述這些原因，有那一條是符合的？」

風小月見他一口氣說出這番道

理來，方知雲飄口才極是了得，而且頭腦冷靜，不由暗暗喝采，其實他應料到，若頭腦不冷靜，雲飄之妙手空空絕技怎會冠絕武林？

鍾岱不慌不忙地道：「咱們懷疑他也不是單憑此點！那天早上，咱們找遍華山竟然不見他倆夫婦之踪影！他若不是作賊心虛，爲何要不辭而別？」

懷竹接口道：「尚有一點，梅掌門掌心抓住一塊布碎，那塊布碎是藏青色的緞布！而南宮施主上華山祝壽時，穿的正是藏青色的緞袍！」

人叢中又有人高聲叫道：「不必跟他們磨菇，兇手根本就是南宮守義！」

「事情十分清楚，除了南宮守義之外，再無別人值得思疑！」

後面那句話聲音十分清脆嬌嫩，風小月回頭望去，赫然見到星星也夾雜在人羣中，正向他扮鬼臉，却不能肯定是不是她說的。

雲飄道：「雲某相信南宮守義半夜離開華山必有原因，梅掌門絕對不是他殺的！若果他是兇手，雲飄寧願賠上我項上這顆人頭！」

有人冷笑道：「你這顆人頭値多少錢？難道比梅掌門的珍貴？」

「殺人塡命，咱們只要南宮守義的命，才不要你的頭！」

懷竹忽然沉聲道：「諸位且靜一靜！」武當派練的是正宗玄門內功，十分清純，這下他運勁發聲，音量不大，但在場上百人，儘管吵得像個鬧墟，依然人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俄頃，所有雜音全部消失，大廳內外鴉雀無聲，靜靜望着懷竹。懷竹轉頭望向南宮守義夫婦，道：「爲免使人誤會華山是以人多壓理，貧道建議給南宮施主一個解釋的機會！」

雲飄接道：「南宮兄，事情已到此地步，即使你有難言之苦衷，也得將實情原本本相告！須知生命事小，節氣聲名事大！」

南宮守義苦笑一聲：「其實愚兄早已對他們解釋過了，只是他們不相信，實在無奈！」

「請南宮兄再說一遍，就當他是說給小弟聽，如何？」

「也罷。」南宮守義清一清喉嚨，他的聲音同樣使在場的人聽得清晰無誤，一字不漏。「那天晚上，愚夫婦剛解衣上床，忽然房門被人輕輕敲響，某家以爲是主人家有事相告，連忙披衣下床。打開門一看，原來是『大漠神鷹』葉飛……」

高峯含怒道：「葉飛也是死在你的鐵筆之下！算起來你有兩條人命……」

南宮守義有點激動：「某家更不可能殺他！」

懷竹忙道：「高侄，你不要打岔，讓他把話說畢，以免別人誤會。」

「某家沒有殺人！」南宮守義吸了一口氣，續道：「當時葉飛神神秘秘地閃了進來，對愚夫婦道：『對不起，小弟剛才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令郎病得很厲害！』由於愚夫婦未來華山之前，又去襄陽觀戰，離家已一個月，而葉飛是晚飯前方趕到……」

雲飄插腔道：「南宮伉儷中年得子，是故視之如珠如寶，這小子一出世身子便十分孱弱，大夫說他得了先天性的肝膽病，南宮夫婦一天到晚抱着孩子到處求醫，經過三年工夫，孩子的病才漸漸穩定下來，大夫說照此進展，應該可以活下來，直至此時，倆夫婦方有點笑容。」

藍仙音接道：「正因爲如此，愚夫婦方敢出遠門，因爲這幾年，爲了犬子幾乎六親不認，是故趁此機會順道探訪一些好朋友！當時我聽了葉飛那句話，幾乎急瘋了，連忙問他：『葉大俠，你怎會知道？』葉飛答：『小弟雖然不識賢伉儷，但大名如雷貫耳，來華山時，路經信陽，故此拐到府上，心想聯袂上華山，路上也不會寂寞。到了府上方知賢伉儷早已離家。葉某正想告別，府上總管藍傲海却告訴在下一件事，說令郎舊病復發，囑我見到賢伉儷時，請你倆速速回家，剛才在下因爲遲到，一時忘記……』」

南宮守義道：「斯時南宮某插腔道：『家裏尚有一些『盧三帖』的藥，難道藍傲海不知麼？爲何不讓孩子服食？』葉飛道：『葉某對令郎之病況全不知道，可是府上的乳娘葉三娘抱着孩子出來，葉某隔遠望去，只見令郎滿頭黃氣，不斷啼哭，葉三娘告訴葉某，說家裏的藥缺了一味『牛黃』，請賢伉儷立即選購『牛黃』回家救急，遲則來不及！』」

「當時愚夫婦聽後，方寸大亂，權衡之下，覺得還是下山搜購牛黃比較重要，又經葉飛提示，當下立即回房留書，又在他指示下，漏夜由後山下去，然後到處去買牛黃，直至昨晚才回家，今天他們便來大興問罪之師了。其實那夜愚夫婦根本沒有勇氣及心情向梅掌門告辭……」

鍾岱截口道：「鍾某還有一事忘記告訴諸位，葉飛事後也被人殺死了，身上傷口與先師一模一樣，證明是同一個兇手所幹！而兇手便是賢伉儷！」他伸手向南宮守義一指。

南宮守義道：「南宮某與葉飛乃初次認識，既無遠仇亦無近怨，怎會殺他？不管諸位相信與否，南

宮某鄭重申明：南宮某夫婦不但沒有動過梅掌門半根毫毛，同樣亦未曾殺害葉飛！」

雲飄道：「南宮兄不必動怒，只要你未曾殺過人，眞相終有一日會水落石出，如今還是請你繼續說下去！」

南宮守義吸了一口氣，道：「南宮某夫婦下山之後，立即快馬趕去鄭州購買牛黃，因爲去年初愚夫婦曾在鄭州買到牛黃，然後曉行夜宿至昨夜方趕回寒舍。回家之後，方知犬兒之舊病並未復發，且家裏尚有一點牛黃，適才聽華山派弟子之言，方醒起這是一項陰謀！」

崑崙派大弟子馮敬陽道：「就算有陰謀也是出自府上，責任也在你！」

雲飄道：「馮大俠說得不錯，不過這種責任可有分別，南宮兄，你回家之後，見到令郎根本無病，不知有何感想？」

「南宮某當然十分氣憤亦感震驚，細想之下，只有兩種情況，一是某人暗中打聽寒舍之情況，包括自『盧三帖』處或藥店方面取得資料；二是寒舍有叛徒，但不管是那一種情況，都不能說是我殺死梅掌門和葉飛！」

雲飄高聲道：「事情已十分清楚，殺人者不是南宮守義，而是另有其人……」

懷竹截口問道：「雲施主認爲兇手是誰？」

「兇手是誰某還不知道，但一定不是南宮夫婦！」雲飄道：「以某之猜測是這樣的！某人與梅掌門或南宮夫婦有仇，於是佈置下一個借刀殺人之毒計，來遂其陰謀……」

「駝丐」賴叫天道：「你說的也未嘗沒有道理，但葉飛難道也是他們一伙的？老叫化對他之爲人十分了解，他絕對不是那種人！」

「葉飛也是受害者，他若不是被人脅迫，便是被人利用，爲了達到目的，故此那廝最後連他也殺了！」雲飄嚥了一口口水方續道：「相信諸位對二月初一新月池之案件尚記得，當日風小月也是受害者！」

「依雲大俠之看法是：這兩件案子，其實二合爲一？」

「不錯，雲某認爲這是梅開二度！甚至我懷疑那廝的野心很大，要弄得天下大亂！在場諸君均是武林一時俊彥，幸勿墮其彀中，仔細推敲，不可冤枉好人！」

有人立即叫嚷：「這只是閣下片面之詞而已，證據何在？」

也有人道：「你上次放走了風小月，這次又要放南宮守義，咱們正懷疑你就是陰謀者哩！」

亦有人道：「諸位不可存偏見，雲飄之言未嘗無理，仔細推敲一下，實有必要！」

「河東獅王」師迅雷一直不作聲，直至此刻方道：「諸位，且聽師某一言！在場熟悉師某脾氣者都會奇怪，爲何某家至今才開腔……」

說至此，他故意頓了一頓，觀察他人之反應，此言一出，羣豪心裏果然都心生疑念，蓋師迅雷人如其名，性子既急且烈，弄了半天，居然半句話不說，果然奇怪，是以大廳內外刹那間全部肅靜而聽。

「咳咳，師某跟南宮守義是多年之好友，還曾多次聯手殺敵，對他倆夫婦之爲人知之甚詳。某家不會猜謎，不會動腦筋，但却相信他的爲人，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來。而且照我所知，他倆與梅掌門及葉大俠亦無嫌隙，甚至非常崇敬梅掌門，又怎會殺人？適才某家一直不作聲，是心裏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唉……」

高峯道：「請師兄挑重要及關鍵的地方說，因爲天已快黑了，若人人都要發表，又都喜歡賣關子，恐怕三天也說不完！」

師迅雷冷哼一聲：「剛才聽了雲飄的話，心頭才豁然開朗，這是個陰謀，諸位千萬不要中計！」

鍾岱冷冷地道：「這句話誰都懂得說，但單憑片面之詞，如何令華山派弟子心服，又如何令天下英雄口服？」

「駝丐」賴叫天道：「依老叫化看，華山派至今亦拿不出完全令人口服心服的證據來，死者之傷口、兇器都可以製造出來，叫化子不是說這是華山派幹的，但若是有心人，則事後必然可以辦到！何況自梅掌門執掌華山以後，華山派有了很大之改變……」

鍾岱問：「賴前輩是指那方面，請明言以免衍生誤會，對貴我兩派都沒有好處。」

賴叫天是丐幫的八袋長老，自恃身份及年紀，不屑與對方辯駁，只淡淡一笑：「梅掌門向來主張武林各派和平共處，以友情代替仇恨，爲了樹立榜樣，華山派幾乎不設防，是以南宮伉儷半夜下山無人知道。同樣道理有人悄悄摸上華山也不會被發現！」

說至此，他目光一掃，見全場鴉雀無聲，靜聽其言，然後續道：「倘若有人爲了製造武林仇殺和混亂，他先以南宮守義之鐵筆殺死了葉飛，再殺死梅掌門，並非不可能，當然叫化子是指兵器一樣，而非眞正用南宮守義手中之鐵筆！」

亦有人不服地道：「使用同樣之鐵筆，武林中只有南宮守義一人！」

師迅雷接答道：「若是用普通之刀劍，又怎能達到嫁禍之目的？

既有南宮守義之鐵筆，當然也可以仿造十枝八枝，有何奇怪？」

雲飄道：「新月池附近的樹叢中布天星死在類似風小月之『三才如意神針』上，也因為那是獨門暗器，故此大家都認定兇手就是風小月，幸好『三才如意神針』不易打造，現場找不到神針之主體，是故風小月方倖免被亂刀砍殺！」

「河西一劍」盧公鼎道：「說不定兇手之兇器仿造，亦未必十足相似，南宮大俠大可取兵器出來對證一下，則根本不必再費唇舌。」南宮守義立即吩咐總管藍傲海進內取他的兵器出來。

馮敬陽道：「府上缺少牛黃，此事外人難知，是否有人洩漏？不知南宮大俠昨夜有沒有查問過？」

南宮守義道：「南宮某已查過了，家裏的牛黃的確只剩下一帖之量。乳娘葉三娘亦的確對葉飛提及此事！」

「如此說來，葉飛來府上似乎是有預謀，否則萬一並無此事，他又以何種藉口騙兩位漏夜離開華山？」

「當日乳娘剛好抱犬兒出廳，聞葉大俠來找某家，便順口請他轉告愚夫婦，回家時順道買點牛黃，因為家裏之牛黃已用罄，而附近又買不到！」

賴叫天道：「依老叫化推想，葉大俠以前既然不認識南宮伉儷，為何會上門找他？顯然另有目的。由於他事後亦被人殺死，故此咱們才推測他是被人利用或脅迫耳！反正他來南宮家，必然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如果一切都是巧合的，那就的確太過湊巧了！」

師迅雷道：「也許乳娘也曾對別人提及家裏缺少牛黃，於是那人便脅迫葉飛上門，進一步取得南宮家之近況，以便取得南宮伉儷之信任！」

鍾岱道：「單憑這些，也不能證明葉大俠是被人利用的，因為湊巧也有可能，所謂天下事無奇不有……」

雲飄截口道：「若葉飛來此不是另有目的，則為何他套騙南宮守義說其子舊病復發？他又怎會知道孩子有病？必是有人告知他！」

賴叫天及師迅雷齊聲說有理，鍾岱冷笑道：「此亦只是南宮守義片面之詞耳！」

雲飄道：「若連這點也要爭論，便無理可談了，看一個人之行為應該是全面的，南宮大俠夫婦行俠仗義數十年，難道這都是假的？」

鍾岱反問：「葉飛葉大俠，同樣行俠仗義數十年，大漠百姓均視他為救星，他為何要陷害南宮守義？」雲飄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南宮守義道：「藍總管，你去請乳娘出來，跟他們對證，南宮某死不足惜，却不願背一個臭名！」

藍傲海去後，一名家丁把南宮守義的兵器取來，尚有一塊一尺見方之麵粉團，南宮守義乃當眾以鐵筆刺進麵粉團裏，拔出之後，麵粉團上現出一個梅花形的小洞來，他又刺了一記，然後道：「華山派弟子請取去對照！」

鍾岱道：「刺進人肉及刺進麵粉團，因物體不同，痕跡亦不一樣，如何比照？你說不一樣，我不服，我說一樣，你也不服！」

南宮守義沉住氣反問：「如此你認為該如何做才能口服心服？」話未說畢，只見藍傲海急沖沖地跑進來，南宮守義厲聲道：「天塌下來有我頂着，你慌甚麼？」

藍傲海沙着聲道：「葉三娘上吊自殺了！」

南宮守義臉色一變，但他仍能保持鎮定。「請華山派派一個人，另請賴長老或師大俠跟某去檢視一下！」此話合情合理，故賴叫天及高峯一齊隨他走進內院。

乳娘葉三娘住在內院，與南宮守義之兒子南宮英同居一室，在南宮守義夫婦之鄰房。南宮守義大步流星走前，推開房門，只見樑上懸掛着一個少婦，面目娟好，年在二十五六左右，此時舌頭吐出，雙眼反白，不問而知已死去多時。

南宮守義乃令藍傲海將屍體解下來，一摸屍身，憑經驗及感覺，應已死去一個時辰左右。南宮守義道：「高少俠，你看她死去多久？」

高峯沉吟道：「約莫一至兩個時辰！」

「在此期間，愚夫婦一直在大廳之內，你應知道既不是愚夫婦親手殺的，也非下令迫死她的！」

高峯只唔了一聲，賴叫天道：「此點叫化子可以作證，乳娘自殺證明她心中有愧，請問她家裏還有甚麼人？」

南宮守義道：「她是個寡婦，家裏只有一個婆婆、一個孩子，就住在本城……」他忽然大叫起來：「藍總管，快帶人去她家，說不定那斷連老人和孩子也不放過！」

賴叫天道：「帶師迅雷及鍾岱和懷竹道長一起去！」藍傲海去後，他又轉頭問高峯：「高少俠應該說句公平的話，將來華山派由你執掌，須有一派之尊的氣度！」

高峯扭頭出去，只丟下一句話：「待某與本門師兄弟商量一下！」

*　*　*

南宮守義三人進內堂之後，大廳內外又響起一片議論之聲。風小月直至此時方想起星星，轉頭望去，她已不在本來之位置上，他心中詫異，轉過身去，原來星星此時

不知為何，反而退到大廳外面去。他正想擠出去，却見藍傲海匆匆地跑出來。

羣豪見藍傲海一副氣急敗壞之神態，剎那間都停止了議論，轉頭瞪着他，只聽他道：「請道長、師大俠及鍾少俠與藍某趕去乳娘家，敝上及賴長老恐陰謀者連老太婆和小孩子也不放過！」

此議無人反對，當下懷竹三人立即跟着他出門，羣豪亦知機，立即讓開一條路來。風小月隨着藍傲海之背影而望向星星，居然又失去了她的踪影。

正在詫異之際，南宮守義、賴叫天及高峯也出廳了。高峯將師弟們叫到一邊來，低頭商議。過了半晌，又把「鐵扇子」苗玉章及馮敬陽請過去商量，南宮守義夫婦和雲飄也在低頭商量，忽見雲飄向風小月招招手。

風小月排眾上前，語帶尷尬地抱拳道：「在下風小月來得不合時，讓大俠添麻煩了！」

南宮守義苦笑道：「同是天涯淪落人，還說甚麼客氣話，今日若南宮某能逃過大難，請少俠千萬留下來一敘，某家尚有事請教！」

「不敢當，在下本就想來聆教的！」

雲飄見高峯等人已停止交頭接耳，便問：「不知高少俠商議之結果如何？」

高峯道：「待藍總管他們回來之後再宣佈！」

大廳又再陷入沉寂，不知為何，此時此地，風小月居然沒有「兔死狐悲」或「同病相憐」之感覺，心中縈繞不去的竟是毫不了解的星星！

過了頓飯工夫，又見藍傲海及鍾岱跑回來，羣豪又讓開一條路來，只見藍傲海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道：「老爺，葉三娘的婆婆及孩子都被人殺死了！」

南宮守義問道：「死去多久？」

「一個時辰之前！」藍傲海喘着氣道：「師大俠及懷竹道長還在那裏搜尋線索！」

南宮守義沉聲問：「已有線索？」藍傲海搖頭。

高峯雙眼如刀，盯着鍾岱。鍾岱知其意思，輕輕點頭，高峯猛吸一口氣，道：「今日是非一時難定，但不管如何南宮守義夫婦也脫不了關係！華山派不欲讓同道說閑話，故效一善大師之做法，給一個限期與南宮家，希望屆時能給華山派一個滿意之答覆，否則莫怪華山派絕情！」

南宮守義雙眼閃動，問道：「限期多久？」

高峯一字一頓地道：「臘月初一，在襄陽新月池池畔！與他一道！」他忽然伸手向風小月一指。

風小月夷然不懼走了出來：「風某的事不勞高大俠關心，無須扯在一起！」

高峯冷冷地道：「兩件案子都是雲飄攬上身的，同時解決有何不對？也省却同道再次奔波跋涉，南宮守義，你還未答覆我！」

南宮守義吸了一口氣，道：「好，臘月初一，襄陽新月池池畔，我一定給華山一個交代！」

鍾岱道：「如果臘月初一不見你，華山派必然血洗南宮家，勿謂言之不預！」他說得惡狠狠，令人心生寒氣。

有人道：「高大俠，你們就這樣放過南宮守義？」

高峯冷哼一聲，低聲喝道：「回山！」言畢首先挺胸而出，華山派弟子一個個跟着他出去。

雲飄高聲道：「諸位，此事至此已暫告一段落，南宮家際此大變，無心招待諸位，請諒！至於款待天下英雄，只能等到臘月初一，南宮守義洗冤得清白之後！請吧！」羣豪聽他這樣說，只好快快離開，風小月走至石階前，踮腳而望，未見星星芳踪。

雲飄問道：「小風，你要走？」

風小月道：「小弟想去乳娘葉三娘家看看，也許有線索。」

盧公鼎道：「盧某也想去看看，陪你走一趟。南宮大俠，盧某告辭！」

*　*　*

仲春，北國深夜仍然十分寒冷，信陽城大街上早已不見行人。只有風小月手持一壺酒，在街頭上徘徊。他不是不想到南宮家好好地吃一頓，而是他覺得一出南宮家，便有人跟在左右。

任你用甚麼辦法均無法偵出跟踪者是誰，甚至連人影也未見過，不過憑他敏銳的感覺，他絕不懷疑自己之判斷。到葉三娘家也沒有收穫，兇手做得太乾淨了。背後這個人，也許是條重要的線索，他再也不能放過！

他故意穿過一條小巷，那種感覺依然未曾消失，只見他突然拔身躍起，就像一隻白鶴般，整個人越過屋頂……放眼望去，果見一條黑影向遠處掠去！風小月一落身，足尖在屋瓦上一點，拚盡全力向前射去！

風小月剛越過兩棟平房，見那黑影自對面屋頂向屋後躍落，他不敢怠慢，振衣越過長街，向對面屋頂躍去。

就在此刻，下面有人叫道：「小風，何事？」

風小月轉頭一望，却原來是雲飄，仍道：「有人跟踪小弟，快追！」

（未完•二）

上文提要：「神丐」宗濤派他的卷毛黑狗送信給徐元平，要他快來看熱鬧，徐元平、金老二與于成三人跟着宗濤來到一座極大的莊院，莊院房屋櫛比，陰氣森森，徐元平潛進去，發現紫衣女，並聽見看守她的兩個人的對話，才知此女受困，徐元平勸她離去，因言語齟齬，反生誤會……出了莊院又碰到西北道上的蠻女，弄得一肚子氣……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生性倔強惹禍端　雙雙重創命須臾

宗濤笑道：「老叫化天不怕地不怕，但却對那女娃兒有點兒頭疼，我都招惹她不起，你更是惹她不得……」

徐元平生性倔強，心中自慰自解的想到是相讓於她，聽得宗濤一番勸慰之言，反而激起了心中怒火，道：「這麼說來，晚輩日後遇到她時，倒要向她領教領教了。」

宗濤哈哈笑道：「小娃兒，好大的火氣。」

徐元平看他縱聲而笑，毫無顧忌，心中甚感好奇，忍不住說道：「老前輩這等毫無顧忌的大笑，就不怕驚動這莊院之中埋伏的人麼？」

宗濤道：「『神州一君』果是狡猾無比，原定今宵在這荒涼的荒院中召集他的爪牙舉行大會，不料突然取消，騙得咱們辛辛苦苦的跑了半夜。」

徐元平心中暗道：剛才我在紫衣少女被囚雅室之中，明明聽那身穿長衫之人說過莊主要來，還要勁裝佩劍之人好好的看守那紫衣少女，這莊主定然是指「神州一君」而言了，不知何故，突然變卦不來……他毫無江湖閱歷，反覆思索，仍是推解不透，忍不住又問道：「難道咱們入這莊院之中，已被他知道不成？但這莊院之中，却暗中潛伏不少防守之人。」

宗濤道：「易天行雖未必知道咱們夜探這莊院之事，但除了咱們之外，還有別人……」話至此處，似是突然想到了甚麼事，倏而住口，忽然站起了身子。

徐元平看他緊張之情，也跟着站了起來，不自覺的問道：「怎麼啦？」

宗濤微微搖頭，緩緩的說道：「易天行狡猾過人，這遲遲不來也許有甚麼陰謀，也許他早已到了這莊院之中，故意隱匿不出。」

徐元平被他說得心中微震，抬頭向四週打量了一陣，道：「這倒未必，守護這莊院之人恐已有甚多傷亡，如果易天行已到了這莊院之中，絕不會視若無睹。」

宗濤歎道：「此人生性冷酷，不能以常情衡斷。」微一停頓之後，又道：「你遇上那黑衣少女，出手素極陰辣，是西北道上的綠林人物，個個對她心存戒懼，好在她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難得遇上她一次，如果她常在江湖之上走動，祇怕早已鬧翻了半邊天，今宵埋伏這莊院之人恐怕大半要傷亡在她一人手中。」

徐元平本想說出一個女孩子家，出手這等陰毒，實該受些教訓，但轉念又想到，「神州一君」的手下絕不會有甚麼好人，多殺幾個自是無妨，口齒微一啓動，但却沒

有說出來。

宗濤凝目望天，似在推敲着一件十分爲難之事。

徐元平也不打擾他，借機流目四顧，打量這雅致庭院的形勢。

這是個半畝地大小的花園，除了滿植着珍貴的花木之外，還有一座人工堆成的假山，假山下，有一個丈許見方的水塘，花園不大，但精緻纖巧，極具匠心。

庭院四週房舍連綿，每一間對準這花園的一面，都開着兩扇很大的窗子，祇要打開窗子，就可見庭院全景。

徐元平打量了庭院的全景，又轉臉瞧了瞧「神丐」宗濤。

祇見他倚靠樹根坐着，一雙似醒似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凝神注視着身前的一株花木。

徐元平知道這位武林奇俠平日放浪不羈，如不是遇着甚麼重大疑難之事，絕不會這等苦苦思索。

同時也知自身已深入他人心腹之地，自己閱歷淺薄，前途是禍是福，與這江湖奇士有着極大的關係，是以也不敢驚擾他。

這時，他腦際忽然掠過一種念頭，心想：那個黑衣少女到底是甚麼人？爲何年紀輕輕竟是那等氣勢凌人？連名震江湖的「神丐」宗濤似乎對她也顧忌三分。

徐元平原是因爲覺得自己是堂堂男子漢，犯不着跟一個女孩子家爭強鬥勝，所以她說話雖然驕狂，也就不放在心上，這時忽然想到宗濤對他告誡之言，一時豪興又不禁大發，心中似覺有些不服，更深悔方才沒有好好教訓她一頓。

他如此反覆一想，心頭不由得感到一陣煩亂，便信步順着卵石小徑向右首屋子走去。

走完卵石路，跨上白石台階，便是一條環繞花園的廊榭，這走廊建造得也十分講究，沿着石階，是一道朱漆雕欄，凭欄就可俯瞰園中的池水。

那面對庭園的大窗子也是極爲精緻，窗櫺的圖式都是分別鑲嵌着「五福盤壽」，或是「萬壽無疆」，或是「瓶生三吉」，的花式。走近一看，那糊窗用的紙也是名貴的內夾絲棉的竹紙。

徐元平心中暗道：這荒山的莊院，怎的這等講究呢？

他原是極易衝動之人，心中想到這裏，好奇之心與豪氣油然而生，忖道：既來之則安之，管你是甚麼龍潭虎穴，我倒要見識見識。

心念一動，身子向前緊跨一步，輕伸右手，就要試推紙窗……

就在徐元平的右手尚未觸到窗櫺之時，突然身後傳來「神丐」宗濤哈哈大笑之聲。

徐元平忍不住心中的激動，正想問他爲何發笑，「神丐」宗濤先開口說道：「小娃兒，你不覺得這座房子有點怪麼？」

這句話問得沒頭沒腦，徐元平祇得應道：「這房子造得確是獨具匠心……」

「神丐」宗濤接道：「老叫化子是天地爲廬，從來不管人家房子造得好不好，我祇覺得這房子大異尋常，依老叫化子看，就怕這房子大有文章。」

徐元平聽「神丐」宗濤一說，不得環顧了四週一眼，心裏想答宗濤的話，但驟然間又不知如何回答。

「神丐」宗濤斜瞟了徐元平一眼，見他沉吟着沒有說話，微微一聳肩，又道：「想不到他們竟這等處心積慮，事事都有安排，處處皆有伏線，小娃兒，祇怕你閱歷過淺，還看不出其中奧秘。」

徐元平雖是仁厚篤實之人，但他的性格之中，却有着一股倔强的衝動，「神丐」宗濤無心之間說了他一句，他便覺得有損他的自尊，鼻子裏輕哼了一聲，道：「來也是老前輩你要我來的，如今却又說其中奧秘難測，莫非老前輩有畏怯之意麼？」

「神丐」宗濤聽得仰首哈哈大笑，道：「老叫化子一生浪跡江湖，水裏火裏，刀山劍林都闖過，從沒有甚麼值得我老叫化子怕的，難道到了垂暮之年倒反而貪生怕死來了麼？」

要在平常徐元平絕不會再說甚麼，但今天深入此宅，乃是爲了易天行而來，他焉肯放過這個機會，當下冷冷說道：「老前輩既是有心而來，又不畏怯，那麼這房子雖是古怪，又有何懼呢？」

「神丐」宗濤心中暗道：你這娃兒性子倒比我老叫化子性急，今天我要故意難難你呢。

他心裏暗暗一笑，慢吞吞的說道：「我老叫化子倒不是畏懼不畏懼，我是在想，這房子之中能有甚麼花樣……」說着又看了那座假山一眼，道：「看情形，不僅是房子有文章，就是這座假山堆建在此，想必也是有道理。」說罷，將一雙眼睛盯瞧着徐元平臉上，彷彿在等他的答覆。

徐元平近來的際遇奇特，而且又陷在孤獨老人古墓之中一次，見識無形中大爲增進。這時聽「神丐」宗濤說破，心中不由的一動，忖道：對了，這老化子眞不愧是老江湖，方才我雖疑心這莊院的佈設，可還沒有想到這座假山。當下豪興又起，轉臉對「神丐」宗濤道：「依老前輩所見，此處既是這般可疑，而易天行也未露面，咱們何不就可疑之處，先搜探他一番呢？」

在徐元平的想像之中，宗濤定

會贊同自己的意見，哪知事實不然，「神丐」宗濤却滿臉凝重之色的說道：「使不得，使不得，『神州一君』易天行雖是未曾露面，但依老叫化子揣測，這不過是故佈懸疑，如果我猜得不錯，易天行定然已按時來到此處，不但如此，而且今天來到此處之人，也定然不在少數，方才你遇見的那黑衣女郎，都曾現過身，由此可知今晚必定有熱鬧可看。你千萬不可性急，要是咱們胡打亂闖，說不定會闖出麻煩來。別的不說，就拿你碰到的那個丫頭吧，她就夠咱們纏的了，不是我叫化子怕事，那丫頭也眞的叫人頭痛……」

「神丐」宗濤話還未完，但聽假山背後一聲冷笑，響起嬌脆的聲音道：「哼，你身爲武林長輩，背地裏竟然說長道短的，編排起我的不是來，眞是老大不正。」

「神丐」宗濤聽了這幾句話，望着徐元平，把眉頭一皺。

徐元平也同時望了「神丐」宗濤一眼。二人交換一下眼色，誰都沒有開口，轉臉朝山側發話之處望去。

祇見那山側花樹後，緩緩的走出來一個身背雙劍的黑衣少女。

那黑衣少女望着「神丐」宗濤，慢悠悠的，彷彿是自言自語的說道：「長了這把年紀，背地裏却放不過我們一個晚輩，說來眞是令人好笑。」

她這幾句話，說來似是輕描淡寫，輕鬆異常，但聽在別人耳中，却顯得十分刺耳。

徐元平訕訕的望了宗濤一眼，見宗濤兩眼望着別處，竟似充耳不聞一般，徐元平一看他神情就知他是不願和她衝突。

這黑衣少女適才之言，原是對宗濤而發，徐元平身在兩人之間，處境十分尷尬，要是換了別人，祇有僵在當場，但徐元平的個性甚爲奇特，他一見「神丐」宗濤那副容讓之態，心中覺得以「神丐」宗濤在江湖享譽之盛，以他那種凌雲的豪氣，今天竟是如此容忍，似覺萬分委屈，心中對他深爲同情。

想到此處，腦中又掠過一種想法，他覺得這黑衣少女先前對待自己那種冷漠的態度，與那種說話時的凌人神態，出手又十分狠毒……自己實在看不下去，如若她下手對付的不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爪牙，自己早就要教訓她了。

現在看她對宗濤這種態度，心中再亦按耐不住，雙眉一挑，微微冷笑，道：「一個女孩子家，對武林前輩說話竟這等沒有分寸。」

黑衣少女一聽徐元平滿是責備口吻，竟也不動氣，祇淡淡望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不是你的事最好不要過問，我要不是因你是初歷江湖之人，絕不會對你如此客氣。」

徐元平道：「你雖說此事與我無干，但宗老前輩却是在和我交談，而且我也很看不過你這種無禮的態度……」

那黑衣少女未待徐元平話完，嘿嘿一陣冷笑，道：「我三番兩次的對你破例忍讓，你却不知好歹，得寸進尺，如今竟然教訓起我來，我看你是自以爲靠山硬，有恃無恐，全然沒有把我放在眼裏，是嗎？」

徐元平朗朗笑道：「多謝姑娘對在下忍讓之情，但在下做事，從不倚仗他人之勢，祇知當爲不當爲，今天你幸好是個女孩子家，如果換了個男子漢，哼哼，那我就不是如此了。」

黑衣少女似覺不信，臉上泛起一股似笑非笑的笑意，說道：「那你準備怎樣對待我呢？我倒願聞高見。」

徐元平數了她一陣後，心中火氣似已消減不少，這時再看那黑衣少女，對自己始終未呈怒容，依然帶着一分淺笑，心裏却又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他怔怔地沉吟了一下，嘆了口氣，道：「你也是爲易天行而來，我也是爲易天行來的，如今易天行沒有找到，我又何必跟你嘔氣呢，我也不管你，你幹你自己的事去吧。」

黑衣少女笑容忽斂，滿臉寒霜的冷冷說道：「你不願和我嘔氣，但我偏要和你嘔氣！」

徐元平大步向前走了兩步，道：「姑娘定要如此，在下當得奉陪！」

黑衣少女柳腰一挫，倏然直欺過來，輕啟櫻唇，笑道：「怎麼？你想打架麼？」

徐元平心中已甚惱怒，暗道：此女這等狂妄，如不教訓她一次，實難消胸中之氣。當下說道：「在下乃堂堂男子，姑娘如願動手，在下先讓三招。」

這幾句話，無異火上加油，那黑衣少女登時臉泛殺機，柳腰一挫，直欺過來，素手反轉揮舞，虛空拍出三掌。

三掌拍完，人已欺到了徐元平身前，說道：「我懶得和你多說話了，你要讓我三招，現在我已拍出三掌，你該動手了吧！」

徐元平腳踏丁字步，左手搭在右腕之上，道：「姑娘請！」

黑衣少女一揚秀眉道：「哪來的這多酸禮。」嬌軀一側，直踏中宮而進，左掌當胸劈下。

徐元平一收小腹，倏忽間退後三尺。

黑衣少女借勢欺進，雙掌連環劈出，但見掌影飄飄，眨眼之間，拍出了一十二掌。

這一輪急攻，當眞是疾如電閃一般，十二掌招綿綿相連，一氣呵成，徐元平被逼得連連向後退出了六步，不禁心頭大爲震駭，暗道：這是甚麼掌法，怎的這等迅快？

直待對方一十二掌攻完，他才站穩身子，長長吸一口氣，反臂一掌擊去。

一股强勁掌風，隨掌而出，直撞過去。

黑衣少女冷笑一聲，右掌向後一引，竟把徐元平强勁的掌風引向一側，左掌趁勢攻進，翻腕一招「閉門推月」按向左肩。

徐元平祇覺對方掌中似有一股甚大吸力，把自己擊出的掌力引開，心中大驚道：此女的武功好怪，潛沉內力，着地如樁。雙足登時向地下深入半寸，一挺胸，硬把那擊出力道收回，左手施展十二擒拿手中一招「飛索繫龍」，掌勢一翻，反向那黑衣少女左腕脈門之上拿去。

那黑衣少女左掌去勢快如電奔，纖纖玉指一閃而至，指尖觸及徐元平左肩衣服之時，徐元平的左手也搭上那黑衣少女的手腕。

一接疾退，雙方同時以極快的身法，向後躍退，閃避開了對方的掌劈、擒拿，彼此互望一眼，同時又以極快的身法欺攻而上。

這次動手，徐元平已不敢再存相讓之心，彼此以快打快，爭取先機，利那間掌指飄飄，四週風生，人影交錯，忽起忽落，但見兩人盤旋疾轉，快如風輪，十合之後，已是難分敵我。

「神丐」宗濤取過背上的紅漆葫蘆，打開蓋子，一面喝酒，一面觀賞兩人搏鬥，他已和徐元平有過動手的經驗，知他武功高强，掌力雄渾，那黑衣少女雖然威震西北武林，但也難以和徐元平交手五十回合。

哪知事情大大的出了宗濤的意料之外，雙方愈打愈快，片刻工夫，已過五十回合，那黑衣少女不但毫無敗象，而出掌愈來愈奇，攻勢也愈來愈是凌厲，招招都是罕聞罕見、詭異無比之學。

而且掌指襲擊之處，又都是人所必救的要害部位，迅速、狠辣兼而有之。

徐元平劈出的掌力也是愈來愈强，招招如鐵鎚擊岩，巨斧開山，變化奇奧中不失正大，更顯得風度磊落。

「神丐」宗濤不知不覺間，看得全神貫注，暗道：這兩人一個輕靈飄忽，出手詭辣難測，一個掌力雄渾，打來正正大大，但却正中蘊奇，變化精奧，如能把兩種各走極端的武功融會貫通，兼得其長，天下祇怕難再有抗拒之人。

心念一動，立時高聲說道：「小娃兒，我說這女娃兒最是難惹，你還不信，現在該知道老叫化之言不虛了吧！」

徐元平天性高傲，聽得宗濤一番話後，立時激起怒火，大喝一聲，舉手拍出兩掌。

這兩掌看去輕飄飄的毫無勁力，但出手的時機適時無比，那黑衣少女登時被迫得向後退了三步。

宗濤微微一怔，暗自忖道：這是甚麼武功？祇覺似是聽人說過，但一時却又想他不起。

黑衣少女被徐元平兩掌逼退之後，似是受了甚重的內傷，全身微微顫抖了一下，張嘴噴出一口鮮血，閉上雙目。如果，徐元平藉機出手，定可把那黑衣少女立時震斃掌下，但他却停手不攻，仰臉望天，若有所思。

那黑衣少女閉目靜站了一盞熱茶工夫，突然嬌叱一聲，重又欺身攻了上來，雙掌一揚，猛向徐元平拍去。

徐元平揮掌一接，突然悶哼一聲，一連向後退了五步，向後倒去。

就在他身子將要跌倒之時，突然大喝一聲，遙遙推來一掌。

這一掌來得毫無勁道，但在擊中那黑衣少女後，突生强勁彈震之力，祇聽她嬌呼一聲，身子飛起來四五尺高，摔在地上。

激烈絕倫的搏鬥完全停下來，四周重歸沉寂，寒星閃爍下，祇見一男一女，相距有一丈左右，靜靜躺在地上，兩人似都受了甚重的內傷，連掙扎坐起來的氣力也沒有了。

一代武學宗師「神丐」宗濤也看不出這兩人如何受傷，呆了一呆，才緩步向徐元平走去。

祇見他緊閉着雙目，仰臥地上，「神丐」宗濤的目力何等銳利，藉繁星微弱的光亮，已瞧出徐元平臉色和平時不同，不禁心頭大駭，他江湖經驗豐富，一瞧之下，已知徐元平爲一種極爲歹毒的內功所傷，並非一般掌力震傷。

伸手摸去，祇覺他額角冰冷，傷得似是很重。

他呆呆站着，低頭沉思，但搜盡枯腸，也想不出那黑衣少女用的甚麼武功，把徐元平傷得這般嚴重。

不知過去了多久時間，忽聽一陣沉重的步履之聲由身後傳了過來，轉頭望去，祇見一個身着青袍的長髯老者，緩緩的走了過來。

此人滿臉凝重之情，出足落步，着地有聲，足跡經過之處，地上腳印深陷寸許，但兩道目光却是

怔怔的盯着那躺在地上的黑衣少女身上。

「神丐」宗濤是何等機警的人物，一見那人來，立時暗中提聚眞氣戒備。

青袍老者走近宗濤五六尺之處，突然停了下來，冷笑一聲，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這個老叫化子……」他微微一頓之後，聲色俱厲的接道：「是甚麼人打傷了我的女兒？快說！」

宗濤仰臉長笑，道：「上官兄這般厲言疾色，可是對老叫化子講話麼？」

青袍老者道：「此地祇有你我兩人，不是同你講話，難道還是和我自已講話不成？」

宗濤道：「老叫化耳朵不聾，上官兄大可不須這等高聲呼叫。」

青袍老人怒道：「臭叫化子，別人怕你，須知我上官嵩却不怕你。」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道：「你不怕老叫化子，難道老叫化子還怕你不成？」

上官嵩大喝一聲，舉手一掌劈了過來。

一股強猛絕倫的暗勁，劃起了嘯風之聲，直撞過來。

「神丐」宗濤冷哼一聲，右掌一揮，硬接一擊。

兩股掌力撞在一起，捲起一陣猛風，彼此的身子都微微動了一下。

上官嵩雙掌一收，平胸舉起，冷冷說道：「『神丐』之名果不虛傳，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宗濤雙掌一抬，說道：「儘管施展，老叫化子捨命奉陪。」

上官嵩正待推出雙掌，忽然心念一轉，停下手來，問道：「這一擊之下，咱們兩人之中，必有一個受傷……」

宗濤哈哈一笑道：「上官兄說得不錯，祇是不知傷的是誰，老叫化一條窮命死了也還罷了，可是上官兄乃雄踞西北道上的霸主，總得事先留下幾句遺言，交代交代身後之事……」

上官嵩道：「宗兄少說風涼話，兄弟心中有一樁不明之事，趁未動手之前，想先弄明白。」

宗濤笑道：「老叫化心中也有一樁不明之事想要請教，但上官兄既然搶了先着，那就請先說吧。」

上官嵩冷哼一聲，說道：「憑你老叫化的武功，未必就能傷我的女兒，兄弟想知道傷我女兒之人是誰？」

宗濤見他滿臉悲憤之情，雙目之中直似要噴出火來，全身微微顫抖，顯然他心中正有着無比的憤恨，暗自忖道：此人憤慨已極，眞要動上手，祇怕不死不休，二谷、三堡之中人物，盛傳以此人武功最高，爲人也較正派，老叫化今宵之中，要和他硬拚一陣，勝負不論，却讓易天行坐收漁人之利……

上官嵩看他一直沉思不言，心中大感不耐，厲聲喝道：「老叫化，江湖之上盛傳你的俠名，想不到却是這等畏首畏尾之人！」

他心情激動，言詞之間，已顯語無倫次。

宗濤回頭望了仰臥的徐元平一眼，冷冷說道：「上官嵩，你女兒的性命是命，難道別人的性命就不是命麼？」

上官嵩望了靜躺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仰天大笑，道：「縱然千百條武林高手的性命，也抵不了我女兒一條性命……」但見兩行老淚，滾滾而下。

宗濤看得心頭一凜：此人神志已亂，我豈能再和他爭强鬥氣。立時生出了相讓之心。

祇見上官嵩自言自語的說道：「倩兒，你放心的死吧！我要殺上一千個武林高手給你陪葬……」

此人言語，越說越不成話，顯然過度的悲痛，已使他神志混亂不清。

「神丐」宗濤暗道：我如再不想法子，舒暢一下他心中的悲忿，祇怕片刻間他就要氣極而瘋。

忽然心中一動，蹲下身去，摸在徐元平胸口之上，祇覺心臟還在跳動，鼻息微微可聞。立時大喝道：「上官兄，快瞧瞧你女兒是不是眞的死了！」

上官嵩呆呆的望着宗濤，足足有半盞熱茶工夫，才突有所悟一般，蹲下身子，側耳在那仰臥的黑衣少女胸前聽了一陣，忽然仰起臉來，長長吐一口氣。

這一口氣似是吐盡他胸中的悶氣、忿慨、驚懼、慌恐，而立時恢復鎮靜，轉過頭去，望着宗濤說道：「宗兄，這是怎麼回事，那邊躺的是甚麼人？」

宗濤道：「他們兩個娃兒，誰也不肯服誰，言語衝突，各不相讓，你一拳，我一脚，打了起來，打了一百多招，誰也不能勝誰，最後各以上乘內功相搏，打個兩敗俱傷。」

上官嵩探頭望了徐元平一眼，道：「甚麼？就是他們兩人動手麼？」

宗濤道：「怎麼？難道老叫化子還會助拳不成？」

上官嵩搖頭冷笑道：「宗兄覺得兄弟的掌力如何？」

宗濤取過身後大葫蘆喝一口酒，道：「不比老叫化强。」

上官嵩道：「哼！祇怕也不弱於宗兄。」

宗濤哈哈一笑，道：「上官兄

如不服，待救了兩個小娃兒後，咱們再找地方比劃比劃。」

上官嵩道：「宗兄有興，兄弟自然要捨命奉陪。」

宗濤笑道：「眼下先救兩個娃兒性命要緊，咱們比劃之事，以後再談。」

上官嵩微微點頭，轉過身去，潛運功力，雙手互搓了一陣，在那黑衣少女穴道上推拿起來。

宗濤微微一皺眉頭，暗道：也不知道這兩個娃兒施用的甚麼武功，鬥得兩敗俱傷，如何下手解救，還得大費一番心思。眼看上官嵩雙手不停在那黑衣少女身上推拿，心中突然一動，想道：上官嵩解救女兒手法也無甚麼特異之處，不如先用一般推宮過穴手法試試，如果能救他活轉過來更好，萬一不成，再想其他辦法。

心念一轉，暗運眞力，在徐元平幾處要穴之處推拿，暗中却留意着上官嵩的動作。

哪知兩人推拿了半天，仍然毫無效用。

上官嵩長長歎一口氣，停下手來道：「宗兄，他用的甚麼武功？我女兒氣雖未絕，但却救她不醒。」

宗濤道：「你女兒用的甚麼武功，怎麼這娃兒也救不過來……」

他話還未完，忽聽身後一聲輕笑，緊接着響起一個十分和藹的聲音，道：「兩位不必多費心機了，他們兩人都已受了極重的內傷，必須要一段時間的療息，才能清醒過來。」

轉頭看去，祇見一個長衫飄飄的中年儒士，站在丈餘外處，望着兩人微笑。

宗濤霍然站起來，說道：「易天行……」

那中年儒士右脚一抬，身子忽然向前飄飛了五六尺遠，宗濤叫出「易天行」三個字剛剛出口，對方已脚落實地，接道：「正是兄弟，宗兄別來無恙。」抱拳深深一揖。

上官嵩雖然久聞「神州一君」易天行之名，但却始終沒有見過其人，祇看對方剛才露那一手絕世輕功，心中已微生驚駭，暗道：「神州一君」之名，果不虛傳，祇那一身輕功，就足以驚世駭俗了。

宗濤輕輕哼了一聲，道：「老叫化想你早已到了。」神態冷漠，禮也未還。

易天行毫無責怪之意，微微一笑道：「宗兄一向料事如神，兄弟素來佩服。」

宗濤道：「少灌迷湯，老叫化子不吃這一套。」

易天行果然有着過人的涵養功夫，任憑宗濤如何惡言相加，仍然臉不改色，轉頭對上官嵩道：「這位必是威震西北武林道上官堡主了。」

上官嵩甚覺不好意思抱拳還了一禮，道：「不敢，不敢。」

易天行微一欠身道：「兄弟久聞大名，今日幸得一會！」

上官嵩道：「易兄大名，遍播寰宇，兄弟今日能得一見，甚感榮寵。」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上官兄、宗兄，請把兩位受傷之人抱到室中，讓兄弟查看一下他們被甚麼武功所傷，也許兄弟能替他們略效微勞。」

上官嵩回頭望了宗濤一眼，抱起女兒，道：「易兄如眞能救得小女之命，在下定當有所報答。」

易天行道：「兄弟能否救得，眼下還很難說，必須先查過她被甚麼武功所傷之後，才能決定，至於『報答』二字，兄弟絕不敢當。」

宗濤在兩人說話之時，心中已千廻百轉，暗忖道：「神州一君」之能，早已譽滿江湖，這娃兒受傷甚重，我已無能療治，如其任他傷重而死，倒不如讓他救治一下試試。

心念一轉，伏身抱起徐元平來，一語不發，大邁兩步，站在上官嵩身後。

「神州一君」易天行對人十分謙恭，抱拳一笑，道：「請恕兄弟走前一步，替兩位帶路。」轉過身去，大步直向左側一排房中走去。

幾人剛到門邊，緊閉的兩扇黑漆大門忽的呀然一聲大開。

漆黑的房間中，緊隨着亮起了幾個火摺子，但見火光閃了幾閃，點燃了幾支燭火。

倏忽間紅燭高燒，火光熊熊，全室中大放光明。

易天行回過頭來，抱拳肅客，宗濤微一猶豫，隨在上官嵩身後而入。

祇見四個身着白衣，年約十三四歲的小童，分倚室中四角而立，每人身側都有一個三尺高低的木案，案上各放着一支紅燭，在那兩扇緊閉的黑漆大門開啟之時，一齊晃燃火摺子，點上火燭。

宗濤目光回掃，向後望去，祇見兩個白衣童子站在門後。

室中除了這六個白衣童子，再無別人，正中放了一張雕花木榻。

易天行轉身對宗濤笑道：「宗兄請稍候片刻，待兄弟先查過上官兄女公子的傷勢後，再查看令徒傷勢。」

宗濤聽他誤認徐元平是自已徒弟，也不解釋，微一頷首，退到靠壁處一張木椅之上坐下。

上官嵩奔了過去，把懷中女兒放在木榻之上，回頭望着宗濤說道：「原來此人是宗兄的徒弟……」

宗濤知他誤信爲眞，當下冷笑一聲，接道：「老叫化子可沒福氣收這等標致的徒弟，祇能收個小叫化子。」

此言無疑否定了徐元平是自己弟子，以便解除上官嵩心中因爲誤信引起的滿腔怒火。

哪知上官嵩竟是十分相信一般，追着問道：「此子既非宗兄弟子，那是何人門下？」

宗濤怒道：「這個我怎麼知道？」

上官嵩瞧瞧仰臥在床上的女兒，忍下了胸中之氣。

易天行緩步走近榻前，伸手抓過黑衣少女的玉腕，閉上雙目，右手食、中、無名三指，輕輕按在脈門之上。

大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突然放下黑衣少女的玉腕，站起身來，臉色十分嚴肅的望着宗濤道：「宗兄，兄弟有幾句話想問問，不知可以麼？」

宗濤道：「老叫化不聾不啞，有話儘管請問。」

易天行道：「宗兄懷中少年當眞不是宗兄的衣鉢傳人麼？」

宗濤道：「老叫化絕對調教不出這等弟子來，你如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

易天行道：「好說！好說！當今武林之中，有誰不知道宗兄的大名！」

上官嵩看易天行臉色凝重，不禁心中大急，問道：「易兄看她還有沒有救？」

易天行道：「據兄弟把脈所得，令嬡是被一種極高的內功所傷，但一時之間，兄弟却難以看出是何種內功，如若宗兄能告訴兄弟他用的何種掌力，兄弟立即可想出解救之法。」

宗濤冷笑一聲，道：「如果易兄能夠告訴兄弟上官兄女公子是用何種功力傷他，大概老叫化也能救得。」

易天行微微一聳雙眉，道：「縱然不知她爲何種功力所傷，兄弟也可救得。」

上官嵩道：「那就請易兄大展妙手，如能救得兄弟小女之命，上官嵩有生之年，不忘大恩！」

易天行微笑道：「上官兄這等說法，叫兄弟如何敢當，但兄弟既然答應下來，自是要盡我心力，縱然耗去一些眞氣，也不讓上官兄蒙受喪女之痛。」右手一伸，把那黑衣少女抓了起來，又道：「兄弟在爲令嬡療傷時，最忌有人打擾，這得煩請上官兄替兄弟護法了。」

也不待上官嵩答話，縱身躍上木榻，盤膝而坐，扶正那黑衣少女的身子，左掌扶住她的左肩，右掌抵在她背後「命門穴」上，潛運內力，逼使全身眞氣直向她的「命門穴」中攻去。

「神丐」宗濤冷眼旁觀，心中暗忖道：上官嵩愛女心切，如果易天行眞能救活他的女兒，定將爲易天行所利用，我老叫化勢將陷於孤立之境。

轉頭看去，祇見當門站着一個身材修偉，身着錦衣，長髯垂胸的大漢。

錦衣大漢身後，並肩站着兩人，一個長身駝背，一個五短身材。

宗濤瞧得怔了一怔，暗道：怎麼這幾個人也找到這裏來了，看來今晚倒是有一場熱鬧好看了。

原來這三人正是碧蘿山莊莊主和駝矮二叟。

「神州一君」緩緩啟開雙目，瞧了瞧站在門外的錦衣大漢和駝矮二叟一眼，微一頷首，重又閉上雙目，繼續替那黑衣少女療治傷勢。

室中鴉雀無聲，但充滿了沉默的緊張，每人的臉色都異常嚴肅。

那六個白衣小童更是個個圓睜雙目，祇有替那黑衣少女療治傷勢的「神州一君」易天行雖然閉着雙目，但却帶着微微的笑意。

上官嵩靜站一側，兩隻眼睛却牢牢的盯在「神州一君」易天行臉上，一見易天行臉含笑意，竟也不自主地心裏怦怦直跳，心裏充滿了一種欣悅的緊張。

室內又沉靜了一盞熱茶工夫，易天行鬢間髮角隱隱現出汗珠，不一會，鼻頭上也見汗珠。

上官嵩知他用一種深湛的內力在爲愛女療傷，儘管平素與「神州一君」從無交往，沒有情誼，但這時也不由得十分感激，在易天行耳邊輕輕說道：「易兄耗力過多，依兄弟之意，還是請稍作休息爲上。」

「神州一君」這時聚精會神的爲黑衣少女在療傷，對上官嵩之言竟似充耳不聞一般。

上官嵩見他對自己不作答覆，不但毫無慍意，而且心中對他更是感激，微微一笑，又望着床上的愛女。

又過了片刻，黑衣少女翻動了一下，兩手一舒，鼻息漸漸沉重。

易天行兩道如電目光，凝注在她微現紅潤的臉上，又以手掌一探鼻息，舉袖擦去額上鼻間的汗水，又倏忽慢慢閉上雙目，長長舒了一口氣，點點頭，道：「上官兄，恭喜恭喜，令嬡傷勢已無大礙，祇要讓她慢慢調息一陣，然後再服用兄弟親自配製的藥丸，就……」

上官嵩望着易天行，臉上滿是感激之色，他感動得未待易天行話完，就道：「易兄爲小女耗去如許內力，使小女得慶重生，兄弟眞是

感激，易兄盛情，上官嵩定當有報答之日……」

易天行未容上官嵩話完，忙的接口說道：「上官兄言重了，叫兄弟如何承當得起。不要說她是你上官兄的千金，就是陌路之人，救人於危，扶助婦孺，也是我輩應爲之事，」說着頓了一頓又道：「我易天行行道江湖，處處爲人，哪兒心存善報呢……」

環視全室一眼，一陣朗朗長笑，神情之中，似極爲得意。

「神丐」宗濤聽了易天行的一番言語，睜開一雙醉眼，斜睨了一下，一歪嘴，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

「神州一君」目光也微微瞥了宗濤一眼，緩緩站起身子，背負雙手；在室中踱了幾步，狀極輕鬆。

床上一陣輕響，幾人聞聲望去，祇見黑衣少女微微一探手臂，斜支床上，似欲支撐身子。

上官嵩趕緊伸手扶去，柔聲道：「倩兒，你覺得怎麼樣了？」

黑衣少女微張秀目，四週張望一下，又望了室中諸人一眼，驚異的問道：「爹，這是在甚麼地方？」說着又看了一下自己臥身的床鋪，道：「咦，我怎麼會睡到這兒來了呢？」

上官嵩一手扶着愛女身子，一手輕輕撫摸着她的手腕，說道：「倩兒，你身受重傷，全虧你易老前輩爲你悉心治療，你現在心裏覺得怎樣，試試運運氣看，有甚麼痛楚沒有？」

上官婉倩朝着上官嵩淺淺一笑，依言平坐床上，運功調息了一陣後道：「還好，沒有甚麼不對。」

上官嵩見愛女氣血運行無礙，心中自是高興，扶上官婉倩下了床，笑道：「倩兒，你趕快去謝謝易老前輩。」

「神州一君」跨前一步，雙手挽住上官婉倩，臉泛慈愛的道：「好了好了，不要聽你爹的話，我與你爹神交已久，哪裏還用得着這等俗套，現在你還覺得難過嗎？」說着舉起右手輕柔地撫摸着她的秀髮。

上官婉倩點點頭答道：「現在很好，已不難過了。」

易天行噢了一聲，道：「你現在血脈已暢行無礙，祇要再以自己內力暗中輔導，不要太勞動，短時就可復元了，來，讓我來攙你慢慢走動走動。」說話聲音，極是慈愛祥和。

上官嵩在一旁聽得大爲感動，當下接道：「多蒙易兄費神了。」

易天行謙道：「上官兄，現在治療要緊，哪裏還能這等客套呢？如若你看得起兄弟，千萬不必如此。」一邊說話，一邊已將上官婉倩攙扶下床。

上官婉倩這時四肢依然乏力，一下床腿便一軟，上官嵩忙上前一步，攙扶住她左腕，與易天行兩人，一左一右，扶着她慢慢走動。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她已行動自如，但已走得香汗淋漓。

易天行轉臉對上官嵩道：「上官兄，令嬡全身血氣已通，現在也不宜太過勞動，還是讓她躺臥片刻，然後再吃兄弟調製的藥丸。」

上官嵩因易天行救治愛女，心中自是感激，當下連聲唯唯的道：「在下一切遵命，全仗易兄大力了。」

易天行微笑應道：「好說，好說。」一邊却向「神丐」宗濤走去。

「神丐」宗濤正抱着徐元平蹲在那裏，見易天行走來，也不打話。

易天行走近宗濤身邊，輕聲說道：「宗兄請將令高足平放地上，讓兄弟仔細查看一下。」

「神丐」宗濤冷冷的道：「你可是眞的替他療傷？」

易天行呵呵笑道：「宗兄，你何以口出此言，難道療傷還有假的不成？我易天行難道有甚麼負人之處麼？」

「神丐」宗濤一翻兩眼，截住他未完之話，說道：「好了，好了，我老叫化子就厭惡別人在我身邊喋喋不休，你既知療傷要緊，請別躭誤時間。」

（未完・廿三）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延城惡霸欺寡婦　仗刀救母殺官差

一床十二斤重的老舊棉被，平整的鋪在貼牆的土炕上，另一張老棉被卻又壓在金大昌的背上，而金大昌，這位十里鋪的惡財主，卻又把整個身子壓在李寡婦身上。

有着呼嚕呼嚕聲，也不知是西北風刮得小窗糊的白紙發出响聲，還是床上人發出來的聲音，祇不過炕上的棉被再是波動，也不應該有那種聲音，倒是有個人在小窗後呼嚕着兩筒稀鼻涕，還得把一堆木柴往土炕下塞着，如果趁着冒出來的火光看過去，便也立刻明白那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娃兒，正在燒土炕，呼嚕聲就是從這娃兒鼻孔發出來的。

這娃兒把土炕燒得熱熱的，斜目看向小窗子，半晌，才聽得窗內一聲喊：「自成兒，進來吧，進來睡在娘腳頭，小心別着涼啦！」

小窗外，那個叫自成的娃兒用力的把兩個袖管交替着抹過他那流清鼻涕的鼻孔，帶着幾分忿忿的繞過房頭往屋子裡走進去，單祇看他用力抹鼻涕，就知他在發火。

如果看看他的兩隻袖管，指頭一彈有响聲，無他，那地方常抹鼻涕，久了袖頭變成硬塊了。

娃兒走進門，祇見金大昌在炕前一邊整衣一邊衝着炕上的李寡婦呵呵笑，見娃兒進來，自袋中摸出兩個制錢，笑道：「呶，拿去買糖吃！」

娃兒沒伸手，但金大昌拉起娃兒一手塞過去。

金大昌出門走了。

金大昌回延長城北十里鋪去了。

就在金大昌走出門不久，那娃兒把兩個制錢擲向門外，他不敢大聲吼，有些喃喃的：「誰要你的錢。」

李寡婦未起來，她還在拍拍身上棉被，道：「自成呀，門關好了脫衣上來吧！」

娃兒用力關上門，他脫衣褲。

在陝北，人們睡覺是脫光衣服的，大部份北方人都是光着屁股鑽入被窩裡睡覺。

「娘，他不是我爹。」

李寡婦道：「你爹命短死得早，咱娘兒倆還得活下去，阿成，娘這樣也是不得已。」

掀開棉被一角，娃兒光溜溜的滑入熱被窩，進了被窩他就不開口了。

如果能看到，必會發覺這娃兒在流淚。

* * *

這地方的名字叫延長，往西看去，六十多里遠處是延安，翻坡走崗黃土地，這一段走路要一整天。

往東瞧，十八里外是條河，河水隆隆冲刷着黃土壑丘土地，弄得

河水成了黃泥漿，混了個河名叫黃河。那地方也叫河套，李自成生長的地方。

黃土高坡上難得冒出今年冬天的陽光，有個行腳和尚坐着羊皮筏子過了黃河。

這和尚左手臂上掛着個酒袋，右手拿着禪杖，走起路來四平八穩的兩肩不晃動，顯然是有道高僧。

五台山有個紅雲大師就是他，祇不過這紅雲大師愛吃酒，每天除了酒，他甚麼也不吃。

登上一道黃土高原土坡，紅雲大師抬頭，不由得抖着灰鬚吃一驚，他喃喃的道：「紫氣騰空起，必有貴人出，了得，了得！」

紅雲和尚遙遙看去，一間窰洞就在一處斷崖下面，那一股紫氣便由那地方衝上了霄漢。

紅雲和尚不走了，他找了一處矮樹叢坐下來，一邊喝着酒，一邊觀看那一道紫氣的波動。

紅雲和尚心中明白，陽光之下仍能看到這股衝天紫氣，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情。

紅雲更明白，肉眼凡胎的人是看不到的。

紅雲乃有道高僧，他更明白，放眼這一片陝北貧瘠地方，這股紫氣顯然令他有責任去發掘這位人中之龍。

紅雲和尚爲了確定紫氣騰空人龍出現，他坐在矮樹下唸起經來了。

紅雲和尚自中午唸經到晚上，再抬頭看，紫氣幾乎與月光比美，與蒼茫爭輝，立刻，他起身往前走去。

土坡前有個小小土場子，斷崖正面是個窰洞，一扇小窗關得緊，有燈光自小窗露出來，那小窗下的炕洞已被堵住了，但還是有火光看得到。

紅雲和尚來到土窰門口，他故意把手上禪杖在地上用力頓着，發出咯咯响聲。

窰洞內立刻傳出女子聲音：「阿成，阿成，快醒醒，聽，外面甚麼聲音？」

「娘，別吵我，龜翻身天地响。」

「你胡說甚麼，醒醒！」

「咦，有人在外面跺地。」

「阿成呀，你終於醒過來了，你昏迷了快一天了，你終於醒過來了。」

「娘，我摔下來就不知道了，甚麼也不知道了。」

那女人，李寡婦的聲音道：「以後要對金大爺客客氣氣的，金大爺就不會生你的氣把你從炕上推下去。」她頓了一下，又道：「聽，聲音也停了。」

「我出去瞧瞧。」

「小心野狼呀，阿成！」

窰門還是拉開了，祇見這娃兒手持一把鐮刀自門後跳了出來，忽見土牆上站着一個大光頭和尚，那娃兒一怔，道：「是一個和尚。」

「哈……」紅雲和尚哈哈笑着，道：「小施主，快把衣裳扣好，外面西北風，小心着了涼。」

他走近娃兒，又道：「小施主，你叫甚麼名字呀！」

「阿成。」

「姓甚麼？」

「俺姓李呀！」

紅雲大師道：「李阿成！」

娃兒搖頭道：「李阿成不好聽，我叫李自成，眞名眞姓李自成。」

紅雲和尚忽然席地趺坐地上，他閉上雙目屈起右手五指推算着。

紅雲和尚也口中呢喃：「雲中世界，靜裡乾坤，困龍直待升天時，木能生火，自火燎原，必成大事。」

娃兒聽不懂和尚的話，但和尚卻向娃兒招招手，道：「過來，和尚問你幾句話。」

娃兒走近和尚的時候，小窗啓開一縫，那李寡婦在土炕上道：「阿成呀，同誰說話，快進來呀！」

「娘，是個老和尚，老和尚有話說，說完我進去。」

小窗又關上了，李寡婦沒有請紅雲和尚進窰洞，紅雲和尚不以爲意。

和尚伸手拉過娃兒一手，他在月光之下看着娃兒掌上紋路，道：「唔，一飛衝天紫微斗數照上天。」

他忽問娃兒：「讀過書嗎？」

娃兒道：「我會寫我的名字。」

一笑，和尚道：「你一家幾口呀？」

娃兒臉色忽怒，道：「兩口半！」

和尚一聽也楞了：「還有半口人呀，這人是你甚麼人？」

娃兒道：「我爹死了，這個有錢人找到我家來，他來了不久就離開，時常是這樣，我娘……」

和尚立刻明白了，他淡淡的道：「這人養你們母子二人，對吧！」

娃兒道：「誰稀罕！」

「想學功夫嗎？」

娃兒雙目一亮，道：「想學，老和尚收我做你的徒弟吧，好不好？」

紅雲和尚道：「和尚不但教你學功夫，也教你識字，你看好不好？」

娃兒撫掌道：「太好了，我給你叩頭，我這就叫你師父。」

他果然爬在地上叩頭，那紅雲和尚頓覺頭昏昏的，忙把娃兒扶起

來。

「別叩頭了，老衲收你爲徒，記住，每到五更天，老衲就在對面高原頂上那棵大樹下等你，記下了。」

娃兒剛點頭，紅雲和尚祇轉了個身，人已在五七丈外，他露了一手五台山絕技，叫縮地神功。

武林中有人說這縮地神功出自崑崙派，其實不然，紅雲和尚施出的功夫就是縮地神功。

娃兒好像木然了，他一動也不動的看着老和尚行雲流水般的飄然而去。

對於和尚的來到，李寡婦未放心上，李寡婦祇對金大昌早上摔昏了兒子關心。

「阿成呀，你可把娘嚇壞了，還好你活過來了，以後別再跟你金大叔頂嘴。」

娃兒一句話也不說，剝光身上衣服，鑽入棉被窩中，他睡了。

李寡婦可也叨嘮起來了。

「祇怪你爹爹進城辦貨不小心，他活活淹死在河裡，他爲甚麼不替我母子想一想，他死了，我們怎麼辦？」

李寡婦似是傷心的哭道：「高粱紅薯玉米麵，我們母子的命太苦了。」

忽的，棉被窩裡傳出娃兒聲音：「我爹不是淹死的，我爹脖子上有繩印。」

忽的，李寡婦坐起來，叱道：「你聽誰在嚼舌根？」

娃兒道：「我見過我爹游過延河，他會浮水的。」

李寡婦道：「他會浮水，淹死的都是會浮水的人。」

一時之間窰洞中沉寂了。

* * *

娃兒是有心的，天不亮他就奔向對面的高原頂，果然，那和尚已守在大樹下等他了。

和尚見娃兒定時到來，愉快的道：「來了就好，來了就好了。」

他摸摸娃兒頭，臉色一變，覺得這娃兒的頭髮似針一般扎手，急忙縮回來，道：「人中之龍，不學奇幻，師父吹氣傷人，點石成金之術不會，但五台山向以刀法見長，今師父教你一路五台陰陽羅漢刀法，望你善加修練，他日必有大用。」

李自成忙爬伏地上又要叩頭，早被紅雲大師拉住了，紅雲大師不想頭發昏。

紅雲大師也肯定這李自成有帝王之命，要不然爲甚麼會有這種不尋常的反應。

於是，紅雲和尚那一套「五台陰陽羅漢刀法」詳加解說，仔細的指導，李自成虛心修習，誠意苦練，果然不出三月，李自成已把那套刀法修習得滾瓜爛熟，祇差力道還欠不夠。

有一天大清早，紅雲大師對李自成道：「我要返回五台山，我走之後，你應勤加苦練，他日必能助你一番事業。」

李自成有些依依的拉住紅雲和尚，道：「眞捨不得師父離開。」

笑笑，紅雲大師道：「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何況我還會再回來，師徒一場，說兩則小故事你聽聽。」

李自成一聽要說故事給他聽，樂得一雙大眼珠子也張大了：「師父快說。」

紅雲大師仰望天空，他帶着幾分恭敬的緩緩走了幾步，慢悠悠的道：「常州戚繼光少年失學，孤苦伶仃甚不得意，忽一日遇一道長，那道長看戚繼光模樣，大爲欣賞的問戚繼光。『習武爲何？』

「戚繼光道：『男兒當自强，習武保家邦。』

「那道士取過長劍，對戚繼光道：『傳你乾坤一劍，他日做個大忠之人。』

「戚繼光很高興，十分用心的看着道長傳他的幾招劍法，等到戚繼光越練越神的時候，再看那道長，早已不知去向了。」

李自成聽得好高興，紅雲和尚又道：「果然，戚繼光長大以後，率兵東南沿海抗倭，一心爲國爲鄉，他出征總是帶着那一把長劍，使的也是乾坤一劍招式，這位大將軍以後被貶山海關，仍然赤膽忠心。」

李自成道：「我以後要學戚大將軍。」

一笑，紅雲大師又道：「另一個故事說的是滄州官文正，他是個孝子，有一天官文正走近冰凍的大河岸，忽然發現有個跛脚老花子臥在雪地上，官文正立刻背起跛脚花子往屋裡跑去。

「『年輕人，你在救我呀！』

「官文正在屋內放下跛子，笑道：『你又不是神仙，怎麼會凍不死？』

「那跛子道：『你再看看我，是不是神仙呀！』

官文正看了個仔細，忽的拍着巴掌，道：『你是神仙，八仙中有一位鐵拐李，你……』

「『哈！原來你是神仙，太好了。』官文正取酒熱烈招待，他在跛子酒足飯飽，才要求道：『實不相瞞，我有老母年已八旬，一心想吃鮮魚，我才會去到河邊的，可是那兒不但無人捉魚，我也無法下河。』

「他涎臉一笑，又道：『你老是神仙，必能爲我捉來幾條鮮魚，無論如何你幫忙。』

「跛子一笑，道：『我也實不相瞞，我是打扮成李神仙模樣，實則我是個花子。』

「官文正一聽好失望，看着跛子要走，反而關心的道：『外面下雪，你別走啦！』

「那跛子走得更快，拄着拐杖到了門口，他忽然回過頭來，道：『你招待我吃喝，爲何不用鮮魚請我？』

「官文正道：『我有鮮魚也不去河邊了。』

「跛子指着二門，道：『那口水缸裡有肥魚，我已經看見了，還騙我呀！』

「官文正急忙奔到二門，低頭看水缸，果然水缸中有五條活魚在游着，官文正心中一楞，回頭看已不見了那個跛子的影子。

「官文正追到門外，他甚麼也沒看見，忙施禮對空呼叫：『謝謝李神仙，謝謝李神仙。』

「他相信那是眞的鐵拐李，這以後更怪了，官文正家中的那口水缸中，天天有肥魚在游着，殺之不盡，食之不完。方圓幾百里的人也會走到官家去觀看。」

「紅雲和尚忽的衝着李自成哈哈一笑，又道：『和尚臨走對你說了兩個故事，好聽嗎？』

李自成道：「好聽！」

紅雲和尚道：「自成，名揚千古不易，非大忠大孝之人不可，好生修練刀法，師父走了。」

紅雲說罷，甩袖飄然而去，李自成立刻覺得又孤單了，他看着走遠的師父，想哭！

無奈中，他舉起手上的那把刀，那是紅雲送他的刀，也是一把很平常的戒刀。

刀雖平常，李自成視之如寶，過沒多久，他舞起一路刀法還呼呼帶風，像那麼一回事似的，更高興了！

年過十四歲，李自成長了一身好骨架，看上去同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差不多。

這天一早，李自成練功回來，推門往炕上一瞧，他火大了，因爲他發覺老棉被下金大昌正欺負他的娘！

十三四歲娃兒不懂事，見他娘的頭不停的左右晃着哀哀叫，姓金的還在笑，他怒吼一聲奔上去：「你欺負我娘，你壓在我娘身上。」

這是突如其來的，金大昌不提防。

李寡婦也未注意，兩人就怕棉被被李自成掀開，那就不太好看了。

李寡婦用手抓牢老棉被，李自成雙手用力拉，他拉老棉被，當然是想拖開金大昌。

母子二人在掙扎，李寡婦開口了：「自成兒乖乖，把手兒鬆開。」

李自成也有回應：「不放開就是不放開，金大叔不該到我家來！」

金大昌也開口了：「娃兒不聽你娘的話，你就是一個不孝的混蛋！」

李自成一怔，忽然想起師父紅雲大師的話，欲成大器之人，要大忠大孝，他這是不是不孝？

一怔間，李自成鬆開手，拔腿又奔出窰洞門，他不知跑去甚麼地方了。

甚麼叫大忠，甚麼又是大孝，李自成的年紀小，他當然還不太明瞭，他是受紅雲和尚故事的影響。

紅雲和尚的故事，祇是在點化李自成，有了這樣的環境，少年李自成的心中開始萌生了恨。

* * *

李寡婦在爲金大昌扣衣扣，金大昌有些氣憤。

「你這個寶貝兒子多礙事呀，早晚我叫他找他爹去！」

「金爺，千萬不要，這輩子我靠誰？」

「靠我，我按月送銀子。」

「金爺，沒有兒子，我也不想活了。」

金大昌未再多言，憤憤然的猛喝一口酒正要走，李寡婦伸手拉住他，道：「也爹死了就算了，你可不能……」

金大昌道：「好了！」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也不想一想，他慢慢的長大了，我們在一起多不自在。」

李寡婦道：「金爺，你住在延長城，給阿成找個小徒弟工作，他去城裏住，可好？」

金大昌笑笑，道：「我去想個法子！」

金大昌走了，祇不過李自成這一天直到天黑才回來，他在高原上荒林中把一肚皮的怨氣出在練武上面，一路刀法不算數，還練了幾路拳法！

李自成十四歲，身子長得像個小牛似的，他回到土窰不說話，餓着肚子睡在炕頭上。

「阿成呀，你金大叔打算給你找個工作去學手藝，你金大叔關心咱母子二人……」

李自成不回答，他滑入棉被中連頭也蒙起來了。

李寡婦嘆口氣，道：「哎，可憐你爹死得早，拋下我母子二人可也苦夠了。」

猛古丁，李自成一挺而起，大吼一聲：「我不要聽！」

李自成雙目圓睜却帶有淚，於是，李寡婦也哭了，她抱住兒子大哭。

* * *

黃土路上起黃風，李自成背了一捆乾柴走得快，年紀輕輕的力氣大，迎面來了一位老人家。

這老人身上掛了一對鐵鎚，見李自成的模樣，他攔住李自成，道：「小兄弟，你等等！」

李自成一看這老人，站住了：「幹甚麼？」

老人卸下掛在肩上的兩隻鐵鎚，拍拍一邊的石頭，道：「坐，坐下來說話！」

李自成很聽話，貼着老人一邊坐下了。

那老人自腰間拉出乾糧袋，一塊大餅塞在李自成的手中，道：「吃，吃，你一定餓了！」

有吃的當然不拒絕，李自成接在手上撕着吃。

老人這時候開口了。

「我老頭兒知道，這一帶沒有住幾家人，而且一家比一家窮，對不對？」

李自成木然地點點頭。

老人又道：「我姓石，石頭的石，延長城北開了一家鐵匠舖，怎麼樣，有沒有意思學個手藝呀！」

李自成一聽，立刻站起身來，道：「你老收我爲徒？學打鐵？」

老人道：「如果你願意。」

李自成又像對紅雲和尚一樣，趴地上叩頭了。

怪了，石老頭見李自成衝他叩頭，立刻覺得全身直哆嗦，差一點昏倒。

石老頭忙把李自成拉起來，道：「你叫甚麼名？」

「我叫李自成！」

「好，我在這兒等你，快回去對你爹娘說明白，這就跟我進城去！」

李自成搖頭道：「我沒爹娘。」

「你爹呢？」

「被人坑死了！」

「你娘呢？」

李自成稍頓一下，道：「跟人跑了。」

他的心中在吼，是他娘的心跟姓金的跑了。

石老頭拍拍李自成的頭，嘆口氣，道：「眞是可憐，那就跟我走吧。」

石老頭對李自成再細看，又道：「你今後跟我學打鐵，好酒好肉吃不到，塡飽肚子沒問題。」

他指指那捆乾柴，又道：「背起來，這捆柴上火爐很管用，丟了可惜。」

李自成不回家了，他扛起那捆柴，跟在石老頭後面便往延長城方向走去。

李自成學鐵匠了，那一年他整十四。

那一年大明出了個白蓮教在搗蛋。

那一年魏忠賢提督東廠亂殺人。

* * *

陝北鐵匠舖打造刀的比較多，怪了，李自成見刀就會忍不住的發笑，爲甚麼？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祇不過這一帶的鐵匠手藝有規矩，要習這手藝，拜師需三年。

頭一年祇是打雜，這打雜工作顧名思義就知道甚麼粗活也得幹，每天十大件，樣樣幹一遍。

諸如天不亮上灶房，送柴挑水帶端灰……端灰者是把鍋灶下的柴灰扒出來送到外面堆起來，這還能賺小錢，柴灰可以拌糞當肥料！

天一亮更忙了，小徒弟把幾隻屎盆尿壺送入茅房裏，提些水洗一洗，放在房頭晒太陽，夜裏還得送進各房裏。

然後是送熱水給師父師兄們洗把臉，立刻還得上爐拉風箱……這拉風箱也需修練三個月。

於是，頭一年是打雜，第二年加火炭，第三年才叫小徒弟舉鎚幹正活！

李自成天生喜歡刀，他喜歡各式各樣的刀，他也拿着各式各樣的刀，舞着一路刀法。

李自成就祇會那紅雲大師教他的「五台陰陽羅漢刀法」他練得熟極了。

這天過午不久，忽的門外站着一個灰髯老僧，李自成正在舉鎚打一把短刀，猛抬頭不由一聲喊：「師父！」

李自成抛下手上鐵鎚迎到門口，那和尚敢情正是五台山上下來的紅雲和尚。

紅雲大師雙目一亮，道：「果然是你，李自成。」

李自成笑笑，道：「師父，許久不見了。」

紅雲大師道：「不是許久不見面，兩年前就找不到你的人了，原來在此學手藝！」

李自成道：「師父教我的功夫，我學得熟，可以倒耍一遍，不信師父你看看！」

一笑，紅雲大師道：「你這兩年多不見，高大粗壯了，你打鐵也是練力氣，很好。」

李自成道：「師父，難得你來看我，我今請師父去喝酒，走……」

他回頭對一邊坐的石老頭，又道：「師父，我去去就回來。」

也不等石老頭開口，便當先往街上走去。

李自成是要與紅雲大師去酒館的，但到了街上便聽得紅雲大師道：「跟我來。」

一怔間，紅雲大師大步往城外走去，李自成道：「師父，我請師父喝酒呀！」

了。

紅雲祇是不開口，走得越發快

李自成頓覺有甚麼事情發生了，便灑開大步，緊緊的跟上去了。

李自成開始有些膽怯的感覺，不知師父這是爲甚麼要帶自己出城來。

二人走到黃土高坡上，一塊大石邊，忽見紅雲大師臉色冷酷的指着李自成，叱道：「爲何快三年不回家？你不是個孝子！」

李自成道：「在家我礙他們的事！」

紅雲大師楞然，道：「這是甚麼話？」

李自成道：「大師，你不知道，我多麼討厭那個土財主金大昌！」

紅雲大師道：「所以你更應該回去……」他重重嘆了一口氣，又道：「老衲去找你幾次，幾次聽到你娘的哭聲，她被人虐待了！」

李自成一聽，火大了，他的雙目之中好像燃起了兩團烈火，如同他打鐵的火爐子似的，看得紅雲一怔。

爲了消除李自成心中憤怒，紅雲和尚改變話題，道：「來，練一遍刀法我看看。」

李自成拔刀在手，他舞得刀聲咻咻，口中還厲吼：「殺，殺，殺！」

刀光霍霍中，紅雲一聲怪叫：「來吧！」

紅雲以手上禪杖對刀，十招不到，紅雲幾乎挨刀，他急忙跳出圈外，道：「住手！」

李自成又狂殺十三刀才刹住身子，他把紅雲大師當成金大昌幹上了。

「師父，怎麼不殺了，羅漢刀法祇使了一半。」

紅雲大師道：「行了，你已俱有搏殺功夫了。」

李自成道：「眞的？」

紅雲大師道：「是眞的，不過師父我送你兩句話，徒兒呀，切切記在心坎兒裏。」

李自成道：「師父你請說。」

紅雲大師道：「徒兒，刀把在手好修行！」

李自成張大眼睛正思考，那紅雲甩開大袖子要走！

李自成如今長大了，他閃身攔住紅雲大師，「師父，等等。」

紅雲大師道：「你的刀法已熟能生巧，師父也殺你不過，你還有何所求？」

李自成道：「師父，教我輕功！」

紅雲大師道：「輕功者躍縱之術也，高超者一蹤十丈，一般者也有五七丈遠，那要另一番苦學了！」

李自成道：「師父多指教。」

紅雲大師道：「去，縫一大布袋，裝鐵十斤，再縫兩隻小袋，各裝生鐵五斤，分別背在背上，拴在兩腿，四更天練跑一里來回。」

李自成聽得很仔細，他還點頭。

紅雲又道：「半月增加一倍距離，來回奔跑一年整，你把距離加到五里遠，身上鐵塊加重直到三十斤爲止！」

他拍拍李自成的寬肩，又道：「一年之後我再來看你，要專心練，一旦練成，你就會明白你的輕功了得，三幾丈高的牆是阻擋不了你的。」

李自成忙又要施禮，紅雲大師爲了證明一件事，他對李自成道：「這一回師父接受你大禮一拜了！」

李自成聽了紅雲要他行大禮，忙拍拍身上灰塵，先是朝天一揖道：「師父在上，徒兒李自成大禮參拜。」

李自成單膝剛點地，那紅雲立感全身一哆嗦，頭腦發脹要昏厥了！

「快，免禮了！」

紅雲一把拉住李自成，又道：「夠了，咱們師徒等一年，一年之後我來看你！」

說完，紅雲大師飄然而去，似乎可以聽得紅雲的話：「不是眞龍也是一條野龍！」

* * *

李自成奔回石家鐵匠舖，石老頭向李自成道：「看樣子，你同那個老和尚挺熟的！」

「他是我師父。」

「師父？我才是你師父，阿成，別同出家人打交道，他們祇會引你出家當和尚，師父我可是教你打鐵的，你準備接我老石的衣砵吧！」

李自成聽了並不很高興。

石老頭又道：「打幾把刀的功夫你行，可是要打造出眞正的寶刀，阿成呀，那還得師父另加指導！」

陝北就有許多會打造寶刀的鐵匠，這石老頭的話引起了李自成的興致，李自成微微笑了。

祇不過李自成是有心的人物，他開始練起輕功了，他果然把鐵塊裝袋綁身上，繞着一處高原四週奔跑，套句誰的那句罵人話：「這頭幾天他累得眞像孫子一樣。」

李自成也不忘紅雲大師對他說的話，說她娘時常在哭泣，不知爲了甚麼。

總有個半年時光過去了。

* * *

又是一個四更天，李自成身背

二十斤重鐵塊，雙腿也綁上十斤鐵塊，一路直往高原土坡奔去，他奔得極快，到了高原下，他忽然看向西，月黑頭天，何不潛回家中去瞧瞧，三年未進那破窰洞了。

一旦想到他娘，再想想師父紅雲對他說的故事，李自成發足狂奔，一路到了斷崖邊。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聲泣叫：「別打我！」

這是他娘的聲音，他娘正在挨揍。

李自成一聽火大了，他匆匆的脫下背的鐵塊，腰中已拔出刀一把。

窰洞中聽得男子的聲音吼叫道：「女人就是賤，不打就造反，娘的皮，我供妳吃供妳喝的，妳每一回衝着金大爺，不是提妳那死去的丈夫，便是說那跑了的兒子，多麼的令金大爺不愉快，我不揍妳才叫怪！」

「叭叭叭」之聲傳來，緊接着又是哭叫聲。

「是你派人把阿成他爹勒死抛在河裏，你把我弄上手，如今玩夠了又打我，你殺了我算了！」

「老子還沒玩夠吶，小賤人……」

姓金的罵着，又道：「殺李二呆也是無法子的事，誰叫他撞見我們的好事。」

李寡婦厲叫：「你是個狠心狗肺的東西！」

「哈……」金大昌在裡面大笑，道：「人不黑心，土不變金，普天之下那一個有銀子的人是天生富豪呀，都他娘的離不開强索豪奪，你說老子狠心狗肺呀，哈……對，老子這是一點兒也不差，延長鎮金大昌何人敢對老子不恭，那是他不想活了。」

「彭」的一聲起處，窰門被踢開了，踢開窰門的不是別人，李自成是也。

李自成在門外聽得清，再也忍不住的衝進來了。

李自成把身子堵住了窰門，他戟指正跨坐在坑沿邊的金大昌吼道：「你娘的皮，敢下手打我娘！」

地上跌坐着李寡婦，李寡婦原本清秀的臉孔，如今青紫一大塊，她口吐鮮血抬頭看，見是兒子李自成，只見兒子手上一把刀，嚇壞了。

「不，阿成呀，你打他不過的，快把刀收起來。」

李自成仍然衝着冷笑不已的金大昌叱吼：「老子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金大昌慢條斯理的把雙手一攤，道：「你小子是長壯了，可是骨頭還嫩得很，想殺我？哼……來呀！」

忽的，李寡婦抱住李自成的腿，叫道：「阿成，別過去，他有本事呀！」

李自成把腿猛一抖：「閃開！」

李寡婦被兒子一腿抖滾到炕邊，發出「咚」的一聲响！

「哎唷！」

李寡婦很不幸，身子撞在金大昌身前，金大昌也是一腿踢：「滾！」

李寡婦的身子挨一脚，她又是一聲叫。

李自成揮刀殺上了。

金大昌認準了來刀就去奪，他以為這一招鎖五龍就足以把這渾小子扣住。

他錯了，只見他五指還未搭上李自成的手腕，忽的寒光斜閃，金大昌縮手不及，右手臂被切得鮮血冒出來。

「哎唷！」金大昌也忍不住的一聲叫。

於是，李自成在破窰中使出這套陰陽羅漢刀法來。

金大昌左閃右躲衝不過，他大叫：「住手，住手！」

李自成當然不住手，那把他自己打造的鋼刀似乎很聽話，刀法只一半，就聽卡的一聲，金大昌的頭上中一刀。

金大昌血流滿臉不想死，他吐出一句：「饒……命……」

李自成又是一刀砍，他把金大昌的頭砍下來了。

李自成提了人頭低頭看，他娘昏過去了。

李自成也不管了，提了人頭就往延河奔去。

就在那滾滾流水的河岸邊，李自成提着人頭大聲喊：「爹，爹，別走遠，帶着仇家人頭去見官，爹爹，別害怕，兒子操刀替你殺，爹爹，安息啦，從今沒人敢欺咱，爹，爹……嘩……」他把却頭抛入河中了。

李自成也哭了。

李自成叫他爹去見官，那當然是五閻殿君了。

李自成殺人了，他不但不逃，更不回破窰，他把刀洗淨插腰上。

李自成心中想想姓金的是個惡財主，套句金大昌的話，天下沒有生下來是財主的，想發財那得有發財的命。

李自成冷笑了，他下了個可怕的決心，他決心血洗金大昌一家人。

李自成發狂了，他洗了身上的血，緩緩的走回石家鐵匠鋪，就像平時一般，他上工，敲打製造鐵具，誰也看不出他已殺了人。

那年，李自成剛滿十八歲，只不過他長得高又壯，看上去是孔武有力的。

李自成這一天很少說上一句話，打鐵時力氣也特別大，只因為他心中在琢磨一件事。

今夜如何下手去殺金大昌一家人。

就在李自成自正琢磨中，從門外忽的閃進一個漢子來，這人進門就呼叫。

「誰是師父。」

石老一笑迎上去：「在下石老爹，客人你多指教！」

只見那人自懷中摸出一張紙，他在一邊小桌面上攤開來，道：「過來瞧瞧。」

李自成也過去了。

石老頭道：「刀圖！」

那漢子道：「不錯，刀圖！」

他看看李自成，又道：「這兒只有你們兩人呀！」

石老頭道：「造把刀，人不在多少，那要的是功夫到家，我石老爹在這條街上是一等一的刀造高手。」

那人道：「就是打聽你有絕招，才找來的！」

石老頭細看圖，他皺皺眉，道：「這種刀不簡單，一旦成功，殺人再多也不捲刄，而且很嗜血，甚少有師父們製造這樣的刀子。」

「哈……」

那人笑了，但李自成不笑，他也細看刀圖。

那漢子笑笑，道：「終於找到造刀高手了，石老爹，只要你一說出來，我杜飛就知道你在行。」

石老頭道：「打造刀具四十春，見過上百樣的刀，這刀有個名字。」

那漢子急問：「叫甚麼名？」

石老頭道：「奪魂刀！」

那漢子撫掌道：「對，對，奪魂刀，聽起來嚇人，用起來更嚇人，哈……」

石老頭道：「刀重十八斤半，刀長三尺，寬五指，刀身有眼共兩個，需要上好的鋼料摻金砂。」

那漢子點着頭，道：「不錯，正是這樣。」

石老頭道：「似這樣的寶刀，任誰打造都有傷天干陰德，所以甚少人願意打造。」

那漢子忽的自懷中取出一包銀子，重重的放在桌面上，道：「你老又說對了，我是問了七家才找上門的。」

他把銀子往石老頭面前推，又道：「石老爹，這兒是預付的銀子一百兩，你開個實價，這把刀打造成了以後，你索多少銀子？」

石老頭想了一下，道：「若是摻的金沙多，至少需要五百兩銀子，若是只摻三幾兩，這些銀子也夠了。」

不料那人立刻道：「另外四百兩，三天以後我送過來，石老爹，你何時可交刀？」

「一般刀只需三天，寶刀就不同了。」

那人道：「多久？」

石老爹道：「打造的時候要上香禮拜祖師爺，上爐的火候要恰到妙處，煉的鋼材五十斤，這還不算金砂，約莫着總得七七四十九天吧！」

那杜飛想了一下，道：「就這麼辦，四十九天就四十九天，你從今天開始吧！」

說完，這杜飛出門走了。

李自成心中想：「一把刀要五百兩銀子呀，那得等一等，等着這寶刀出世再向金家去動手。」

李自成暫不打算前往十里鋪了。

金大昌的家就在延長城北十里鋪，金家莊有兩院大房子，延長城內還有生意三大間。

如今金家的人還不知道金大昌已被李自成殺掉，當然，誰會想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人，能夠殺死會武功的延長縣土豪金大昌。

李自成很細心的看着師父石老頭煉那一段十分純的大鋼塊，有金砂一大碗先熔在一個熔槽內，那鋼料一百二十斤直煉到四十九斤重的時候，石老頭這才對李自成道：「現在，就要打造刀形了，上香！」

李自成照話做，他拈香，然後把三根香交在石老頭的手上，另一伙計把祭品擺上桌，高高的兩盞紗燈也燃上，只見石老頭恭謹的跪下來，他叩首上香，默默的祝告着：「祖師爺你賞這一口飯吃，石旺不能拒絕人家，但願此刀能修德，給人們帶來好運，平魔掃寇，天下太平。」

他禱告完，立刻三人齊叩頭，就在這時候，忽的一盞紗燈落下地，落在李自成身邊，三炷香剛插進香爐中，其中一炷倒下來。

這是甚麼兆頭？石老頭心中犯嘀咕。

只不過再是犯嘀咕，已經收了定金一百兩銀子，叫他退還，那得再加一百兩。

石老頭起身未走開，他再禱告：「祖師爺，寶刀是要打造的，但願此刀揚名立萬天下無雙。」

他禱告完畢，大吼一聲：「煉！」

「呼嘟呼嘟」火爐加上一級炭火燒得旺，這師徒一共三個人，三把錘子敲起來。

叮呀噹，噹呀丁，火花四濺熱鬧了，從四十斤打煉一半到二十斤，整整又花了二十天，那槽中的砂金已熔化成金湯了。

於是，這一段最珍貴最上品的鋼材便一齊放在砂金之中燒煉起

來。

這一段的火候最重要，不能有過熱或過涼，上炭拉風箱由石老頭親自來。

三天三夜熬下來，石老頭幾乎被剝了一圈似的，瘦成個骨頭架子了。

石老頭不但親自拉風箱，他還得撥弄火爐中，熔化了的金砂與鋼料，口中喃喃道：「銀子雖好苦難挨呀！」

李自成就不信這刀有甚麼了不起，他打造的刀一樣會把人頭砍下來。

金大昌就死在他的刀下。

＊　＊　＊

李自成很想做一個刀匠，對於石老爹的手藝，他十分用心的一步步記在心裡，諸如摻砂金、放鋼料，如何下火，如何敲打，每一個動作他都不放過。

這把「奪魂刀」已造了個多月，這天一大早，石老爹對李自成與另一徒兒道：「今天開刄前先打光，你們換一件乾淨衣衫，準備上香。」

李自成心中想：「哪來的那麼多規矩。」

石老爹却又道：「咱們求祖師爺保佑，這刀出爐就能削鐵如泥，殺人再多刄鋒不捲，刀不鈍。」

於是，擺供、上香、叩頭，石老爹一副虔誠的叩過頭，便雙肩一晃，精神抖擻起來了。

開刄鋒是打刀一門大學問，李自成與另一伙計是沒這手藝的，要由石老爹親自操鎚，聽吧，他那擊打之聲有板有眼，就好像有節奏的擊皮鼓一般。

李自成初看沒異狀，但到了刄鋒漸漸出現，他吃驚了，只見從刀頭到把端，你就看不出一點兒凸或凹的地方，整齊得宛如拉過線一般筆直。

開刄開了一天半，這打磨功夫便由李自成二人去慢慢的磨了。

李自成面對大門坐，面前放着個溫水盆，那個新的磨石斜在一張長木櫈子上，十八斤重的奪魂刀已秤過了，重量是十八斤半，這也就是說，還得磨掉半斤重，那帶着金砂的刀刄，看樣子要磨上半個月。

姓杜的造這把奪魂刀，共花銀子五百兩，姓杜的是幹甚麼的？這大把的銀子眞捨得花！

李自成使力磨着刀，刀身上金光閃閃的，越磨越是耀眼好看。

李自成心想：「好看是好看，不知道殺人快不快？」

李自成正在磨寶刀，忽然街上有叫鬧聲，他抬頭看，吃一驚，幾個公差拴了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正匆匆的往衙門那面走，女人低頭垂髮看不清，後面却跟了一大羣看熱鬧的人。

有人說，這個女人眞狠心，害死了她的男人，還把男人的人頭割得不知去向了。

李自成就想跟去看熱鬧，他剛走到門口，石老爹叱道：「阿成，你磨刀，衙門抓惡人有甚麼好看的，杜爺過兩天來取刀，咱們別失信。」

李自成又坐下來磨刀了。

李自成與另一伙計看着人羣往南街走，彼此搖搖頭。

石老爹走過來，他取過刀仔細瞧，伸手去彈刀身，放到耳邊聽聲音，笑笑道：「不同凡响。」

李自成道：「師父，我看差不多了。」

「早，還早，這磨刄就如同一個人要同人打架，先把衣裳脫掉再幹一樣，磨，就是脫衣衫！」

於是，怪事發生了，只見那個被抓去的女人忽又被個惡漢押了回來。

衙門的人沒有了，換成幾個惡漢來。

那女人被這個惡漢拖拉着，有個惡漢還用皮鞭抽打着！「賤人，賤人！」

那女人滿臉有血痕，口中厲叫：「我不去十里舖，你們金家動私刑點天燈，我不去！」

另一個拖着繩子的惡漢吼道：「不去，我看妳去不去？咱們大爺的人頭呢！」

又一惡漢吼罵：「娘的老皮，大爺對你母子二人照顧得仁至義盡，你母子還謀他的財害他的命，害得爺們各地打探訪查快三月，才查出死在你母子二人手中，走，十里舖侍候妳這賤人！」

這人的嗓門大，好像是說給人們都聽聽，告訴大家，這個女人你們別同情。

「我不要點天燈呀！」

要知那地方的風俗，對於不貞或坑殺她男人的女子，只有一種刑——點天燈。

那是把人的頭皮開個洞，水銀滴十滴脫去一塊頭皮，四兩桐油倒上去，點火燃起來。

人被綁在木杆上，頭也不能動，這火一燃就是大半天，眞叫人死去又活來，聲嘶力竭慘叫到死爲止。

那女人尖聲叫，李自成一聽全身汗毛根根豎起來了。

李自成已斷定那個女人是他娘，李寡婦被人上了綁。

李自成想也不多想，大吼一聲衝到街上了。

「娘！」

李自成這一聲吼，街上所有的人吃一驚，大伙轉頭看過去，只見一個高壯的少年人，他雙手抱着一

把泛金光的怪刀，虎視的攔在七個惡漢的前面。

那女人，那女人敢情正是李寡婦，也是李自成他娘。

「阿成，快逃呀，你不要命了！」

李寡婦心中泣血，張口吐血，又叫：「快逃呀，你這個渾蛋，你要陪娘一起死呀！」

李自成不看他娘，他看着七個惡漢，有四個已把他包圍住了！

李自成大叫：「放了我娘！」

迎面一惡漢冷笑道：「唷，你這鱉娃兒又長大了呀！」

李自成道：「是我殺了金大昌的，他打我娘，見面就打，我娘被他欺侮，陪他睡覺，他還打我娘，又要殺我們母子，我就殺了金大昌，你們放了我娘，我跟你們走！」

「嘿……」另一拉着繩子的惡漢對他前面的那人道：「金大哥，咱們別聽這小子亂說，把他也拴了！」

正前方的惡漢道：「對，這叫斬草要除根！」

那位金大哥冷笑了，他忽然抖起皮鞭往李自成的身上抽過去。

李自成挨了一鞭子未動手，他大叫：「你們放了我娘，求求你們！」

李寡婦厲叫：「阿成，快逃，你不要管我，你再不走，娘死給你看！」

李自成以爲，娘被繩子拴着，怎麼死？

忽聽石鐵匠大叫：「喂，阿成，那刀……」

李自成一聽，他手上的刀是客人用五百兩銀子打造的，自己能用它嗎？

他看着有兩個惡漢拔出刀來，另一人也擧着一根齊眉棍，立刻間，他發了瘋似的一聲喊：「殺……」

李自成玩命了。

圍觀的人羣中，沒有一人認爲李自成會逃過這一劫，看吧，不出三五招，肯定被這七個十里舖來的殺手活生生的打個半死！

半空中一片金光灑出一片刀輪，極光中帶起層層宛如旭日初昇的金霞，迎面兩個擧刀就砍的大漢，刀走一半，目迷十色，就聽卡察之聲傳來，兩人連刀帶人被那片金光斬成了兩半……刀斷了，人也被斬得一邊是頭與臂，另一半血糊淋漓的倒在血泊裏！

長鞭再打，那位金大哥的人物鞭刀齊出，口中厲叱：「老子碎了你！」

李自成咬緊牙關不開口，剛才挨的一鞭恨在心頭，又見這傢伙欺身而來，他大吼一聲：「看刀！」

李自成使的是陰陽羅漢刀法。

他出刀就是這一套刀法，那位金兄不知情，以爲剛才是這小子太僥倖，不料就在李自成大吼中，他立刻發覺自己跳進了一片金焰中，大驚，鞭旋刀砍要把自己裹在其中，然而他刀斷上，鞭也斷了，當刀芒從他的左臉頰閃到他的前胸時候，人已痛苦的倒下去了。

「金大哥被殺了！」

「抓住他！」這是另外四人的吼聲！

四個人各擧上兵刄殺上去。

李自成也殺得紅眼了，他心想：「殺一個也是殺，殺他娘的十個百個也是殺，小命一條，老子豁上了。」

心念間，李自成雙手抱緊那十八斤重才剛開刄鋒的奪魂刀轟上去了。

他舞的是陰陽羅漢刀法，四個十里舖來的金家莊殺手怎知厲害，從四個方向圍上去，一片金輪閃得快，這四個惡漢刀還未放下，那金光一閃間，四個人已被殺得開了腸破了肚。

四個惡人一死，李自成大叫一聲：「娘，娘！」

李自成一衝到了李寡婦身邊，他楞了。

李寡婦張大了眼睛不動了。

「娘，娘！」李自成急忙托住李寡婦的上身，他落淚了，他哽咽的道：「娘，娘，妳死了！」

「她咬舌自盡了！」

這說話的人就站在李自成身後面，李自成回首往上看，不由一怔！

那人却淡淡一笑，道：「少年人，你舞得一路好刀法！」

這時候，四下裏已圍滿了人……都是看熱鬧的人！

石老爹過來了。

「你看看，你看看，這刀是客人訂製的，你把人家的寶刀染了鮮血……你……」

那人正是杜飛，他仍然淡淡的對石老爹道：「沒關係，我打算把這刀送他。」

「送他？」石老爹驚呼：「五百兩銀子呀！」

杜飛道：「我可以請你再爲我打造一把！」

李自成却抱着他娘哭喊着。

「娘，娘，往西行，西去路上通天堂，娘，往西行，西去路上通天堂。」

別以爲這麼兩句，聽得人酸鼻，誰不知道李寡婦一家人可憐，住在破窰洞中，過的是苦日子。

就在這時候，忽有人大叫：「差爺來了！」

杜飛對李自成道：「你帶着這把刀快走。」

李自成手抹眼淚站起來了。

「我不走，他們抓了我娘，爲甚麼再把我娘交給十里舖的人，是他們害死我娘。」

杜飛道：「他們是官差呀，難道你……」

李自成道：「他們同惡霸聯手害人，就不是官差，他們和土匪差不多。」

石老爹叱道：「你要造反了！」

李自成狂吼一聲：「閃開！」

他的吼聲大，石老爹也發了怔，這小子今天瘋了。

看着十一個官差握刀奔來，石老爹與杜飛閃到街邊不再多開口。

果然，來的是延長捕頭丁卯生，姓丁的率領十名捕快奔來了。

姓丁的一看地上八具屍體，這包括那個女人李寡婦。

丁捕頭大吼一聲似打旱雷：「誰幹的？」

他左右看，看到了李自成。

李自成手上一把金色怪刀，丁捕頭戟指李自成，再吼：「你媽的，是你幹的？」

李自成道：「不錯，我問你，我娘被官府抓了去，爲甚麼你們把她又交給姓金的一夥人去點天燈，你們還講不講王法？」

姓丁的嘿嘿一聲，道：「李寡婦不守婦道，死了丈夫她偷漢子，偷了漢子又索錢，索的錢少她把人殺了，這樣的女人總是死，十里舖拉去點天燈，是她自作自受！」

李自成一聽大怒，吼道：「放屁，不對，姓金的先是殺了我爹在延河，他一心霸佔我可憐的娘，姓金的這兩年常打她，我娘沒力氣殺人！」

丁卯生立問：「誰殺的？」

「我！」李自成不加思索的就回答了。

丁卯生道：「你承認是你殺了人？」

李自成道：「三個月前我回家探我娘，發覺那金大昌不但打我娘，還口口聲聲承認是他把我爹勒死在河裏，我再也忍不住了。」

丁卯生道：「所以你就殺了金大昌金爺？」

李自成道：「我如果不殺他，我還是人嗎？」

丁卯生道：「你知道金大爺在地方上是名人呀，是你這窮小子隨便砍殺的？」

他忽然一聲斷喝：「把這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鎖上，衙門打官司吧！」

隨着這一聲吼，有個捕快動作快，抖着一條鐵鍊便往李自成的脖子上套去。

李自成一見火大了，他揮刀就砍。

「察！」那根鐵鍊被他一刀削斷了，刀鋒走過，捕快身上濺出鮮血來。

丁卯生一見，厲叫：「造反了，你小子敢殺官差呀！」

李自成道：「誰上我殺誰！」

丁捕頭厲吼如虎，道：「抓起來，他再動刀就不客氣，砍了他！」

捕快們揮刀殺上了。

李自成二次揮刀，捕快中有幾個武功不錯，可是遇上了李自成的陰陽羅漢刀法，幾乎連自保的力量也沒有。

丁捕頭一聲厲叱：「殺了你這小雜種！」

丁卯生也撲上來了。

李自成被捕快們圍緊了幹，忽然間天空傳來一聲徹地旱雷，一道電光起處，大雨點子落下來了。

街邊圍觀的人紛紛往屋簷下擠去，那李自成一聲大吼：「殺呀！」

他瘋子似的滾動一片金光，立刻就有五個捕快被他活活殺死在雨地裏。

丁卯生一見這李自成刀法了得，他賣一個身法捲地而上，一路地堂刀法殺到李自成身邊。

李自成如果雙腿挨刀，他就死定了。

刀光一現，李自成本能的往空騰躍兩丈高，他這還是第一次使出輕功，心中暗自一喜。

丁卯生就跳不了那麼快又高，他三刀砍個空，李自成半空中一刀殺。

「哎唷！」丁捕頭的肩上挨一刀，他急忙往外閃，口中又叫：「造反了，造反了！」

他那裏叫着往外逃，李自成又砍死兩個捕快在地上，他眞的瘋了似的雙目盡赤！

三個捕快不殺了，丁捕頭都逃了，他們當然也逃！

丁捕頭大叫：「快回去調來弓箭手，亂箭射死這小狗雜種！」

一時間，地上又死了七個官差！

李自成又要哭向他娘身邊，杜飛過來了。

「兄弟，快走，再走晚了就走不掉了！」

他自懷中掏出一錠銀子，又道：「帶在身邊有花用！」

李自成含眼淚：「這刀……」

杜飛道：「自古道，寶刀贈英雄，紅粉送佳人，這刀是你的了！」

他指指街頭，又道：「快走！」

李自成又看看店門口的石老爹，石老爹也揮手，那意思是要他快走！

李自成扛起金刀就往街頭走去，一邊走一邊回頭看，那杜飛卓然而立。

於是，又是一陣大雨落下，幾道電光中，李自成已走遠了。

等到官家派出近百名官兵趕來，便是街上圍觀的人也消失不見了。

誰還留下來等着麻煩上身呀！

杜飛站在石老爹的鐵匠舖內，他對石鐵匠道：「你打造的寶刀很好，我看到了！」

石鐵匠道：「可是，刀已被阿成那小子拿走了！」

杜飛道：「那是我把刀送他了。」

石鐵匠道：「那把刀還需打磨兩天才會更神。」

杜飛道：「能再爲我打造一把嗎？」

石鐵匠道：「行，你要再打造一把，我老命賠上也要爲你出力打造，你好像是俠客呀！」

「哈……」杜飛又取出一百兩銀子，道：「咱們之間重新來過，我兩月之後再來看刀！」

杜飛灑脫的出門走了，這時候，祇見官家派了人趕來收屍體，至於街道就不用清洗了，一場豪雨，老天爺替李自成把血跡沖刷得一乾二淨。

＊　＊　＊

李自成這年十八歲，這種年紀也殺人，而且殺了許多人，官差大爺他也殺，上天還得幫助他！

那場暴雨下得大，延長這地方幾乎鬧水災！

上天好像在幫助他，閃電打雷聲就與平日的不一樣，好像有節奏一般滿好聽的。

李自成怎麼拿得動那麼大的金刀呀，他是天上甚麼星下了凡塵？肯定他是個大魔星，也許是眞命天子吧！

這就是人們對這次事件之後議論紛紛的話，人們的感應就是徵兆，準不準，天知道。

＊　＊　＊

「娘，娘，往西行，西去的路通天堂……娘，娘，往西行，西去的道路通天堂……」

李自成站在他家破窰洞斜坡上，面向着西方在大聲喊又叫，他叫他娘陰司路上去天堂。

陝北人死了爹和娘，這兩句話是兒孫輩們必須要大叫大喊的，聽起來是淒涼的，悲哀的！

人死了當然悲哀，李自成已呼叫一個時辰了。

這時候如果有人來抓他，那是這人不想活了！

這時候就有一個人走來了，李自成也發現了，他心中發了狠，在城中大街上他殺了人，如今這是在荒原上，他怕誰？

李自成雙手抓住奪魂刀，朝天猛一掄，等着那個走過來的人，他還咬牙又切齒。

那人來得快，四平八穩的往這兒過來了，李自成大大的舒了一口氣。

「是他，那位杜先生來了。」

李自成收刀迎上去，杜飛遠遠的笑了。

「阿成嗎？你果然回來了，哈……」

李自成迎上去，重重抱拳一禮，道：「是杜先生，杜爺，你是來取你的刀了！」

笑笑，杜飛搖搖頭，把手上的牛皮刀鞘遞過去，道：「你沒來得及取這刀鞘，我替你送來了。」

李自成當然認得那刀鞘，他還仔細的擦拭過，刀鞘用上好的油料擦了一個上午，擦得亮閃閃發光。

李自成再謝，道：「杜爺，你是俠客，我幸運的遇上了貴人相助！」

那杜飛搖頭一笑，道：「不，我不是俠客，我如果是俠客，就會出手相助你了！」

這話說得很坦白，李自成聽得也點頭。

杜飛又道：「你叫阿成！」

李自成道：「我叫李自成！」

杜飛道：「也是石鐵匠說的，我才找到此地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地方你不能留下來，官家不久就會找來，一旦找來，他們知道你的刀法高武功好，必會用弓箭侍候你！」

李自成道：「我不會留下來，我也不會再往延長城！」

杜飛道：「你打算……」

李自成道：「十里舖我去殺了金家一家人，然後我奔他鄉！」

杜飛雙目一亮，道：「阿成，你還去殺金家滿門人呀，行嗎？」

李自成道：「有甚麼不行？」

杜飛道：「金老大死在你的手中，金洪昌、金永昌二人還未死，他兄弟三人武功高，更加上那個老太婆叫金婆婆，一支龍頭拐杖六十斤，一般兵刃不敢碰，一碰手臂都會被震斷，那老太婆今年七十多歲，聽人說一跳能上房坡，金家莊有武士三十多人，女的有一半會用刀！」

他拍拍李自成，又道：「阿成，你祇一個人，這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你……」

李自成來了一句當地土語，道：「不就是拚命嗎，人死鳥朝上，不死我爲王！」

他祇說了這句話，怪了，遠處一聲旱雷響得好像天要炸開了。

這是天上的徵兆，肉眼凡胎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李自成頓了一下，又道：「杜爺，你好像對十里舖的金家莊知道得很多。」

杜飛臉皮一緊，道：「我打造奪魂刀，就是爲了對付金家莊的人。」

他這一說，李自成大叫：「眞的？」

杜飛道：「也是爲了對付金婆婆手中的那根龍頭拐杖，也是有高人的指點。」

他拍拍李自成，又道：「在街上，我發現你對付的人是金家莊來的，我心中一熱，至少我有了同路人，我甘心情願的把這把奪魂刀送你。」

李自成一聽，這才明白過來。

「你……杜爺與金家人也有仇？」

「仇深似海。」

他嘿嘿一笑，又道：「在南河套，人們都聽過那幾句話，你一定也聽過。」

李自成道：「是甚麼話？」

杜飛道：「風沙吹不去金家的財，風沙吹不去杜家的恨，風風雨雨一百年，不到黃河不死心。」

李自成道：「杜金二家世代仇呀！」

杜飛道：「到我這一代已是第四代了，而且也祇有我這一個男人還活着，活着就得有責任找姓金的拚命。」

「甚麼仇？」

「這個故事說來話長。」

他指指遠方，又道：「聽了你要殺上金家莊，我心中熱呼，祇不過你能不能等上三個月，等另一把奪魂寶刀打造好了，咱二人一齊殺去十里鋪。」

李自成却很堅決的道：「不，我現在就要殺去十里鋪，血洗金家莊。」

杜飛聽得一楞，道：「今夜晚上呀！」

李自成道：「我如果殺了金家一家人，燒了他的莊，你杜爺就省事了。」

杜飛道：「還燒莊呀！」

李自成咬牙道：「非如此難消窮人心中之氣。」

杜飛搖手道：「不，燒莊要等咱們把寶物找出以後再放火。」

李自成一聽，怎麼的，還有寶物？

他忍不住的問道：「甚麼寶？」

杜飛道：「一對寶石鴛鴦！」他想了一下，又道：「除了這一對無價之寶的寶石鴛鴦之外，金家在這百年內憑恃武力，强取豪奪，結合官家，上下其手，弄了不少黑心銀子，你說說，是不是應該抄他們的藏寶庫。」

李自成道：「應該！」

杜飛道：「所以啦，咱們合作，殺光殺絕金婆婆一家人，可千萬不能燒房子。」

李自成道：「房子不燒爲了寶，我却非要今夜去下手，我嚥不下這口鳥氣。」

杜飛忽然攔住李自成，道：「那麼，祇等一天怎麼樣？祇一天。」

李自成道：「爲甚麼等一天？」

杜飛道：「白于山我有認識的，我快馬加鞭一夜趕，明日此時再見面。」

李自成道：「杜爺，殺人要趁機，打鐵要趁熱，我看你也不必前往白于山，我去殺金家人，殺完之後咱二人把金家寶庫找到，用驢馬拉上白于山。」

杜飛一聽，道：「你小兄弟也上白于山？」

李自成道：「是不是嫌我年紀小，不堪大任？」

「哈……」杜飛大笑，他拍拍手，道：「上白于山，那是落草爲寇當山大王，那種職業是不分貧賤與富貴，不論年齡與輩份，憑恃的是本事，咱們吶……哈……」

他似乎得意的又道：「咱們那地方講求的是眞公平，有本事你坐大堂，無本事的站兩旁，李家小兄弟，就憑你的功夫，白于山上有你的金交椅一把。」

李自成道：「那行，俺這就去定了白于山。」

杜飛道：「如此說來，小兄弟答應等我一天了？」

李自成道：「不，若是等杜爺把武力約來再攻打十里鋪金家莊，那就顯得我李自成沒本事，是個小可憐，是個窩囊廢。」

杜飛見這李自成有點三槍扎不透的怪脾氣，無奈的想了一下，道：「我陪小兄弟去金家莊。」

他拍拍腰上，又道：「我還有短刀兩把在腰上，你在正面攻殺，我在暗中助你，咱們是明裡暗裡兩配合，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李自成露出一個殘酷的笑，點點頭，道：「杜爺，你這是出刀助我了，我心中感激，咱們這就走。」

杜飛道：「何時下手？」

李自成道：「二更天！」

杜飛道：「好，二更天就二更天。」他取了一個乾糧袋，裡面大餅有三斤，大蒜肉乾有一把，他一下子塞在李自成的懷裡，道：「拿着，吃飽了打殺有力量。」

李自成道：「杜爺，你呢？」

杜飛道：「我再去買。」

他拍拍李自成肩頭又道：「老實說，祇要你能殺敗金婆婆，你的功勞就比天高，白于山兩位當家的，早就恨那金婆婆，恨她眞能活，閻王怎麼不找她，才一個金婆婆，咱們兄弟就不敢往東來。」

（未完・一）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一心期望毒王李不疑能救治父親劇毒，當毒王聽到南大俠所中之兩種天下奇毒時，搖頭說不死是異數，小五子沒聽完話，拍馬離去另求高明……往青衣江經七里蕩，小五子要在萬花酒樓過一夜，卻見夜來香約齊羅老大等七人來找他算賬，小五子憑三寸不爛之舌化解了災劫，且騙得七惡開心的爲小五子籌備婚禮……

武功恢復主婚禮　五彩傳奇成佳話

白爾艷說得不錯，包藍找到無憂洞口，他一陣狂叫之後，無憂洞果然被他叫開了，但當他問明白小彩已出洞而去之後，便立刻匆匆又趕回七里蕩！

七里蕩的兩邊街頭上正在紮牌樓，許多人還同包藍打招呼，包藍却十分不愉快！

包藍衝進萬花酒樓的時候，小五子正站在羅老大面前，看上去很乖，也很聽話，他一直在點頭。

包藍走進來還未坐下，已沉聲道：「小彩那丫頭已經離開無憂洞了，文公度竟然不知道她去甚麼地方，這婚怎麼結？」

小五子笑道：「小彩眞貪玩，她還未回去？」

白爾艷道：「你知道小彩去那兒了？」

小五子道：「我當然知道！」

羅老大立刻問道：「去那裡了？」

小五子道：「我能找得到，地名我不知道！」

白爾艷道：「她是你的媳婦，怎麼叫她亂跑？還未拜堂就要替你製造一項綠帽子！」

小五子笑笑，道：「說的也是，下個月初五就是大喜的日子，新娘子還在外面遊蕩，說起來八邪眞混帳！」

包藍厲聲道：「你小子才混帳，他們說你帶了一批厲害的，弄得他都受了傷！」

小五子兩手一攤叫冤枉，道：「天地艮心，我幫他們弄了十幾箱金磚，別世雄那老小子後來發現是八邪幹的，他約人找來青衣江，這關我甚麼事？」

包藍道：「不是你帶來的人？」

小五子道：「若不是我叫他們，嬌嬌與成器早死了！」

白爾艷道：「別管八邪死活，快去找小彩呀！」

羅老大道：「對，只要小彩沒受傷，我們送她入洞房！」

小五子道：「可是，我又不想離開你們！」

他拿翹了。

白爾艷道：「快去找，找到小彩，你就把她帶到七里蕩，別去無憂島了！」

小五子道：「我不去！」

羅老大叱道：「你不去誰去？我放你五天假，到時候你一定要趕回來！」

小五子無奈的點點頭，道：「好吧，算我倒楣！」

小五子騎上馬走了。

他心裡眞高興，他又將看到爹南英了！

小彩就在南英身邊侍候着，她已經來了十天了。

十天之間，她運用「摧陰滅絕

氣功」替南大俠恢復精氣神，如今，南英的毒已不再發作了，他服了老禿子秘煉的解藥之後，體內的毒已化爲烏有。

小五子不知道，他一直在擔心南大俠身上的毒！

小五子奔上兩狼山的時候，已是半夜三更天，那是個皓月當空的夜晚，兩狼山上發出極光閃耀，當小五子奔近扁鴉的茅屋附近，他楞然站住了。

茅屋附近一團光影，光影繞着一個人的身子閃動如星海流轉，這是刀法，一個人如果把刀法揮洒出這般光景，便是刀法極至。

就在小五子楞然的時候，一條匹練已到了他的胸前。

小五子本能的要閃躲，反手去抽老籐棍，但已慢半拍，極光點在他的胸前，附近已傳來小彩的笑聲，道：「哥，爹的刀法怎樣？」

「刀公子」南英已收回手，笑着拉住小五子道：「兒子，爹正在想你，你果然又來了！」

小五子直視着南大俠，道：「爹，你好像年輕多了，你的臉……」

南英道：「都是你妹妹這些天助我療毒，她拿來老禿子的解藥，我身上的毒立刻化爲烏有了！」

小五子大笑起來！

小彩道：「你應該高興！」

南英道：「我們都應該高興！」

小五子收住笑，道：「早知老禿子有解藥，我就不用再到處求人了！」

扁鴉大夫走過來，笑道：「恭喜南大俠否極泰來！」

幾人走入茅屋中，雖值半夜，幾人興致仍濃，小五子就把羅老大在七里蕩準備辦理他與小彩結婚之事，對南大俠說了一遍。

南英臉色一沉，道：「可惡！」

小五子笑道：「妹妹，如果那天不是落入青衣江弄濕衣服，至今還不知道你是我親妹妹，眞要結婚，可慘了！」

小彩沉下臉來，道：「我可沒有打算同你這小惡人結婚，眞要逼我，不大了一走了之！」

小五子笑笑，道：「爹，我們有何打算？」

南英道：「去，照他們的話去做，到時候我自有主張！」

小五子道：「這一回約來所有道上朋友，我只要稍稍一撥弄，七惡八邪準慘兮兮！」

南英道：「七惡八邪把你二人養大，他們就是這種人，你二人不能動手殺他們，背個忘恩負義罪名！」

小五子道：「爹，借刀殺人可以吧？」

南英重重的道：「再說吧！」

就在第二天，小五子與小彩兄妹二人離開了兩狼山，二人的「結婚」訂在下月初五，南英已記在心裡。

「刀公子」南英又變了，他變得就如同過去一樣——仍然那麼的瀟灑，仍然儀態高雅，就好像他突然又回到過去一般，看起來頂多三十歲。

小五子與小彩一路趕往青衣江，兩個人仔細盤算着下月初五結婚的事。

突然間遠處一騎馳來，小五子雙目一亮，立刻哈哈笑起來。

小彩道：「你笑甚麼？」

小五子道：「我忽然有主意了！」

小彩正要問，正面騎馬的已到了二人面前。

「咳！你好！」小五子輕鬆的舉手打招呼！

馬上的人一聲輕哼，道：「我不好，你甩下我就走，我怎麼會好？」

小五子笑笑，道：「你爹既然救不了我爹，我得趕往別處另請高明呀！」

來人正是李星兒，她正露出幽怨的眼神望着小彩！

小彩長得好看！

正因爲小彩好看，李星兒才多看她幾眼！

姑娘家就怕別人長得比自己好看，如果這位好看的姑娘跟在自己愛慕的男人身邊，更要多看幾眼！

李星兒就是這樣想，因爲她心中已有了小五子。

看着小彩，李星兒道：「她能救你爹？」

小五子道：「她已把我爹救好了！」

李星兒聞言驚訝的道：「我不敢相信！」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要騙你！」

李星兒冷冷對小彩道：「恭喜你了！」

小彩眨動星目沒開口，李星兒撥馬就走。

李星兒帶着失望的心情猛拍坐騎，她自怨自艾的道：「小五子，你娶她吧，我李星兒雖然愛慕你，可是我却失去了接近你的機會，我還是回家吧！」

「你不用回家，我們不是很接近嗎？」

李星兒大吃一驚猛回頭，不由猛一震，她幾乎從馬背上跌下來！

「你……你怎麼上來的！」

小五子雙手正抓緊馬兒帶，他的身子懸空，就好像他在空中飛。

小五子笑笑，道：「星兒，你怎麼不把話說完就走？」

李星兒勒住馬，後面，小彩已

拉着小五子的馬緩緩走上來，小彩還是那麼淡淡的笑着。

李星兒道：「這位美貌的姑娘在身邊，我留下來便多餘了！」

小五子笑道：「原來你吃醋！」

李星兒道：「誰說我吃醋，我識趣！」

小五子笑起來。

小彩道：「哥，別逗她了，你有甚麼計謀，還不快快說明白？」

小五子收住笑，道：「星兒，她就是我親妹子小彩！」

李星兒黯淡的雙目忽然一亮，眞的像天上兩顆大星星般的閃着亮光，道：「眞的，她就是小彩姑娘？」

小五子點點頭，道：「你已經知道我要同自己妹妹結婚的事了！」

李星兒道：「你曾說過！」

小五子道：「天下有兄妹結婚的？」

小彩道：「我們下月五日就要結婚了！」

李星兒驚訝的道：「這怎麼可以？」

小五子道：「你來了，我們就有辦法了！」

李星兒道：「與我何干？」

小五子道：「等到下月初五，由你巧扮新娘，我們拜花堂，你說好不好？」

李星兒臉色赤紅，嬌羞不勝的道：「我們才見過兩次面，怎能就拜花堂？」

小五子道：「這年頭，一見鍾情多的是，我們已見過兩次面，已經算多的了！」

李星兒道：「想當我的丈夫也不是簡單的事！」

小五子坦然一笑，道：「你有駕夫本事，我有馭妻能耐，你要不相信，何妨試一試！」

李星兒道：「你也別激我，誰怕誰呀！」

小五子道：「你答應了？」

李星兒道：「我答應，可是我爹還未答應！」

小五子笑道：「好辦極了，年紀大的人都愛寶，我送他一顆大寶石，他一定答應！」

李星兒訝異的道：「你怎麼知道我爹愛寶物？」

小五子道：「人人都愛寶，只不過年紀大的人更愛！」

李星兒道：「你有寶物？」

小五子又掏出那顆紅寶石，李星兒看得笑起來。

小五子對小彩揮揮手，道：「妹子，回去吧，我們就按計行事了！」

小彩道：「哥，你要多加小心了！」

小彩拍馬走了！

她回無憂洞去了！

小五子與李星兒併馬馳在大道上，兩個人嘻嘻哈哈的說着話，二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

其實，李星兒常在江湖走動，小五子一直生活在天山不老峯，他才出江湖半年整。

就在二人馳過一座大山彎，一片竹林邊，忽然前面麗影一現，小五子幾乎叫出聲！

「你……」

那麗人拉馬韁繩冷視着李星兒，道：「她是誰？」

小五子忽然大笑起來。

李星兒也被他笑得皺起眉來了。

站着的麗人正是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的上官玫瑰……

那天小五子拋下她匆匆離開「萬花酒樓」之後，上官玫瑰頓感自己是個天下最可憐的女人！

她倒在床上哭泣了，哭得十分傷心！

她心中在咒詛，天下那麼多比自己醜陋不堪的女人，她們都有男人在一邊呵護，爲甚麼自己沒有？

南英未抓住，如今連小五子也拋下自己走了！

上官玫瑰三魂失去二魂似的離開了七里蕩，她沒有回百花谷，她如果帶不走小五子，就無顏回去！

這些天她就在天山裡遊蕩，幾次她想跳崖，可是她不甘心，她還在抱着希望，她要找到小五子！

現在她找到了，就在這大山彎竹林邊攔住了小五子……

小五子收住笑，道：「我爲上官姐介紹，她是我的未婚妻李星兒！」

小五子又對李星兒道：「這位天仙般美的大姐姐，就是百花谷七金釵之一的上官玫瑰！」

李星兒發覺上官玫瑰的臉色大變，變得灰中泛紫！

一聲尖叱，上官玫瑰怒道：「小五，你把我怎麼辦？」

她已兩次在小五子面前袒裎裸身，上官玫瑰仍然守身如玉，如果小五子不要她，她眞的要跳崖了！

小五子冷笑。

這是逼你說實話的好機會。

他淡淡的道：「上官姐，我不懂你的意思！」

上官玫瑰道：「我已經赤裸裸毫不保留的對你了，小五，難道你是鐵石心腸？」

小五子道：「我才不是鐵石心腸，上官姐，我並未冒犯過你吧！」

上官玫瑰目露厲芒，她狠狠的怒視着李星兒，道：「那麼，我就先殺了她，你就明白我的心意了！」

聲音凝聚在空中，是那麼的堅

殺，語氣扣人心弦，是那麼樣冷酷，上官玫瑰已彈身空中，花瓣飛鏢業已出手。

李星兒想不到上官玫瑰對自己下毒手，不及細想，猛然往馬下閃掠。

上官玫瑰卯上了，她上身下壓，越過李星兒的馬背，又一隻飛鏢疾射出手！

斜刺裡人影撞來，便聞得「轟」的一聲，上官玫瑰身子打橫跌出一丈外，那支飛鏢却已被小五子拍落地上。

小五子一把扶住李星兒，關懷的道：「沒受傷吧？」

李星兒道：「沒有，不過，她爲甚麼要殺我？」

小五子不開口，他却看着抖亂頭髮的上官玫瑰，上官玫瑰站起身來，她却對李星兒道：「讓我告訴你吧，因爲他是我的，誰要搶走我愛的男人，我一定會殺了她！」

小五子冷然接道：「你已經殺過一個情敵了，是嗎？」

上官玫瑰毫無警覺的道：「是又怎樣？小五，難道我愛你也錯了？就像當年……」

小五子道：「當年你也愛南大俠！」

上官玫瑰道：「我一直在愛着南大俠！」

小五子道：「你爲了奪愛，也不惜殺了南大俠的夫人，就像你現在要殺李星兒是一樣。」

上官玫瑰尖聲道：「這一次你們還未拜堂，我一定要殺了她，小五，如果你答應跟我回百花谷，我也許可以饒她一命！」

李星兒大驚，她曾聽說過當年那件血案，「刀公子」家遭劇變，江湖上誰人不知！

想不到南大俠家破人亡，竟是這女人一手策劃的。

啊！女人，太可怕了，爲了愛而如此狠毒，連李星兒也大吃一驚！

小五子冷淡的道：「上官姐，我眞不願聽你自己說出當年是你殺死南大俠夫人的！」

上官玫瑰猛一瞪眼，道：「不錯，是我殺死柳柔柔的，可是你怎麼不看看我這十七年過的什麼日子？孤單寂寞，痛苦熬煎，幾乎生不如死！」

小五子已熱血沸騰，殺機盈眶，他在想怎麼出手了。

上官玫瑰突然逼近小五子，道：「跟我回百花谷吧，小五，我是眞心愛你的，這與當年的事情何干？」

小五子重重的道：「我告訴妳，柳柔柔是我娘，我親生的媽呀！」

上官玫瑰一跤跌坐在地上，她的雙目忽然變得僵直，就好像一對死魚眼。

她的嘴巴顫抖，全身也哆嗦起來了。

空氣已凝結住了，只有無聲的激盪，深深的在人們的心中漩流不已！

猛古丁一聲怪叫，上官玫瑰忽然大笑起來。

那笑聲眞嚇人，就像雪山上的老鴉叫。

她抖着雙手亂搖，口中怪叫道：「天啊！天啊！我這是遭天譴嗎？我上官玫瑰……我上官……我什麼？我叫什麼？呀……哈……」

小五子正要痛施殺手，却被李星兒攔住了。

李星兒望着疾奔而去的上官玫瑰，道：「算了，她瘋了，瘋子是不會知道她過去的一切，讓她去吧！」

小五子道：「她殺了我娘！」

李星兒道：「但她已受到良心的懲罰，她的內心正受到無情的啃噬，對於這種人，你再殺她已是多餘了！」

小五子一掌拍在上官玫瑰騎的馬屁股上，那馬一聲長嘶，便追向上官玫瑰奔去的方向！

李星兒帶着小五子往深山中走，小五子道：「星兒，妳家住在什麼地方？」

山崖上面，忽然一聲蒼老聲音，道：「找老夫嗎？我一直在看着你們！」

李星兒已歡笑道：「爹！」

一團灰影飛下來，輕悄悄的落在二人的前面，正是「毒王」李不疑！

小五子伸手入懷，摸出那顆鷄蛋般大的紅寶石，他迎着日光瞧一下，立刻迸濺出血光絲絲，他已笑着道：「前輩，我是來求親的！」

李不疑大笑道：「眞乾脆，開門見山呀！」

小五子道：「我一向很乾脆！」

李不疑望着小五子手上的紅寶石，笑道：「那就是你的聘禮？」

小五子道：「再多我拿不出來了！」

李不疑接過寶石看，不由笑道：「稀世之寶！」

小五子道：「你答應了？」

李不疑道：「剛才見你救我女兒的模樣，我會不答應嗎？再說嘛，你小子又是南大俠之子，我是求之不得！」

小五子笑道：「知道你會答應，我就不用再拿我的寶石了，看來我眞笨！」

李不疑大笑，道：「我的女兒可是你的了，哈……」

小五子道：「下月初五我們在七里蕩萬花酒樓拜堂，你老要來

喲！」

李不疑道：「我當然去，老夫長年在深山中跑，總想熱鬧一番，老夫一定去！」

小五子拉着李星兒，道：「走吧，我們還有得商量的！」

李星兒笑得眞美。

她好像看到未來一定幸福，小五子一定會體貼她似的！

小五子還眞的體貼她，小五子惡人惡事可是見得多了。

一個惡人惡事見得多了，必定會分辨出是非來的！

小五子自從離開了惡人洞之後，就已經知道善與惡了。

＊　＊　＊

又回到七里蕩了！

小五子是一個人回到七里蕩的，李星兒被他安排在一個神秘的地方，那地方只有小彩與小五子二個人知道。

現在，李星兒也知道了。

小五子走進萬花酒樓的時候，羅老大七個人正在一張圓桌邊細聲細氣的打商量。

「咳！我回來了！」

羅老大撫掌先笑，道：「提前一天回來了！」

白爾艷笑道：「結了婚就是個大人了，小五子當然聽話了！」

錢一串道：「找到小彩了？」

小五子道：「當然找到了，她已經回去準備新嫁衣了！」

七惡聞言大樂！

「大頭鬼」包藍立刻命灶上備酒菜，大伙要痛飲一番。

＊　＊　＊

江湖上的消息最迅速，一夜之間便能傳千里。

久已不聞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的七惡八邪，忽然洗劫了別家寨之後，已經令江湖相當轟動了，不料消息傳出，七惡八邪要爲他們的接棒人舉行結婚大典，這更是令江湖震動不已。

半個月來，各路江湖英雄豪傑均以七里蕩爲目的地，大家往這三不管小鎮集中。

來的人均抱着十分驚訝的心情，他們要認識一下七惡八邪的傳人是個什麼模樣，未來邪道魔頭是否三頭六臂。

當然，更令趕來的人物好奇的，則是七惡八邪爲什麼要如此張揚，難道他們忘了自身的安危？官家正在加緊捉拿他們。

西京已換了總督，但西京總督衙門並未放棄捉拿他們。

七惡八邪必有所恃！

自從南小五與南小彩練成絕世氣功之後，七惡八邪便視此二小爲百萬雄兵一樣。

他們既擁有百萬雄兵，普天之下會怕誰？

現在，七里蕩眞熱鬧，七里蕩五十餘戶住家全體動員起來了。

小街的兩端搭起了戲台，鑼聲鼓聲敲打得十里外皆可清晰的聽得見。

夜來香這個女人見風轉舵，她竟親爲小五子縫製新郎衣。

她的「夜來香香館」所有的姑娘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走到小街上接待來客。

當然，夜來香的賭坊更是塞滿了賭客。

七惡八邪人人錦衣上身，滿面春風的不斷同各路人物打招呼。

這光景令許多趕來的人難以忍受！

難以忍受的人還眞不少，他們都是與七惡八邪有過節，而且彼此怨仇還眞不小，但羅老大與文公度二人會說話。

羅老大滿面得意的哈哈笑道：「各位趕來參加婚禮，就是我們的朋友，就算有什麼深仇大恨，一定得等到小輩的婚禮完畢，便立刻給各位一個交代！」

文公度更會說話，他是有名的「笑裡藏奸」，但這種人也最能抓住人的心理。

文公度對趕來的一批厲害人物笑道：「各位盡管吃喜酒，等吃完喜酒之後，誰欠誰的一定還清楚，以後我們八邪不再走出無憂島，要過神仙日子了！」

這次來的黑道惡霸就有一百零七人，連江南水怪「浪裡漂」力老大也趕來了。

關外也來了二十一個凶漢，他們有一半是馬賊。

當然，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也來了，不過，七金釵只看到六個，上官堯的四個女婿也來了，便從不出谷的上官堯也趕來了。

百花谷的人不住七里蕩街上屋子裡，上官堯有潔癖，他率領着百花谷的人就在七里蕩附近的半山坡上搭起篷帳住下來，便一應吃的也是自己人準備。

羅老大與文公度曾經來邀上官堯住進萬花酒樓，不料上官堯根本不見他二人。

羅老大與文公度大笑着走回萬花酒樓，他們二人心中直冷笑不已！

別世雄也來了，他的傷剛好不久，這種場面他怎會不盡快趕來？

他一直難以忘記失去的金磚。

他只要一想起被八邪弄走的金磚，心中就一陣絞痛。

關百忍與酒肉和尚也趕來了，便「關洛大刀」費良，也與黃山三友侯明心、呂正、白布衣等趕來七里蕩了。

除了這批正派人物之外，峨嵋掌門「天見大師」，武當「夕陽道

長」，以及少林掌門「空智大師」也趕來了。

七惡八邪敢於明目張膽的爲他們接棒人當着天下武林擧行結婚大典，必然包藏禍心，不知這十五個邪道魔頭又在玩什麼花樣了。

趕來七里蕩的成名人物，均受到羅老大等細心的款待，三流角色則由下人們替他們安排了吃的和住的也就成了。

不過二流不起眼的人物來得還眞不少，算一算毛數也有五百多。

七里蕩熱鬧起來了。

七里蕩幾乎人滿爲患，小街上摩肩接踵，人頭鑽動。

街兩頭的野台戲，唱腔比鑼鼓聲還大，看的人大都是七里蕩的小孩子與女人。

這一天……唔，九月初五。

大清早的，七里蕩花炮連響，鳥筒子裝的三眼子衝天砲，從寅時起就開始了往天上放，聲音就像是打雷一樣的響。

聲音也傳到十里外的一座小村上，小彩與嬌嬌就住在一家大戶屋子裡，小彩前一天就來了。

七里蕩與無憂島相距三百里，她必須先找個附近村莊住下來，這也是小彩要求的。

嬌嬌陪着小彩一起住，等着七里蕩的花轎前來抬人。

嬌嬌從來就沒有見過小彩如此的高興。

小彩不時的會發出一聲笑，她好像迫不及待的要進洞房了。

八人抬的大花轎上掛滿了各種飾物，珠光寶氣的，金罩玉柱，光彩耀目，連抬轎子的人也大嘆從來未見過如此豪華的大花轎。

花轎由二十四名錦衣漢子撐旗前導，後面又跟了二十四名護衞大漢拉着紅布彩，遠遠看去，就好像天上的王母娘娘嫁仙女一樣。

大轎就在村莊上接走了小彩，小彩頭上的紅蓋頭還是嬌嬌爲她掛上的。

抬轎的人分兩批，一路往七里蕩方向走，嬌嬌騎馬跟在大轎後。

她心中直在笑，且等這兄妹二人成了親，進入洞房之後，再由他兄妹二人聯手，收拾一批不順眼的仇人，順利的話，便立刻宣佈立他二人爲武林盟主，哈……七惡八邪就要揚眉吐氣了，哈……

「哈……」嬌嬌忍不住的笑出聲來了。

坐在大花轎內的小彩突然大叫起來！

「啊！我肚子好痛！」

嬌嬌在馬上叫道：「停轎！停轎！」

嬌嬌來到花轎邊，道：「怎麼了，小彩？」

小彩低聲道：「肚子好痛……我要……要出恭……」

嬌嬌頓足道：「偏要在這時候？妳不能忍一忍？」

小彩道：「阿姨，我要忍多久？拜過花堂還要入洞房，一折騰就得好幾個時辰，我能忍嗎？」

嬌嬌四下看，還好，附近有片樹林子，她沉聲對所有的人吼道：「你們把頭低下來，不準看，誰要是看新娘去的方向，兩隻眼睛挖一雙！」

小彩已提着羅裙出來，她匆匆的便往林中跑，嬌嬌在後面還叫道：「快一點，別卯了吉時可不好！」

小彩頂着蓋頭到了林子裡，她足足耗了一盞茶時光才走出來，她仍然頂着蓋頭。

於是花轎又抬起來了。

大花轎匆匆的抬往七里蕩，七里蕩的人幾乎瘋狂了。

大紅氈鋪在大街上，花轎裡緩緩走出新娘子，嬌嬌小心的攙扶着，她笑得嘴都合不攏了。

「萬花酒樓」的正廳上，佈置得喜氣洋洋，可累壞了常掌櫃與二十個伙計們。

又是三聲砲響，十丈長的鞭砲才響一半，新郎與新娘已雙雙站在紅氈上。

小霸王變成報喜的，他大聲的叫着結婚大典開始了。

便在這時候，空中響起一聲雷——那不是打雷，天空無雲怎麼會打雷？

那是人的吼聲，吼聲比放的鞭砲聲大多了，震得人們耳朵嗡嗡響！

羅老大與文公度坐在長輩席的椅子上，不由一瞪眼。

「等等！」

這一次人們才看清，只見一位青衫人緩緩的走進大廳上。

雖是青衫一襲，風度却十分的高雅。

他步履輕靈的到了大廳上，緩緩的游目四面，又道：「今日是小兒結婚大典，承蒙各位蒞臨，南英在此謝過！」

青衣漢又雙手抱拳往四下施了一禮！

「『刀公子』南英？」

「你是南英？」

羅老大與文公度當先站起來！

七惡八邪也全都站了起來，他們吃驚的彼此觀望着。

羅老大重重的道：「南大俠早已死了多年，你……」

南英突然逼近嬌嬌道：「妳眞的以爲我被妳毒死了？」

嬌嬌一瞪眼，吃吃的道：「眞是南英？這怎麼可能？」

南英却淡淡一笑，道：「我可以爲我的兒子主持婚禮嗎？」

嬌嬌立刻笑道：「應該的，當

然應該由小五他爹主持！」

羅老大與文公度併肩笑道：「還以爲南大俠不在人世，我等代你把小五養大，又爲他擧辦終身大事，如今既然南大俠親來，自然由南大俠主持了！」

空氣幾乎要凝結住了。

便在這時候，門外突然一聲笑傳來：「哈……老夫及時趕來了，總算未誤吉時！」

衆人看去，只見一位灰髮老者匆匆奔進來。

老者走近南英，抱拳笑道：「南大俠，李不疑來了！」

「刀公子」南英哈哈笑道：「李兄，我們共同爲一對新人主持這場婚禮吧！」

羅老大與文公度等不由驚怒的望向李不疑，他們都不相信，爲什麼南英會拉着「毒王」李不疑一起主持小五與小彩二人的婚禮。

白爾艷正要伸手攔，嬌嬌已冷笑低聲道：「別管婚禮由誰主持，等他們結了婚入了洞房之後，一把毒藥把他們毒死光！」

唱喜報目的小霸王大聲叫：「婚禮開始，新人拜天地，拜高堂，入洞房……」

外面立刻響起連聲砲响，七里蕩的小街上已擁滿了人羣。

戲台上盡唱的天官賜福大戲……

小五子牽着新娘剛要往後院走，門外面忽然一聲暴吼，道：「等等……」

只見百花谷谷主上官堯率領着十個男女衝進來，他邊走邊吼道：「午時未過就拜堂了？這件事不算數！」

南英已迎上去，道：「上官門主，還識得在下嗎？」

上官堯一瞪眼，他驚訝的道：「你……刀公子！」

南英淡淡的點頭道：「不錯，我就是南英。」

上官堯道：「你沒死？」

南英道：「我沒有被你女兒上官玫瑰害死，但她却殺了我的妻子柳柔柔。」

上官堯驚怒交加，道：「玫瑰殺了柳柔柔？你怎麼如此肯定，你有證據嗎？」

南英道：「什麼證據也沒有，她親口說出了事實。」

上官堯沉聲道：「玫瑰已經瘋了！」

南英臉色一緊，道：「所以我才沒有去找她，一個瘋子比死的人更可憐！」

上官堯突然戟指小五子叱道：「都是他害的！」

上官堯身後十個男女都怒視向小五子，上官茉莉更是咬牙咯咯響！

小五子突然吼道：「上官玫瑰殺了我娘，我還沒找她報仇，你們倒來反咬一口，豈有此理！」

羅老大與文公度等均大驚失色。

小五子怎麼會知道自己的身世？而且知道得這麼清楚？

那麼，小五子知道小彩是他親妹子嗎？

突聞得上官堯道：「老夫本來要借這裡爲我的玫瑰與你這小子擧行婚禮的，既然當年玫瑰鑄下錯事，這件事情也就不必提了！」

他猛回身，當先大步走去！

百花谷的人立刻走得無影無踪。

南英沒有出手攔，上官玫瑰已經瘋了。

瘋子是最可憐的人，驕橫孤傲的上官玫瑰就被上官堯囚在百花谷中，她這樣瘋了一生，所不同的是——年輕時候她做了瘋子做的事情，如今她做不出瘋事，但她的人却眞的瘋了。

百花谷的人一走，嬌嬌暗叫可惜。

突然，小彩嘻嘻笑着走進大門來，七惡八邪俱都跳了起來。

羅老大與文公度掠向新娘子，羅老大的手尚未抓到新娘的蓋頭，新娘已自己扯去紅蓋頭絨布。

「唔！眞漂亮！」

小五子笑起來。

羅老大的手自動收回去了，他也爲新娘子的美給怔住了。

「妳是誰？」

新娘子未開口，但李不疑說話了：「她是我的寶貝女兒，她叫星兒！」

文公度怒視嬌嬌，吼道：「怎麼不是小彩？」

小彩已笑道：「我是小五親妹子，兄妹怎麼能結婚？」

文公度忽然一聲大叫，道：「哇呀呀，一定是老禿子壞了我們的大事，回去殺了老禿子！」

白爾艷尖聲道：「小五子也一定是從空見空明那裡得知自己的身世了，羅老大，我們空忙了多年，完了！」

少林掌門空智大師聞言，立刻衝上去，道：「天可憐貧僧失踪多年的兩個師弟，竟然被你們囚在惡人洞中，還我師弟來！」

天見大師與夕陽道長也衝過來了！

別世雄抓住機會大聲吼，道：「別放走這批惡人，還老子的金磚呀！」

「刀公子」南英擧起雙手，大聲叫道：「各位，我們何用動手，大家樓上吃酒去！」

便在他的話聲中，酒樓前後已發出「嗆」聲不絕，四百多大漢已拔

出鋼刀來，有人高聲大叫：「七惡八邪，你們跑不了啦，西京總督府官兵已把你們圍起來了，還不束手就擒！」

羅老大一聲怪吼，道：「殺！」

南英已與趕來的各派高手走上酒樓，各人坐在桌邊大吃起來。

「萬花酒樓」下面，七惡八邪與大隊官兵苦戰不休。

文公度等八邪，誰也想不到會事出蕭牆，禮堂變成戰場，十七年設下的妙計，竟然就這麼完了！

官兵來得太多了，除了包圍他們的人，看起來裡三層外三層之外，小街上已無插足之地，連唱戲的也殺過來了。

原來唱戲的也是官兵巧扮的！

羅老大一聲暴吼，三把短刀齊出手，迎面已倒下三個大漢，他已騰空而起，道：「扯呼！」

羅老大好像騰雲駕霧般踩着人頭飛去！

「彭！」羅老大的身子如同撞上一道鐵牆，橫着身子跌下地，他方才看清楚，一掌逼他落下來的竟是小五子。

小五子吃吃笑道：「羅老大，我可沒殺你！」

十幾個大漢一擁而上，生生把羅老大壓在地上，羅老大怪罵道：「個小畜牲，可惡呀！」

另一面，白爾艷連閃躲的機會也沒有，就被一掌打下地！

是小彩，白爾艷氣得再也罵不出口，她已被壓得連氣也出不來了，怎能罵出口？

「大頭鬼」包藍未衝出來，他已高聲大叫：「七里蕩兄弟們，快出手呀，夜來香，妳在那裡？」

別說夜來香，連小霸王也不知躲到那裡去了！

「死要錢」嬌嬌跟着成器往外殺，成器浴血狂殺，果然七進七出，最後還要被人用長繩子把二人絆倒方才完事。

「鬼見愁」石老三與「閻王舅」李黑子、「笑面虎」勞一匡、「病羅漢」齊飛、「黃雀」巴結幾人被一衆大漢圍在酒樓下面，樓上有「刀公子」南英一衆豪傑在，門口又衝不過去，他們見文公度、羅老大等已被綑起來，巴結第一個大笑，道：「哈……別殺了，投降吧！」說完拋刀落地，舉起雙手。

於是，八邪都停手了！

「八手遮天」錢一串等被一羣大漢擁在二門邊，就在一陣狂殺中，忽見八邪投降，還以爲八邪在出怪點子，便也拋刀在地，一個個舉起雙手來！

便在這時候，從小街上推來十五個鐵籠子，七惡八邪每人一隻裝在裡面！

羅老大被鎖在鐵籠中高聲大叫道：「小五子，你過來！」

小五子搖搖擺擺的走過去！

羅老大哈哈笑道：「小五子，你做得很好，惡人就是要忘恩負義，否則又怎稱得上惡人？」

小五子淡淡的道：「你多指教！」

羅老大笑道：「別忘了惡人洞中財寶，那些全是你與小彩的了，你小子想一想，我們的不都全是你們的？」

小五子笑道：「你們如此關心我與小彩，叫我如何報答你們？也罷，等我收了你們的屍以後，一把火把你們全燒光，也免得有人鞭你們的屍！」

羅老大一瞪眼，罵道：「個王八蛋！」

別世雄一心懸念着他的金磚，他隨三十名官軍找進無憂洞，然而他看到無憂洞中無數財寶的刹那間，無憂洞忽然一陣山搖地動，別世雄與那些官兵一個也未逃出來。就好像趕往天山不老峯的官兵一樣，當他們衝進藏寶洞的時候，惡人洞裡面突然發生了落石，整個藏寶洞下陷十丈深，當然也死了不少人！這時候小五子與小彩還有李星兒，已經在去柳家堡的途中了……

（全書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索回五寶僅餘三　先發制人劫人質

上文提要：宮玉人乘四明和尚受重傷整得他遍體鱗傷，剛好海千剛前來索取傷藥才解了危，四明謊說要下地道取寶送宮玉人，結果宮玉人上當變成枯骨一堆……龍一飛等人的船轉入太湖，欲找「虎頭盜」毛洪年索回當年被奪去的寶，湖上被毛洪年的手下五把頭冉濤截住船，海盜五把頭被捉，手下慘敗，只好被挾持前往橫山灣，李大膽與寇長風見到阮不悔火大了……

醉和尚笑道：「二位當家的，勞駕帶貧僧見你們當家毛施主！」

李大膽忿怒的道：「就來了！」

醉和尚抬頭看上半山上，果然三個大漢往這面跑來，再細看，其中一人雙手握着刀。

醉和尚笑哈哈的道：「各位，和尚今天來作調人的，可不是幫着那一方打架的！」

忽聽被綁在馬家寨船尾的冉濤厲聲道：「二哥，三哥，他們是來索寶物的！」

李大膽猛一看，不由怒火高漲，他指着船上，吼道：「好大狗膽，敢用繩子拴我們的人呀！」

阮不悔站在船上，道：「別火，是你們圍殺咱們，拴人算客氣，我沒一刀劈了他已經不錯了。」

冉濤大叫：「這小子已砍了咱們幾個兄弟了呀！」

寇長風大吼：「小子，那天山中是寇大爺大意失手，你不會再有那種機會了，上來，同寇大爺大戰三百合。」

阮不悔哈哈的一笑，道：「我同人鬥從來不超過三回合，三百回合多累人吶！」

「滾上來！」寇長風快瘋了！

「老三，穩住，怎麼還是火爆！」

這話乃是黃衣人羣後面發出來的，祇見黃衣人立刻兩邊分散開來，形成一條人巷。

是的，太湖水寇頭子「虎頭盜」毛洪年來了。

毛洪年先是看到阮不悔，他看得心中一怔，忽見醉和尚向他走來，立刻迎上去。

醉和尚衝着毛洪年一個稽首，道：「阿彌陀佛，毛施主你好。」

毛洪年道：「和尚，你們這是做甚麼來的？」

醉和尚拄杖指着船，道：「咱們來是有事向毛當家商討的，中途你們三條船湖面圍攻，才引起一場誤會。」

忽聽大船上冉濤厲吼：「大哥，他們是來向咱們討回寶物的。」

毛洪年臉皮一緊，道：「甚麼寶物？」

醉和尚哈哈一笑，道：「毛當家的，可記得八年以前杭州的一場搏鬥嗎？」

毛洪年更是一怔，道：「怎麼了？」

醉和尚道：「那一場搏鬥的結果，毛施主你分得寶物一件，是不是？」

毛洪年哈哈一笑，道：「是又怎樣？」

「那就還給我。」

這聲音冷厲，乃出自大船上，

祇見艙中走出龍一飛，他拄着拐杖往岸上走來了。

毛洪年大吃一驚，道：「你……你沒死……」

龍一飛道：「這條腿是你一刀所賜，後肩上也中了你一刀扎，姓毛的，你不會否認吧！」

毛洪年忽的仰天笑起來了。

他的笑聲不好聽，聽起來宛如臘月樹上寒鴉叫。

醉和尚便在這時對毛洪年道：「毛施主，和尚前來爲證，祇要毛施主把當年奪得的寶物還來，我保證龍施主忘掉過去仇恨，大家從此不提舊事。」

毛洪年猛的收住笑，道：「龍一飛，前月我在天平山中看到那個小子手上的刀，便知道此刀一出現，江湖必有血腥，當時我忍住收兵回來，再三的思考，不相信你會活在世上，一個人斷腿入海，你是怎麼活下來的？」

冷冷一笑，龍一飛道：「你不會知道我那掙扎痛苦的樣子，你更不會瞭解我求生的決心，我自己告訴自己，決不能就此死去，我要活，爲一口氣而活。」

毛洪年道：「從溫州傳來消息，溫州師爺死了，想來是你下手殺了你的大舅子了。」

龍一飛淡淡的道：「我還知道呂文彬乃我妻之兄，爲了我妻，所以我不願意出手。」

毛洪年的目光移向阮不悔去了。

毛洪年再把目光由阮不悔移到龍一飛身上，道：「我明白了，你不出手殺呂文彬，你却調教一個他，爲你操刀殺了呂文彬，這樣你就心無所愧了，是不是？」

龍一飛毫不掩飾的道：「不錯，龍某是個重仁義的人，所以我答應醉大師，如果你姓毛的交出寶物，我們立刻走人，因爲事情非你主謀，人心都會貪婪，毛當家的應該可以瞭解吧！」

醉和尚接道：「毛當家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休爲了一件寶物而害死了多少寶貴的性命！」

毛洪年的臉色也變了，他半晌才嚐出一聲嘿嘿笑，道：「聽你們說的仁義道德，我像他娘的黑心王八了。」

他把頭猛一抬，又道：「咱兄弟們一手提刀一手提着自己腦袋走江湖討生活，一開始就把這條不值銀子的賤命交付上天了，兄弟們血淋淋的搏鬥，一大半爲的是爭一口氣挺起胸膛走大道。

「再怎麼說，也不容你三位來到我的地頭上指着毛某人的鼻尖論仁義，便是血濺當場吧，總得叫人看得起，我如果那麼乖乖的雙手捧着寶物交你們拿走，娘那皮的，我毛洪年別幹了，回家鄉去爲老婆倒尿盆吧！」

他此言一出，嚄，圍上來近百黃衣漢子們狂吼如滾雷聲，道：「當家的，殺！」

醉和尚道：「毛當家，你如果此刻拿寶還人，你才眞正仁義英雄，絕沒有人笑你孬種！」

毛洪年道：「那是你以爲！」

醉和尚道：「何必一定干戈相向呢？」

毛洪年道：「這是解決問題的一種直截了當手段！」

醉和尚忙插手道：「毛當家，你且聽我一句！」

「說！」

「雙方各出一人交手，祇點到爲止不傷和氣。」

忽的有人大吼，道：「雙方已經傷了和氣，我們的人死傷在湖面上，老五還拴在你們大船上吶，和尚！」

這位吼叫的人乃是二當家李大膽是也。

毛洪年舉目看向遠處石堤邊馬家寨大船，不由冷厲的叱道：「可惡呀，這是騎在毛某脖子上撒尿呀！」

「殺呀！」

毛洪年舉刀沉聲道：「老二、老三、老四，五位內堂掌事何在？」

就聽一聲大吼：「當家的吩咐！」

毛洪年戟指阮不悔，道：「他，那個可惡的殺胚，我把他交給你們了，我不要他活在這裏。」

嚄！五個內堂掌事，再加上李大膽、寇長風與王二壯三個把頭，走地有聲的向阮不悔移過去。

李大膽與寇長風吃過阮不悔的虧，如今正是新仇舊恨一古腦的掛在二人那冷凜的臉龐上了。

李大膽雙手端叉齜牙咧嘴的道：「小子啊，你的心，你的肝，李大爺準備泡老酒吃了。」

寇長風也咬牙切齒地道：「碎了你再拋入湖裏餵王八，你小子準備生受吧，我說我的兒！」

近百名黃衣人都把刀舉起，自然的形成一個包圍圈，這片石堤岸上是個稍斜的場子，有那麼一些腥臭味來自地上風乾的魚蝦。

這時候不少人就踩在地上晒的太湖蝦上，「沙沙」直響。

毛洪年却在此刻面對龍一飛，道：「姓龍的，就此可以對你說，如果你的替身能招架他們八人的圍殺，我毛洪年就送還你的寶物。」

龍一飛一聽，突然提高聲音，道：「不悔，出手乾淨俐落，早早收場。」

阮不悔道：「大叔放心啦！」

他這裏剛把話出口，五個大漢齊出手。

五個人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雙鉤一對，分水刺一雙，鋼叉一支，彎刀一把，另一個的臂上乃是絲網一個與一把砍刀。

這五個人自五個方向連滾帶竄騰躍直衝的撲上阮不悔，就在阮不悔四週「咻」聲窒人，人影幢幢閃晃間，才傳出一聲厲吼：「殺！」

祇見又是一片重疊的極光迸發出來，流閃的刃芒帶起的不祇是幾聲慘叫，便鮮血也縱橫標濺。

那圍殺而上的五人，有四個往外翻滾，阮不悔的霸王刀反射的刃芒突然一窒，但聞「切」的一聲，一片銀網拖住了他出刀的右臂，左肩後立刻灼熱痛辣。

他知道自己已經掛彩了。

本能的大吼一聲：「天雷斬！」

「哎……」

持網的大漢正再舉刀砍向阮不悔的頭，突然一道流閃自他的面前閃過，這人雙手一鬆，阮不悔反臂挑落罩下來的銀網。

就在此時，李大膽的鋼叉又扎過來了。

「你死吧，兒！」

阮不悔忽的雙腿力拔，騰起兩丈八尺高下，他斜着身子自李大膽的鋼叉上翻過去，人未落地，一片光焰疾射而下，正面已是寇長風與王二壯兩把刀劈過來。

阮不悔暴閃又進，厲吼一聲：「千刀殺！」

天爺，剎時間他的人已淹沒在一片極光之中，出現的就如同大花炮的爆射一般，那爆發出的刃層直把圍上來的三人殺得大叫哀鳴，那每一條刃芒都是血紅色。

就聽那無助似的「哎」叫，帶起人們全身痙攣。

就在三條人影跌向外方的時候，那位毛洪年狂吼如獅，道：「兄弟們，圍住他，給我殺呀！」

毛洪年忘了他剛才說的話了。

毛洪年也許是因爲他的人受了重創，忍不住發了野性要拚命！

就聽醉和尚大吼：「毛當家，你怎可食言？」

毛洪年不管那麼多，他舉刀直奔阮不悔！

阮不悔的左肩後在流血，而且又染濕了他的衣衫，但當他發現毛洪年反向他撲來時，他火大了。

「殺！」毛洪年又叫。

「殺！」這是阮不悔狂吼的迎上毛洪年。

「轟！」這二人幾乎撞在一起。

刀聲是嚇人的，毛洪年出刀上下兩路一齊來，却遇上阮不悔出刀一片激流撼山嶽，雙方剛碰上，毛洪年就覺自己一頭撞上刀山似的，出刀亂砍！

毛洪年一共砍了九刀，而阮不悔一刀切過毛洪年的兩頰連到胸口上。

「哎……」

毛洪年一個大旋身，斜撞在一塊晒魚乾的大木板上，鮮血標出來了。

阮不悔挨了一刀在左臂上，這樣他的左邊身子動起來就不靈光了。

阮不悔騰身舉刀奔過去，他決心一刀先劈了毛洪年，他的雙目噴火似的大吼一聲：「宰了你這老奸賊！」

斜刺裏，正在與圍上來的黃衣漢們搏鬥的醉和尚，突然天馬行空似的撲到阮不悔面前，他出杖橫攔，道：「阮少俠，不可以！」

阮不悔道：「大師，你讓我宰了他！」

醉和尚道：「不！」

毛洪年拋去了刀，急急的以巾按住面頰，却無法照顧胸前的傷。

醉和尚沉聲大吼：「住手！」

黃衣漢子們雖多，但他們却難以敵擋龍一飛與醉和尚的聯手，反被打得閃避不迭。

如今聽得醉和尚的吼聲，果然紛紛往外退去。

醉和尚攔住毛洪年別再耍狠，也更叫阮不悔退到龍一飛身邊，他這才對毛洪年道：「毛當家的，雙方形成這個結果，實在有傷感情！」

毛洪年咬牙苦撐，聽得醉和尚的話，狠聲道：「雙方根本沒感情！」

醉和尚道：「毛當家的，此刻甚麼話也不用多說，你交出寶物來，大家和平罷手！」

毛洪年冷道：「休忘了，我們兄弟仍然在，湖面此地近五百之眾，你以爲你們能平安離去？」

醉和尚臉色一寒，沉聲道：「孽障，難道一件玩物比你的眾家兄弟性命還珍貴嗎？你如果愛惜眾家兄弟的性命，就應爲他們想想才是！」

黃衣漢子們都聽到和尚的話了！

醉和尚這是特別把聲音提高用吼的。

毛洪年瞪眼了。

雖然他心中也明白，這和尚的話甚具挑撥性，可也說的是實情。

毛洪年看看阮不悔與龍一飛二人，他相信二人仍然有足夠的能力再殺，便忍不住一聲嘆，道：「也罷，今天毛大爺認輸！」

他抬頭四下觀看。

他看到了遠處船上的冉濤。

是的，冉濤還在刀口下當人質吶，毛洪年不由的指着大船，道：「快把我五弟放回來，由他去取那件寶物。」

醉和尚點點頭同意了。

他對阮不悔道：「你回船上去，把那位兄弟放回來，這兒沒事了。」

阮不悔立刻走到馬家寨的大船上，他冷然的對冉濤道：「你回去吧，再動奸計，小心我殺你們個片甲不留。」

岸上的搏鬥他早看到了，他也相信阮不悔有能力，但他仍然凶悍的冷冷一笑，抖落繩索上岸去了。

阮不悔原是要跟上岸的，却被馬安太一把揪住：「你不能再去！」

「爲甚麼？」

馬安太道：「你這傷不輕呀！」

「我不在乎！」

「我在乎！」馬安太對一個漢子道：「快，快取出大小姐交咱們的傷藥出來。」

原來，馬小倩還眞想得週到，馬小倩知道阮不悔出海必動刀，動刀之人也容易挨刀，她暗中把傷藥交在馬安太手中，作不時之需。

此刻，阮不悔眞的感動。

他坐下來，馬安太急急爲他敷藥，爲他包紮，再把破了的外衣換下。

阮不悔頓時感到輕鬆不少。

其實，醉和尚叫他回船上，就是要他快治傷，人的血有多少？三斗六升八合只要流一半，這個人就完了。

* * *

在岸上，冉濤奔到毛洪年面前，他幾乎痛哭，道：「大哥，咱們這個人丟大了。」

毛洪年指着龍一飛冷厲地吼道：「有甚麼丟人的？怕的是丟人不知找回來，你瞧那獨腿的龍一飛，他能忍辱偷生八年多，咱們一樣也能！」

他自懷中摸出一串鑰匙，道：「去，把庫中那個一尺五寸長的紅銅盒子取來。」

冉濤大叫：「不！」

毛洪年叱道：「快去！」

冉濤幾乎發瘋，他無奈的接過鑰匙便往山寨那面奔去，他出的氣也可以清晰聽見。

這時候圍在四週的黃衣大漢奔出十多人，這些人紛紛走到受傷者面前，有人已大叫：「快拿刀傷藥來！」

三個人往寨子那面奔去，有的人已取來擔架準備着抬人回去治傷。

就在這時候，那矮壯的冉濤大步走來，他把個紅銅錚亮的長方形盒子托在手上。

毛洪年的臉色也變了，他咬唇出血，道：「還他們，娘那皮的，毛大爺忘不了今日之恥！」

冉濤把銅盒交給醉和尚，道：「和尚，你接着，打開看一看，寶物不會錯吧！」

醉和尚當然要掀開來觀看，他把盒蓋輕輕掀起來，因爲寶物如果在這麼多賊寇面前公開，不定這些人又會拚命呢！

醉和尚收起銅盒便對毛洪年道：「毛當家的，雙方甚麼大仇也自此了結，咱們走了！」

他對龍一飛道：「龍大俠，上船！」

這時候，岸上船上那麼多黃衣水寇，無不齜牙咧嘴的低聲咒罵。

毛洪年大叫：「送客！」

他還有這麼一手令人吃驚的吼聲，倒令走向馬家寨大船的醉和尚與龍一飛二人一怔，他二人絕不相信毛洪年會如此對敵人禮貌。

只不過二人藝高膽大，並不把毛洪年的話放心上，醉和尚托着銅盒回頭一笑。

他也發覺二十多個黃衣人，正往附近屋內奔跑。

醉和尚立刻與龍一飛二人上了大船，馬安太已與另外四個大漢把大船往外撐去。

於是，三桅大帆拉起來了。

於是，二十多個黃衣大漢各自手持弓箭往岸邊跑。

甚麼叫送客，「嚇客」還差不多。

也許毛洪年是在示威，因爲他實在不甘心看着人家三個人闖他的龍潭虎穴，又揚長而去。

毛洪年要叫龍一飛知道，他雖然打不過，但他的聲勢是不可忽視的，如果他破釜沉舟，龍一飛他們必慘！

* * *

果然，一共二十四個黃衣大漢，他們排成了三排，瞄準了三桅大船便疾射起來了。

他們的箭並未射在船上，只是從船的上方射過去，人在船上就忍不住低下頭閃躲。

醉和尚忽的仰天哈哈大笑，那聲音足可以傳出五浬遠。

醉和尚這吼聲似打雷，也算對毛洪年的回敬。

於是，大船疾快的駛離橫山，越過大片水草區直往太湖西北方駛去。

只一看大船航向，便知道大船是駛往無錫過內河再往南京的。

是的，龍一飛不能把寶物積存在大船上，他還要去找另外三處，是生是死，他一點把握也沒有。

* * *

龍一飛在前艙內，掀開寶盒，不由一聲浩嘆，道：「大師，眞寶啊！」

醉和尚道：「便是我也會動心。」

只見盒內放置着純金打造的一對金龍，頭對頭的互噙一顆發出七

彩毫光的夜明珠，果然名副其實的「雙龍搶珠」至寶。

如是取出放置在桌面上，不少人看了會驚訝，甚麼人有此功力塑造出如此栩栩如生的兩條金龍，尤其是兩對龍目乃是用淨紅寶石鑲成，可愛極了。

* * *

龍一飛猛的把盒蓋蓋起來。

他重重的道：「想着當年我太相信呂文彬了，我如果不對他提及此事，大海上也不會遇到那一場搏鬥。」

他收起盒子，又道：「人性啊，壞在一個貪字了！」

醉和尚已喝起酒來了，他還把雙目閉起來喝。

只有阮不悔，他挨了兩刀也夠受的，此刻，他歪在一邊想心事。

阮不悔想着馬小倩，當然，他也想着段金花，這兩個熱愛上他的姑娘，實在令他難以取捨！

於是，阮不悔不但傷口痛，他也難受了，當然也更加的煩惱了！

* * *

龍一飛原是打算去找八狼洞的，但見阮不悔受了傷，他改變計劃了。

阮不悔是他一張王牌，他不能太過冒險，他必須盡快的把阮不悔的傷治好，所以他命大船駛往南京。

船在內河行，馬家寨的大掌鞭馬安太最關心阮不悔的刀傷，他不時的侍候着阮不悔，問安之外還要阮不悔少動。

馬安太對阮不悔道：「阮少俠呀，你要保重呀，若是你有個甚麼三長兩短的，我怎麼回去向大小姐交代！」

阮不悔一笑，道：「放心，我這點傷沒甚麼，三五日就沒事了。」

馬安太道：「我見你被人圍殺，眞想衝上去助你一臂之力，他們那批殺手，怎可以衆凌寡。」

阮不悔道：「他們仍然未佔便宜，而且如果再遇上，我就不會再上當了！」

馬安太道：「我就是擔心你以後的搏殺！」

他頓了一下，又道：「阮少俠，我想知道，還有幾處要去拚命呀！」

阮不悔低頭數指頭，笑笑道：「快了，快了！」

馬安太道：「還有多少？」

阮不悔道：「三處，快了，哈哈……」

馬安太却發愁了。

* * *

馬家寨的大船由內河經過，然後自黃山進入長江，船過鎮江天變了。

西北風呼嘯着刮得早，今年第一場大雪開始下了。

雪下得早是好事，有道是：麥披雪定收成好，明年麥子必豐收，只不過江面上行船就苦了。

又一天，大船靠上南京江岸。

龍一飛與醉和尚當先登岸，三件寶物由阮不悔背着，三人直奔夫子廟後面的那條大街走來。

三人來到沈萬財家的巨大門樓下，又見那四個家僕迎過來，龍一飛說了來意，有個家僕笑了。

「三位來得眞好，五爺這幾日心情好，時常笑呵呵的，就是不知道爲甚麼，三位，請跟我進去。」

醉和尚邊走邊笑，道：「沈施主有了美眷，當然每天快樂了。」

那家僕回頭笑了，道：「我是說他這幾日特別的快樂，問了他也不說，只是一個勁的直笑！」

幾個人一齊到了圓門下，那家僕拍着後院的大門，大聲的叫道：「五爺，有客人來看您了。」

後院門上了門，原來沈萬財把游水仙關在後院裏，他一天到晚同水仙在一起，不出大門一步。

沈萬財有交代，一般朋友他不見客，最好前門就擋駕，他的日子過得美，與從前幾乎成兩個不同的人。

沈萬財就不只一回的對游水仙道：「有了水仙，天下一切鶯聲燕語皆失聲色，有了水仙，天下所有姻奴玉女皆變庸俗！」

他甚至對水仙道：「觸摸難知輕重，稍摸心滿意足，同被又怕碰撞，溫柔有餘。」

沈萬財以爲他才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吶！

* * *

此刻，從院內傳出沈萬財的聲音，道：「奴才，我不是早交代過了，我不見甚麼朋友的！」

醉和尚開口道：「難道我們也不見？」

他此言一出，就聽院內大叫起來：「大師來了！」

於是，院內有了奔跑聲，刹時拉開後院門。

沈萬財滿臉紅光的伸手拉着醉和尚與龍一飛，他帶着幾分激動的道：「歡迎，歡迎，請進！」

醉和尚哈哈笑，道：「下大雪了，你這兒……」

沈萬財道：「進去正屋！」

這後院正屋內，門窗均有繡花的厚布簾，掀簾走入屋子裏，却不見沈萬財的妻子游水仙。

龍一飛就奇怪，怎麼不出來見見客人呢？

* * *

大銅炭火盆上支着酒壺，細緻的點心兩三樣，七絃琴放在小桌上，兩隻小玉杯對面放，這一切正

是剛剛有人在此享用過。

沈萬財招待龍一飛三人坐下來，他對內屋笑笑，道：「水仙吶，出來吧，咱們的恩人來了，護送咱們回南京，妳也認識的呀！」

嚄！就聽淺淺笑聲傳來，隨之就是白緞絲棉上繡梅花三兩朶，腰肢輕擺脆盈盈的游水仙走出屋來了。

游水仙當然認得阮不悔三人，她近前福了一福，啓齒一笑，沒有說話。

沈萬財說話了：「平日裏她不見客，今天是三位冒雪來到，她是要出來見見的。」

聽了這話，眞叫人難以相信，沈萬財有此女他是甚麼也不想了。

他十天半月也不會走出後院門，這位沈五爺已經太滿足了。

* * *

龍一飛笑笑，道：「總該有三兩個丫頭侍候吧，有些事情總不能由你二人做！」

沈萬財一笑，道：「有，每日有定時，四個僕婦來侍候，我限她們一個時辰之內院裏屋裏收拾妥了就出去，我們夫婦愛清靜。」

醉和尚哈哈笑了。

龍一飛對阮不悔道：「把索回的寶物取出來。」

阮不悔立刻解開包袱，取了出來。

沈萬財愉快的笑了。

阮不悔先是取出那隻南海翡翠貓，穩穩的放在桌面上，游水仙不禁驚道：「好可愛的貓呀！」

沈萬財哈哈一笑，道：「太好了，太好了，我的水仙喜歡這南海精工雕的翡翠貓，我永遠擺在這裏不許人動它。哈哈……」

阮不悔又取出西域瑪瑙佛一尊，他擱在桌子正中央。

游水仙雙目一亮，道：「這佛像太好了。」

她伸手去撫摸，口中喃喃道：「眞是寶物呀！」

沈萬財道：「原是共八件，全部送妳家的，如今妳喜歡，留下來供妳把玩了。哈哈！」

他好生得意，因爲游水仙愛這些寶物。

只要游水仙高興，他便高興。

阮不悔又把索自太湖水寇的純金雙龍噙珠取出來，也擺在桌面，立刻一室金光閃亮，中間那個巨大的夜明珠，直叫游水仙撫掌叫起好來。

「萬財呀，這珠子發光是淡色中含七彩，太美了，你都是爲我呀，眞謝謝你了。」

沈萬財道：「不要謝謝我，我還怕妳不高興吶！」

游水仙露齒笑了。

阮不悔發覺游水仙的牙齒個個美，發出的齒光如同那顆夜明珠一樣，令他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阮不悔心中想，怎麼在段金花面前就沒有注意這些呀，便是馬小倩在他面前，也不覺得似這游水仙一般的那麼令人失神恍惚。

* * *

沈萬財十分高興，他先是吩咐家人把沈府中好吃的酒菜送去馬家寨的大船上，更給馬安太六人各白銀五十兩，叫他們想吃想玩好生在南京快活幾天。

沈萬財留醉和尚與龍一飛、阮不悔在沈家專門招待貴賓的「上賓院」中。

沈百萬家大業大銀子用斗量，招待客人也有專院，裏面的一切設備不少人聽也未聽過呢！

沈萬財對醉和尚道：「大師，我知道你們索寶辛苦，我無以爲報，只希望你們多住幾日，至少天放晴了才可以離開南京！」

龍一飛道：「還有三件寶物未取到，我心中有個疙瘩，非盡快取回不可！」

沈萬財哈哈一笑，道：「龍大俠，當初找上你，就知道『括蒼刀霸』是眞英雄，只不過，我的目的是水仙，如今水仙與我，二人過的是神仙般生活，至於八大件，已經不重要了，如果你不再去尋那三大件，我也不會向你龍大俠計較的，我們一樣是好朋友。」

龍一飛雙眉一揚，道：「就因爲五公子這句話，龍某非索回三大件不可！」

沈萬財道：「何需如此堅持，如果龍大俠願意留南京，一切由我安排。」

龍一飛道：「我江湖人就是多這一股霸氣，就算五公子放棄，龍某還是要全力把它索回的！」

沈萬財道：「龍大俠，我不堅持，你多多費神了！」

* * *

這場雪下了半個月。

當天上的烏雲被那大掃把似的西北風吹向海洋的時候，人們幾乎忘了天上還有個暖洋洋的日頭。

一大早有了陽光，龍一飛與醉和尚、阮不悔也不向沈萬財辭行了，立刻便回到江岸的大船上。

於是，當天午時，馬家寨的大船便離開了南京。

馬安太把吃的送到前艙時候，他問龍一飛：「龍大俠，船往哪兒去？」

龍一飛道：「大掌鞭，咱們還有三處要去，只不過你們的大船我不打算再勞動了，這些天也夠各位辛苦了，如果再讓各位跟着我們擔驚受怕，就太過份了。」

馬安太立刻看向阮不悔，道：「阮少俠，這……」

阮不悔一笑，道：「便我也是聽大叔的吩咐，我是不會有意見的。」

馬安太道：「咱們出來跟着少俠，只因爲大小姐一句話，如果中途回去……」

阮不悔道：「向你們大小姐說一聲，我十分感謝！」

馬安太道：「我們回溫州，總得把事情圓滿達成，龍大俠就別爲咱們多擔待了。」

龍一飛道：「大掌鞭，你們的忠心令我龍某人感動，只不過有兩處是不在海上，一是浦江上的『江南武才子』皇甫山，另一處是天台山八狼洞的『跳澗母狼』石婆婆。這兩處我先去，最後再找大海盜沈東海，因爲沈東海從海上去廣西販煙土，一時之間他也還沒有回來。」

馬安太道：「龍大俠，如果龍大俠將來去找沈東海，咱馬家寨的大船候你使喚。」

龍一飛重重點點頭，道：「謝謝！」

馬安太道：「龍大俠，咱們船送三位去天台附近海岸，然後再回溫州了。」

龍一飛一笑，道：「送我們兩人去天台附近三門灣，只不過先把醉大師送回普陀山去吧！」

醉和尚正在喝老酒，聽得龍一飛的話，不由一瞪眼，道：「嚄！連我和尚你也不想要了！」

龍一飛道：「大師，你已爲朋友兩肋插刀了，龍某人無話可說，如果再假手大師爲龍某討公道，龍一飛還算甚麼人物！」

醉和尚道：「這是甚麼話，至少我和尚的老酒還未喝足，此時天寒地凍，送我回普陀山趺坐冷蒲團喝稀粥過日子啊，你也未免太殘忍了。」

他轉而對阮不悔道：「去紹興還差不多！」

是的，紹興有個大酒坊，段金花就很歡迎他！

龍一飛道：「大師，原是大師慈悲心，龍一飛當然明白，但這三處下來之後，他們沒有一處甘心情願的把寶雙手奉還，殺戮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

他重重一嘆，又道：「殺戮傷了大師的心，龍某也不忍再叫大師在場有所擔待，所以……」

「所以你也把我轟走呀！」

「龍一飛罪過了！」

醉和尚道：「我提個意見如何？」

「大師請說！」

「我去紹興東湖大酒坊，冬天天寒地凍，我不打算回普陀山，那兒正是海風大浪濤天大雪紛紛難耐寒，我記得有馬匹留在大酒坊，咱們騎馬去遊山。」

龍一飛道：「大師，你仍然要去呀！」

醉和尚一瞪眼，道：「休想把和尚甩掉！」

於是，龍一飛無奈了！

* * *

馬家寨的三桅大船行駛了五天才進入杭州灣。

那地方眞乃龍一飛的傷心之地，他站在船頭看舟山，如今他在心中屈指算，差不多已八年七個月半了。

當年那一戰，他怎知會遇上那麼多惡霸連手對付他，大海上他幾乎發瘋了。

他也想着，原來至親如大舅子，也因利字當頭要坑他，呂文彬怎不爲他大妹子呂千千想一想！

其實，這世上多少人便父子也爲利字反目成仇的，老祖宗就已經把「利」字定了位，老祖宗把「禾」與「刀」合一起，「禾」生財，「刀」屬凶，這就表明有利就有害，所以又把利害擺一起，這以後才改成人們常說的「利」字當頭，六親不認！

龍一飛由不得他不嘿嘿笑了。

* * *

馬家寨的大船靠岸了。

下船靠岸的時候天剛亮，石岸上圍了不少人，因爲夜裏出海的船送來活魚蝦，岸上人正等着提活的回酒館。

船上也整筐活海蟹，冬季活蟹也最肥！

阮不悔站在船上看向岸，突然聽得有人在叫他：「喂，那不是阮兄弟嗎？這幾個月未見你的面，原來上船出海工作嗎？」

阮不悔早笑着下船奔過去，原來呼叫他的人正是紹興南大街的「快活居」帳房先生。

帳房先生道：「怎麼改行了！」

笑笑，阮不悔道：「我幹的事不入行，帳房先生你又來揀鮮魚了！」

帳房先生道：「我靠這工作過生活的。」

他突然壓低聲音，又道：「阮兄弟，這些天來，我就未曾再看到對門的段姑娘！」

一怔，阮不悔道：「發生了甚麼事了？」

帳房先生道：「不知道！」

阮不悔還眞緊張，他點點頭便急奔回船上去了。

* * *

龍一飛把馬安太六個人都叫到大艙中，他先對六人哈哈笑，道：「這些天來，我知道你們吃的好，睡不着，吃的雖好食而無味，是不是？」

馬三元笑道：「難得龍大俠也開心了，哈哈……」

龍一飛道：「我的開心，也是

各位幫我的。」

他自懷中摸出一把銀票，淡淡的道：「銀子不多，每人一百兩，也算對各位擔驚受怕的一點補償。」

馬安太道：「龍大俠，咱們已收得夠多了，每人都已變成小富翁了，何敢再收龍大俠的銀子。」

龍一飛道：「這些銀子得來容易，也是不悔取自呂文彬的，如果各位不收，龍某就不敢再去溫州勞動各位了。」

他說不去溫州才令六人吃驚，大小姐正等着阮不悔回溫州吶，不去如何是好！

馬安太一把接過銀票，立刻每人分一張，他對龍一飛道：「我們收，怕的是你們不去溫州呀！」

「哈哈！」馬三元也笑開懷了。

馬安太對龍一飛道：「龍大俠，我知道這次回去會挨罵，因爲我家大小姐交代我們，一路照顧阮少俠的，可是我們拋下你們回去，唉……」

龍一飛道：「放心，兩處山中事辦完，立刻回溫州，到時候希望各位再幫忙！」

馬安太這才放心的拍拍阮不悔，道：「阮少俠，一切自己當心行事呀！」

阮不悔笑了，心也甜甜的。

* * *

龍一飛、醉和尚、阮不悔三人到了岸上，他們看着馬家寨的大船離開，阮不悔才對醉和尚與龍一飛道：「剛才聽說，段家姑娘幾天未露面了。」

龍一飛道：「你聽誰說的？」

阮不悔道：「『快活居』那位帳房先生說的。」

醉和尚道：「快回大酒坊，一問便知道了。」

三個人快步走，幾里路一個時辰便趕到紹興府的南大街大酒坊了。

三個人剛剛走進去，就見段友仁愁眉不展的坐在一把椅子上。

段老板見了阮不悔三人走進來，站起來不知去拉那一個是好了。

最後，他還是拉住了阮不悔，道：「你呀，你小子可回來了，叫你留下來你要走，好了，我女兒失踪不見了。」

阮不悔道：「失踪？」

段友仁道：「自從你三位走後，我那寶貝女兒仍然往你們住過的關廟附近小河走，她天天一大早就去，問她，她說是練功夫，我也見她功夫不錯。

「可是有一天，她一去不回頭，後來有人說，我女兒被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拉走了，從此不見回來了。」

醉和尚聽得一瞪眼！

龍一飛聞聽咬牙切齒的道：「能拉走金花的人，這人武功必不差！」

段友仁道：「瞧見的人說，金花同那人交過手，是被那人用鏢打中後便昏倒在地，被那人拖住往浦陽江方向匆匆走去了。」

段友仁又道：「告訴我的人也嚇壞了，告訴我的時候，還有些打哆嗦！」

龍一飛道：「難道是他？」

阮不悔急問：「大叔，誰？」

「『江南武才子』皇甫山！」

醉和尚接道：「皇甫山住在一艘大船上，他的船如同宮舫一般豪華，長年停靠在兩個地方，一個是東邊諸暨，另一個浦江鎮外，這人還好色，他……」

阮不悔一聽火來了。

「大叔，大師，我先去打聽，你們且放心！」

他轉頭便往門外走，奇怪的是龍一飛並不攔住他，便醉和尚也只搖搖頭。

段友仁追出來，道：「阮公子呀，你不先吃過飯再走，天寒地凍……」

阮不悔只回頭，道：「我不餓，你好生招呼我大叔與大師二位！」

就在這時候，忽聽有人呼叫阮不悔，道：「快回來呀，我老舅公有話對你說！」

走遠了的阮不悔，一聽是大叔的舅父蕭不邪叫他，他站住了，回頭只見蕭不邪向他招手，不由得又走回頭。

蕭不邪也追過來了。

蕭不邪一把拉住阮不悔，道：「好孩子，你們剛進酒坊，我同老伴還躺在熱被窩，聽說你們來，我起來就聽你們說甚麼『江南武才子』皇甫山，可也把我急壞了！」

阮不悔道：「舅公呀，我更急！」

蕭不邪道：「那麼我就告訴你，孩子呀，括蒼山下我煉刀，我老人家也煉鏢，皇甫山知道我的手藝高，他一共叫我爲他煉了三支害人的鏢。

「他的鏢如同女人頭上髮簪般，可是他在鏢上餵了毒，你若找上皇甫山，千萬要小心他的鏢！」

阮不悔大爲感動，道：「舅公，謝謝！」

蕭不邪又道：「孩子呀！段姑娘只一提到你，她就眉飛色舞的，你應該爲她去出點力了。」

阮不悔聽得心一痛，他也咬牙切齒！

「舅公呀，你老回去吧，千萬別受凍！」

蕭不邪重重點點頭，道：「去

吧，先打聽，再計較，可也冒失不得！」

阮不悔拔腿便走，他左手在腰後按着，霸王刀似乎又有反應了。

* * *

阮不悔往西行，過了平水村再轉西南。

天黑，他到了諸暨城！

諸暨是個大地方，浦陽江便自此地經過，水旱碼頭有熱鬧，天黑了，街上住家都掛上燈籠。

阮不悔不打算進城中，是來找人的，天黑就在城外一家小客棧住下來。

這家小客棧却也最熱鬧的，因爲客棧後院設了個不大不小的賭場，如今後院正熱鬧吶！

* * *

阮不悔當然無心賭了。

他也明白，晚一天找到段金花，她就多痛苦一天。

阮不悔也明白，段金花的性格十分固執！

她如果不喜歡的人或者事，她就帶着幾分嫌惡感，她若是喜歡這個人，她甚麼也肯去幹！

段金花就偏偏愛上阮不悔，她愛到至死也不悔！

對於如此愛他的段姑娘，阮不悔當然會爲她拚命，不論以後怎麼樣，那是以後的事，至少此刻他應該爲段金花做些甚麼！

阮不悔吃過飯，到房間中倒頭便睡，他却睡到二更天還未睡着，因爲這時候院子裏的兩間房中賭得正凶吶！

有賭，還想安靜呀！

阮不悔至少被吵醒七、八次，他眞的火來了。

他一挺坐直身子，摸摸口袋的銀子銀票，冷冷的他披衣起床，把霸王刀帶着，外罩一件長棉袍，冷然的走出房門來。

阮不悔也打算賭上了。

* * *

阮不悔根本不打算賭，他只是想，也許在賭場中知道一些有關皇甫山的消息。

阮不悔推門走進去，還招來一聲咒罵：「甚麼人掀門簾，娘的，倒把冷風全給放進來了。」

阮不悔慢慢的走過去，只見又是牌九兩桌子，圍的人眞不少，高矮胖瘦全到齊，還有幾個是女的。

阮不悔見桌上的賭資最大份的也不過銀子一兩重。

再看那個推莊的竟然是個小老頭。

這小老頭人雖瘦小，一雙青筋暴露的手特別大，看他和弄那三十二張烏骨牌九，還眞像玩魔術一般。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小爽哥替花子們解了毒，也放了白無忌老夫妻，小爽哥發現四邪四魔從斷崖掩向余家莊，他心存忠厚，怕無辜的婦孺死於這班邪魔手上，與崔明仁動手時暗中通知他快去保護婦孺。小爽哥又摸到後院，好心通知余文撤退，却也發現了余文武功非凡……戈然用機關坑陷了八邪魔及西門風等人，被小爽哥設計套出開機關之法，於是小爽哥跑到前莊叫花子們救人……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爽哥聰明獲秘笈 嚇走毒叟得金衣

令狐爽大聲狂吼：「他們中機關了，全被囚在地牢中了，四個老花子還流血吶，王八蛋，笑哇！」

他這麼一吼，所有花子們楞住了！

令狐爽又道：「快，來幾個有力氣的，抱上幾個大石頭，找鐵棍木棒帶撬子，快跟我地牢去救人，再晚了，那逃走的姓余莊主率人殺來，你們人再是多也得挨宰！」

很難得看到令狐爽一本正經如此叫，大伙不笑了。

跳過來六個六袋高手，那大漢急問：「在那兒，在那兒，快帶咱們去！」

令狐爽把手一揮，道：「快，跟我來！」

令狐爽的後面，跟上來三十多個大個子，這其中有五人抱了大石頭，五人扛起大鐵橇！

猛古丁，抬頭看，山那面，嚄呀呀，哇哇吼叫着奔來一批殺手們！

令狐爽一看不得了，上當了！

他對那戈然發過誓放了戈然一馬，可忘了叫戈然也發個誓，不去找回徐經太，不料……

令狐爽見對面山上有人殺過來，他急忙對六袋頭目們吩咐了。

他指揮得有聲有色：「有本事的快回去，各率兄弟們堵住殺，沒本事的大個子，快跟我下去救人啦！」

果然，幾個六袋頭目轉回去了。

令狐爽急急忙忙找到那大石後，刨開草石，就像隻地老鼠似的當先鑽下去了。

於是，花子們也忙了，大個子用力往地道中塞，再把大石頭移進去。

幾個扛鐵橇的已追上令狐爽了。

也不知下去多少人，地面上已傳來喊殺聲，花子幫衆家兄弟們全拚上去了。

「殺呀！」

「狠幹呀！」

殺聲越來越遠，想是往對面山上奔來的那批殺手們迎擊上去了。

* * *

令狐爽把十七個有力氣的花子帶到地洞中，他急急忙忙的到了鐵柵門外面！

東方東吼叱：「小子，你到那兒去了，去了這麼久！」

令狐爽道：「別吼了，姓余的又殺回來了！」

西門風忽見他們人來到，急忙大叫：「快，快把鐵柵門弄開！」

十幾個花子齊動手，先是用力往上擧，擧不起！

於是，裏面外面的人全湊上，令狐爽閃在一邊看，就聽卡了幾聲

響，那鐵柵門動了！

令狐爽急忙在下邊堆石頭。

「用力，再往上擧！」

鐵柵門又擧了半尺高，石頭就快塞在下面了，就見五支鐵橇放下面，十個大漢用力頂，嘩的一聲，鐵柵門頂起兩尺高，五塊石頭塞三塊！

令狐爽指着石頭，道：「小心石頭碎了壓死人！」

宇文鳳最快，蛇一般的一溜便溜了出來。

令狐爽道：「師父，恭喜你重生了！」

宇文鳳伸手要打令狐爽，她咬牙道：「你是個二百五呀，爲甚麼輕易把姓戈的放了？」

「人要守信呀！」

「放屁，你看看我們八個人，就是不守信，才會活得如此快活，你呀，差勁呀！」

令狐爽道：「領教了，以後記住了！」

就在這時候，被囚的人相繼爬出來了。

東方東出來一脚踢，他踢在令狐爽的屁股上。

「你這個不長進的徒弟，我踢死你！」

令狐爽閃開了，但屁股還是被掃中。

「師父，快出去吧，出去殺呀！」

司馬元大吼：「我饒不了他們！」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快出去，敵人是高手，你們兄弟祇是人馬多，快出去！」

這些人一擁往洞外奔去了。

令狐爽不走，他衝着石洞中的洞室哈哈笑了！

令狐爽先把鐵柵搖又搖，推又推，石頭再移了兩塊墊下面！

他笑哈哈的進去了。

令狐爽想看看，洞中這麼多口箱子中，暗器是怎麼安裝的，爲甚麼箱子一開會射人。

至於洞外打起來，他就不用多操心了。

* * *

令狐爽抬起一支鐵橇，他爬在地上把頭低，長撬搗在銅鎖上發出「叭」的一聲響！

立刻間，木箱蓋子開了，祇見幾十支暗器射出來，四週洞壁發出叮咚聲，嚇死人了！

令狐爽雙手抱住頭，直到沒有聲音才抬頭。

令狐爽撥開大木箱，鐵橇又往另一大木箱敲去，不料仍然是暗器射出來。

令狐爽心想：「就不信十幾支大木箱中全是裝了暗器機關，非一個一個的撬開看不可！」

他果然又弄開一個大木箱，不料木箱中沒有暗器了！

令狐爽雙目一亮，笑了。

如果沒有暗器射出來，大概必是寶物了吧！

他心中想着，立刻挺起上身來，祇一看，嚇得他媽的一聲叫起來了！

祇見大木箱中爬動着上百支半尺長的紫背紅頭大蜈蚣，拚命的往大木箱外面爬！

令狐爽知道，大山中這種毒蟲最厲害，咬上一口痛三天，咬上兩口就沒命！

祇見他拚了命的往鐵柵門外滾出來，已有幾隻蜈蚣追出來了！

令狐爽不打算就此逃走，因爲還有那麼多木箱子未打開來呀！

他情急生智，石壁上摘下火把擧手上，眞管用，蜈蚣一見回頭跑，令狐爽哈哈笑！

令狐爽又爬進石室中了，他再以鐵橇去撬開另一支大木箱，「轟通」一聲起處，令狐爽又嚇一跳，上萬隻蝎子全是大個兒的往箱外爬出來！

令狐爽急急忙忙又爬出鐵柵外，便取下另一支火把在手上！

祇見室內地上爬滿了毒蝎，忍不住的想到一個人……不，應該是兩個人。

唐河毒王白無忌夫妻二人，必是他們二人設下的這個陰謀，準定錯不了！

令狐爽祇是一念之間，但要想把他逼走，絕不可能！

令狐爽兩支火把把地上燒，甚麼樣的毒物也怕火！

火光自地面捲過去，立刻間燒死上百隻毒蝎了！

令狐爽冷然一笑，道：「我還是進來了！」

祇不過令狐爽心中想着，不再撬輕的箱子，輕的箱子推一邊，重的箱子必有寶！

他用鐵橇分輕重，發覺是重的，他笑了！

大木箱不再有輕的，令狐爽愉快了！

他先撬開一個大木箱，身子爬在地上瞧，嚄呀，金光一道冲出來，火把燃亮一室金。

令狐爽跳起來看，滿箱裝的是金磚！

令狐爽哈哈笑道：「發了，發了……哈……」

忽的他不笑了，因爲他無法把這些金磚藏起來。

既然藏不了，他明白，他也無法帶身上。

令狐爽放棄藏金磚的念頭，立刻小心的再撬開另一大木箱，木箱中仍然是黃金！

漸漸的，他發覺大木箱似乎已

不再有甚麼毒物了，放大膽子去拖木箱，這其中七箱裝的是金磚，五箱裝的是銀元寶，另外尚有三個大木箱，一個在上面，另兩個木箱在下面！

令狐爽拉起木箱蓋子猛一掀，「嘩」的一聲一團花影撲上來，令狐爽閃也閃不及，手中火把也落在地上了！

令狐爽雙手用力撥，好大的一條毒蟒把他纏住了！

令狐爽在終南大山中見過這種花斑毒蟒，惹上牠們不好受，尤其木箱中這巨蟒，好像受過調教，那動作眞夠快，好像早就等着他了！

令狐爽甩了幾次未甩脫，反倒是巨蟒下盤纏住他的一雙腿，「彭」的一聲把令狐爽摔在地上了。

令狐爽的金剛指有洞石之力，但他戳在蟒身上如入淤泥使不上力！

於是，蟒與人在地上滾起來壓死幾隻毒蝎子。

令狐爽很想大聲叫，叫他的師父們來救他。

但他覺得丟人呀，學了本事鬥不過一條長蟲！

那地方的人叫蛇不叫蛇，叫長蟲！

＊　＊　＊

令狐爽覺得身子越來越緊，又覺巨蟒在身上滑動，用力掙扎着，原來巨蟒正把蟒頭往上延伸，光景準備張巨口吞食他了。

令狐爽當然不叫蟒得逞，他用力把頭打橫低，於是他心中一樂。

這時候他還爽得出來，倒是叫人猜不透。

令狐爽急急的用力抱緊巨蟒下半身，他的手指頭如鋼針，用力戳進巨蟒的那個肛門裏！

那地方對巨蟒而言最敏感，套一句功夫上的術語，那地方就是罩門！

練那金鐘罩鐵布衫的人，罩門是要命地方，動不得。

令狐爽一指送入巨蟒那地方，就聽一聲「咕咕」叫，巨蟒不纏了！

巨蟒把巨體猛一鬆，對準鐵柵下方，颼颼颼的便往洞外飛飄而去！

「咚」的一聲，令狐爽力氣放盡，人也摔在地上了！

半晌，令狐爽才又站起來。

他就是這樣固執的人，非把餘下的兩支箱子撬開來看看不可！

提着鐵橇，舉着火把，他也準備妥了！

這一回如果再有甚麼毒物出現，令狐爽就會用火把來對付！

「彭」的一聲大木箱打開了，一片金光藍光白光黃光四射而出，令狐爽舉起火把看過去，嚄呀，各色寶石上千粒，鑲珠的緞衣彩衫有兩件，大箱邊放置着一個半尺長的銀盒子，盒子上面鑲了一顆大大的藍寶石，發着藍光眞好看……

令狐爽抓在手上掀開看，一片金光射出來，祇見這扁扁的小盒中放置着八個金人，鑲造得栩栩如生，十分生動，再細看，嚄呀，正是八仙金雕像，不論金子有多貴重，單是雕刻得如此神似，就知道那是一件寶！

令狐爽一看就喜歡，這個東西他收下了。

令狐爽把銀盒揣入袋中，愉快的在箱中挑石頭。

石頭者寶石也，令狐爽覺得好玩，他才又挑了十顆各色大寶石！

於是，他把箱子合上了！

於是，另外一箱打開了，這一箱免不了也是珍珠瑪瑙之類，金器也有十多件，但最上面放了一個本子，引起令狐爽的注意！

令狐爽奇怪，怎麼在寶物箱中放了一本小書！

他奇怪的抓在手上看，祇見上面寫的是「通天秘笈」……

祇「通天」二字就令他吃一驚，因爲老龍洞中囚了個通天教主齊大天！

令狐爽心中忽然想到，曾在後院大廳屋脊上，發覺那余文拔身冲天架式，其武功相當了得，難道此書就是余文常習武功？

心念間，令狐爽急忙把「通天秘笈」塞入懷中，至於箱中其他寶物，他也無心再看了！

＊　＊　＊

令狐爽舉着火把自鐵柵下面爬出外，匆匆忙忙的往出口處走去！

漸漸的，聽到地面上傳來喝吼聲，想是雙方還在狠幹了，他也笑了！

外面喊殺的聲音震天，淒嘷之聲聽得令人汗毛直豎，令狐爽以爲，花子幫大概又死不少人了！

令狐爽就快走到出口了，他還不知道這地道的另一出口就在余家莊的後屋大床下！

令狐爽就快到洞口了，忽的前面傳來「咕咕」叫，火把急照間，又見那巨蟒游來了！

令狐爽吃一驚，立刻回身就走！

一邊跑着，一邊不停的回頭望，令狐爽心中叫着：「苦也！」

爲甚麼叫苦？因爲那不祇是一條巨蟒，而是兩條大蟒，而且都是體如水桶粗，蟒舌兩尺長，紅嘟嘟的還發光！

令狐爽奔得快，兩頭巨蟒也不慢！

雙方追到那間石洞門的鐵柵前，令狐爽祇是猶豫一下，是否進去藏寶室！

急念間，他不進去了，室中再

是大，兩條巨蟒他實在無能打發。

令狐爽被兩條巨蟒追得急，發足祇好往洞的另一方向奔去！

另一方向就是那大床下的地道口。

令狐爽就快跑到地道台階了，忽的有火光出現，祇見一個老者，滿身是血的從上面跳下來。

那老者手持一根細竹杖，另一手舉着火把，匆匆的跳到地道中。

老者幾乎與令狐爽撞了個滿懷。

「噫，你是誰？」老者急問。

令狐爽道：「別問了，快逃吧，兩條巨蟒追來了。」

老者一聽是巨蟒追來，他哈哈一笑，道：「你眞的看到是兩條？」

令狐爽道：「眞的是兩條，快逃呀，你不要命了？」

忽聽老者張口發出「咕咕咕」的怪叫聲，聽得令狐爽吃一驚。

老者越過令狐爽，果見兩條巨蟒游過來，怪了，兩條巨蟒在那老人面前眞叫乖，祇把蟒首抬起來，貼上了老人家的雙腿上。

令狐爽本打算往上面逃，見這光景也楞了。

當然，他也大感興趣的站在老者身後面：「我的媽呀，牠們是你朋友呀！」

「五十年的老朋友了。」

「五十年呀！」

「老夫今年六十七，當年老夫在山中採藥，遇上了這兩條巨蟒，算算已經五十春了。」

「那眞是你的朋友了。」

「當然，比之交上一般人爲友，牠們就令老夫感動，牠們表現的友情，那是眞誠的。」

令狐爽道：「你老人家怎麼流的血？」

那老人道：「你先別問我，你是甚麼人？」

令狐爽道：「我呀，我是個無父無母無家可歸的天下最可憐的可憐人。」

老人臉色一寒，叱道：「花子幫的惡徒？」

令狐爽道：「我不是花子幫的人。」

老人似乎臉色較爲好看，又問：「是……四魔四邪……不對呀，他們八人在上面殺得正吃緊。」

令狐爽道：「我才不當甚麼魔呀邪的，我要當好人。」

老人道：「我在徐府走動，從未見過你呀！」

笑笑，令狐爽道：「我是聽了這山谷中殺聲震天，從很遠的山那邊溜過來看熱鬧的。」

令狐爽隨便一句，總是叫人以爲是眞的。

對於應付這老人的一句問，令狐爽想也不多想的就回答出口。

老者道：「既然如此，我問你，你怎麼會進到這地道中，你都發現甚麼了？」

令狐爽道：「我發現有間大石室，裡面堆的是箱子。」

老者道：「小友呀，千萬別動那箱子。」

令狐爽早就動過了。

他一笑，道：「我想進去動的，可是你的這兩位朋友追趕我，我沒機會動。」

老者道：「眞的沒動？」

「怎麼了？」

老者指着洞內，道：「走，我告訴你。」

令狐爽又聽老者「咕咕」聲傳來，兩條巨蟒開始往前移動着，老者低聲道：「老夫乃『三山五毒老叟』肖永，長年遊走三山五嶽，也是洛陽知府徐大人座上客，如今改朝換代了，徐大人隱居在清水崖。」

令狐爽道：「你是當官的朋友？」

肖永道：「徐大人喜交奇人異士。」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夫爲了回報徐大人，這些日子住在清水崖。」

令狐爽道：「你爲朋友兩脅插刀了。」

肖永道：「我被一個女人刺中兩劍，那個女人也被我打出的毒蜈蚣咬中，夠他受的罪了。」

令狐爽一聽心中一爽。

那女人，當然是宇文鳳了。

又聽肖永接道：「老夫與那『暗器大王』戈然，在徐大人的石室中安排了機關，有暗器，有五毒。」

他以手上細杖指指前面游走的巨蟒，又道：「想是我的這位老友，不想在箱中悶睡，才擠出箱外。」

令狐爽聽得想笑。

他指着前面道：「老人家，你看，快到了。」

老人緊走幾步，忽然舉着火把，道：「不好了。」

令狐爽道：「怎麼不好了？」

肖永道：「那戈然說，已把人關住了，可是等我們自峯上下來，正遇上花子幫的人堵住我們去路，不多久，那幾個冒充神仙的傢伙殺出去。」

他想了一下，又道：「難怪戈然回頭往山中逃走了。」

於是，二人到了石洞柵的前面，那肖永低頭看，不由冷笑道：「戈然的機關還是未把四魔四邪關住，反倒是老夫設下的毒物，哈……」

他說得得意，笑了。

令狐爽道：「要不要進去瞧瞧？」

肖永道：「當然要，不然老夫下來做甚麼？」

令狐爽道：「你不是下來找你的蟒友？」

肖永道：「老夫祇需招呼，牠們就會跟來的。」

他取了個藥瓶，裡面有藥水，先把自己兩手擦了，再對令狐爽道：「擦擦吧，小心裡面五毒咬你。」

令狐爽接過瓶子，道：「五毒呀，哪五毒？」

「那當然是五種毒物。」

令狐爽擦着手，問道：「乖乖，可眞厲害呀，咬一口就完蛋。」

「抹了我這藥就好了。」

他低頭爬過鐵柵，令狐爽又暗中把瓶子揣入懷中了。

肖永幾步走過去，他大叫：「不好了。」

「怎麼啦？」

「已有毒物走失了，這他娘的是甚麼人弄的詭。」

他搬動大木箱，自箱中撥開一箱金磚看，然後又站在兩箱寶物前，他笑了。

「如果不是形勢有變，老夫爲了索取些許養老金，誰還會冒險再進來。」

他說着，撥開上層寶物，露出一個金色帶細孔的盒子，那盒子打造得十分巧妙，仔細看，必是寶。

肖永拿着盒子，笑道：「有了這盒子，我們可以過五關斬六將。」

他再撥開另一箱子上層寶物，又道：「再有這些毒物，足可以打退追兵。」

祇見他放下一個盒子，立刻抓了幾把珍珠寶石金首飾，又對令狐爽道：「小友，此時此地，不取白不取，你快拿些裝袋中，跟老夫逃出洞去。」

令狐爽道：「我們玄空先生說的，非我勿取，取乃盜也，盜者爲歹，歹路不可行也。」

肖永哈哈一笑，道：「看不出你還唸過幾天『死』書呀！」

他把書唸成「死」，是笑令狐爽書呆子。

令狐爽要是呆，天下人都是大笨蛋。

肖永道：「小友，你就幫幫老夫的忙，替老夫拿上幾塊大金磚，出了洞老夫有回報。」

令狐爽道：「你先告訴我，這兩盒中裝的是甚麼？」

肖永道：「都是會飛的毒物，一是……」

他先分辨一下兩個盒子，然後舉着一個道：「這一盒裝的是毒螞蟻，另一盒二十隻會飛的毒毛蜘蛛，咬一口這人就別想活。」

令狐爽道：「好，我幫你包上幾塊金磚，我跟你逃出此地。」

令狐爽在箱中抓，他忽然抓出一件金絲軟甲，他就用這金絲軟甲包了四塊金磚。

四塊就是四百兩，肖永還要他再加一塊，令狐爽道：「別加了，壓死我，你一塊也得不到。」

肖永眼巴巴的看着那麼多的金銀珠寶搬不動，搥胸頓足大嘆一聲，道：「可惜可惜呀！」

* * *

令狐爽跟在肖永身後面，他的心中在歡笑，這個老頭心好貪，一路走還一路回頭看，一心想着大金磚他搬不完。

三人走到洞口，兩條巨蟒咕咕叫着衝出去了。

不旋踵間，有人在外面大聲叫：「不得了，這是個大蟒洞呀！」

立刻間，傳出脚步聲，於是，肖永忽的站在洞口草石上，就聽他撮唇尖聲叫，然後把一個金盒打開了。

怪了，從金盒中飛出一羣半寸長的紅色大肚子毒螞蟻，紛紛往附近的人們飛咬上去，再聽，肖永吹的口哨更凄厲難聽。

令狐爽就聽得頭皮發了炸。

他不懂，這是肖永在發動毒蟻咬人的口哨。

立刻間，附近傳來大叫聲，叫得好難聽，叫的聲音越聽越遠了。

肖永立刻對洞口下面的令狐爽道：「快上來，跟老夫去山中躲起來。」

令狐爽伸頭看外面，果見許多花子幫的人在逃，逃向山莊前去了。

他跳到肖永身前，道：「你眞行！」

肖永一笑，道：「你才知道？小友，走吧！」

他當先往山林中奔去，走得宛如行雲流水，身法輕盈，看得令狐爽也一怔。

令狐爽當然比肖永走得更輕鬆，祇是他裝做不會武功的樣子，走幾步大喘氣。

「啊唷，走不動了。」

肖永道：「小友呀，再過前面大山坡，那兒有個洞，可以進洞去歇息。」

忽的，林中傳來幾聲怒叱：「去那兒！」

令狐爽眼最尖，他轉身閃在大樹後，祇見是花子幫的方圓與史明二人率領六袋高手兩人追來了。

肖永一見祇是冷笑。

於是，雙方對上了。

史明厲叫：「圍住他！」

四個花子幫的高手把這「五毒老叟」肖永圍住了。

「好個姓肖的，你想弄了寶物逃呀！」

肖永道：「史明，你們血洗余家莊，眞要趕盡殺絕嗎？」

史明道：「留下你身上所有的，我們放你一馬。」

肖永冷笑道：「方圓，要知道，我的五毒未帶身邊，才會在打鬥中被那女煞星刺了兩劍，如果我的毒物全部帶在身邊，你們逃也來不及了。」

「所以爺們追來了。」

肖永左手一舉，道：「看！」

「看甚麼？」

「這盒中就是毒物，想見識嗎？」

方圓與史明一怔。

兩個六袋高手彼此對望，忽聽史明大笑，道：「你手中的不是毒物，是寶物，你唬不住爺們的。」

肖永口中發出「咕咕咕」叫聲，一陣破草之風响起，兩條巨蟒過來了。

史明冷笑道：「就這麼兩條蟒，咱們手上是打狗棒，打蛇也一樣。」

這四人迎着兩條巨蟒出杖了。

就在這時候，那肖永忽的掀開金盒，他放出了會飛的長毛毒蜘蛛。

那玩意一隻就有巴掌那麼大小，別說是咬人了，便是看一眼也覺噁心不舒服。

祇見他拋出這毒蜘蛛，已見兩個六袋高手抱緊了脖子大聲叫起來。

二人祇叫了五七聲，便滿面青紫的往地上倒下去。

史明一見，又是蟒又是毒蜘蛛，立刻與方圓二人一聲呼叫：「走！」

兩個人逃得還眞快，刹時不見了。

那肖永仰天哈哈笑，看着地上翻滾痛苦的兩個中年花子，冷冷道：「再掙扎半個時辰，哈……下輩子千萬別當花子了。」

他對大樹後的令狐爽道：「小友，我們走！」

令狐爽道：「走，快走，我知道你祇有兩條巨蟒了。」

肖永已往山中奔去。

令狐爽却是走了幾步又回頭，他低下身來看那兩個中了毒，痛苦掙扎的六袋花子。

他也暗中把得自肖永手中的解毒藥水，塗在二人的脖根上，道：「不知管用不管用。」

他剛起身，前面的肖永回頭叫：「看甚麼，快走哇！」

「來了！」令狐爽眞怕肖永發現他救人就麻煩了。

* * *

令狐爽跟着肖永匆匆的奔到高山上，山背後，果然有個方方正正的山洞。

肖永當先進了洞，他笑對令狐爽道：「小友，把東西拿出來。」

令狐爽笑笑道：「你現在就要？」

「此地已經安全了。」

「我看不安全，距離余家莊並不遠。」

「沒有人知道的，包括小友你。」

令狐爽聽得吃一驚，回過頭，兩條巨蟒已把洞口堵住了，而且巨蟒對他吐紅信。

令狐爽道：「肖前輩，你的金磚我不要，全部放在地上了。」

「還有這金絲軟甲。」

「這玩兒送我吧！」

「送你？哈……這是無價之寶呀，穿在身上刀槍不入，怎會送你。」

令狐爽心中一動，他決心要留下這件寶了。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老前輩，我幫你拿了不少金磚呀，一個百兩，一共就是五百兩。」

肖永哈哈笑，道：「包括這件三斤重的金絲軟甲。」

令狐爽道：「你怎麼知道這金絲軟甲三斤重？」

肖永道：「我怎麼不知道，打橫連一斤半，豎着串一斤半，兩個一斤半不就是三斤呀！」

他忽的又道：「把這些一齊放在石洞裡面去。」

令狐爽道：「送我啦，老前輩！」

他自袋中掏！掏出一把寶物，又道：「我暗自裡摸的寶，你老也收下了，可以吧！」

肖永雙目一亮，臉皮一緩，道：「統統放在石洞後，年輕人，不要令老夫失望。」

令狐爽有些無奈了，因爲洞口有兩條巨蟒衝他直張口又吐信，準備吞噬他了。

令狐爽原打算跟在肖永身邊至少一兩天，但見這老傢伙出了地洞變了樣，心中也火了。

「老前輩，這麼辦，這件金絲軟甲我也不要了，祇不過我可以試着穿一下，穿過以後我脫下，這個要求你應該答應我了吧！」

肖永叱道：「少囉嗦，放後面去。」

令狐爽道：「我的寶也送你了，穿也不叫我試穿一下呀，說不過去吧！」

肖永怒道：「別叫我下手殺了你，快放回去！」

令狐爽立刻又把身上自己取的東西也取出來了，他對肖永道：「這是我弄到的八仙金人像，乾脆我也送你了，我穿一穿可以吧？」

肖永忽的冷笑，道：「你是個小偷呀，你動手脚我老人家沒看到

呀！」

他以爲令狐爽是在他不注意的時候偷拿的。

令狐爽道：「反正我也送你了。」

肖永道：「你身上的一切都是老夫的了！」

令狐爽道：「貪而無厭仍豬也！」

「放屁！」

「是我們玄空先生說的！」玄空者，乃虎牢關教書的老先生是也。

「老夫不管甚麼玄空玄實，你馬上把你身上的所有東西放在洞底，快去！」

他橫身堵住了洞口，站在兩巨蟒前面。

令狐爽自袋中取出那本書，那是「通天秘笈」。

「呶，我袋中只有這本書！」

「甚麼……書？」

令狐爽把書一亮：「通天秘笈呀！」

肖永一見，立刻往令狐爽逼去。

他的臉上充滿了驚喜之色。

令狐爽也發覺這肖永在他那充滿了驚喜之色中，有一股煞氣暗藏着。

那是殺人之前的表現，看得他心頭一緊。

「老先生，老前輩，老……」

「嘿嘿嘿嘿！」肖永笑得像魔鬼。

令狐爽道：「你要幹甚麼？」

肖永眞坦白，他的話聲是冷厲的：「本打算留你活幾日，跟老夫山中走一程，可是如今老夫改變心意了！」

「甚麼意思，難道我幫了你，你還殺我？」

「是的，你不應該拿到這本書，這是一本攸關當年武林大事的書，你小子知道有多少人欲得此書而打得頭破血流？又有多少人死在這本奇書中……哈……」

他忽然哈哈大笑，又道：「太好了，合該老夫走運，白白檢到此書！」

令狐爽道：「我把奇書送你，總可以把這金絲軟甲送我了吧？」

肖永忽得大怒，吼道：「你已是快死的人了，要這寶物何用！」

令狐爽也火了。

「哦操，你是個不受年輕人尊敬的老狗呀！」

肖永吼道：「大膽！」

令狐爽回敬一句：「你混蛋！」

肖永怒道：「你小子要死得快呀！」

令狐爽道：「操他娘的，我把東西全送你，你他娘的還要我的命呀！」

肖永忽的起步抬腿，足尖如錐般踢向令狐爽胸口要穴，那是要命的一踢！

肖永身上受了傷，他的一臂還冒血。

令狐爽就是要激怒肖永，今見這老兒下重手法要取他的命，更火了。

「絲」的一聲，令狐爽右手食中二指併力疾點，他用的是金剛指，暗含「穿腸破肚」那一招！

「穿腸破肚」乃是宇文鳳的一招劍法中絕殺，令狐爽用在指頭上。

他有洞石之力，這一點如尖錐，正點在肖永的足底板上了！

「噢！」

「轟」的一聲响起，肖永抱足跌坐在地上了。

「你……你這是甚麼功夫……」

令狐爽道：「金剛指，老頭兒……」

「你不叫我老前輩了？」

「你已經表現出你不配當我的老前輩了！」

「原來你會武功！」

「比之四魔四邪的武功來，我高過他們！」

「老夫被騙了呀！」

令狐爽道：「娘的，你眞把我當成土豆笨瓜呀，我這裡又送寶，又送金，只想穿穿這金絲軟甲，娘的，你是一口要全吞，還想要我的命，我叫你站也站不起來！」

果然，肖永的足底冒血了。

「哎呀喂，你是個小潑皮，小强盜呀，你……」

令狐爽忿怒的道：「你後悔了？」

忽的，肖永指着洞口，道：「小子，你逃不掉的，你絕對逃不過我的老友吞食。」

令狐爽也覺得兩條巨蟒難對付，他怔了一下。

肖永道：「好了，老夫答應你，你去試穿金絲軟甲吧，可是穿過以後要脫下。」

令狐爽撫掌笑了。

「開竅了，開竅了，哈哈，你不再要我的小命了吧！」

肖永大吼：「快穿，穿過以後快滾蛋。」

令狐爽樂了，他先脫了外衣，穿上金絲軟甲，再把金絲軟甲在身上拉一拉，點點頭，道：「很合適！」

「脫下來！」

令狐爽不但不脫，反而把外套再穿上。

他不打算脫掉這金絲軟甲，過癮呀！

「你不脫了？」

「我沒有說一定要送你呀！」

肖永奮力要打人，他站起來又跌下，口中厲罵：「混蛋小子，你食言！」

「你才是老混蛋，你還想殺人！」

肖永道：「老夫認了，那就把你許諾的寶物與書留下來，老夫叫蟒兒讓路。」

令狐爽道：「老頭兒，是我的我拿走，金磚給你留下來。」

肖永大叫：「可惡啊，你連那一本破書也不留呀，你是個甚麼樣的狗東西，地洞中你裝得那麼老實！」

令狐爽道：「我本來是很老實的人，打從我在娘胎就夠老實，可是出了娘胎，到了學堂，先生教我唸四(死)書，我不唸，先生罵我是小搗蛋，來到江湖上，又見人人自私盡撈錢，男盜女娼叫高尚，你爭我奪應該的，我是見得多，學得多，染缸一跳，他娘的我也變色了！」

他走近肖永，又道：「老頭兒，你想想，再說說，我這模樣你打幾分！」

肖永拍地大叫：「他娘的老皮呀，遇上你這花菓山上下來的臭小子了！」

令狐爽聽得一瞪眼，道：「花菓山上下來的甚麼？」

「猴兒精呀，操妳娘！」

「叭！」

「噢！」

肖永摸着面頰叫道：「你打老頭兒？」

令狐爽道：「我娘死在流寇手上了，多可憐呀，你還開口罵，我揍你！」

肖永道：「好，好，穿了金絲軟甲你走吧，此地老夫我不留你了！」

令狐爽道：「我的東西一件也不留下！」

肖永又大怒：「書留下！」

「不留！」

肖永張口發出「咕」聲！

眞要命，兩條巨蟒往令狐爽撲來了。

令狐爽是上過當的，他見巨蟒咬來，雙手用力猛一托，他把肖永托起來了。

這洞中也只有肖永的身子可利用。

令狐爽大吼一聲：「打！」

肖永叫也晚了，整個身子砸向蟒首，就在兩條巨蟒頭分開，身子錯閃中，令狐爽已穿出石洞了。

兩頭巨蟒在石洞繞行似飛，那個岔了氣的肖永又準備驅使牠們追令狐爽。

令狐爽却大聲的叫道：「我去前山叫花子幫的人來找你，娘的，你逃不掉了！」

肖永不發出咕聲了。

只見他急急忙忙忍疼受罪的脫了外衣，更把金磚寶物縛在蟒身上，他自己也抱緊了一條大蟒，匆匆忙忙的往深山林中去了。

這老小子逃得還眞快，看上去比令狐爽還快。

* * *

令狐爽大叫是有目的，他怕兩頭巨蟒追他，大山中人跑不過蟒，平地上人跑不過馬。

令狐爽叫的有效果，肖永果然急着逃了，他才不會同花子幫再打起來。

* * *

令狐爽回頭看，他發覺肖永率領着兩巨蟒往山林中逃去，一時間，他又樂歪了。

放緩了脚步，走到了山前，發覺一大羣花子幫的人正在造飯，別的人不見了。

令狐爽大步走到莊前面，忽見門內趺坐着三個人，這三個人不是外人，乃宇文鳳，夏侯金與上官文三人。

這三人趺坐地上在運功，冷汗直冒不吭聲。

東方東身上也流血，剛把傷處包紮妥。

東方東見令狐爽突然走來，火大了。

「小王八蛋，大伙拚命殺，你跑那兒去了？」

令狐爽道：「找寶呀！」

他走上前，又道：「師父們，咱們爲甚麼來呀，不就是爲了寶？」

東方東道：「用你去找甚麼寶呀，別人已開始在莊內尋找了，娘的，如果你也在此，老子這一刀也許不會挨在身上了。」

令狐爽已走到宇文鳳面前了。

「唷，我的師父呀，你是怎麼啦？」

宇文鳳正在運功，嘴巴閉得緊，東方東道：「你師父被毒蜈蚣咬了，娘的，他們三人都被咬！」

令狐爽道：「被毒虫咬的呀，嗨，何不早說呢，我有解毒藥呀！」

「轟」的一聲，三團人影圍上來了。

這三人正是在運功逼毒的宇文鳳、上官文與夏侯金，三人打着哆嗦，顯然中毒難忍。

令狐爽看得嚇一跳，這是幹甚麼呀！

「各位師父，你們排排坐，我一個一個的爲你們消除傷毒！」

他自懷中摸出個瓶子，又道：「這瓶解藥我等於是從人手中半搶半偷半騙半拐到手的，靈不靈不知道。」

東方東哈哈笑了。

「小子呀，你還是長進了，沒辜負師父們在你身上的花費與期

望，孺子可教也，會撞騙了吔！」

令狐爽道：「有其師者有其徒，我的學習很快的。」

他拔開瓶塞，小心的把瓶中藥水沾上，向宇文鳳道：「師父，你傷在那兒？」

宇文鳳拉了令狐爽就走進門後面，她眞大方，立刻脫衣裳。

她脫上身脫一半，令狐爽看得直瞪眼。

令狐爽發覺宇文鳳還眞的白，兩隻奶子像那肥胖娃兒的屁股蛋，挺圓也挺軟。

只可惜其中一個紅又腫，毒蜈蚣溜到她的內衣裡，找到最嫩的地方下口咬。

宇文鳳這個罪受大了。

「快上藥呀，小子！」

令狐爽道：「我不敢！」

「不敢甚麼？」

令狐爽道：「你這地方是禁區，我徒弟摸不得，我摸了以後有人會揍我。」

「誰會揍你？」

「東方師父會揍我。」

宇文鳳道：「這是治傷，別管他，你只管快點摸！」

「摸，是妳叫我摸的呀，可別怪我。」

宇文鳳道：「別把那非視勿摸用在這時候，這是爲我在治毒傷。」

令狐爽道：「好！我就聽師父的，摸了！」

其實是「抹」而非「摸」，一個這麼說，一個裝糊塗。

令狐爽把解毒水抹到宇文鳳的奶子上，嚄，就聽宇文鳳大聲喘氣，她雙手按住令狐爽的手，盡在她那腫的大奶子上游呀游，蹭呀蹭，弄得令狐爽不知把手抽回來。

令狐爽感覺得手掌按在不涼不熱的大饅頭上了。

宇文鳳半瞇眼，滿臉微微笑。

令狐爽小聲的道：「管用嗎，師父？」

宇文鳳囈語似的道：「涼爽啊，不痛了！」

令狐爽又道：「師父，我的手……」

宇文鳳道：「你的手練過金剛指，快，爲師父揉一揉，師父傷的地方會更快好。」

「揉呀！」

「粗糙的手揉得更美呀！」

令狐爽道：「好，我揉！」

「叭！」

「哎呀！」

令狐爽頭上挨了一記，痛得他大叫一聲！

他心中明白，這一傢伙可不輕，準是指頭釘。

令狐爽最是清楚指頭釘，那是因爲他常挨玄空先生的打，而玄空打人就是用的指頭釘。

令狐爽的眼淚也被打出來了，他發現打的人不是別人，東方東是也。

「小王八蛋，你借個機會性騷擾，吃你師父豆腐呀，有甚麼好摸的，個狗日的，我殺了你。」

令狐爽道：「師父，你要不要我救宇文師父。」

東方東叱道：「救人要摸奶子？」

令狐爽道：「不摸奶子好不了。」

他指指宇文鳳又道：「不信你問她，是不是好多了？」

東方東一楞，宇文鳳已笑道：「眞的好了吔！」

「哈……」東方東笑了。

他拍拍令狐爽道：「對不起，對不起，下一回再打你的時候先問問清楚再出手！」

令狐爽嘆口氣：「好人難做呀！」

他在心中罵這東方東十八代老祖先都不是人。

至於夏侯金與上官文二人被毒蜈蚣咬的傷，也由令狐爽敷上了解藥霍然好了！

夏侯金沒有打令狐爽，他祇是憤憤然的怒叱道：「你個小王八蛋，身上有解毒藥，爲甚麼不早來，害得老子受那麼痛苦的罪！」

令狐爽笑笑，道：「師父，我也是無心得到的，這是從那個叫他娘的甚麼來着……對了，他叫肖永，自稱五毒老叟的傢伙處弄來的。」

就在這時候附近跑來四個人，正是那方圓與史明，以及兩個受了傷幾乎死在山林中的兩個六袋高手。

這四人奔到令狐爽面前，又是打躬作揖又叫謝。

史明道：「令狐少俠，你眞有一套，人都快死了，你祇那麼一摸，人好了，神仙呀！」

令狐爽笑笑，道：「我不是神仙，我的偉大師父們，他們才是神仙。」

方圓笑笑，道：「不管誰是神仙，咱們一樣感謝你。」

他指指莊內，又道：「從洞中冒出大批毒物，看得兄弟們頭皮發炸呀！」

原來肖永藏在大木箱中的蝎子蜈蚣，正自地道中往外爬，而且是大批的湧出來了。

兩個六袋高手還心有餘悸的道：「想不到被咬一口，眞他娘的不是味道。」

令狐爽吃吃笑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院內奔出老叫化西門風。

西門風也看到令狐爽了，他似

乎十分不愉快的道：「小子，老夫以爲你習了三年粗淺武功，應該在此表現出來，讓老夫過個目，評個價，也許……嗯……也許有一天我會把我的……」

他不說下去了。

誰知道他心中想要說甚麼？

宇文鳳走過來了：「老化子，找到余文的寶庫沒有？」

西門風道：「在找呀。」

宇文鳳道：「花子幫越來越飯桶了，那麼多人，找人家的寶庫也找不到。」

西門風道：「我已下達命令了，半個時辰再找不到，我們來一個掘地三尺，把余家翻個身！」

令狐爽哈哈笑了。

東方東揚起手來要打令狐爽，因爲不應該此刻發笑，此刻發笑，那就是幸災樂禍。

大伙急於找寶，他爲甚麼笑？

東方東未打下去，因爲他剛才說的，以後再打令狐爽，他會先問一問再下手。

令狐爽把頭一偏：「你又想打我呀！」

東方東道：「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你惹禍害，說，你笑個甚麼勁？」

令狐爽道：「師父，我知道寶在甚麼地方。」

他此言一出，八仙與花子幫幾十人全圍上了。

令狐爽見如此，頓覺自己又是人物了，忍不住又是幾聲爽笑。

「哈……我知道寶在甚麼地方。」

大伙齊聲問：「在甚麼地方？」

令狐爽却對西門風，道：「叫他們別找了，大家集合在莊前。」

西門風道：「你眞的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呀！」

令狐爽沉叱：「誰同你們開玩笑。」

他生硬的一頓，又道：「你以爲我沒出息，你們在打打殺殺，而我却躲起來了，哼，我的心中比你明白多了，不就是爲了寶嗎？得寶第一，殺人祇是手段，如果得到寶，何必多殺人，誰他娘的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呀，上天也有好生之德，亂殺人甚麼意思，幹甚麼呀，你們厲害，別人怕你呀，可也擋不住那些被殺的人罵你們祖宗十九代！」

有個花子接口道：「不對，不對，要罵祖宗十八代才對！」

令狐爽吼叫一聲：「你懂個屁，人家是連你們下一代也算上了。」

申屠艮臉皮一緊，吼道：「令狐爽，娘的皮，給你一點顏色，你他娘的開起染坊來了，揍你。」

東方東接道：「可不是嘛，他是娃兒的小雞，越撥弄他越硬。」

笑了，令狐爽道：「師父們，我對你們實說吧，你們各位被那八箱毒物暗器唬住了！」

司馬元還是開口了。

「令狐爽，咱們是有經驗的，那年在山邊劫下沈長明的大車隊，上面沒有一箱裝的寶，全是他娘的坑人暗器十幾樣，所以咱們不上當。」

令狐爽道：「這一回你們又上當了。」

「怎麼說？」

「那間石室中十幾口大木箱，除了上層是暗器，下面的全是金銀珠寶一大堆，還有兩箱珠寶下面藏的是毒物，咬人一口就沒命，我是……」

他嘆口氣：「唉！我掀開木箱，冒出一條巨蟒來，把我幾乎纏死。」

宇文鳳道：「巨蟒呀，個肖永，下次見了我非殺了他不可。」

東方東道：「這話你剛才已經說過了。」

西門風急問：「小伙子，是你親眼看見的？」

「是呀！」

西門風不叫「小子」而改口叫「小伙子」，令狐爽聽得頓覺飄飄然，有舒服感。

西門風拍着令狐爽的肩，笑道：「你說說，我們大伙聽聽，你在那個洞中是怎麼發現的？」

令狐爽看看四週圍了幾百人，每人兩隻眼，光是這眼珠子就有一千多隻還盯着他看，人笑了，也人物了，心中那股子爽，就好像「落水狗上了岸……抖起來了」。

他哈哈一聲笑，提高聲音道：「各位，你們是進寶山錯門而過呀，眞叫可惜。」

他衝着東方東一笑：「放下你的手，不能再打我了，我好仔細的對大伙說呀！」

原來東方東一隻大巴掌，還停在令狐爽的頭頂上未收回來，聽了令狐爽的話，他笑笑，道：「幾乎我又打錯了。」

於是，令狐爽把所遇到的情況講一遍。

當然，他把山洞中與肖永鬥爭的一段省略了一大半，因爲他的身上已有了寶。

西門風一聽可急了。

「兄弟們，團團圍住余家莊，閒人等別亂闖，有金有銀大家都有份，六袋高手跟着我，這就下地道去了。」

東方東對另外七人道：「我們當然也跟去了。」

他對令狐爽又道：「你走前面帶路。」

（未完・十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上文提要：陸浩從其師柳占春口中得知白雲和尚被衝散元嬰，其目的是助他助長功力，但必需到邙山找火龍眞人要火龍丹才能化爲己用；也從師父口中得知法衣的用途……金素如要把受情折磨數十年從陸浩身上找回來，結果陸浩內腑受重創二次，被韋紫琴制穴驅狗咬噬；又被「遼東三虎」的師叔陶森陶德摧殘，但在屢受重創下，也從金素如口中知道……



忍辱負重求生存，邙山苦尋老眞人

這工夫趙、張二人站在岩石上，雙手作喇叭狀吆呼着：「杜萊侃……杜萊侃哪……快來呀……」

他們何曾想到這杜萊侃正是「都來看」三字的諧音，一些女眷們已陸續來到而下水，她們當然不會脫光。而且這溪中岩石很多，所以最初也未看到趙、張二人。

現在突聞有人大叫「都來看」！女眷們以爲有甚麼趣事，或者有人淹斃了，於是大家聞聲望去。

這一看可不要緊，趙、張二人一絲不掛站在岩石上，不由一片嘩然。

這些女眷當中，也有會武的，如劍妃龍娟的母親龍夫人以及劍嬪張燕之母等等，盛怒之下羣起而攻之。

最初是擲石攻擊，趙、張二人聽風辨位，還能閃避，而且還大聲嚷嚷道：「我們叫『杜萊侃』，碍着誰哩？這兒又不是私人的地方！」

他們不知此處用繩子圈起，有「善男止步」的紅招。女眷們更加羞怒，不但用石頭，還使用暗器哩。

杜萊侃越是不回應，他們二人更加提高嗓門猛喊，因爲杜萊侃交代過他的耳朵重聽。

漸漸地，趙、張二人被擊中數十石，還有暗器，那鵝卵石有拳頭大小，打得二人鼻青臉腫，混身青紫。

他們這才體會到杜萊侃的諧音了。

就在這時，在溪邊的兩小哈哈一笑，揚長而去。不久來了個老人，竟然是南海掌門譚長風，好說歹說，由於二人眼疾睜不開眼，而給他們拿衣服的人又叫杜萊侃，以致發生誤會，請仕女們多原諒，但聲言要找他們的掌門人。

把二人帶上岸，派人去買了兩套衣服穿上離去。

兩小是誰？也就不問可知，小譚說過，由於趙、張二人偷她的六千兩銀票却又請他們吃喝，甚至二人被綁架都和他們有關，決定報復。

小譚出主意，由「泥鰍」學陌生口音誘二人上鈎，而且自二人身上搜出一萬餘兩銀票，立刻兌現。

他們眞想不通，除了偷小譚的五千餘兩，他們那來的這麼多銀兩？但二人回去一看，被關在那民房中的冷清秋及彭雲卿已經不見了。

「小譚，妳眞是丈母娘管家，出餿主意。這可好，讓他們跑了！陸浩回來怎麼交代？」

「『泥鰍』，先不要抱怨，他們二人被點了穴道，就是自己衝穴，也要三個時辰以上，而咱們去了不到兩個半時辰，一定是有人救走了他們。」

「會是誰？」

「當然是他們甚麼邪教中人。」

兩人立即回店，韋紫琴叫了酒菜在等人。

小譚道：「妳還在等誰？爲甚麼不吃？」

「怎麼？陸浩忙得又不回來吃飯了？」

小譚自然知道陸浩去了何處，却對韋紫琴說陸浩這幾天嫌犯已有線索，去了數十里外鎭上，恐怕不能回來。她道：「我說過，陸浩很忙，這幾天不能回來！」

韋紫琴道：「他不能回來，我也要等兩位一道吃！」

「那又何必？妳不必假作惺惺！」

韋紫琴道：「二位是陸浩的好友，我等二位，就像等他一樣……」

兩小相視默然，的確也無法反駁她，小譚雖恨她，但她救過她，而且總以爲，她對陸浩如此體貼，實在也不該敵視她。

好人和壞人在情的角逐之下，人格的高低就很明顯了。二人開始吃喝，韋紫琴道：「兩位這幾天也很忙吧？」

「不忙，不忙。」「泥鰍」邊吃邊說。

「不會吧！要不二位爲甚麼很少同時在家呢？」

小譚道：「忙是比過去忙些，不過也沒有忙出甚麼名堂來。」

「忙歸忙，身子要緊哪……」韋紫琴的關切，兩小也看不出眞假，但在黃山鰲魚峯上，陸燕樵已隱隱點出，韋紫琴乃是某邪教代教主。小譚暗暗打量，可眞不像個統御一些三山五嶽武林人物的角色。

就在這工夫，三人聽到牆的那邊有呻吟聲及很多脚步聲，似乎有人被抬了回來，兩小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光。

注視韋紫琴，她祇顧吃飯，似乎沒有聽到。小譚常常這麼想：我要是男人，也會迷上她，要一個有資格愛她的男人不愛她，這未免太殘酷了吧？

兩小上街去找冷、彭二人，分道而行，小譚忽見譚長風在一個大宅的大門內向她招手。小譚最初還不敢相信，走近一看正是她的老爹，道：「爹，你不是回南海去了？」

譚長風道：「進來談吧……」二人入內，一個老蒼頭非常恭敬地向二人行禮，譚長風好像沒有看到。

到了裏面才知道此宅太大，可能是此鎭上最具規模的大宅了。經過花廳門前，並未進入，却來到一個三間的小齋之中。

另有小丫頭端上茶點退出，小譚很聰明，隱隱看出這兒的下人對譚長風就像僕役對主人的一樣尊敬。

「爹，這是你的房子？」

「不錯。」

「這兒有這麼大的產業，娘却不知道。」

「她不知道的事太多了！而不知道也是她的福氣。」

「爹，我不懂你話中的玄機。」

「不懂也是妳的福氣。丫頭，我勸妳還是回南海去吧！」

「爹明知我不會回去的。」

譚長風端起茶，用杯蓋不斷地撥着杯中茶梗，語重心長地道：「丫頭，人不能不信命運，而男女之間的緣份，也不能不信……」

「爹，我不强求，我要等到塵埃落定，最後絕望之時，那時我會回去的。」

「丫頭，妳太傻了！陸浩有韋紫琴就不會愛妳，即使現在失去了她，他仍不會愛妳，這就叫着除却巫山不是雲呀！」

「爹把他們之間的事誇大了些，但就算如此，我還要等，總之，我能常常看到他心裏也高興。」

「嗨！傻丫頭，怕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啊！」

「爹是說陸、韋非結合不可？」

譚長風作了個怪怪的表情，道：「流水有情，落花無意。他們絕對不成……」

「不成？」小譚喜上眉梢，道：「爹怎麼知道？」

「丫頭，聽爹的話沒錯，回南海去吧！不要愈陷愈深。此時此刻，陸浩這個人是否還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人敢保證了……」

小譚的心弦幾乎被扯斷，愣了一下，猛然蹦了起來，抓住了譚長風的衣服，大力搖着道：「爹……告訴我……你剛才說的話是甚麼意思？」

「丫頭，聰明點，不要追根究底，世上有些事的確不可太認眞，太固執己見，男女間的事即爲其一。」

「不行，爹，你要告訴我，你剛才說，流水有意，落花無情。似指韋紫琴對他不是眞心的對不！」

「豈僅是不眞心而已……」

小譚又愣了一下，道：「可是你又說陸浩此刻恐怕已不在這世界上了！這是甚麼意思？」

譚長風逼得非說不可，喟然道：「丫頭，妳去過鰲魚峯對不？」

「爹，你怎麼知道？」

「少打岔！丫頭，陸浩到邙山去了是不？」

「是的，爹，告訴我，這是誰告訴你的？」

譚長風不答反問，道：「趙斌

和張青是你出主意整得他們幾乎送命是不是？」

「不錯，爹，他們太可惡，爹給我的六千兩銀子被他們偷去，却又故作大方，常常請我們吃喝，甚至於女兒和『泥鰍』被劫，他們二人涉嫌重大……」

「不錯！」

「不錯？」

「嗯！那是我叫他們把你們劫去的。」

小譚又楞了，她幾乎以爲父親在開玩笑。

「丫頭，不要問原因，一切不久也許妳會知道，那是爲了暗示我的身份和某某幫會無關，如有關，也就不會自己的女兒也被劫持了呢……」

小譚的大眼一轉，吶吶道：「莫非爹是『西天教』的人？」

「丫頭，這種猜忌的話，千萬別在任何人面前吐露。」

「爹，到底是不是？」

「就算是吧！妳知道這些並無好處。」

「爹，你在『西天教』中是甚麼身份？不會低於一個壇主吧？」在小譚的心目中，一個壇主的身份就很高了。如白雲和尚喬步天、唐夫人冷清秋以及錢巧雲等人，這些人的身手都極了得，尤其是白雲和尚，在她的印象中，五大門派掌門人，身份固是超然，但如論身手，就未必有這三個壇主高明了。

譚長風淡然笑笑，道：「丫頭，你在審問爹是不是？」

「爹，據說『西天教』並不邪，邪在下面良莠不齊，爹如果不是那些良莠不齊的，你怕甚麼？」

「丫頭，妳知道甚麼？當年『西天教』內鬨，互相殺伐，如今雖已在重建中，但一個處理不好，就會再起殺機的。何況教外也有些居心叵測的人物，唯恐天下不亂……」

「難道爹就連是不是低於壇主的身份也不敢告訴女兒？」

譚長風道：「好吧！妳不要再追問下去了！爹的身份不低於壇主也就是了！」

小譚心中一動，爹的武功如何？她不清楚，祇知道爹有個練武室建在海中，每天去練武要乘船。但有一天深夜，她發現爹回來未乘船，而是以兩木條交換，在水上踏木條而竄掠，這和達摩一葦渡江固然相差甚遠，但又非一般武林高手可比了。

可是，小譚一直彆在內心未說出來。

「爹，你說陸浩此去九死一生是不是？他到邙山中找人，怎麼會九死一生呢？」

「丫頭，我剛才說過，我能告訴妳的都已經說了，不能說的，我是絕對不說的。」

「爹，你若非親眼所見，又怎知他正在危險之中？」

「哼！爹的身份，祇要坐在家中，整個武林中所發生之事我都會知道的。」

「爹，我以爲趙斌和張青都可能是『西天教』的人，這點沒有猜錯吧？」

「沒錯，好，到此爲止，妳再問任何事爹都不會說了！如妳要到邙山去找陸浩，爹想攔阻妳也沒用，祇是爹要警告妳，此刻和他接近太不聰明了！」

「爹的所謂聰明是否就是現實，也就是勢利眼？」小譚道：「爹，陸浩有甚麼危險？或者已遭遇了甚麼危險？」

「爹也不知道，祇聽說他在極端危險之中，或者已經死了……」

小譚衝出小齋，又回頭道：「爹，是誰幹的？」

「妳若知道了！妳也活不久。」

「爹不說我也能大致猜到，八成是麥夫人金素如……」

譚長風一愣，道：「丫頭，妳知道得太多了！我警告妳，妳知道得愈多，對妳愈無益。」

「是不是金素如？」

「不完全是她，反正都是一些和他至近至親的人。嗨！不說了！你要去就去吧！」

小譚掉頭出此大宅而去，譚長風擊了三掌，小齋外有人道：「鈞座有何吩咐？」

「跟着這丫頭，如她太不像話，就把她拎回來，假若她祇是去找陸浩，以不露行跡爲妙，去吧！」

「是！」

＊　＊　＊

「西天教」聚會之處，是非常秘密的，但有人進入開會的秘室附近，到了門口才被發覺。

這兒主持會議的當然是代教主韋紫琴，另有喬步天、冷清秋、錢巧雲、彭雲卿以及「滇北三眞」等人。

至於趙斌及張青，被毒打之後重傷未癒。

「甚麼人擅闖本會……」首先發現的當然是喬步天，但他一喝問，首先撲出來的却是彭雲卿。這女人身手奇高，以前在冷清秋身邊，代她殺人，乾淨俐落。但撲上全力施出一招「渾沌初開」，絕對意外，這個蒙面人那一拳不知是如何突破彭雲卿的掌勁，「蓬」地一聲，砸在她的左肩上。

彭雲卿連退六步。

其餘諸人不由同時色變，打狗看主面，冷清秋臉上掛不住，低喝一聲撲上，她的功力更非等閑，全力施出兩招，「蓬」地一聲，也是被

擊中左肩，幾乎也退了五六步。

「這是甚麼人……」幾乎每個在座的人都有這個疑問。現在也只有喬步天有資格出手了，他緩緩走近，合什道：「施主何人？爲何擅闖本會？」

來人卓然默立，不言不動。

韋紫琴道：「尊駕來此必有原因，何不言明？」

喬步天道：「施主不出聲，貧僧可要出手了！」

在連問數聲下喬步天動了手。他的元嬰雖失，但武功仍在，只是稍遜而已，却比在座任何人高出多多。然而，就連喬步天也只接了人家十七招，也挨了一拳。

只是喬步天挨得輕，只退了一步而已。

就在喬步天後退時，這蒙面人揚手射出一道寒芒，「奪」地一聲，一柄小匕首上有一紙條，戳在會議桌上，也就在韋紫琴的面前。

衆人的目光移向匕首，再回頭看刺客時，已經不知去向。喬、冷、錢三人沉喝聲中追出，不久回來，室內大約有半盞茶工夫的沉寂。

而且在韋紫琴的面前，放了一張紙條，那正是匕首上的，寫着：認賊作父，親痛仇快。

未具名也未落款。看來字跡也極陌生。

衆人都不知道這八個字是甚麼意思，却知道是蒙面人指責韋紫琴的。如此人的匕首射人而不僅僅是警告，不知她能不能閃過？

冷清秋道：「不知代教主知不知道此人的來路？」

韋紫琴搖搖頭。

冷清秋道：「請代教主仔細想想……」

韋紫琴仍然搖頭。

彭雲卿道：「請問，有沒有一位護法是這種身材且具有這等身手的？」

韋紫琴望着喬步天，幾乎同時搖頭。「西天教」中三位護法，以紫衣護法韋昌身手最高，韋紫琴以爲，也不會像這蒙面刺客這麼高。

大家都不知來人的身份，而人家又是來去自如，不由氣結，在外面擔任警戒的「十二門神」都被人點了穴道，已被喬步天解了穴道，垂頭喪氣地站在門外。

「十二門神」是「西天教」最高一層的侍護，他們忠貞不二，武功也高。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被點穴，與冷、彭及喬等被人家數招或一招內砸了一拳同樣地丟人。

喬步天喟然道：「如果此人是本教的敵人，就太可怕了！」

韋紫琴道：「我總感覺此人不會是我們的對頭。」

冷清秋道：「卑職以爲，此人主要是衝着代教主來的。「認賊作父，親痛仇快」是甚麼意思？代教主再多思考一下，也許能得到答案。」

＊　＊　＊

大隱隱於市，這句話有其至理在。

這位武林健者七八年來，因重傷而隱於此大鎭上，這大鎭距那武林人物畢集的小鎭也不過百里之遙，如他隱在黃山之中，恐怕早就被發現了。

這位髮束紫巾的武林健者這些年來除了自療內傷，就是讀書，現已復元，正在研究殘局棋譜。

時已黃昏，小軒內却未掌燈，煮的酒已開，發出「卜卜」之聲，酒香已充塞於小軒中。他站起來，把紅泥小火爐上的錫壺拿起來，把水壺放在爐上，就在這時，忽聞「國嘟國嘟」之聲自背後傳來。

紫巾中年人悚然回頭，突見一個蒙面人拿起酒壺，壺嘴朝下，把滾沸的酒注入口中而吞下。

這人的功力固然驚人，而此人之狂妄，也是紫巾人所無法忍受的。沉喝一聲：「好狂……」

紫巾人身法甚快愈電，出手如夢似幻，蒙面人似乎比他更快、更奇、更虛也更幻。兩個人影在黃昏後已經黝暗的小軒中鷹滾隼翻，兔起鶻落，即使有個高手在一邊觀戰，也未必能看清他們的招式。

當今之世，能接下紫巾人三十招的高手已屈指可數，所以紫巾人不時發出驚噫聲，因爲已近五十招。

五十招是個很可悲的數字，這且不說，在這五十招內，紫巾人居然還處處採守勢。可眞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了。

紫巾人越打越寒心，一式「鴻飛冥冥」，全力施出，這也是他最得意，用心最多的一式武功。但是，對方用的招式更絕，伸手一抓，「刷」地一聲，肩頭衣衫竟被抓破。

紫巾人疾退三大步，沉聲道：「尊駕何人？」

蒙面人道：「敗了就是敗了，這重要嗎？」

「據在下所知，當今武林，除了幾位方外奇人另當別論之外，無人能在七十招內擊敗在下。」

蒙面人道：「在七八年前，可以這麼說，如今却又未必了。」

紫巾人突然一震道：「尊駕的口音頗熟，莫非是教主駕到？」

蒙面人往桌邊一坐，把酒斟滿，仰脖一飲而盡道：「三百出爲爽，震庚受西方！」

這是參同契道書上的名句。

紫巾人道：「月纔天際出輪明，早有龍吟虎嘯聲。」

這又是悟其篇上的術語，這四句話正是聯絡暗語，這工夫紫巾人已單膝跪地道：「紫衣護法韋昌拜見教主……」

「請起……」蒙面人取下面罩，如有外人在旁，必然大吃一驚，原來「西天教」教主居然是南海門掌門人譚長鳳。

此人善名久著，在五大門派中最有人緣。他親手把韋昌扶起，道：「韋護法，找得我好苦啊……」

「教主原諒，卑職於昔年本教內鬨重傷之後，就隱居於此，一邊自療內傷，一邊打聽教友動態……」

「韋護法可知教友近來動靜？」

「卑職略有所聞，女子論劍大會，弄得烏烟瘴氣，不成體統。冷清秋身爲壇主，私心自用，居然未曾獲罪……」

「令嬡爲代教主，這該由她負責才對！」

「可是據紫琴說，是教主委她暫代，她極不願，且人微言輕，不想領袖羣倫，可是教主命令難違，只有勉力而爲。冷清秋事，她要留由教主處置。」

譚長風笑得很怪，道：「不錯，我以爲，以喬、錢、冷等三壇主提昇暫代教主，不甚妥當。雖然喬步天武功不俗，爲人也頗可靠，總是不便隔一級提昇，因爲那時還沒有找到你，於是就想到了紫琴。你要知道，只要心性不差，一個女人太美，也能折服衆人使鬚眉低頭的。」

「教主誇獎，紫琴這孩子心高氣傲，恃美傲物，知女莫若父，請教主亮察……」

「這箇你大可放心，也不過是暫代而已。只要黃、白二護法聯略上，再有一二壇主露面，本教就重行開始復教。」

「教主這些年來隱姓埋名，在暗中偵察，可曾弄清昔年內鬨之導因？是何人先發難的？」

譚長風道：「這導因嘛！本座不說，想你也會知道，還不是爲了那件法衣，至於是誰先動手？也很難說，張三說是李四先動手，李四說張三先動手的。」

「卑職倒是聽到了一些傳言。」

「傳言十分可怕，不可輕信。」

「卑職知道，所以也只是報告教主而已。」

「請說。」

「有人說是兩位壇主首先懷疑那件法衣由教主保管，衣上的極大秘密可能被教主……」

「說下去。」

「因爲本教教章有約法三章，鎮教法衣上的秘密，有一天要公佈時，必須集教主、護法及壇主於一堂，當衆揭開，如有巨大財寶，按成分配，如是絕世武學秘笈寶籙，也要大家共研。正因爲有福共享，有難同當，本教才能上下一心，聲勢日隆，但法衣突然失踪，下面的懷疑一發不可收拾……」

「韋昌，是不是都以爲本座監守自盜？」

「啟稟教主，當時大約分爲兩派，一派絕對信任教主，這包括卑職，及喬壇主等人。一派不信任者包括錢壇主、冷壇主及彭堂主等人……」

「那麼黃衣護法梁松及白衣護法史堃呢？」

「他們二位當時態度不明，而且在內鬨時也受了傷，十二門神已死其六，二十四鐵衞，已死傷殆盡，堂主活着的也不超過十位，第一壇主毛起是最激烈的一位，可以說內鬨主要是他引起的。」

譚長風爲二人滿上酒，照照杯子一飲而盡，喟然道：「韋昌，本座並不想歸罪於毛起……當初本座有件事未能事先小心處理，那就是寶庫上的十二道鐵門鑰匙，不該由我個人保管……」

「卑職以爲，若交由下面的人輪流保管，弊端更大，也更危險。」

「韋昌，你還沒有找到黃衣護法梁松及白衣護法史堃？」

「還沒有，但卑職相信他們必然健在，而且也必在附近。」

「韋昌，依你猜想，法衣會落入何人之手？」

韋昌爲教主斟上酒，又去裝了一壺，似在趁機斟酌，道：「卑職看來，自應仍在本教壇主以上之人手中。」

譚長風點點頭，沒有再說甚麼。

譚長風臨去時道：「韋昌，你該到教中去主持一切了。自即日起，我主頒派令，你去取代紫琴……」

「是，教主。」

「韋昌，以你之見，武林中有多少人知道我是『西天教』教主？」

韋昌沉吟了一會，道：「本來本教中只有三護法知道教主的身份，卑職就連小女都未告訴她，別人自然更不會說，只不知梁、史二位護法能否守口如瓶了？」

「以我看，至少五大門派其餘四大門派，迄今還不知道本座的身份。你的保密功夫好，我比你更到家，迄今小女及內人還不知道我的身份呢……」

＊　＊　＊

小譚請泥鰍吃酒，泥鰍道：「小譚，妳請客嘛，倒是數不清多少次了，要說自動大方地請我，這是頭一遭。說吧，有甚麼事求我？」

小譚道：「算你聰明，泥鰍，

的確有件事和你商量。」

「說說看！俗語說：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泥鰍，陸浩到邙山去找火龍眞人，老實說，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再說麥夫人金素如身手高絕，心狠手辣，一旦再遇上……所以我不放心，決定去找他……」

「我陪妳去一趟就是了！」

「泥鰍，我正是希望你留下來在這邊留守，我一個人去。」

「你一個人去我怎麼放心？」

「我爹都放心我去，你有甚麼不放心的？」

「妳爹不是回南海去了？」

「沒有，不久前我還見過他。」

「小譚，妳老爹鬼鬼祟祟地在這兒幹甚麼？」

「甚麼鬼鬼祟祟地？他有事在此逗留些日子就不成了？」

「好哩，好哩！我可沒有懷疑武林中的大好人哪！我要是到處敲鑼打鼓地說譚老爺子的壞話，八成我會變成武林公敵了！」

「那你是否應在此留守了？」

「我沒答應。」

「泥鰍，你是不是並不關心陸浩？」

「正因爲太關心才會和妳一道去呀！」

「泥鰍，你說韋紫琴是不是眞的喜歡陸浩？」

「這一點不容置疑吧？」

「有甚麼不容置疑的理由嗎？」

「他愛她關心她，她自然也愛他關心他了！」

小譚道：「泥鰍，這種事兒可不能這麼說。我總覺得這女人很深沉，從表面上去估量她，八成會上當。」

泥鰍道：「小譚，妳爹救了趙、張二人，似乎他們和妳爹有甚麼關係似的。」

「哎呀！我爹是武林公認最和善的掌門人，那種事被他遇上他會不插手嗎？」

「小譚，我發現趙、張二人似乎已經知道，『都來看』的事兒是咱幹的了！」

「知道就知道，你會怕他們？」

「話可不是這麼說的，那兩個小子一肚子壞水，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太孤單了。」

「說來說去，你還是要去對不對？」

「對對，小譚，再說，陸浩有難，我不在他的身邊，心情總是有點不大踏實。」

「無怪這兩天你身上有銀子也滴酒不沾哩！好吧，明天一早，咱們天不亮就走人，別讓韋紫琴那女人聽到。」

泥鰍很高興，但第二天一大早去找小譚，她已於半夜之前就走了，還留了一張字條，叫他務必留下來，不然韋紫琴會疑心，別人也會。

泥鰍發狠心道：「媽的，原來妳是誠心耍我，祇怪我的眼睛沒開光，操！」

想想小譚的話也對，不能不留個人在這兒而唱空城計，也祇有認了。

＊　＊　＊

一個人到了陸浩目前這種境地，還沒有灰心認命，算是世上最能忍，堅如鐵石的人了。

被狗咬的部位還沒好，連續內傷未癒，人已經變了形，在數十步以外，可能他最親近的人都不認識他了。

可是他現在祇有一個念頭：如上天不佑，就倒地而亡。一天不死，祇要他的雙足還能移動，他一定要找到火龍眞人。

由於山中下過雨，留下了足印，也由於陸浩移動得太慢，小譚入山的第二天傍晚，就找到了陸浩。

這兒有個山泉滙成了小水灣，非常清澈，陸浩走累了，伏在小水灣邊飲水，喝完之後，忽見水中有個非屬他自己的影子。

他仔細望去，道：「是……是哪一位？」

他的體力較差，近乎大病之人，視力自然遠非昔比，加之剛才吸水，水面上有些漣漪，所以不易辨別影子是誰。

「陸浩，是我……」小譚上前拉起他時，那種幾乎不能相認的憔悴、潦倒以及臉上及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使小譚淚水像決堤似的無法遏止，她實在不是容易流淚的姑娘。

「小譚，妳來幹甚麼？」

「陸……陸浩……你……你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叫他怎麼說？他木然地道：「我如果不是這個樣子，應該是甚麼樣子？」

「不，陸浩……你一定又被甚麼人迫害過，是不是？」

他苦笑了一下，「迫害」二字加於他的身上，這有多刺耳？在此之前，武林中甚麼人敢把「迫害」二字加於他的身上，如果有，也會使人笑掉大牙。

但是現在，那就完全不同了，非但那些心懷叵測的人隨時可以迫害，就算最最蹩脚的阿貓阿狗，祇要他們看着不順眼，都可以這麼做。

「陸浩，到底是誰？」

「小譚，不要問好不好？反正妳已經知道了一個頭，好在命運加諸我身上的，我都能承當，我唯一的希望是，讓我這兩條腿還能走

路，繼續去找我要找的人。」

「陸浩，我帶來了不少的藥，有最好的金創藥，你快躺下來，我先把你的外傷治好。」

好說歹說，把他拉到山岩中一塊平坦的大石上，剝了他的衣服，小譚久久未動，陸浩甚奇，回頭一看，只見小譚淚下如雨，正自渾身顫抖，抽泣不已。這是一種如同身受的切膚之痛，發自內心。

「小譚，妳怎麼哩？」

「我……我倒要問問你，你身上有些傷痕怪怪的，怎麼好像是牙齒咬痕似的？」

陸浩不出聲了，這話使他內心刺痛。

如果那些狗齒咬痕是別人的狗咬的話多好，爲甚麼會是她的狗，而且是她唆狗咬的。

「你爲甚麼不說？是不是以爲我小譚不配問你這些？」

「小譚，你和泥鰍對我的關切，我是沒齒難忘，可是有些事，我希望妳不要問。」

「我爲甚麼不能問？我偏要問，這些齒痕像是野獸咬的。」

「對對，是野獸！」

「胡扯，我說甚麼你也跟着說甚麼？是甚麼野獸？」

「是……是狠……」

「一兩隻狠根本咬不到你，要是遇上狠羣，你身上却又不祇這幾處傷痕。」

「眞……眞的是狠的齒痕。」

「算了，連你是怎麼受傷的，我都不配與聞，算了算了。」

「小譚，鎭上情況如何了？」

小譚一邊爲他上藥，一邊沒好氣地道：「鎭上還是那樣子，天也沒塌下來，地也沒陷下去！」

「韋紫琴她……」

「你能不能不談她？你是不是以爲我好欺負，是塊軟麪好捏是不是？」

其實陸浩倒不是這意思，祇是想知道韋紫琴有沒有回到鎭上，更想知道，對小譚和泥鰍二人如何？會不會加以迫害？

「小譚，我不是這意思。」

「不管你是甚麼意思，以後請別再在我面前談起她，她美她香對不？哼！她再美，要她打扮成我這樣了試試看還美不美？她再香，也少不了吃喝拉尿睡。」

小譚就是小譚，這些話在別的姑娘就不肯說。

陸浩至少已知道她在鎭上，還在維持表面上的虛假關係，至少還沒有向兩小下手。

「我不妨痛痛快快地告訴你吧！」小譚道：「免得你心裡老是惦記着當日事兒，甚至於因而恨我。」

「那怎麼會？小譚，妳的恩情……嗨，不說也罷！」

「我告訴你，那個女人可眞是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哪！你去鰲魚峯的第二天，她把酒菜擺在桌上等你，說是你不回來她不想吃，後來我們說你去了遠處辦事暫時不能回來，她又說我們二人不回去她也不想一個人吃。似乎她是世界上最關心你也最關心我們二人的了，要是心軟的人聽了那些感人的話，八成要準備個眼淚瓶哪！」

小譚的諷刺信口道來，陸浩聽來却是字字鏗鏘。韋紫琴怎麼會是那種兩面人？世上眞有芙蓉其面，蛇蠍其心的人嗎？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每次想到這件事，總會以這句話來收尾，那個原因必然足以抵銷她那狠毒行爲用心。

上好了藥，拿出油餅、醬牛肉、燻魚，還有些炸丸子等等，反正這些都是陸浩素日愛吃的。

「太好了，小譚，我帶的乾糧被雨淋濕，再被日頭一晒，都餿哩，實在食不下嚥。」

小譚不出聲。

「小譚，在鎭上有沒有遇上一高一矮兩個老人？他們是『遼東三虎』的師叔，高的是『冰魃』陶森，矮的是『冰彌勒』陶德。」

「沒有。」

「如果遇上這兩個人，要小心那個總是臉帶笑容的矮子。」

「你遇見過這兩個人？」

「不錯，當我身負重傷之後，在一山洞口遇上他們二人，他們知我是陸浩時，硬說『遼東三虎』是我殺的。」

「不知者本就以爲是你殺的，事實上是別人殺的，掛上你的名義。表面上是幫忙討好你，骨子裡却是消遣你，斷你財路。」

「我怎麼解釋他們都不信，老大還好，有些理性，矮的老二居然……居然……」

「怎麼？趁人之危？」

陸浩冷漠地道：「又何止趁人之危，本來這種事別人不會說，我以爲至少對妳說無妨，他把尿撒在我的頭臉上。」

「這個王八蛋！娘的！好，好，總有一天，我會把尿灌到他的肚子裏去。」

「小譚，妳回去吧！」

「如果我是韋紫琴，你會叫她回去嗎？」

「也許會的。」

「你騙人！」小譚臉紅脖子粗。

「小譚，妳不知道，妳不知道……妳不知道……」一連說了三聲「妳不知道」。

「我甚麼都知道，我哪一樣也不如她！」

「也許妳哪一樣都比她好，至

少，妳比她善良。」

「善良有個屁用！有所謂『人善有人欺，馬善有人騎』。我以爲所謂『善良』，祇是那些聰明人爲愚笨的人扣上一頂好看的帽子而已。」

「小譚，妳既然不想回去，就跟我走吧！」

「以我的內力，爲你試着療傷如何？」

「我看算了，兩個人都病懨懨地，一旦遇上敵人就祇有聽人擺佈，嗨！這些日子，我嚐夠了聽人擺佈的滋味！」

「你好了以後要以牙還牙，拚命報復。」

「一個人不能絕對不反應一些情緒，也就是報復，但是，若能在受盡別人擺佈之時，深入檢討，多想想當別人受我們擺佈的感受時，那將受益更深。」

「你呀！莫名其妙！」兩人往深山中走，她給他喝了些水，他道：「小譚，那個甚麼邪教，有沒有甚麼消息？」

「陸浩，『西天教』嗎？」

「都這麼說，但至少教中中下級人物，在武林中仗勢欺人、斂財、奸淫、搶劫却時有所聞。」

「陸浩，像這些缺失，五大門派中人就沒有嗎？」

「當然也有。」

「我看祇是因爲『西天教』人多，而且較爲受人矚目罷了，上面的人就未必是邪的吧？」

「也許，至少，白雲和尚之流，就是在五大門派之中，也挑不出這麼幾個好人來。」陸浩道：「小譚，妳似乎突然對該教的看法改變了。」

「不是突變，而是漸變，由各種跡象看來，該教的宗旨和教義都很正派。」

她本來要把父親的身份告訴陸浩，可是再想想，還是慢慢再說吧。他們走走歇歇，速度極慢，但有人談談說說，也不感孤寂，日薄西山時，來到一個寒潭之旁。

此潭不算太大，周圍不過三五十丈，但水色湛藍，似有暗流，絕壁上不停地往下流水，却不能算是瀑布。

潭的三面都有些虬松勁柏，雖是炎熱的初秋，在潭水五丈以內已感到寒氣泛骨。小譚道：「陸浩，這眞是個好地方，可惜缺個瀑布。」

「如果有瀑布，整天水聲如雷，必然招來很多遊山玩水之人，反而不好，不如細水長流，顯得幽靜。」

「這也是實情，陸浩，咱們就在這一帶過一夜好不好？明天再走！」

「就照妳的意思。」

大約在半里外找到一個不深的洞穴，十分乾燥，足可蔽體，晚上二人吃了東西，小譚道：「你的衣服太髒了，脫下來我去洗吧！」

「算了，小譚，反正也不是甚麼好衣服。」

「快脫嘛！衣服髒，你身上的傷也不容易好的。」

陸浩祇好脫了，祇穿了一條內褲。

小譚來到潭邊，相信四下無人，她的衣服也有汗臭，不如也脫下來洗了，再找這麼好的地方洗衣服不易多得。

於是，她也脫了，下面祇有短褲，上面也祇有個肚兜。這肚兜的用途，主要就是遮住雙乳，後面祇有帶子繫着，並不能禦寒。

潭邊有些不規則的岩石，有的正好當作洗衣板用，在此洗衣甚是方便，但手入水中，奇涼無比。

而且身上沒有多少衣服，覺得潭水寒氣逼人，好在洗衣用力，不斷地活動，不至於忍受不住。

差不多洗好時，她隱隱聽到左後方，似乎傳來了輕微的聲音，她回頭望去，却無人影。

由於身上衣物太少，恐怕陌生人來看到，又回頭望去，但由於石上有青苔，濕透之後更滑，一不小心就滑落潭中。

一旦落入此潭，就不見底，而且一落潭中，就被那奇涼如冰的寒氣凍得尖叫一聲，且同時發現，潭中有漩渦。

祇是這種漩渦不太明顯，但暗勁却很大。

小譚是生長於海邊的人，水性不錯，但對漩渦却無法應付，巨大的漩渦就像有好幾隻大手扯住她往下猛拉似的。

她畢竟是個女人，膽子不太大，立刻就大叫「救命」！祇可惜陸浩在半里之外，又是逆風聽不到。

此刻，在那左後方岩石後竄出一個相當英俊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五、六歲，一身的獵裝，身上沒帶兵刃，一掠就是十五六丈到了潭邊，道：「姑娘不要怕，我來救妳！」

「嗤」地一聲鑽入潭中，不一會小譚被托起來，這小子托着一個人，踩水可及胸部，如不托一個人，大約可及臍下，可見其水性之高了。

其實在小譚呼叫救命之後，已昏了過去，這是驚慌及水太冰冷之故，在南海玩水，自不會那麼冷，而潭中的巨大漩渦，好像對這年輕人無效似的。

當她醒來時，十分吃驚，竟是躺在四周皆是蛇紋石的石室中，石室頂上嵌了些巨珠，雖不是十分明亮，却可以視物。

牆上掛了一張巨弓，怕沒有數百斤，和一些粗製的箭。但在這弓與箭之旁，却又掛了一柄古劍，看來頗爲名貴。

木樨香味十分濃烈。

她躺在石床上，床上祇舖了一張棕蓆。身上還是那樣，上身祇有一個肚兜，下面一條短褲，她大吃一驚，自己怎麼會在這兒？

她急忙下床，出了石室，却找不到門。她知道一定有門，要不她是怎麼進來的？正自焦急，忽然身後有人道：「姑娘……」

小譚悚然迴身，一個一身獵裝的青年站在一丈之外，那目光炯炯逼人，似乎對她的胴體十分着迷。

小譚側過身子冷冷地道：「你是甚麼人？這是甚麼地方？是不是你把我弄來的？」

「姑娘，妳該先謝謝我的救命之恩才對！」

「爲甚麼？」

「若非我及時援手，妳早就淹死了！」

「那是個甚麼鬼潭？怎麼會有漩流？」

「其實它就叫鬼潭，潭太深，又有極大的泉眼，至於爲何漩流如此之大，連我也不知道。不過，妳很幸運，還沒有遇上那個怪物……」

「甚……甚麼怪物？」小譚猛吃一驚。

「那潭中有個怪物，頭尖有角，有殼，殼邊生了一尺多長的紅毛，有四隻爪子，說牠是龜吧！身上不會長紅毛，說它不是吧，形狀却很像。但由於牠有一條一丈多長的尾巴，誰又敢說牠是龜呢？光是牠的硬殼長度，就有一丈二三……」

「啊……」小譚猶有餘悸，道：「牠……牠吃人嗎？」

「當然，不知厲害而下水游泳被吃掉的已有三十餘人，而且連骨頭都不剩，妳眞幸運。」

「是不是自此而被稱爲『鬼潭』的？」

「也許是的，因爲很多人被吃掉，連一點遺骸都找不到！他們的同伴就會以爲是鬼了！」

「你住在這兒幹甚麼？」

「因爲我師父就住在這兒，這潭是我師父的。妳一位姑娘，怎會單身入山如此之深？」

「我是和一位朋友一起來的。」

「是男是女？」

「是男的。」

「你們來幹甚麼？」

「一言難盡，我們來找一位世外奇人，也許少俠久居此山，可能知道。」

「也許，妳說說看。」

小譚道：「我的朋友身受重傷，而且另有原因，體內一股玄奧眞氣無法舒散，久後必受其害，若不急救，恐怕活不多久，因而前來尋訪火龍眞人老前輩……」

年輕人目蘊奇芒，但一瞬又恢復平靜，道：「你們找到火龍眞人又能如何？」

「求他老人家賜一粒火龍金丹，即可康復……」

年輕人笑笑道：「你們怕是白跑了！我們住在邙山數十年，也未聽說有位火龍眞人住在此山之中。就算確有這麼一個人吧！那火龍金丹又豈能隨便施捨？」

小譚道：「聽說火龍眞人乃是方外奇人，煉此丹不爲濟世救人是爲了甚麼？」

年輕人作了個很怪的表情，道：「妳如果願意留下來，有很大的好處。」

「甚麼好處？」

「讓家師收妳爲徒，學世上所沒有的武功。」

「你師父是誰？」

「反正是絕世奇人就是哩！妳要不要留下來？」

「我無意學武功，祇想盡快找到火龍眞人救我的朋友。」

「我希望妳留下來，別人是求之不得的。」

「你爲甚麼希望我留下來？」

年輕人有點不安地捏着手指，道：「老實說，妳很好看，我長了這麼大，沒有見過妳這麼美的姑娘！」

小譚內心十分激動，心想，這話要是由陸浩口中說出來那該多好？可惜這年輕人雖也英俊，她却是一點也不喜歡，道：「你大概是久居荒山，很少見到女人吧？其實像我這樣的姑娘，塵世中到處皆是……」

「不……不！我常常下山採辦食物用品，大的市鎭去過很多，見過的姑娘也不少，沒見過像妳這麼好的姑娘。不但容貌好，身體也極好……」

小譚心頭一驚道：「我昏迷之後，你沒有侵犯我？」

「這怎麼會？我師父最不喜歡好淫的人。再說，我喜歡妳應該用正當方法得到你才對。」

「你是說，邙山中沒有火龍眞人這位奇人？」

「不錯。」

「那麼，我要走了！」

「其實我師父絕不比火龍眞人差些，而且也會煉丹。」

「令師呢？」

「在閉關，快出關了！」

「這樣好了！令師出關之後，我們再來求他，我要走了！」

「妳走吧！」

（未完・十二）